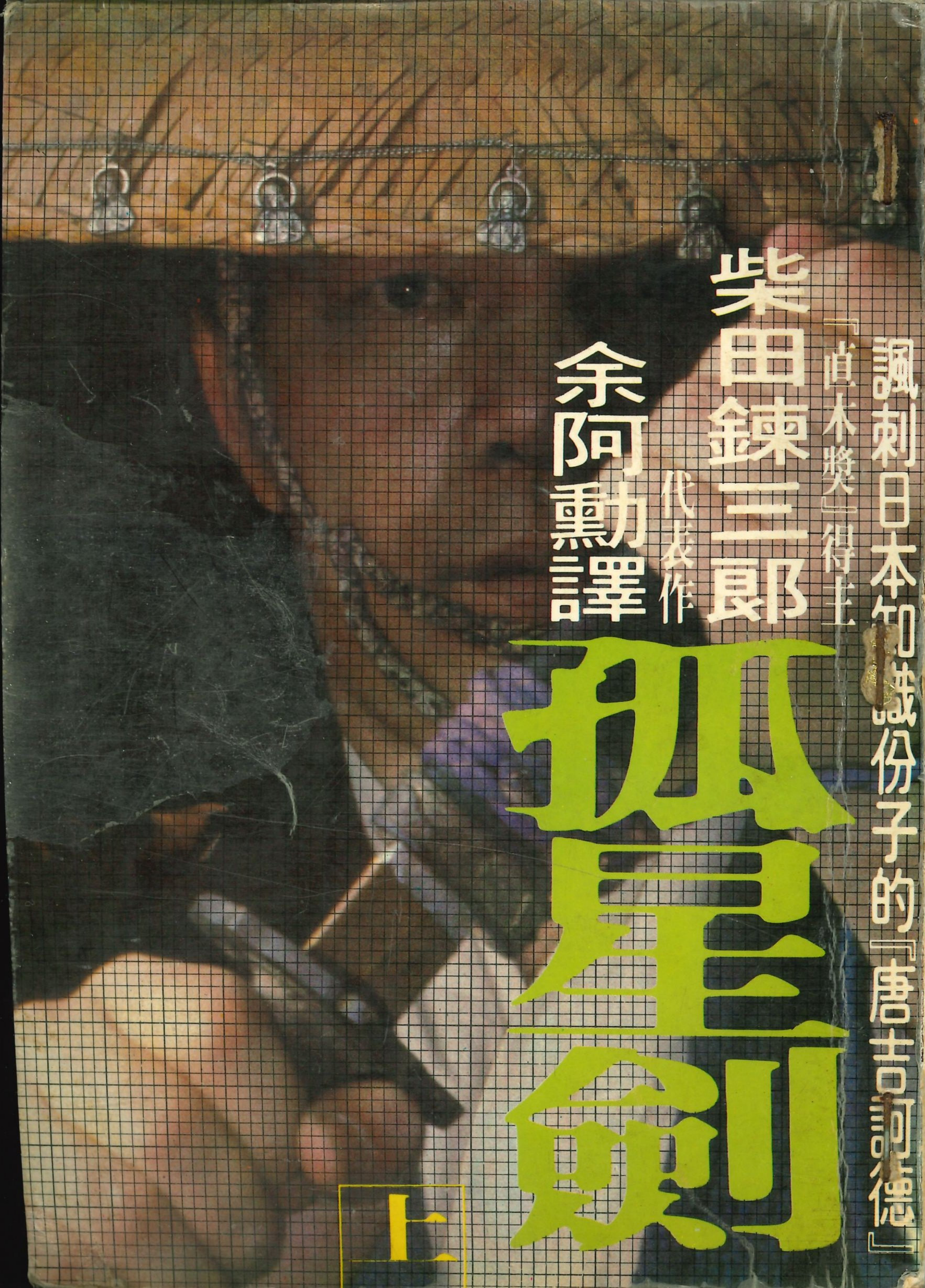


諷刺日本知識份子的『唐吉訶德』

『直木獎』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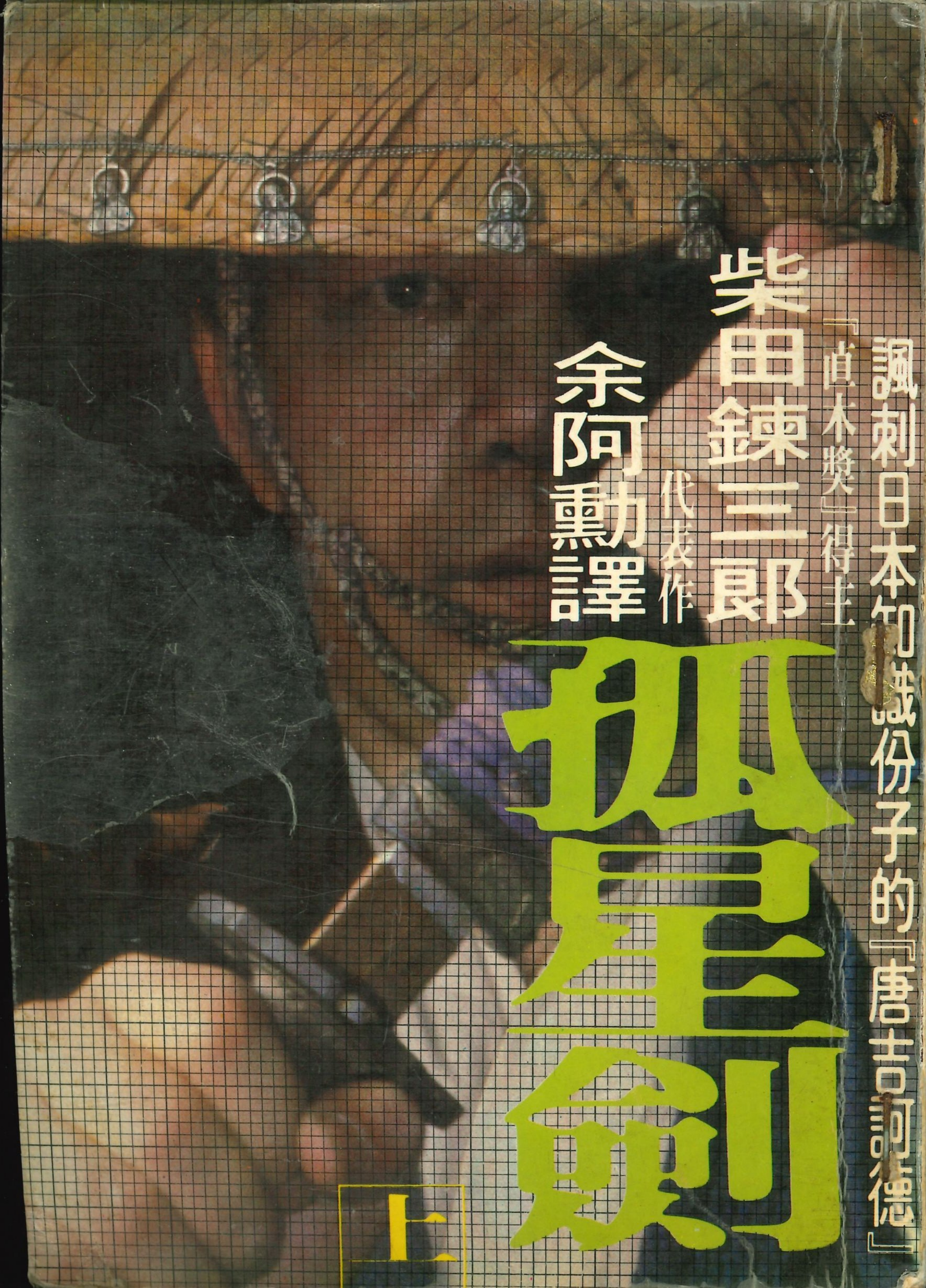
柴田鍊三郎

代表作

余阿勳譯

孤星劍

上



諷刺日本知識份子的『唐吉訶德』

『直木獎』得主

柴田鍊三郎

代表作

余阿勳譯

孤星劍

上

遠景武俠作品集 3

孤星劍

上

柴田鍊三郎著

余阿勳譯

遠景

決鬥與姦媾，同樣是走向死亡的絕路。

日本富士電視「孤星劍」第218集劇照・柏垣喬正提供

孤星劍

決鬥與姦媾，同樣是走向死亡的絕路。

他是個混血的私生子，註定他〈狂四郎〉一生在虛無與復仇中掙扎　他殺死生父侵犯堂妹，這種刻骨銘心的痛苦記憶，不斷折磨他，使他孤獨，甚至殘酷……

本書被譽為諷刺日本知識份子的「唐吉訶德」。作者柴田鍊三郎1917年 3 月26日生於岡山縣，1951年以「耶穌的後裔」一書獲得第26屆「直木獎」　1978年底以胃癌卒，給日本讀者帶來巨大的失落感　報紙大標題寫着：「再也沒有第二支筆寫活狂四郎了！」

®
遠景出版

遠景武俠作品集 3

孤星劍

上册

柴田鍊三郎／著
余阿勳／改寫

黃裕盛扮演・力石好子服裝道具・王安妮攝影・黃華成設計

將近三更時刻——

在燭光照射下，七、八個無業遊民圍着一張長桌，喊着鬧着，他們的巨影，在背後斑駁破陋的牆壁上晃動不已。

這是一間空屋。

一場狂賭，正充滿着緊張氣氛，不知到什麼時候才會有個眞正的勝負。

櫻花季節已經來到，半夜裏，格外冷冽。但這羣人中，却有五個赤着上身，呈露着五花八門的紋身。

最突出的，還是作莊的那個二十剛出頭的小伙子，只穿一條短褲頭，全身肌膚，白裏透紅，近乎鮮艷。

坐在對面的中盆，瞧瞧押注後叫道：「搖壺！」

搖壺的將鹿角骰子丟進壺盆，往空中一轉，蓋在桌上，再左右揮動兩三次，揮動的要領

是十分講究的。

年輕小伙子那隻揮動的手，已經把全體的神經都緊緊地吸住了。

衆人充血而像饑渴的野獸般的眼光，正集中在那壺盤上面，連眨一眼都不曾一眨。

然而，旁邊却有一個眼眸冷峻的人，往壺盆上注視着。他沒有押注，從剛才開始，便一直憑靠在牆邊旁觀着，看那眼神，總帶點虛無的氣質，膚色黝黑，年近三十的模樣。

他是初次出現這個場合的。

「讓我看看賭場是個什麼樣子。」

就這麼一句見面禮，以後就沒有第二句話，變成大家或忘的存在了。

「開盤！」

隨中盆的一聲叫喊，搖壺的打開壺盤。

就在這刹那間，搖壺的微妙的小指輕輕動了一下，那快速敏捷的動作是普通人難以發覺的，但却沒有逃過旁邊站着的這個浪士的眼光。從他臉上浮現的那種諷刺的笑意，便可說明他已看清了一切。

「奇怪，晚上怎麼四三跟四六出現得多啊？」

再經過幾次勝負，終於被另外一個人發現了破綻，揮起拳頭，往搖壺的吼道：「你斗膽，想吃我們！」

「你什麼意思？」

「你這畜生竟然敢作手脚，還以爲我們不知道，大家揍啊！」

都是一羣善於打架的能手，紛紛從腋下抽出木刀或匕首。

這時，憑坐在牆邊的浪士終於站了起來。

「等一下。」

聲調沉着地：「這裏交給我。」

「閒人少廢話！」

剛才看破秘密的人來勢兇兇地瞅住他，但他仍微笑着。

「我是說，把那搖壺的交給我。」

「什麼？我干你什麼事？」

這次輪到搖壺的怒喝起來。

「你跟我沒有關係，我可跟你有關係。」

「這小子，讓我先來收拾你——」

發現秘密的那個流浪漢，舉起抽出的短刀，猛刺過來。

但浪士連躲也沒有躲，用他的刀鞘一擋，對方便撞倒在地上。斷了膝蓋，呻吟不已。

「這傢伙——」

其他遊民，正想合力殺他——

「你們這些蠢材！」

浪士一聲叱喝，聲色俱厲，使屋內立時靜寂無聲。

聲音並不算多大，却使全體四肢無形中酸軟之力起來。

「年輕的，穿好衣服，跟我來！」

「是，是……」

懾於威力，搖壺的趕緊穿好衣服。

外面是明亮的月夜。

在四處悄靜的街上，浪士和搖壺的踏着影子慢慢地走着。

「先生，去哪裏呀？」

浪士沒有回頭，直望前面回答說：「你的職業是幹扒手的？」

「嘿……我叫金八……你認爲我這雙手還管用？」

「幹小的沒意思，要幹就幹大的。」

「你別開玩笑，我這種料子……」

「只要潛進大名公館，有的是錢。」

「啊？」

金八驚異地偷看了浪士一眼。那是一張沒有表情的冷峻的側臉。

「大名家的近侍養我到今天，他要求我，怎好拒絕。」

浪士口中，居然說出奇妙的話來。

「該怎麼稱呼你？」

「狂四郎。」

「狂……？」

金八有點疑惑。却也不由自主地，被這個人的魅力所吸引了。

「你不賭錢，爲什麼去那種地方？」

「爲了想找一個像你這種男孩。」

金八不覺浮現得意的笑容。

不久——

狂四郎停住的正是那家宏偉的住邸門前。金八不覺縮小身子，仰視那棟樑上的裝飾嘆道：「嚇，好傢伙——」

意外的是，狂四郎居然能在全身佩帶各項武器的門警面前大大方方地走進去，在長屋門下的小窗口通報了自己的姓名，等了一會，大門便開開了。

金八輕聲地：「這座住邸，說不定是老中水野越前守的哪。」

「這才過癮。」

「怎麼能順利進來呢？」

「等着看好了。」

狂四郎進去的是一間獨立屋，顯然是高位的人住的。

時刻已過三更。四周靜謐得令人窒息。

等不多久，出來一個不到五尺高的、額角和顴骨都異常突出的老人。

「我就料想你今晚大概會來。」

老人說。

「給我一杯酒吧——」

這是無表情的狂四郎的見面禮。

老人點頭，拍了拍手，隨手攤開一張紙，那是住邸的略圖。

「這裏……跟這裏……」

老人指着兩處紅點說。然後望望金八說：「以你遴選的好手，一定可以勝任的。」

女侍端上酒後，老人站了起來：「那就拜託啦。」

「請問一下，有改動的地方沒有？」

狂四郎問時，面上掠過異樣的銳氣。

「別人還有話說，沒有想到你竟然懷疑我。」

「我的命只有一條啊，你……」

「不不，你有的是本事。」

皺紋縱橫的臉上，含藏着一切感情。老人正想走出房間，關門時又回過頭來：「帶毒儘管帶毒，畢竟是花，留意她如何飄零。要靜靜地。」

留下謎般的話，老人消失了。

狂四郎不禁苦笑。

喝了幾口酒，狂四郎邊看略圖邊說：「就開始吧。」

「我的任務呢？」

金八緊張地問。

「嗯，你就潛進這個房間，裏頭有座玩偶攤，最裏層有一個叫小直衣偶，就是要那個東西，可不許亂抓一個就跑。」

「但是，一片黑漆漆的呀。」

「大概點着燈，你先躲在牆壁的一間，然後屏住呼吸……外面會有一場騷亂……」

「騷亂？」

「等一下就知道了。一聽到騷亂，侍女一定會往裏面跑，你就趁這個機會下手，順便擺着的糖菓，也可以抓它幾個，哈……」

狂四郎就順着伸手不見五指的長廊走去。但他的眼睛已習慣於黑暗，脚步也修練到相當輕巧的程度。

正想潛入侍女的臥房，胸中不禁一陣自嘲，這顯然不是一個知書達禮的人應有的行爲，但那五尺不到的老人——水野忠邦邸的近侍武部仙十郎，究竟肚裏藏些什麼意圖？無法知道。

狂四郎突然駐足。他故意響起輕微的脚步聲。悉心聆聽着。

靜寂依舊。

但狂四郎的直感力，却預知到某種觸及敏銳神經的東西。

不錯，他領略到花朵飄零的意義。

下一瞬間，他拉開門。

踏進一步。

黑暗是那麼死寂。房內飄着香氣。

他反手關上門。這時，他已覺察到右邊牆上已靜靜地貼着一個人。他關上門，目的在不放開這瞬間，同時誘惑對方飛撲過來。但是，對方並沒有上來。

由這邊撲上去？不合他的性格。狂四郎假裝攻擊床上的被子，往前走了兩步。

果然，背後激起一陣狂風般的侵襲。

轉過身，抓住握劍的手，壓到床上。

「妳也眞行——」

狂四郎睜大瞳仁，靠近對方面孔，化粧與肌膚的香味十分醉人。

對方無言地反抗着。被壓住的大腿和手腕繼續掙扎，却激起狂四郎的血液，變爲殘忍的性質。

「抵抗既然沒有用，就接受一切吧。」

狂四郎的話，使對方失去了力量。

黑暗包容着一對男女，時刻往前推移。

忽然，狂四郎離開女的，離開臥床。女的就像死掉似的，連動也不動。

當狂四郎敲燧石時，女的驚叫一聲，起來了。

「請不要點燈。」

女的哀求着，但狂四郎沒有理會。

四角燈點着後，屋內亮起來。

女的瞥了他一眼，那細白的頸項，顯得楚楚可憐的樣子，使狂四郎胸中感到一陣痛楚。

莫非自動要求來住邸充當奸細？……

當時——

在幕府中，政權鬪爭之風正盛，彼此間無不使盡密偵奸細的功用。

江戶城內，以權勢驕奢的，莫過於老中水野出羽守。除深受將軍寵信外，在城內主要部門，還擁有三個心腹。其他閣僚對他們一無辦法。

但自去年水野越前守忠邦，轉任老中以後，幕閣內漸漸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水野忠邦想抓政權的野心，是大家都明白的。忠邦原是唐津六萬石領主，身爲唐津領主，則需負警衞長崎的重任，不能升任老中，忠邦深引爲憾，便親自申請改封濱松，實際收入雖大爲減少，家臣勸他移封，忠邦不爲所動，原來他的目的只爲老中，其政治野心之熾烈可見一斑。

水野忠邦進入江戶城以後，城內的明爭暗鬪，立時如火如荼地展開。

忠邦的近侍武部仙十郎，懷疑這個無以倫比的美人是水野忠成的心腹派來的奸細，就請狂四郎設法證實，因爲目前這個名叫美保代的美女，已成了忠邦的寵妾。

狂四郎拂去胸中的憐憫，站了起來說：「妳叫美保代吧，妳的身份已經被看破，就不必再掩蓋了。」

美保代聽到這話，才抬起頭來。

瞬間，四隻瞳仁好像要互相吸進去似地凝視着。

——美！美極！

狂四郎心中驚慌着。

美保代沒有憎恨，却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顫慄。

奇怪的是狂四郎的下一個動作。

來到走廊，突然大聲叫道：「水野越前的官邸沒有人嗎？老中寵愛的美女被一介浪士奪來了！」

瞬息後，屋內騷然。

趁此機會，抓住玩偶的年輕人，從屋角溜走了。

陽光斜斜地照在白沙的庭院上。

沒有假山，也沒有噴泉。

只有奇岩在白砂中浮沉。

狂四郎與美保代被推到簷下的鋪石上。

狂四郎昂然抬起的臉上，全無表情，美保代低垂的臉，白無血色。

悄靜的早晨。

從長廊深處，水野忠邦出現了。看來三十前後，野心勃勃的精悍氣概，身材十分魁梧。

佩刀拿棒的小卒後面，又出現雙手背在腰後的武部仙十郎。

忠邦俯視着狂四郎說：

「聽說你叫狂四郎，可是假名？」

「是眞名。」

「你眞的侵犯了這個女侍？」

「不說假話。」

「什麼理由侵犯她？」

「前天突然看見她下班回家，一直念念不忘。」

狂四郎說着，美保代的臉色不斷地改變着。

前天下班回家的事是事實。但通過街上時，坐在車內，不曾被人看到一眼，他顯然在撒謊，爲何撒謊呢？她不得而知。

狂四郎泰然地微笑着。

對忠邦來說，這是不能相信的事，世上哪有這種刺客？剛才獲得報告時，一時激怒不止，現在一瞧之下，倒覺得這個浪士面上，罩着所向無敵的沉靜，忠邦發覺自己將被對方的微笑所感染，於是馬上換成嚴肅的表情說：

「你不逃走，還大聲叫喊，爲什麼？」

「希望你砍下兩個頭。」

「你說什麼！」

在銳利的眼光逼視下，狂四郎又重覆了一遍。

「好，我就砍下你的頭。」

忠邦說着，忽然抽出侍卒的佩刀。

武部仙十郎却阻止說：

「請先別動手，再商量一下。」

「商量什麼？」

「昨晚，從將軍家賜贈的小直衣玩偶突然不見了，屋內都找遍了也沒有找着，說不定就是這傢伙搗的鬼——」

狂四郎在肚裏苦笑。

忠邦大聲地叱道：

「你可偷了玩偶？」

「是的，想借看一下。」

「現在藏在哪裏？」

「奉告之前，先問個問題。」

「你當小偷還提什麼條件？」

狂四郎微笑着，要求遣走衆人，仙十郎要忠邦答應了。

「我是希望老中砍下兩個人頭，才這樣站在你面前不跑，不是我們說的人頭，不是我們兩個人的頭，而是玩偶的頭。」

「……」

忠邦睜大了眼睛。

「老中，將軍給的那隻小直衣玩偶，敢不敢將它的頭砍下來？」

「……」

狂四郎面對老中，態度語調變爲肅然。

「老中，聽說這幾年來，公庫每年出入赤字五十餘萬兩，爲了補蓋這筆赤字，不惜改鑄貨幣，造成上下驕奢，世相糜爛；物價騰漲，大名之中，深爲財苦，大阪商人亦借財度日，且無力還償利息，相反的，町中小民，動輒以千兩購進徽宗小畫，極盡奢侈能事……世局頹敗至此，總得有人出來革新……」

這是忠邦的心事，狂四郎替他說出來了，其實忠邦的野心，都是武部仙十郎告訴他的。

狂四郎繼續說：

「今天能改革幕政的人只有一個人，就是老中，除您老中以外，沒有人能够負起這個重任。今天想看看您够不够勇氣，如果連砍玩偶的頭的勇氣都沒有，還談什麼革命的大志呢？」

忠邦不禁低吟一聲。換句話說，不倒將軍，豈能改革，沉默片刻後，忠邦强作鎮定地：

「玩偶在哪裏？」

武部仙十郎稍露微笑。

「放在武部老人家玄關旁邊的木箱中。」

這都是早與仙十郎商量好的。

不久，小直衣玩偶放在忠邦面前。

忠邦舉起手上的刀子，不聲不響地閃了兩下。

兩個玩偶的頭從簷下跳出，就那麼巧，男偶的頭落在美保代面前，而女偶的頭正好落在狂四郎面前。

「兩個頭都給你們。」

忠邦說着，將佩刀交給仙十郎，正想走開。

狂四郎猛地將美保代的身體一推，一支箭拖着尾聲穿過美保代坐過的位子，揷到簷下的樹根上。下一瞬間，狂四郎接住仙十郎丟過來的佩刀，往庭院一角，像飛鳥般撲了過去。

從奇岩後面，出現侍卒似的男人，一看便知道是水野忠成派來的密探。派出奸細被捕，就由自己殺之，這是武場法則。

狂四郎邊走向奇岩，邊擋掉從岩後直射過來的飛箭。

對方像螃蟹般向左移動，背着陽光，拔出佩刀。

狂四郎看到對方漂亮的架勢，不禁微微一笑。

「讓你見識見識我狂四郎的圓月殺法。」

狂四郎靜靜地採取了下段方式。

刀尖揷入脚前三尺遠的地面，然後徐徐地由左而右描成巨圓型。對方睜開的大眼，隨着刀尖轉動，漸漸地鬪志消沉，呈露虛脫的顏色。

當刀身升爲上段的刹那間，狂四郎一躍而起。

對方的身體，噴出血霧，踉蹌而倒。

雲層低垂的下午，狂四郎以快速的步伐，往六本木方向走去。

寺院前的巷口靜靜的，附近家家戶戶都顯得那麼寧謐，從寺院土牆探出的樹枝，偶爾飄落幾片花瓣，使小巷增添幾分暮春情調。

沒有人影，登上斜坡，一個挑着黑桶的賣油郎擦身而過。

適逢參府交替季節，遠處大馬路上，走過的大名行列，也那麼靜悄悄的。

這份靜寂，使狂四郎從心底激起一番感觸。

狂四郎把水野忠邦送給他的寵妾美保代，暫時寄在近侍武部仙十郎家中，分手時，她眸子裏那種濕潤的表情，一直在狂四郎腦海中盤桓不去。那神色，既不含着埋怨，也不帶一絲憎恨。

——她也許不久就將死去。

狂四郎想到此，肩上忽地沉重起來似的。

——恐怕帶着這種東西的關係吧。

狂四郎從懷裏摸出玩偶的頭苦笑着。那是女玩偶的頭，男玩偶的頭正在美保代的懷裏。逼忠邦砍下的玩偶頭，不知怎地，他却不敢隨便丟棄。

狂四郎拂掉心中的牽念，彎向一條馬路。他在想念美保代之前，必須完成一件事。

走了一會，前路變寬了。狂四郎來到古舊的門前站住，門牌上寫着：「茅場理修之介」。

走進小門，狂四郎測出至少有五百坪以上。顯然是將軍本館的高位者居住的。這是以坪

數估計食祿高低標準的時代。

但是內部竟零亂得超乎意外。

站在玄關叫了一聲，走出一個男人來說：

「主人不在。」

「我知道主人不在，我想跟主人的家人談談，我叫狂四郎。」

「可是——」

「太太在嗎？」

「主人還沒有太太。」

「有沒有其他人？」

聽到還沒有太太，狂四郎放心不少。

「不巧，現在家人全都出去了。」

看出對方警戒的樣子，狂四郎冷冷地：

「我把你主人的遺髮送來了。」

「你說什麼？」

對方變了臉色，狂四郎說：

「請收下來。」

狂四郎一瞥之間，便知道這家祖先是名門。無論客廳、床、棚架、倉庫都具有古式風貌。

不久後出來一個少女，約二十歲左右。

「妳是主人的妹妹嗎？」

「是的，我叫靜香，聽說你把我哥哥的遺髮送來了？……」

「不錯。」

「我哥哥在那裏去世的？」

語氣很有精神，看來這個家是她在看守的。

「妳可知道妳哥哥爲什麼這麼久沒有同來？」

「不知道。」

「那麼我告訴妳，妳哥哥死在水野越前守家的院裏，是我殺死的。」

狂四郎一口氣說完。

靜香睜大眼睛望着狂四郎，只抖着嘴唇，說不出話。

「妳哥哥奉命潛到水野越前守的庭院裏，我不殺他，只有被殺，實在不得已……」

準備一箭射死美保代，結果被狂四郎一刀斬死的，便是這個人。茅場理修之介這個名字，是狂四郎想盡辦法從美保代口中打聽來的。

「妳如果有意報仇，請不用客氣，我不會逃走，隨時隨地可以帶人來找我。」

說到此，狂四郎閉嘴等對方回答，但對方無語，於是他又說：

「我來看妳，還有另外一個理由……」

說着，從懷裏取出紙包的東西，攤開在桌上，除遺髮外，還有奇怪的東西。

那是手指般粗的青銅十字架。

「這是掛在妳哥哥頸子上的。」

靜香蒼白的臉上，未表露驚愕之色，却滲出胸中的沉痛與悲哀。

狂四郎繼續說：「令兄爲何掛這國家的禁品？確實皈依基督了嗎？妳相信有天國？」

靜香抬臉望着狂四郎。瞳裏充滿疑惑之色。

見了十字架不表驚奇的少女，聽了我的話，是否感到奇怪？……嗯？

瞬間，狂四郎五體一飛躍。

來不及躲避。狂四郎就將端坐着的靜香壓倒，左手壓住嘴，右手從腋下移到胸部。手指滑過溫熱而柔軟的肉體，就將移到隆起的乳房時，少女的害羞感使靜香扭轉上半身，因這動作，反而使她紅色的內褲和白腿都呈露出來了。

下一瞬間，狂四郎右手一拉，將她身體拉退三尺遠。

他的右手上，抓着的却是與她哥哥同樣的十字架。

「你們兄妹都受洗了？……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我，不管怎樣，都是需要相當勇氣的信仰，的確令我佩服。」

當時禁止信教，當然也禁止胸前佩掛十字架。

靜香的臉上全無血色，但眉宇間却充溢着信徒堅定的信念。

狂四郎站起來說：

「請原諒我的失禮……我只是一介流浪武士，沒有權謀，也沒有個人野心，我不過對妳所崇敬的神帶點敵意罷了。」

說完這段含蓄的話後，狂四郎走出屋外，回過頭時，竟意外地發現靜香輕蔑的表情，瞬間一陣憤怒，但還是努力壓抑下去。

走出玄關時，他覺得有人在背後凝視着他。回頭一看，男佣人正坐在台階上。

那男的也是信徒？可能不是，只在睥睨一個對主人不利的人物罷了。

狂四郎不久已走向遠方。

又回到悄靜的小巷，斜陽下，依然闃無人影。

狂四郎來到鄰家門前，看到土牆與土牆之間出現一個小侍模樣的年輕人，原來就是從事扒竊的金八。

「沒有想到來到這裏啦。」

他跟在後頭又問道：

「下一次找那裏下手？」

「到前面馬路，我充當被殺的。」

「啊？」

「你當我的對手。」

「別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今晚，那家屋裏也許會走出一個年輕女人，你跟踪看看，你就照我說

的去做，不過可能白等也說不定——」

日暮後，靜香頭上包着黑紗巾，走出家門。

埋伏的黑影，從陰暗處出來，悄悄地跟踪而去。靜香並沒有發覺。

靜香一直低着頭走着，步伐顯得十分匆忙。

走過一條橋後，她站着，往四處瞧瞧。

來到一家米店前面，忽然有個人靠過來說：

「喂——」

靜香急忙回過頭，原來是金八。

「對不起， 請問妳是茅場家的千金嗎？……今天有沒有一個叫狂四郎的人到府上去過？」

盡力裝作無表情的靜香，不覺從眸子裏閃出光輝。

「我知道那個流浪武士殺死妳的哥哥，我自己也恨透了他……如果小姐想報仇的話，我把時間地點告訴妳，他最近都在晚上九點多回家，那個時間埋伏在將監橋準沒錯，我絕不騙你，我也一直等機會想殺他呢……」

低聲而快速地說完後，不等靜香回答，便一溜煙地跑了。

靜香一身堅硬如石，穿過人羣，趕緊進入一家小店。接她的是一個五十幾歲的胖子。

「妳來啦？咦？怎麼臉色這樣難看？怎麼啦？」

靜香低着頭，猶豫一下才說：

「我哥哥被殺了。」

「什麼？——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闆只發出驚奇聲，眼神却冷冷地。

「殺死我哥哥的武士，今天親自來，還把這東西交給我。」

「那是什麼東西？」

依然是冷淡的態度：

「武士是誰？」

「叫狂四郎，還很年輕，就在水野越前守的庭院裏殺死我的哥哥……發現了這個十字架……」

「等一等，再詳細告訴我。」

老闆沒有再打岔，細心聆聽，靜香是個不會撒謊的女孩子；連自己的十字架被奪去的事也說了。對方吃了一驚。

沉默片刻後，對方才又恢復冷靜說：

「那男的住在什麼地方？」

「沒有問他。」

靜香搖了搖頭，對方轉動着眼珠，射出可怕的光芒。

「小姐，萬一那男的把事情說出去，可就悲慘啦，妳知道，向主懺悔的人被抓到，非死

刑不可，要是自己信主上天國還無所謂，讓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莫名其妙地上刑場，不是太過殘忍嗎？」

靜香小小的肩膀不住地顫抖着。

不久，從恐怖的虛脫中，靜香又說出剛才在店前遇到一個年輕男子的事。

「九點多，在將監橋頭——唔！」

老闆雙腕交叉，一邊的濃眉抽搐了一下。這是他下什麼決意時的習慣。

「小姐，一切都交給我辦好了。」

「這……」

靜香不知說什麼才好，變白的嘴唇顫慄着。

十三日晚上，雲層低垂着，大地一片昏暗。初秋的涼風，帶來一點寒意。

狂四郎邊哼着流行歌曲，邊走過寺前的街道。

入夜後，這是相當寂靜的地方，過了西蓮社門牆，過去就是將監橋了。

「月亮怎麼還沒有出來……」

他自語着接近橋端。

這時忽然從右側土堤後出現一個覆面武士。月亮仍在雲層中。

「是狂四郎嗎？」

「不錯——」

就在狂四郎點頭的同時，對方的刀子已砍過來了。

立卽架勢，準備拔刀。

對手旋又採取架勢。

看來手脚頗高明。

刀尖映着月光，如同螢火蟲，狂四郎邊注視對方的刀尖，邊留意左右背後的空間。

刺客似乎只這麼一個，如果這樣，狂四郎不拔刀也足够對付，於是垂着兩手，向前踏出一步。

敵手一直以爲狂四郎會拔刀，因爲在此場合，以徒手對眞刀，是不可思議的，敵人的刀是眞實的，那怕狂四郎的技法再高明，也極可能被一刀斬斷。

然而這時的情況却完全例外，埋伏的人，其實等於被埋伏了，狂四郎無言的威嚴已震懾對方，使對方在心理上已經處於下風。勝敗可說在這刹那間就已決定。

心虛的對手，像隻怪鳥似地發出「呀——」的絕望聲殺過來，狂四郎綽綽有餘地一轉身，予以制服。對方匍匐在地，腰部折斷，呻吟不止。

「金八！」

「是，我在這裏等着。」

從橋頭的石柱後傳來聲音。

「拿繩子來。」

「來了。」

狂四郎綑好後又說：

「還要轎子。」

「準備好了。」

「好，等會到吉原叫個女孩子給你。」

狂四郎邊笑着邊牽起刺客。

刺客低垂着頭，感到一身的屈辱，不禁低吟道：

「你就殺了我吧。」

「生命只有一條，還是珍惜一點吧。」

「我是被人請來殺你的，要問我話，我什麼也不能同答。」

「放心，我不怕你不同答。」

狂四郎說着，又對金八說：

「你到小店去，說我跟這個男人決鬬，屍體我們自己人會處理，總可拿到十兩吧，騙不成，我就宰了你，快去！」

金八把叫來的轎子交代好，立刻如飛雁赴月般消失了。

四日後的深夜。

狂四郎度過和泉橋潛進大奧醫師的庭院。數千坪的庭院建造得十分豪華，一草一木都格外用心。狂四郎躲在高麗塔背後，眺望這座迴旋式的庭園，似乎比實際面積還要大五倍或十

倍，大有深山幽谷的逸趣。

狂四郎走出高麗塔，穿過樹林，繞到水池邊。水池中央，有座假山，並架着一座橋。這岸的橋端，站立着一個黑影。冷不防間，狂四郎飛出一拳，將黑影擊倒在地。度過橋去，低沉着身子，仔細觀察島上動態後，一個箭步接近茶屋。

狂四郎推門進屋，突然聽見禱告的聲音。狂四郎踢開另一扇門，出現三十幾張驚愕的面孔，祭壇上，擺設着兩尺高的瑪利亞像，面朝這邊站着的，是一個七十多歲的黑衣老人。

狂四郎默默地，以神速的動作將白光一閃，瑪利亞像便裂成兩半。轉過身往衆人一巡視，這才發現靜香的面孔，但只冷冷地瞧一眼就走了。

「等一下。」

異樣的沉默中，有人叫喚他。

狂四郎同過頭去。

「爲什麼將神像砍成這樣？」

一個胖子問道。

「你是店老闆備前先生？」

「是啊……你什麼理由砍這神像？」

「我憎恨它。」

「看來你的父母總有一個不是日本人吧……」

狂四郎被說得雙眼放射出寒光。

一段無言的凝視。

狂四郎自嘲地笑笑說：

「備前，我們遲早會有個決鬥。」

「說得對。」

狂四郎朝那胖子的臉上吐一下口水，一陣風似地離去。

那是江戶人最神氣的時代。

他們常自誇，不聰明的人，是不可以住到箱根以東地方的，他們自稱江戶是花的大江戶。

大街小巷，處處充滿歡樂，琴聲隱約可聞。

今川町一帶，從早晨開始，也傳來一片歌聲。對門牆上，掛着「常盤文子」門牌，那是年過三十的美貌女子，半年前剛搬來，引得附近年輕人常投以傾慕的眼光。

靠路邊的客廳裏，正聚着三四個年輕人，邊談笑邊嘲弄着窗外走過的女子。

從屋內傳出文子清脆的歌聲和三線琴的伴奏聲。

「怎樣，花幾個錢，叫她跳個舞吧，瞧瞧塗白粉的大腿也好呀!……」

又傳來裏頭文子的聲音：

「吵什麼，安靜一點好不好?」

「不要生氣，爲我們唱個歌吧。」

「年紀輕輕的，大白天在這裏閒聊，多浪費時間，還是去射箭場練練射箭吧……」

「文子叫我們去射箭哪，好啊，要聽話，走走走……」

年輕人陸續出去後不久，從後門潛進來一個男子。

「呀，金八，好久不見啦。」

老媽子驚訝地。

「想見文子一面。」

「什麼事?」

「快一點，我有事。」

老媽子往裏叫了一聲，文子出來了。

「什麼事?金八。」

「小姐，有件事想拜託妳。」

金八的表情十分認眞，文子點了頭。其實這個女的也是極厲害的扒竊能手，目前雖已洗手，與金八的關係却耦斷絲連。

「進來吧。」

「不，外面還有人……」

金八探頭出來說：

「進來一下。」

躊躇着進來的，是拖着三線琴的女子。戴頂笠子，低垂着頭，看不清她的模樣，但笠帶

絆着的下腮，豐腴而細白，裙裾甚短，佇立的姿態頗爲優雅。

「我想把這個人暫時托妳一下。」

那女子脫下笠子，文子不禁倒抽一口氣，她也沒有想到，會是這樣貌美的女子！

來到二樓，文子再仔細地端詳那女子，又看看金八，越看越覺不均稱，一股疑惑由金八下面的話給解開了：

「這位是老中水野越前守的侍女，名叫美保代……理由不必我詳說，總之越前守的近侍武部仙十郎要我找個地方，將她藏一陣子……」

「叫你設法？」

文子有點不相信。

「沒有錯……小姐要能幫這個忙，眞是終生不敢忘恩。」

美保代立刻叩頭施禮，文子慌忙說：

「當然沒有問題呀，只是這種地方，不知道妳住得習慣不習慣……」

「那就拜託了……其實，我拜了一位師傅，一個了不起的武士，名叫狂四郎，美保代就是水野越前守送給他的……」

「好，我都知道了……美保代，我是一個不拘禮的人，你就安心住下來吧……」

文子說着，對美保代憂鬱的臉色，疑惑地看了又看。

狂四郎茫然地仰臥在一間茶店的房間裏。送來的東西他都沒有沾唇。

「看來你的父母，總有一個不是日本人吧。」

在大奧醫師的地下室，叫備前那個町人說的話，依然迴盪在他耳畔。

「你爲什麼把瑪利亞像砍成這樣子？」

說得不錯，狂四郎的少年記憶中，確有一段黑暗的秘密。當這記憶復甦的瞬間，狂四郎的四肢便發生激烈的戰慄，二十歲開始修練劍術，也是因爲這段黑暗的過去。

他的師傅曾敎導他：所謂劍道，卽佛敎的根本，通過無相的太極與有相的無極，如圓轉流通、循環變動，使天地自然融於一身，則現實圓成。但狂四郎未能精心領會，只求腕技上的工夫。

於是，當狂四郎與敵對陣時，便採取刀尖描繪圓月的殺法，先取敵人的靈魂，使其欲睡，然後一刀斬之。換句話說，這是陷敵淪入眞空狀態的殺法。

如果用「貓睡花下，意在舞蝶」來形容悟及極意的劍法家的話，那麼狂四郎的姿態，應是一擊落蝶的野貓了。

……每當狂四郎腰佩長劍，心懷師傅的話時，他便頓覺一陣虛無，眼前呈現一片暗淡。

——備前這傢伙，非斬之不可！

突然一陣衝動，使狂四郎瞪眼望着天花板。

正當這時，金八從外面進來了。他從常盤文子的家出來後，便一直來到這裏。每當狂四郎有事找他，總會來這家茶店，所以他順便來看看。

「金八。」從屋裏傳來叫聲。

「來了，看，我的第六感多靈驗！」

狂四郎仰臥着問金八：

「帶到哪裏去？」

「寄在今川町常盤文子家裏，放心好了。」

常盤文子的家門一直打不開，不管怎麽敲，裏面毫無反應。金八繞到後門去，後門雖然開着，却依然悄靜無聲。

金八走了進去，突然聽見奇怪的呻吟聲，一陣不吉祥的感覺，使他臉上的血色都消失了。

就在這啞然失色的片刻，金八看見一幅不敢相信的景象，常盤文子四肢被捆綁，顯露着細白的大腿。

「這是怎麽回事？」

金八邊解繩子邊問，文子激烈地搖搖頭叫喊道：

「二樓！」

金八躍上二樓，打開門的瞬間，他怔住了，眼球的顏色變了樣，這個衝擊太大，使他腦海中變成一片空白。

轉過頭，看見狂四郎正站在樓下，於是右手作了刀砍的姿勢。

狂四郎也一口氣奔上二樓。

夕陽留下的餘光，使屋內還不太昏暗，美保代靠在床柱上，垂着頭。右手緊抓着前襟，

護在胸前，左手則伸向空中，悽慘之狀，使常人不堪正視。

從這慘狀看來，美保代的抵抗，已使盡了最後一點力氣，全身血跡斑斑，衣履凌亂。

狂四郎迅快抱起美保代，使其平臥床上，翻開前襟，在豐滿的乳房下方，赫然出現了傷口，顯然是高手留下的刀創。狂四郎立刻交代說：

「金八，趕快拿酒和乾淨的布來！」

「還活着？……」

金八奔向樓下。

狂四郎按住傷口，靜靜地凝視她逐漸變成蠟色的美貌。

對於她的死，他本可不在乎的，但此刻，親眼見到如此悲慘的景象，他心中覺得不曾有過的悔恨與痛楚。

殺美保代的，無疑是她的同黨人。論身世，她與狂四郎略有相似之處，可是狂四郎身懷圓月殺法絕技，美保代以什麽護身呢？

「拿來了……」

金八手上拿着酒和白布說。文子從他背後看見美保代的慘樣，不禁驚叫一聲。

「心腸多麽毒辣，對方是個什麽樣子？」

「覆着面孔，看不清楚……」

「沒有說什麽？」

「沒有……我怕死了……你就是狂四郎嗎？這個仇你可要報啊……」

「先要判斷是什麼地方的什麼人。」
「一定逃不了的，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這時，美保代的白唇，微微動了一下。
「好像在說什麼。」
狂四郎撫摸那冰涼的額角，美保代再次牽動下嘴唇。
「玩偶……」
「是不是指那個小直衣玩偶？……」
金八怯怯地。
但他不知道他偷來的小直衣玩偶，已被水野忠邦砍斷了頭，女偶的頭在狂四郎手中，而男偶的頭則在美保代懷裏。
狂四郎沒有回答，回過頭問文子說：
「請替她換一下衣服好嗎？」
「好，你們到樓下去一下。」
狂四郎站起，慢慢地走下樓。
忽然間，狂四郎想及，對方固然意在奪美保代一命，但主要目的還是在那男偶的頭。美保代可能爲保住它而不惜犧牲生命，這使狂四郎深爲感動。在男人的理性未及之處，存在着性神秘的憐愛。
狂四郎走入客室，坐在火爐前，瞧着手上的印袋，上面刺着一朵牡丹花。

「這是什麼？」
「美保代手上抓着，可能從刺客腰上拉下來的。」
「咦？……」
金八奇怪地。
「你看過？」
「好像在那裏看過。」
「什麼樣的人？」
「……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傢伙，還有一股怪味哪。」
「怪味？是不是香味？」
「怎麼能算香味，刺激得要命。」
狂四郎忽然打開印盒蓋子，湊近金八鼻尖說：
「是這種味道嗎？」
金八聞一聞，叫道：
「不錯，就是這種味道！」
狂四郎說：「那我知道了。」
深川橋邊有一家飯館，名叫平清飯館。
這時的江戶市，可說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至爲繁華。

平清飯館內坐着兩個客人，一個是備前，背朝這邊的，是六十前後的瘦老人。鷹鉤鼻和外反牙是他的特徵；那是近侍醫師室矢醇堂。

他們似乎在談着什麼秘密，一直沒有抬起頭來。

備前夾了一口菜放進嘴裏說：

「不久從長崎會送來一批藥，包括手術用的痲醉劑。」

「這次帶什麼東西來？」

「英國製的懷錶，水野忠成、水野美濃守、美濃部筑前守各送一個相同的，當然，你老兄也不例外。」

備前一付笑臉，狡猾的眼光頓時消失。

狂四郎的銳利眼光，並沒有放過他們幹的是什麼勾當，原來備前是專幹走私的。幕閣的要人們，不可能不知道備前的獻禮是怎麼來的，但都假裝不知，且期待着下一個禮物。

幕府採取攘夷政策，四年前剛砲擊過美國船「莫利遜號」，不料閣僚內部水野忠成之流，還默認備前等人的走私行爲，爲那珍貴的洋貨沾沾自喜。

「室矢兄，我信上已經告訴過你，這裏的西醫遲早會被驅逐出境，我的弟子高野長英一旦被捕，他的書籍、器具、藥劑等等，都可以交給你使用。」

「這我知道。」

接着再談些西洋機械之類的話，備前便離去，另外出現一個男人，也就是金八見過的那個人物。當他在室矢醇堂的面前坐下後，一臉嚴肅的表情。

「跟踪狂四郎，總算達到目的了。」

說着，從懷裏取出一包東西。

醇堂看看，是一個男偶的頭，不禁瞠目結舌。

「這是……」

「請交還肥後守，還有一個女偶頭，最近也要取回來……」

不久前在水野忠邦邸內，美保代被捕，茅場理修之介遭殺，忠邦砍斷了將軍家齊賜送的小直衣偶頭，這事件，早已通報到肥後守那裏了。

肥後守當然以這事件作藉口，計劃陷忠邦下臺，這個男的，所負任務，就是找回那兩顆偶首。

室矢醇堂也就是這個男的與肥後守之間的聯絡人。

室矢醇堂站起來說。

「藥有效嗎？」

「當然，西藥的效果是驚人的。」

男的交着手臂笑笑。一身皮膚病，滿是白色鱗片，奇妙的味道，可能由此而來。

室矢醇堂帶着微醺坐上轎子，歸途一路愜意。

突然間坐轎一陣幌盪，他醒了過來，口裏說：「怎麼那樣快就到啦？」

轎前燈光亮處，一個黑影子站立着。

「誰呀？我是侍醫——」

「我知道你是名醫室矢醇堂才要你停住的，我剛才已去過府上，狂四郎這個名字，相信你從備前口中多少聽過，今晚專程登門拜訪，你居然不在，只好到半路來恭候了。」

「有什麼事？」

「這個東西是誰的，你該知道才對。」

狂四郎取出印袋給對方看。

「不知道！」

「你的臉上寫着你知道，這裏面是從海的那邊帶來的西藥，如果西藥不能入手，你們斷不可能知道配方，這麼大一個江戶市，能給病患配方的只有你一個人。」

狂四郎笑笑又繼續說：

「叫你老人家下來走路總不大好，你可以坐在轎裏，帶我去找這個印袋的主人。」

半刻鐘後——

狂四郎要室矢醇堂去敲淺草田町一家住戶的大門。

開門的是一個小女孩，狂四郎沒有去理會，像一陣風似地向屋內跑進去。

然而，對方這時已背着床柱執刀架勢了。

狂四郎放射着兇狠的眼光。

「你這卑鄙的傢伙，追踪我狂四郎，爲何不取女偶首，反而先殺一個女子！」

對方無言。看來比茅場的手藝高明。

狂四郎縮回一腿，拔出腰間配刀。

刀尖落在脚前三尺處，這動作與殺茅場時完全一樣。

採取圓月殺法，首要在吸取敵方的銳氣，架勢保持不動，在不動中產生無限變動，使動與靜求其一致，技熟則理達，極理則技至。

狂四郎心中已充滿斷送一條人命的諦念，同時手上的刀口已慢慢轉向。

對方雙眼睜大，當狂四郎的長刀描到半圓時，忽地一躍，躲開去。

下一瞬間，悽厲地殺了過來。

位置改變後，狂四郎一面應付着對方，一面讓視線游移四處，尋找被奪走的偶首。

偶首當然不會隨便放的，狂四郎怎麼知道他早已交給了醇堂。

找了一陣沒有找到，狂四郎帶着茫然的神情，眼前掠過美保代蒼白的面龐。

初夏的微風，拂過武藏野。

狂四郎正在澁谷的丘陵徜徉。

四處的樹林、雜草和麥園，被染成濃淡不同的顏色。

富士山腰，被白雲繞繚一環。青空清澄如洗。

狂四郎徘徊的小丘上，長着三顆櫨木。從前這裏是一家大住邸，現在只剩下依稀遺跡。

一顆櫨木下，埋着一塊自然石，狂四郎默默地凝視着。這是十幾年前狂四郎搬來的，他用鑿子和槌子完成了他母親的墓。

他母親的祖先，是榮耀一時的豪族。今天正是母親的忌日，在他來這裏之前，似乎已有人來過，除香花外，插着的香還在冒着裊裊細煙。

或許是住在附近的人好意供奉的。但有誰知道今天就是他母親的忌日呢？

當時狂四郎一個人來這裏挖了墓穴，獨自將母親的遺體搬來埋葬了的，這個行動，表現他自此將獨來獨往的決意。

狂四郎的母親原是一個大家族的小姐，爲何弄到只帶狂四郎住進祥雲寺來，狂四郎並不知道，他只記得當年他連一步也不許踏出廟門。

狂四郎十歲那年冬天，一個半夜裏，忽然從夢中醒來，聽見一陣異樣的聲音，趕緊叫他母親，可是他母親並不在旁邊的床上。

狂四郎從床邊抽出劍，輕悄悄地走到走廊，再接近另一個大房間。從縫隙間窺伺裏面，狂四郎刹那間被激烈的暈眩所襲擊，一個十歲的少年自然地以手摀嘴，不敢出聲，這是武士的教養，是他母親給他鍛鍊成的。

只見他母親一絲不掛地仰臥在床上，那額角、胸部、腹部、手腕、大腿都在蠟燭的光焰下搖曳着。

牆壁上，掛着黑衣怪物，露着長齒，恐怖異常。十根長爪，就像活生生地要去抓他母親的身體。

跪在這個奇特的祭壇前面的，是一個褐色頭髮、高鼻樑的大男人，一個從來不曾上過街的少年，當然無法判定這是一個異常人，從他口中，還不住地發出奇怪的低吟，右手則端着

一杯鮮紅的液體。

狂四郎沒有卽刻衝進去，不是爲了恐懼，而是爲了他母親。

過份的衝擊，使狂四郎的視線不得不從縫隙移開，然後無聲息地回到自己的臥房。

那奇怪的畫像、母親細白的肉體，和大男人的相貌，時時刻刻擒住狂四郎，使他胸前隱隱作痛。

第二天早晨，他醒來後，覺得作了一個惡夢，他也希望那是一個惡夢，然而當他到那大房間去看見滴落的蠟燭時，他又感到一陣絕望的痛苦。

關於這件事，他一直不敢去問母親，只讓它悶在胸中，直到長大後，他才逐漸了解那是怎麼回事。

那個怪人以後不曾出現過。二十歲時，狂四郎曾到長崎去，他有點懷疑，自己的血液中，是否也流着那怪人的血液。

他到長崎去調查了兩件事實：其一是，當他出生的兩年前，長崎來了一條英國船，裏頭坐了一個荷蘭醫師，荷蘭醫師獲得幕府同意，指導前野良澤等人新醫術。但激起日本儒醫的疾恨，指那荷蘭醫師指導醫術只是藉口，眞正目的在傳教，於是醫師被捕……

另一件事是，盛行的邪教，信奉惡魔可以驅逐煩惱，祭主的壇上，除惡魔外，另供上裸女，再以月經和精液代替神聖的葡萄酒，最後唸上反對神的咒文。這就是從海外傳來的異端者的黑彌撒。

——從荷蘭來的叛教者是否是我的父親？

——是否拿惡魔來陷我墜入地獄，陷我母親於不幸？

——那個大男人不正是他嗎？拿母親當供品，進行黑彌撒的那個人？

他胸腔欲裂，如一股血將從口中噴出，這是他從長崎帶回的悽慘的禮物。

現在——

他站在母親的墓前，這些痛苦都已逐漸淡忘了。

他只感到一陣失掉母親的寂寞。

他不曾留下母親發笑的記憶，但他覺得，這個世界上，只有他母親是最完美、最慈愛的。

他低聲地呼喚着他的母親，但聲音是那麼的乾枯、那麼的虛幻。

離開小丘後，狂四郎的腦海裏又浮現美保代的影子。

自從男偶的頭失掉以後，他不曾訪問過常盤文子，轉眼二十幾天過去了。

爲了保護男偶頭，不惜犧牲生命的精神，他始終難以理解，他多麼想問問文子，女人爲什麼有這種心理？

可是不知爲什麼，狂四郎却有一股衝動，希望早一天找回那個男偶的頭，交回到美保代的手中，叫她緊緊握住……

爲遣散心中這股焦躁，他感到一種虛無的自嘲……

爲找美保代，他順着堀川岸走着，遠處傳來松鷄的啼聲。

不久，穿過田園，來到御嶽神社。他看到四五個小孩手牽着手遊戲着，一種天眞無邪的情景，使他看得不禁露出微笑。

忽然間，其中一個男孩抬頭看見狂四郎，立刻驚慌地跑走了。其他小孩也陸續跑開去。只有蹲在中央蒙着臉的小女孩，還乖乖地蹲在那裏，那樣子，看來叫人憐愛。

狂四郎忽然覺得胸中一股炙熱，他只有看到小孩遊戲的情景，才會如此感動而顫慄。孩子們爲何會怕他呢？當那最後的女孩站起來時，他走近去告訴她：「他們都跑走了。」小女孩竟哇——地哭了起來。看到她哭着離去的背景，狂四郎覺得一陣茫然。

稍一轉頭，才發現不遠處的石燈下，正坐着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白鬚長垂，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

「你把小孩都嚇跑啦！」

一付柔和的笑顏。

「我的面孔是不是很怪？」

「不，不是面孔的問題。」

「那麼他們爲什麼怕我？」

「因爲你充滿殺氣！」

「能體會出我的殺氣，足見閣下不平凡。」

「什麼，連小孩子都能體會出來呢。」

老人站起來繼續說：

「我家就在附近，來坐一會兒吧。」

不等對方回答，老人說完便逕自走去。

老人的家，在閑靜的雜木林中。

午後的陽光，穿過樹隙，照射在小徑上。

踏過長滿青苔的石塊，來到木門前。一份古雅情調。

從出迎的侍女，直到書房設備，都與外界不同，雖然古樸，卻不失高雅。

這不是普通武士的住家。

狂四郎腦中產生一種直覺，沉默着，老人也無言地爲他倒茶。屋內充滿枯淡幽雅的禪味。究竟從哪一點看出我充滿殺氣？

狂四郎一口喝完茶。

然後坐正身體說：

「我名叫狂四郎，是個流浪武士，不知能否知道您老人家的尊姓大名？」

「我們還是別提眞姓實名吧，我知道你狂四郎的名字也不過是假名，你就叫我樂水樓好了。」

這時房門被打開，侍女端着用紗巾包着的東西進來。

樂水樓接過手交到狂四郎面前說：

「來，這個送你。」

「這是什麼？」

「叫十炷香，有興趣，時常點來聞聞看。」

他沒有理由拒絕。

侍女低聲地告訴主人說：「靜香來了，送來許多粽子。」

——靜香?!

這名字在狂四郎胸中强烈地震顫一下。

那不是自己一手斬死的茅場理修之介的妹妹嗎？

「叫她等一下。」

「不過，她好像馬上就要走了。」

狂四郎立即站起來說：

「那我告辭了。」

狂四郎走出門，來到一棵松樹下時，忽然停住了。由細竹編成的籬笆直延續到這裏。

——樂水樓！

多麼適合那老人的雅號，書房簷下的流水，不是由堀川引來的嗎？

他究竟是誰？

狂四郎想，必定是政壇上煊赫一時退休下來的隱士。他雙臂交叉，望着那閑寂的柴門，右邊袋裏放着女偶的頭，左邊袋裏放着一包十柱香。

狂四郎忽然覺得一陣孤獨，莫非那老人已知道他，才邀他去的？這疑惑，使他一直不能離去。

當他看見一個少女從柴門出來時，他一眼便認出那是靜香，靜香不禁吃了一驚：

「咦？怎麼會在這裏遇到你？」

狂四郎微笑說：

「妳去的那家，我剛才也去過。」

「……」

「可是我不知道那老人叫什麼名字？正想問妳。」

「……」

「能不能告訴我？」

靜香遲疑了片刻才說：

「是我的外祖父。」

「姓什麼？」

「從前做過近侍長的松平主水正。」

「松平主水正？」

狂四郎的表情愕然變青。

原來這名字也正是狂四郎的祖父的名字。不是他母親告訴他的，有一天寺男對他說：

「你祖父名叫松平主水正，是身份很高的近侍長呢。」

在他母親墓上上香的人，正是這個老人，他已知道狂四郎就是他的孫子！

他的胸中，一陣無可名狀的巨浪在衝擊着。

——原來這個女子是自己的表妹，而被自己殺死的茅場理修之介是自己的表兄！想到此，他不禁感到天昏地暗，一陣壓抑不住的痛苦在嚙噬着他。

常盤文子家的二樓——

美保代的睡姿顯得寧靜而淒艷。

她胸中存着些什麼秘密，樓下的女人和金八都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狂四郎回來，也在談論着狂四郎，美保代却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金八覺得不放心，又跑到樓上去，從紙門外輕聲叫道：

「美保代……」

沒有回答。

金八輕輕拉開紙門，從縫隙間望進去，那石像一般的面容沒有動靜，但忽然間嘴唇張開了：

「是金八嗎？」

美保代濕潤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繼續說：

「……他不是回來……在外面嗎？」

「誰？……妳說狂四郎？」

「嗯，他好像回來了。」

金八奇怪地走到窗邊，探頭看看外面，馬路上除一個挑東西的小販外，沒有其他人影。

「大概妳神經過敏吧，沒有看見呀。」

「哦……對不起。」

美保代輕輕嘆口氣，又閉上了眼睛。事實上並不是她神經過敏，她深經磨練的感覺，已變得十分銳利。剛才狂四郎的確在門外站了一會，他想敲門，但考慮一會，又走開去。

夕陽已落下，西邊的天空被染成一片紅色。

狂四郎離開市街，走過正覺寺橋，忽然覺得後面有人跟踪着。顯然是尋求女偶首的那幫人物。

——殺掉他？

狂四郎不禁全身激起怒氣。

可是想想，今天是母親的忌日，兩人的距離又那麼遙遠。過了靈巖寺的長牆，來到人跡稀疏的空地。狂四郎故意躲在一棵松樹下，追隨者也停住了。

就在這一瞬間，狂四郎右手一舉，只見斜陽下閃了一道白光。

下一瞬間，狂四郎便若無其事地走了。

尾隨的人正好趕到松樹下，既沒有一絲風，這棵六寸直徑的松樹，居然一聲巨響倒在尾隨者面前，離地面兩尺高的樹幹，整齊地被切斷了。

定睛一看，狂四郎早已消失了踪影。

青空中飄浮着白雲，夏日已臨近……

備前正在室矢醇堂邸內庭院裏，漫不經心地散步着。當他走過假山邊的一道橋時，躲在「霧人亭」下的人影站了起來。

備前面無表情地背着手命令道：

「把他帶來。」

背後紙門被打開，一個流氓似的人物將反綁着的武士帶出來，但備前並沒有回頭去看。

當武士走到斜坡的一半時，備前眼中射出凄厲的光芒說：

「決心下定了沒有？鷹野。」

武士蒼白着面孔。鷹野是他的名字。受備前的命令，在將監橋襲擊狂四郎失敗，被狂四郎活捉又剖白關於「霧人亭」的內幕，不料他却悄悄地回到備前面前來，從這裏也說明備前潛在勢力的可怕，鷹野就是想逃也逃不了的。

「你來我這裏已經五年了，這五年之間，凡是我不希望他生存的，你都替我處理掉，在這方面你是對我有用處的人，可是這次暗殺狂四郎失敗，你就無法贖罪，這也就是我的處世方針……」

說完，備前從懷裏摸出手槍來：

「我把你關到今天，主要就是等這個傢伙從長崎送來，在日本，恐怕我是第一個使用的人吧。」

備前舉起右手，槍口水平地朝向鷹野胸口。

瞬間，鷹野的雙眼睁得通紅說：

「請等一下——」

「看你驚恐的模樣，確實能滿足我的興趣。」

「拜託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再給我一次殺狂四郎的機會。」

備前冷酷地看着對方的表情，然後一笑說：

「我的原則是沒有例外的！鷹野。」

備前像一隻抓到老鼠的猫一樣，在玩弄着獵物。

「拜託你，我拿着劍來，如果死在你的槍底下，將死不瞑目，我寧願死在狂四郎的劍下！」

「好！」

備前說：

「鷹野，你既然決意非你殺死他，就讓他將你殺死，那我就把武器借給你，這是我發明的長矛，尖端塗了南蠻藥，對方只要受點傷就無藥可救。」

當備前回到書房坐下時，主人醇堂剛好回來。

「我正想把新武器拿出來。」

「派上用場了？」

「想借借你的智慧……」

醇堂走進屋內，出來時，手中握着紙包放在備前面前。

備前打開看看，原來是一個男偶的頭，不禁訝異道：

「前些天，狂四郎到淺草田町殺掉一個人，狂四郎這傢伙想去拿這個東西，不料先被我拿來了，水野越前守從將軍拜領的小直衣玩偶，女偶頭在狂四郎手裏，據說是越前守砍斷的……其實我也是今天剛剛聽說。」

新興勢力水野忠邦和焦慮中的水野忠成之間進行着尖銳的鬪爭，忠邦砍斷領自將軍的玩偶頭，忠成正想抓足證據，一舉使忠邦倒臺，這項陰謀，備前已十分清楚。

「……老人問我有沒有拿到玩偶的頭，我就立刻想起你，所以特地找你商量……」

「不錯，有了男偶首，如果再加上女偶頭，那就價值連城了。」

「可是狂四郎那個傢伙，也不好對付的呀。」

「那當然，不過我剛才也送一個刺客去了。」

「你知道他的住處？」

「知道也沒用，反正無法下手，派去的人也恐怕回不來了，話雖如此，總不能白白放過一筆大生意，我畢竟是一個商人呀！」

「有什麼好辦法嗎？」

「看我的好了。」

當天黃昏，備前造訪了六本木茅場理修之介家。

隨靜香進入書房坐下後，備前說：

「靜香，我今天來，有件事和妳商量，希望妳多多幫忙。」

「什麼事呀？」

「請妳不要吃驚，女偶首目前在狂四郎手中，他練有一手魔劍，尋常的方法難以奪取，只好借重妳——」

備前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等着靜香回答，靜香沉默了片刻之後才說：

「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奪取他手中的女偶首？」

「不錯。」

然而備前與靜香這段談話，却被另一個躲在門後的人聽去了。那就是在茅場家幹了三十幾年的忠僕。

度過業平橋，來到宏偉的西尾住邸再往右走，順江邊直往押上村。

一眼望去，田野、森林和寺廟的屋頂，全都溶解在暮靄中。

狂四郎就住在押上村一座古廟裏。

他不知從那裏回來，戴着深笠，迎着晚風走着。

經過一排楓木樹下時，他突然感到一陣殺氣，但他並沒有停止脚步。

他想知道，何時何處何人將襲擊而來？故他不願改變自己的行動，他已修練到以「動」制勝的功夫。

走到一棵櫸木下，他忽然停下來，笑了。

因爲他已來到敵人可能撲出的位置。

可是，敵人並沒有出現。

狂四郎又邁出兩步：

「有事的話，快出來！」

與這同時，從樹幹陰處，突然流星般地刺出一把長矛。

狂四郎輕輕一躍。一手脫掉深笠。

飛出的敵手已緊握長矛，步步逼近，狂四郎並沒有拔刀。

「原來是你，辛苦了。」

狂四郎一看，原來是將監橋暗殺失敗的鷹野。

「以你的手法，我敵不過你，我來此埋伏，是聽從備前的命令來的。」

話未完，隨一聲尖叫，長矛已突向狂四郎面前，只見狂四郎伸手一抓：

「何必急着尋死，簡直跟備前沒有兩樣，既然有此決意，何不努力生存下去？」

鷹野雙肩一上一下地喘着，兩眼通紅，帶着怯懦與自嘲的神色。鬪志顯然崩潰了。

狂四郎冷視道：

「這把槍尖，已塗了毒，從刄色上可以看出來……備前讓我來收拾，你暫時躲一陣子。」

說着，蠻不在乎地離去了。

鷹野留在那裏，感到茫然與空虛，長矛鏗然從手中掉下。

隨一聲雷鳴，驟雨也緊接着來了。

狂四郎躲在簷下，再回龍勝寺時，雲已散，月色通明。皎潔的月光下，水田裏的蛙聲如雷鳴。

「好像有客人呢。」

金八機敏地說。

紙門已映着燈影。

狂四郎皺皺眉頭，紙門上映出的，是個女人的影子。

狂四郎默默地站着，那影子移動着，打開紙門。

「回來了？」

意外地，竟是靜香。

狂四郎睜大了眼睛：

「誰叫妳來的？」

「備前請我來的。」

「什麼事？」

「請答應我陪你。」

「妳的話是認眞說的？」

「希望我的力量能解除你身爲異端者的痛苦。」

使狂四郎驚奇的是，不但屋內已被打掃得乾乾淨淨，就連晚飯也準備好了。

「妳什麼時候來的？」

「昨天早上就來了。」

狂四郎是三天前出去的。

「妳做這種事，經過自己想過？」

「完全是備前的意思，他希望我拿你那個偶首，盜竊本來就是犯罪，我應該堅決拒絕的，可是後來想想，如果我坦白告訴你，說不定你會答應我？」

狂四郎忽又想到這是自己的表妹，胸中交織着感慨和疑惑。

「我是殺了妳哥哥的人呀！」

「我的哥哥已經到天國去了，超越復仇便是信仰。」

話雖如此，靜香却忽覺胸中炙熱，滿臉熱血沸騰。她低下頭，意識到自己到這裏來，其實不是爲宗教的犧牲精神，而是同情這個流浪武士的孤獨與寂寥，也是一種母性的本能罷了。她不禁湧起羞恥的感情。

「妳的意思是，希望用妳的貞操來換取偶首？」

話剛完，狂四郎的眼珠忽又轉移到紙門上，迅速地抓起刀。靜香吃驚地依過身子。

——這次又輪到刺客了？

狂四郎感覺得出，刺客已接近簷下，但他不願先嚇跑他。一時也不願屋內濺髒人血。但就在這刹那間，他聽見刺客一陣呻吟聲。

狂四郎拉開紙門，發覺剛才那個鷹野手握長矛，全身抽搐着，背後已中了一把掌裏劍。

狂四郎發現不遠處一棵百日紅底下藏着一個人影。

「誰？」

人影跛着過來，他的身上也有一道疤痕。

來到俯伏着的鷹野身邊，在燈光照射下，那五尺不到的身軀，配着的竟是幅度奇寬的面孔。

「你爲什麼殺他？」

在狂四郎銳厲的逼問下，傴僂露出白齒說：

「我想殺你，他來礙事。」

「你也是刺客？」

「我不是，我是茅場家的用人，小姐簡直是我的活觀音。」

傴僂抓起死者的長矛，轉了幾下叫道：

「給我出來！狂四郎。」

靜香聽了，斥道：

「喜平太！你說什麼？趕緊回去！」

「我要殺掉這個人。」

「主人是我，你得聽我的，回去！」

「不，許久沒有聞到鮮血味，我無法克制自己了……」

「好，既然活着只成毒不能成藥，那就以毒攻毒吧。」

「不行，喜平太，你不能勝過他！」

靜香阻止，但狂四郎已走下庭院。

喜平太退後兩三步，矛尖舉得與頭同高，靜靜地站住。

突然間，狂四郎的背筋一陣戰慄。這傢伙放射出的恐怖的殺氣，是狂四郎向來不曾體驗到的。

喜平太保持的距離和採取的架勢，是任何槍術中所不曾見過的，槍術的極意，俗稱「五月雨」，如同掩蓋日月星辰的雲霧一般，遮住自己的心境與技法，使敵方無法窺知。但是，喜平太的動作，却明顯地預告對方自己下一個步驟似的，他好像告訴對方：我的攻擊，不是從地面，而是從空中！

對付這種異常的戰法，如果採用圓月殺法，則非拉近距離不可。因此，狂四郎感覺到一種危險性。

狂四郎未拔刀，採取愼重架勢。

傴僂由對面如滑冰般直衝而來，快到狂四郎面前時，只見他脚尖一踢，短軀竟騰空而上，從狂四郎頭頂兩尺高處飛翔過去，同時間，以肉眼看不見的速度將槍尖往下一刺，就在狂四郎腰際間，一陣白刄迸發的聲音，將槍尖砍斷了。

那截槍尖，就如同流星一般，向夜空中飛逝而去。

重降地面的喜平太，不知何時拔出刀來，採取大上段架式。

這種架式，使得心氣體一致，銳不可擋。

狂四郎自學劍以來，從沒有遇見過如此兇猛的鬪志，簡直像不曾出現過的强敵，狂四郎不禁想到，圓月殺法的眞正價值，唯在這樣的强敵面前才能充份發揮出來。

假使圓月殺法的劍尖，稍一疏漏，則敵方的必殺劍，就將毫不客氣地把狂四郎的身體截成兩段了。

當狂四郎前進三步，將刀尖指在地面時，他突然聽見靜香一聲驚叫。

下一瞬間狂四郎放棄對陣，往簷下奔去。

「不能跑！」

喜平太怒吼着。

狂四郎來到靜香身邊，發覺靜香膝頭的裙子，竟被槍尖釘牢在走廊的木板上，狂四郎拔起瞧瞧，轉過頭向背後的影子道：

「卑鄙！槍尖已塗上了毒藥。」

再向呆立着的喜平太一斥：

「給我滾蛋！」

狂四郎就再沒有去理會他，扶靜香進屋，關上門。

靜香在燈旁仰臥下，發覺狂四郎的手正向她裙下探索。

「啊……」

靜香掙扎着、拒絕着。

「不許動！」

狂四郎厲聲斥責她。緊接着，裙裾、內衣都被他一一脫去。

呈露的肉體，盈盈地擱在床上，從小腿到大腿，曲線之美，猶如春雪掩蓋的小丘，浴在夕陽中。燈光搖曳下，白細的肉體，幾乎令他昏眩。

狂四郎將手伸到膝下，拉開兩腿，再伏下臉去吮吸大腿內側的傷口，吸取的滿口鮮血，吐在榻榻米上。

靜香雙手覆在胸前，緊閉眼睛，不知是害羞與痛苦使她無法忍受呢，還是毒液已透過血液達到全身，還是狂四郎的嘴唇吮吸着她的柔肌，喚醒了女性的本能？只見她的眉宇、雙頰、嘴唇……都徐徐地泛起一種恍惚的表情……

梅雨放晴後，寒風也已靜止。

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

從和泉橋方向移動過來的行列，燈光點點，猶似狐火。黑暗中，濃霧漂流着。

提燈上的標誌，是室矢醇堂家的。

走在最前面的武士， 忽然聽見右邊遠處傳來馬蹄聲， 爲了識別身份武士將提燈高高擧起。

但沒有用處。

騎馬的人，眼看已逼近了，並沒有勒住馬的意思，使得侍衞們不得不散開，拔刀架勢。

「狂四郎需要一個醫箱！」

對方說完，下一瞬間，突出刀尖，剛好刺在藥箱上，一挑，藥箱便落在他腋下，揚鞭而去了。

將近五更時刻，狂四郎來到武部仙十郎家。

兩人對面坐定後，狂四郎取出一個盒子，掀了蓋子，仙十郎瞧一瞧，又聞一聞，然後用小指沾來一嚐說：

「莫非是鴉片！」

在長崎一帶工作久了的仙十郎，這方面的經驗是豐富的。

「近侍之間，總有誰在偷吸鴉片。」

狂四郎的話，使仙十郎臉上的皺紋，激起了吃驚的符號。

「你從哪裏弄來的？」

「今晚室矢醇堂登城途中，襲擊後奪了他的藥箱。」

「哦？」

仙十郎沒有追問何以奪取了他的藥箱，交着手臂聽着、思忖着，何以藥箱內非放鴉片不可。

靜香已被送到押上村的古廟裏，狂四郎是爲靜香的傷口奪取那藥箱的。受到毒槍的靜香，傷勢嚴重，爲驅除遍佈全身的毒藥，除依靠西醫外，別無辦法了。

打開藥箱看看，幸虧還有靜香需要的藥品，同時也發現這盒用途可疑的鴉片。

狂四郎從來沒有看過仙十郎的表情，顯露得這般緊張，仙十郎沉默許久後，才自言自語

似地說：

「可能……用這個來治幽靈的吧——」

「幽靈？」

「近來西丸一帶時常出現幽靈……長髮白衣，飄游不着地……」

仙十郎邊說，邊作手勢。

這時期，大家都相信幽靈的存在。特別在軍營中，有關幽靈的傳說，更爲普遍。西丸四萬多坪之地，大約五百名女侍，過着不得近男性的異常生活，在那種情況下，慾情、怨恨、嫉妒等等淫虐行爲當所難免，寃死的不幸事就更不在話下了。

「狂四郎，幽靈就需要你來收拾了。」

「你叫我潛入那種地方？」

「不錯——我支援你。」

西丸是將軍家齊的世子家慶夫婦居住的地方。水野忠邦就是他的輔佐。

隨侍忠邦的武部仙十郎，想送狂四郎潛入西丸地區，當是輕而易舉的事。

一個寧靜的早晨，常盤文子家的客廳難得又恢復喜氣洋洋的氣氛。二樓的美保代下床到樓下來，只是臉色依然蒼白，動作還帶點虛弱。

過去曾以扒竊爲業的金八，已在這裏住了好多天，時常逗美保代發笑，還有住在鄰家的作家立川談亭也時而過來湊熱鬧。談亭是個灑脫的獨身老人。

這天老人又來，大家天南地北地談了一陣，話題竟轉到老人的禿頭上去。正當這時，紙

門忽然被推開，美保代臉色一變，文子趕緊探頭望了一下，不是別人，正是狂四郎。文子叫道：

「原來是狂四郎啊，怎麼這樣久不來呀？」

狂四郎躊躇着無表情地：

「美保代麻煩妳太多了，傷勢好了沒有？」

金八探出頭高興地叫道：

「放心好了，有我奉陪呀！」

「金八，說話客氣一點，這是什麼地方？」

不久，在二樓的一室裏，兩人對坐着，美保代默默地低着頭，一直伏着臉。

「有件事該向妳道歉，襲擊妳的男人雖然被我殺了，那個男偶頭却還沒有拿回來。」

狂四郎說着，冷峻的目光被美保代的美貌強烈地吸引着。

——這女的一切都太美，氣品也被創造得太高貴！

一種焦躁感從狂四郎體內湧起，過份的美貌，變成一種罪惡，這種意識，使狂四郎想逃脫都逃脫不了。

「我本來打算在沒有取回男偶首之前，不再見妳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這樣想。」

美保代抬起臉，凝視着狂四郎。明眸裏宿着智慧的光芒，感動得潤濕起來。

「謝謝你，我很高興。」

秋波動盪中，狂四郎深爲情迷。

「我不能保證什麼時候可以取回，不過我會努力，萬一拿不回來的話，也只有放棄了……今天來找妳，爲的是另一件事，西丸宮中，有個跟妳同樣任務的女侍潛進去了，她的名字和職責妳可知道？」

「知道是知道，你問這幹嗎？」

美保代的臉上，泛起受責的顏色。她想道：這個奸細是否也會走上同自己一樣的命運？

狂四郎不禁苦笑。

「我不想再找這種麻煩了。」

一種屈辱和羞恥感，使美保代垂下頭。想了一會才說：

「她叫志麻，在宮裏服侍家慶的繼承人。」

「哦。」

狂四郎深深地點了頭。預想的果然沒錯。

家慶的第四子政之助，當年六歲。最近正式成爲世子，改名家祥。

白衣幽靈時常出現的地方，就是政之助住居的前院，政之助常在深夜裏哭醒，驚叫不止，加上生來病弱的身體，一個月中很少幾天不發燒的。然而宮內羣醫會診結果，就是診斷不出什麼症狀來。

陪侍的人都認爲是幽靈作的怪，建議世子遷移到別處去居住，可是頑固的家慶却堅決地說：

「連幽靈都害怕，如何擔當下一代重任，生病就醫病，病醫不好，只好認命！」

水野忠邦聽到這番話，大大地讚賞道：眞是可信賴的將軍！武部仙十郎從狂四郎手中看到鴉片時，忽地又想起這段事。

仙十郎腦裏想到幽靈、鴉片、政之助的病是深深具有關連的。水野忠成的陰謀已昭然若揭！

向美保代打聽誰潛入宮內的事，也是仙十郎出的主意，現在狂四郎確已抓到陰謀的一端，政之助的侍女，居然是敵方派來的奸細！

狂四郎抓起刀站了起來。

「我得趕緊走。」

「這——」

美保代似有話告訴他，但終又嚥了下去。

下了樓梯，狂四郎忽然想及什麼。叫道：

「金八——」

「是。」

金八飛奔而來，狂四郎對他說：

「走吧，帶你去參觀城內。」

陰沉悶熱的下午，宮內的佣人到城外來替家慶夫人購買夏衣，前後左右共八名抬着衣箱

的。另外有一個衣服店的人跟隨着，稍一看個清楚，便知道那是金八。

走過外城門，進到第二道城門時，金八的全身肌肉爲之緊縮，膝頭突然發軟起來。

——不要緊吧，被發現，準要上磔刑呵！

金八對着隊裏的一個人，從內心這樣呼喚着。

一行已來到內宮大門前，時刻正是關閉大門的前半刻鐘。從裏面出來的卸用僕人接過衣箱說：

「好重啊！」

金八趁機探頭望望內宮，被當班的衛士大喝一聲，對金八來說，恐怕從來沒有流過這麼多冷汗。內心不禁祈禱說：狂四郎，你可要活着回來啊……

深夜。

四處靜寂得一根針落地都聽得見。

內宮的燈光，直照到走廊上來，連倉庫內也都有微亮。一個黑影正輕手輕脚地頂開衣箱蓋，從衣箱內鑽了出來。房內擺着整齊的衣櫃、衣箱、裝束箱等等。狂四郎一看便知道全是家慶夫人的衣物，昏暗中攤開宮內地圖，測量房間的方位角與距離。

這裏是南端。目標在西端。沿屋簷去好？還是切過庭院而去？經過片刻思量後，狂四郎終以非常的快步，收斂了脚步聲，順長廊探索而去。在昏黃的燈光下，闃無人跡的走廊顯得格外長，好像永遠走不到盡頭。

不久後，終於來到西端的走廊上。這段路不算近，狂四郎曾遇到過執燈的女侍，但她們穿着拖履，又接近燈光，狂四郎在遠處便迅速地躲起來，她們自然無法看見。

——前面就是臥房吧。

狂四郎推開門，潛入一間空房。若是有人的房間，狂四郎必能聞出一道香氣。

他從空屋爬進天花板上，然後步步接近政之助的臥房——

不多時，他掀開一塊天花板，銳利的眼光，往下注視。只見一間十蓆寬的房間，吊着一面淺黃色的蚊帳，一個病弱的少年，蓋着黑絹的被子睡着了。雙頰通紅，顯然是發熱的樣子，枕邊擺着許多護身符之類的東西。

離少年的床舖不遠處，另有一個舖位，一個女侍正俯伏在紅絹枕上休息，一把黑髮，散披在肩部兩側。

——那就是志麻吧。

狂四郎默默地注視着。他知道幹這工作，非有百倍耐心不可。

果然不錯。狂四郎足足在天花板上等了兩晝夜。這期間，政之助的睫毛連動也沒有動過，酣睡不醒，陪侍的女子也看不出任何可疑的動靜。

事情就發生在第三天的夜裏。

忽然間，志麻從床上起來，使得天花板上的狂四郎爲之一驚。

那美貌，是不亞於美保代的。只見她掀掉政之助的蓋被，拖起政之助，突然往那大腿上用勁一擰！

政之助雙手一掙扎，全身激烈地痙攣起來。同時間，「啊——」地慘叫一聲。

隔不久，志麻的白手，又殘忍地重複一次，少年又一聲慘叫。

從隔鄰的房間，傳來女侍們不安的叫聲，志麻立時假裝地：

「又出現了！」

聲音顫抖地。

「我去看看。」

一個女侍走了出去，但馬上又回來，帶着蒼白的臉色，喘着說：

「眞的又出現了！」

這時——

天花板上的狂四郎，無聲無息地跳到空屋裏，再順走廊到了庭院。

雖然沒有月亮，却是滿天星斗。泉水映着月光，使他眼力更淸楚。

泉水東側的半空中，浮現白花花的東西。

狂四郎的黑影，如鹿般迅速奔去。

浮在空中的，是一件張開兩袖的白衣。沒有面孔，也沒有手足，離地面數尺高，迎風飄動着。宛若一隻大風箏。

底下，是一口古井，張着黑漆漆的大口。白衣顯然由那口古井飄起的。

發奔而至的狂四郎，立時抽出腰際的佩劍，往白衣和井口之間，橫着一刀揮去！

說也奇怪，白衣竟再往空中升起一尺多高。

下一瞬間，狂四郎一躍而起，朝白衣的前襟與袖口之間，一直線往下砍去。

白衣在夜空中發出異樣的聲音，隨着，歪歪斜斜地飄落下來。

狂四郎並沒有去撿它，走近古井，朝裏頭望着。黝黑的井口底下，似有什麼動靜，狂四郎無所謂似地跨過井緣，一具樓梯正鈎在井緣，垂掛到井裏。

在涼爽的晨風中，陽光斜斜地照射在後院的林泉中。

家慶將軍在昨夜狂四郎斬斷怪衣的地點徘徊着，同時不住地往古井中探望。

站在他背後的是老中水野忠邦。女侍二十多人，整齊地跪在砂地上。

此刻——

忠邦正命令兩個人下到井底探查。

「這便是幽靈的眞面目呢。」

早飯後，忠邦拿着切斷的白衣去報告家慶。

從衣式質地看來，分明是家慶夫人穿的。

「就是這個東西在空中飄動嗎?」

家慶奇怪地皺着眉問。

忠邦笑着拿出一個絹袋，類似小型氣球，就是以這小袋裝上煤氣，使白衣飄在空中的。

忠邦故意不提由誰走私輸進這種洋貨。反而說：

「請看看升起幽靈的古井吧。」

不久，被引上來的，是一個全身捆住繩子的尼姑。

家慶不覺瞪目，倒吸一口氣。後面的女侍們更如駭浪般激起一陣驚愕。

「就是這個尼姑在操縱幽靈。」

忠邦說着，銳利的視線向女侍羣中掃去。

「陪侍幼君的志麻，站起來！妳竟敢讓幼君服用南蠻製的鴉片，假造幽靈！」

志麻站了起來，右手繞到後頸。

「危險！」

忠邦推開家慶。

就在這千鈞一髮間，一把小刀曳着白光飛過。準確地刺進憑在古井邊的尼姑的喉根。

緊接着，志麻的右手又採取不同的動作，說明另一把武器要出現了。

但第二把飛來之前，剛從井中爬上來的狂四郎已飛撲到家慶面前。

只見他以迅速的動作拔出刀，將飛刀一擋，飛刀便鏘然掉在地面。

志麻繼續從背後抽出第三把和第四把刀擲出去。

狂四郎眨眼都不眨，輕鬆地擋掉後，步步向前逼進。

當志麻拔出第五把刀，同時反握胸前的短劍時，狂四郎浮起嘲諷的笑臉。志麻發出尖銳的叫聲，舉刀向狂四郎刺過來。但見狂四郎的身體一穩住，志麻身上繫緊衣服的帶子已被切斷，掉落脚旁。

志麻一陣狼狽，掉了短刀，正回頭去撿，狂四郎往她背後又一刀，衣服裂成兩半，露出

雪白的內衣。

狂四郎的刀尖絲毫不客氣，再揮動，割裂兩重內衣，盈盈的肩部、背部、胸部、腰部都呈露出來了。

隨着女侍的一聲驚叫，連最後纏住下部的一件東西也被刀尖挑起，丟到空中去。

狂四郎這時才收好劍，向家慶恭恭敬敬地施一禮，退去。

留下一絲不掛的雪白肉體，呈露在陽光下，她硬直地掩蓋着那地方，猶如一尊俯伏的裸像，大家的視線一齊往她身上集中，四周充滿只在乾吞口水的沉默。

江戶城的晨景是美麗的。

室矢醇堂家的門扇左右敞開，兩個僕人正在澄清的空氣中打掃。

其中一個男僕，發覺眼前忽然不聲不響地出現一道長影，吃驚地抬起頭。

雖然是一個流浪武士，倒還年輕清秀，僕人客氣地表示歡迎。

來到玄關處，年輕武士說：

「今天御醫沒有上班，應該在家，告訴他，狂四郎來了。」

裏面出來的主侍啞然地看着狂四郎。前天夜裏，狂四郎襲擊室矢醇堂的行列奪去藥箱時，這個主侍也隨在隊伍中。

狂四郎向呆住的主侍冷冷一笑說：

「你告訴御醫，說我前天拜借的藥箱中有包小盒，我知道那是御醫貴重的秘藥，今天特

地拿來奉還。」

主侍進去後，過了許久，出來一個年老的佣人。

「請進。」

男佣人盡力掩飾着敵意，將狂四郎帶進客廳。

狂四郎坐在客廳後，時間已過了半刻。

這是狂四郎預料到的，因此他仍耐心地等着。

打開紙門，美麗的迴旋式庭院，呈現眼前。

以當時一個御醫的收入，維持這一片庭園是不可思議的，靠大筆的走私財來維持，也就不足爲怪。

狂四郎邊這麼想着，邊傾聽着麻雀的叫聲，不覺房門打開了。

出現的是醇堂和備前。

「在這個房間，跟你見了幾次面了。」

備前端正地坐着，表露磊落的笑容。

剛才讓狂四郎等了這麼久，主要就是等這個人物。

「我也在想，今天你可能會出現。」

狂四郎浮現勇敢的笑容。

「你是專程送那個盒子來還的？」

「備前，用鴉片來害幼君虛弱的，可是你的鬼主意？」

「絕對沒有這回事，我只是一個小商人，沒有半點醫藥常識——」

「從老中開始，全都學會裝聾作傻……」

「狂四郎，有話請直說，我們都很忙。」

備前的表情突然改變，跟剛才判若兩人，一邊的粗眉抽搐了一下。

「正希望如此。」

「我正等着你來。我派茅場家的姑娘去你那裏，並不是希望她能從你手中奪來女偶首，那女孩相信主，腦子單純，所以相信她見了你，會告訴你男偶首在醇堂手裏，以你這種人，必然會趕到這裏來……現在證明我的預料完全正確。」

「我拿鴉片來換男偶首。」

「打的倒是如意算盤……可是對我們却是損失的交易，志麻想藉鴉片和幽靈來害死家慶的後繼人，不料被你識破，當衆讓她裸露蒙羞結果咬舌自殺了，換句話說，告白陰謀的人消失了，你手上拿的鴉片並不能作有力證據……我是商人，絕不會做賠本生意的。」

「……不得已，只好用實力決勝負囉。」

「可以……說實在的，我是喜歡像你這種武士的，我一向認識的人不少，就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富於吸引力的……話雖如此，我們到底星宿相尅，試試看，看誰先倒下去。」

「你預備幾個人了？」

「預備了十三個人……飛鏢短劍，一應齊全，這是對你表示敬佩之意，那就領教了。」

備前慢慢地站了起來。

這瞬間，狂四郎已窺見對方的懈隙，但並沒有下手。

當備前消失，十五蓆寬的客廳，被十三個看不見影子的敵手所包圍，室內已充滿了殺氣。

他站了起來，配着長刀的瘦長身軀，就在靜寂的瞬間，如影子般，向前邁出一步。

刹那間——

蒼白的面孔，浮現凄愴的微笑，斜斜地一躍而起。

「呀——」

隨一聲氣勢，揮刀一斬，六面屏風的中央兩面已被切成兩半。

發出一聲異樣的慘叫之後，一個男人緊貼着屏風倒下，隨這一陣風勢，狂四郎像在榻榻米上滑行似地，移到走廊去了。

當狂四郎坐在客廳的時候，就已發覺有人潛伏在屏風後面，抵着槍口在瞄準他，備前之所以顯得鎮定，顯然仰仗着這批掩護。

狂四郎像隻掠過江面的燕子般，移動脚步，同時留意着看不見的敵人。

走過長廊，狂四郎一脚跳進庭院裏。這時敵手才像一羣餓犬般集攏過來。

狂四郎橫過草坪，以石燈爲據，刀尖低低地指着地面，那種泰然自若的神態，的確洋溢着劍氣。

十二名刺客在狂四郎面前成半圓散開。

武家的庭院，似乎爲對陣而鋪設，那假山、岩石的配備，足够應付所有敵手，燈籠前後，種植着許多綠木，枝葉有時遮住燈光，不僅增加幽靜的情趣，同時也讓自己的姿態隱入陰影中，結果，石燈下面，成了雙方最後攻防的場所。

採取守勢的敵陣，漸漸逼緊，到最後，非一個個接續殺進來不可了。

備前站在不遠處眺望着，看見狂四郎刀尖落在脚前三尺遠的奇異劍法，不覺全身顫慄起來。

「我先來——」

急功的一個，踏前數步，長刀高舉到頭頂。

再逼前半步時，狂四郎口中唸出陰慘的詞句：

「到陰間去，再想回頭破我的圓月殺法，就太遲了！」

說着，刀尖慢慢旋轉起來。

對方睜大眼睛，伺着空隙襲擊，當看見狂四郎的刀身舉成水平時，不覺眼蓋變細，呈露難以言狀的怯懦之色。

狂四郎的刀沒有揮出，對方却採取大上段刀法，搖晃不止。只見他稍一仰臉，喉間卽噴出鮮紅的血柱，直冒一尺多高。

狂四郎的架勢，一如原來的模樣，沒有微動。

帶着熱氣的陽光，透過樹隙，落在狂四郎身上，形成斑駁明暗的圖案。

「呀——」

又一個如飛鳥般由左側殺過來。但砍出的一刀，却徒然地落在狂四郎背後的石燈上，迸出無數火花。下一瞬間，那突向空中的面孔，像一盞鬼燈似地染成了紅色。

這時，狂四郎已面對着第四個敵手，將刀身描成半月型。

「噢……」

帶着恐怖的面孔，露出絕望的白牙殺過來的，却那麼迎着一道刃風，便匍伏在草坪上。

瞬間，狂四郎又轉移陣地，朝第五、第六個放射帶着磁力的刀光，第三度描出圓月。

奇怪的是，狂四郎熾火般的視線，居然停留在第五與第六個敵人中間的虛空中。

旋轉的刀身，迸出金色陽光，閃爍不止。

「呀——」

第五個如撕裂喉嚨似地一聲尖叫，急急忙忙地奔赴死路。

狂四郎抽回一隻脚，只將身體稍稍向右傾斜，視線都沒有停留，就一刀砍斷其頸骨，在飛濺的血虹中，刀子一掠，收回原來的位置。

第六個敵手，在揮劍的同時，已被狂四郎的反手刀將胴體切成兩段。

——備前！好好看清楚我的刀法吧。

狂四郎在心裏這樣呢喃着。一方面對付着四面八方的敵手，運用他的圓月劍法，一個又一個地收拾，將那白砂、岩石、青苔都染上許多血跡。

押上村的古廟後面，那片墓地已被荒蕪數十年，現在正茂盛地長着夏草，楠樹下那尊土

地神石像已斷了顱。

住職空然，在蟬聲和炎熱的陽光下，將身體蹲踞在草叢中。

他忽然聽見後面傳來木屐聲。

「空然先生——」

是靜香的聲音。

空然吃驚地站了起來。

「小姐，妳還不能起來呀！」

狂四郎從室矢醇堂手中奪來藥品，為靜香治療大腿上的槍創，傷口雖已痊癒，身內的毒氣却未完全消失。以靜香的病體出來晒這陽光，就如剛脫殼的蟬羽一樣，具有透明而纖弱的色艷。

「日本橋那個賣提燈的人來了。」

靜香說着，突然看到他右手提的竹籠，奇怪地問道：

「那是什麼?」

「蟋蟀，可以賣錢呀。」

她突然笑了，原來冒着這麼大的太陽，是為了抓蟋蟀。每天大早，江戶的蟲販就來這附近搜購鈴蟲、蟋蟀、螢火蟲等等。

除捕昆蟲外，和尚也替燈籠店畫彩燈，送來成堆的燈籠，隨瓜形、瓢形、圓形等等的不同，任意描繪紅藍黃等顏色的花鳥風月。

以當時的風俗，不管多貧窮的人，也都在簷下吊有提燈，同時養幾隻會鳴叫的昆蟲，增加鄉土情調。

空然以此為副業，每當過中秋節，送給村童許多煙火，引為無限樂趣。孩子們也無不期待中秋節趕快來臨。

將描繪好的提燈交給燈籠店的小男孩後，空然與靜香便到屋裏圍着爐火喝茶。

「這個寺廟屬於什麼宗派?」

「我也不清楚。」

「您當住職，為什麼不知道?」

「哈哈……我剛剛當了和尚，還沒有決定什麼宗派哪，不過我最尊敬白隱禪宗。」

「咦?你本來不是和尚嗎?」

「我本是一個領薄薪的武士，後來厭倦了，希望過閑雲野鶴的生活。」

「你眞有勇氣。」

「一個人受到不幸的襲擊時，總會有勇氣的……白隱禪師本來也不是了不起的偉人，年輕時候，極端懷疑和尚的生活，陷於苦惱中，直到悟及佛道，再經過一番鑽研精進之後，才解脫痛苦，活到八十四歲。」

「空然先生也希望像白隱禪師那樣?」

「不是希望那樣，就會變成那樣的。」

空然說着，表情茫然。

靜香不禁想道：這個人的過去，必有一段難以想像的不幸遭遇。

靜香踏着鋪石回到門前時，剛抬起臉，不覺怔住。原來面前正坐着喜平太。靜香自幼雖已看慣他醜陋的模樣，但此刻一見，不禁一陣寒意。

靜香無表情地回到房間，喜平太伏在走廊迎接。

「我不必要護衞，回去吧。」

喜平太帶着混濁的眸子，以抑制的語調說：

「我已準備好轎子特地來恭迎小姐，請準備吧。」

「我的事情，自己會打算，不用你指使。」

「我不能繼續把妳放在他們這裏，如果小姐不肯回去，我就把狂四郎殺死！」

「我不回去！」

靜香斬釘截鐵的說。

兩人之間繼續一陣沉默。

忽然間，靜香的背筋感到戰慄，不覺回過頭去，就在這刹那間，喜平太從走廊邊像一陣風似地奔到靜香坐着的地方。

猝不及防的動作，使靜香自然地倒在喜平太胸前。

喜平太混濁的瞳仁突然睜大。那細白的柔肌、翠羽般優美的眉、蓋住明眸的長睫毛、一朵小花般沾着露汁的紅唇……現在就任喜平太的意，呈現在他的手腕上。

沉甸甸的少女的重量、皮膚的芳香、黑髮的氣味，還有弄亂的衣裙間顯露出來的白脛……

喜平太口中嘆息着，吐出的熱氣，如火焰般噴到靜香的臉上。

這數年間，喜平太每天隔得遠遠地，守望着靜香一天天地美貌起來，他只像一隻折羽的糞蠅，徘徊在雜草間，仰視那可望不可即的崖上的奇葩。

自從靜香自動地將自己委身給一個素不相識的流浪武士以後，這個醜陋的傴僂胸中，開始燃起了愛慾的火焰！

——我總算抱住小姐，就這樣抱緊着她了！

長期來的夢想，突然間實現的那種喜悅，使喜平太顫慄的手，伸進敞開的衣服底下，一寸又一寸地向喜歡接觸的部位探索。他那黃牙，則慢慢向微微張開的朱唇接近。

瞬間——

「喝！」

使屋內震動的一聲，從庭院傳來。

喜平太驚悸地回頭望去，原來是空然正朝這裏凝視。

「在通向解脫門的菩提路上，幹這種淫虐事，成何體統！馬上給我滾！」

凜然的風貌，說完便消失踪影。

「臭和尚！」

喜平太的寬臉，因屈辱與憤怒膨脹了兩倍。

喜平太採取的行動，宛然向菩薩挑戰的疾速鬼。腋下挾起靜香，飛般地跑起來，突然進屋取刀出來，對方閃一下白刄，留下一道紅色弧線，如一陣風似地消逝了。

大約四、五分鐘後，狂四郎帶着疲倦的身體回到古寺，發現空然憑在門邊。

「怎樣啦?」

「我在止血，輕傷罷了。」

「受到誰襲擊的?」

「傴僂。」

「什麼?!」

狂四郎忽然意識到靜香已被帶走了。

一股鬪志從他胸中湧起，打開從室矢醇堂手中奪來的藥箱，取出止血藥來給空然後立刻飛出庭院。

「狂四郎，放他去吧，不要白追了。」

「我不能把靜香交給那傢伙。」

「那種女孩不適合當太太，還是放棄吧，她有她自己的命運。」

「我非同那傢伙決個雌雄不可。」

「明天如何?今天你的臉色已有倦意。」

「我這種人是沒有明天的。」

狂四郎說着，立即走了出去。

古寺門外，只有一條沿着堀川的街道。狂四郎之沒有與喜平太相遇，是因爲狂四郎在殺掉十三個刺客之後，已疲憊不堪，懶得徒步，而改乘小舟回來。繞過一目橋和柳島橋，穿過竹叢，再抄田間小路，直達幾家茅屋聚集的森林。

當離開森林時，狂四郎却騎在一匹馬上。

白色的街道，揚起塵埃，狂四郎遠遠地看見一座乘轎，快接近時，他輕輕下馬，喜平太已脫掉草履，拔刀架勢。

喜平太採取的是大上段刀法，狂四郎一見之下，深悟到自己的命運，確已面臨生死邊緣。

危機屬於狂四郎這邊，剛才淒慘的血鬪之後，他的四肢都過於沉重。

對方採取的秘術，是狂四郎用盡全力都未必能加以克服的飛翔秘術。對付這樣一個强敵，必須採用圓月殺法，同時也必須付出相當的銳氣。以狂四郎目前的狀況，究竟能付出多少銳氣，他自己都不敢把握。

狂四郎與喜平太同時根植於大地一般，姿勢連動也不動，生命力達於登峯造極。

一個是了悟到採取圓月殺法將不堪勞累的問題，一個是擔心凌空而起的飛翔術將不敵狂四郎的問題，即使制敵機先的策謀，都爲雙方遲疑。

只有眼光與眼光，却像閃電一般在空間交迸着。

不意間——

白刃與白刃之間，忽然有個黑色的東西，不聲不響地飛起、落地。

原來那是隱居在浴谷森林中的樂水樓老人——近侍警頭松平主水正。

他是靜香的祖父，也就是狂四郎的外祖父，受到茅場家佣人的懇求，爲拯救靜香剛來到半路。

喜平太被老人叱咤一聲，歪曲着卑屈的臉，退後幾步，無言地轉身走了。

「靜香交給我，可以吧。」

老人凜然地對狂四郎說。

狂四郎雖然不情願，却也只好答應了。

狂四郎回到龍勝寺，來到空然枕邊憮然坐下，空然望着天花板，口裏說：

「去者莫追。」

狂四郎無言地點頭，莫名的寂寥滲進他全身。

金八送一封信給狂四郎，那是武部仙十郎寫的。

「武部給你的信。」

狂四郎陰鬱的眼神望望金八：

「金八，你覺得人生最快樂的事是什麼?」

「……這個世界上，有女人、有酒、可以賭博、打架……不是很快樂嗎?」

但狂四郎並沒有聽他的，只顧看信。

看到狂四郎的表情變冷，金八內心又叫不好了。

狂四郎將信塞進懷裏，按刀站起。

「有什麼任務嗎?」

「大概有吧。」

「好啊。」

金八眼睛一亮，拍起手。

來到外面，問道：

「去哪裏?」

「吉原。」

據仙十郎的信說，水野忠邦的異母弟弟長谷川主馬正在「若葉屋」茶店留連。長谷川主馬與明敏卓識的哥哥忠邦比起來，總顯得思慮淺一些，性格也粗暴些。忠邦則從十九歲繼承家督起，識見日進，才華獲得充份發揮，目前身任西丸老中，列入閣老一員，與無爲徒食的弟弟之間，簡直千步距離。

武部仙十郎發覺敵方打算把憎恨忠邦的長谷川主馬爭取過去，企圖顛覆忠邦。給狂四郎的信，仙十郎認爲，一旦抓到長谷川傾向敵方的證據時，便採取冷酷的手段。

內容就是談這件事。

主馬突然遣使赴仙十郎處，希望見見狂四郎這位稀世的劍客，狂四郎是仙十郎雇請的武士，仙十郎希望他抓住主馬背叛的證據。

狂四郎與金八到了吉原，發現後面一直有個人跟踪着。太陽已西落，各戶門前的燈光，照射在涼爽的馬路上。狂四郎掀開「若葉屋」的門簾，鑽了進去。

長谷川主馬坐在二樓，旁邊兩個艷娼陪侍着，主馬也許酒喝多了，顯得有點昏醉的模樣。年紀三十不到，却一付因遊蕩而潦倒的風貌。

房間的最中間，一個藝妓在彈三線琴，另一個在跳着舞。

「呀！狂四郎來了。」

藝妓彈琴的手停了，隨她這聲驚叫，主馬站起身：

「狂四郎你來了，聽說你在吉原的花柳界很吃得開呢，過來吧。」

狂四郎只望主馬瞥了一眼，已知道是何等斤兩人物。

不是才大不羈的人，也不是具有反叛性質的人，只是一個因循苟且、趨炎附勢的懶蟲罷了。

狂四郎坐下來，喝了一杯酒，杯子再被倒滿時，主馬忽然說：

「狂四郎，離開仙十郎，來我們這邊吧，月薪五百兩，另加津貼十兩，怎樣？不是說着玩的，你要答應，錢馬上堆到你面前。」

狂四郎只輕輕一笑。

「我說正經的。」

「我是不愛錢的人，我被那老人雇用，並不是爲了錢，而是被他深不可測的胸懷所吸引，話雖這麼說，並不意味着我對那老人特別心服，閣下想雇我，可以看看閣下的胸懷之後再作考慮。」

「你的意思是，先要看看我的氣度？」

「不錯。」

狂四郎故意快活地說：

「金八，這位先生好像有點苦悶，有沒有好玩的事情……？」

「那還不簡單，試刀殺人不好嗎？」

「果然不錯，就以你作對象好了。」

其實這番對話是早已配合好的。

主馬不禁顫慄了一下。但他表面上還是裝作泰然自若的樣子。

「殺一個無辜的小市民？你還是去找找看，找個被殺了父母還會高興的。」

「你的意思是，事後的責任完全對方負？」

「你要表明是你殺的也可以，刀子也最好用你的……受雇的人試試雇主的本事，偶爾來一下也無妨。」

半刻鐘後。狂四郎進洗手間，金八也跟着進去。
「你眞的要他殺人?」
「眞的。」
「我看不大好吧，我不想當那種小武士的刀銹……」
「這是你的任務。」
「我不是西瓜，要白白被砍。」
「刀子用我的，那是武道場練習用的。」
「但是萬一被揮中了，還是會受傷呀！」
「他砍過來的時候，你設法躲掉，乘機會奪走他的印袋，這個你能辦到的，我知道你有這個本事。」
這幾句話，却被紙門外的人聽了去，那個人就是剛才尾隨狂四郎來吉原的小春吉五郎。
下弦月掛在晴朗的西天角上。
淺草寺的本堂與尖塔，已拖了長長的黑影，行人在聽了九下鐘聲後，已漸漸稀少了。
此刻只剩下金八輕輕的脚步聲。遠遠地看見一個黑影出現，他不知道狂四郎是否在附近保護着他。
一步一步向前走，緊張也不斷增加。距離越來越近，再走兩三步，對方就可能拔刀了。金八不覺雙腿發軟起來。

瞬間，對方已沉不住氣，從左手握着的白鞘上拔出刀來。下一瞬間，猛然砍了過來，但刀尖離金八鼻尖尙有一尺遠，金八跳向路邊的園裏，主馬口裏叫着，又揮起第二刀。
金八本能地選擇對方身體傾斜的間隙，想去揪對方的印盒袋，但只手指觸摸到而已，主馬一旋轉身，使他沒有抓牢。金八再探出上身，主馬擧刀欲砍，不料脚下溜滑，揮出的刀身竟落在金八的膝頭，他自己却一屁股坐在地上。金八趁機躍前，只見他作一下手勢，便溜煙似地跑了。
當主馬痛楚地站起來時，狂四郎不知什麼時候已在他背後徘徊着。
「可見要殺一個人，也並不太簡單。」
「還不是……」
主馬氣喘吁吁地，狂四郎發現他腰際仍佩着印盒袋。於是說：
「幾時還想試刀的話，隨時願意奉陪……」
說完邁步而去。
突然間，從小路邊躍出一個人影，向狂四郎道：
「金八乘轎到今川町的文子家去了。」
狂四郎凝視着對方，想不起究竟是誰。
「好像在那裏見過你。」
「我是跟金八幹同一行的，小名叫吉五郎。」
「你怎麼知道今晚上的事?」

「說來話長，邊走邊說吧。」

吉五郎走在狂四郎旁邊，隔着兩步遠，他說金八昨天剛摸去他伙伴的錢包，他想趁金八不備下手，偷偷跟踪到茶屋來，不料聽到今晚的事。

狂四郎沒有答腔，忽然說：

「你的本事如何？有自信沒有？」

「……」

沉默片刻才說：

「讓你看看好了。」

「好。」

「但是我有個要求。」

「什麼要求？」

「我怕的倒不是對手，而是你，我到底抓得住他的印盒袋，還是抓不着，你一定會仔細盯個不止，我希望你絕對不要出聲。」

「放心好了，你應該知道我不是站在他那一邊的。」

「這我知道，只怕你臨時變卦……」

「千萬不必掛意。」

「那我就放心了。」

吉五郎施一禮，轉踵走向街角。

狂四郎忽然想起什麼，但叫了幾聲，對方連頭也沒有回，消失在夜色中。

第三天下午，狂四郎又來到熟悉的茶屋。

長谷川主馬一看見狂四郎，立刻道：

「不知道誰把這個東西丢進來。」

抛過來的，是一封信。

在眩眼的陽光反射下，狂四郎已看出主馬失去血色的皮膚和不斷抽搐的手指——這說明，主馬已中了鴉片毒了。

打開信一看，寫的是：

「……前天夜裏，看你醉中揮劍，狀至狼狽，如你願意，再試一次如何，不過你該使用家傳寶劍，不可向人借用，今晚同時間同地點恭候。」

狂四郎看完，不覺嘴角浮起微笑。

「狂四郎，這傢伙是不是通知流氓了？」

「他們都是心直口快的，可能很快傳出去，你打算怎樣？應戰還是不應戰？」

「當然應戰，膽敢向我挑戰，一手宰了他！」

狂四郎冷然地望着主馬憤怒的樣子。

原本豪爽輕快的三河武士，現在熱血已枯竭，剽悍的意氣，早已變爲市井匹夫了。值得讚揚的，倒不是他敢於應戰，而是對方敢於向他挑戰。

吉五郎戰勝的話，未必會增加多少榮譽，萬一失敗，則死如草芥，可貴在他勇於挑戰的決意。

狂四郎想：比較之下，他比你像男人得多了。

今夜，晴空萬里。淺草寺的森林裏，傳來烏鴉頻頻的啼聲，月色下，飛舞着不祥的影子。

主馬顯得焦躁不安，有時換換位置，有時轉轉頸項，在這寂寞的深夜裏，唯有地面的影子隨他移動。

突然間，主馬被激烈的緊張所沖擊，不能動彈了。狂四郎探頭看看：

——果然來了。

月光中，黑黝黝的人影慢慢往前移動。

步伐相當鎮定，來到主馬跟前，居然露出白牙，笑了。

「我來了。」

「——！」

主馬以迅雷般的動作拔刀砍出，對方輕捷地跳開，依然默默地笑着。

主馬再相繼揮出第二劍及第三劍，只見對方輕巧地躲到右邊，又躲到左邊，趁主馬的刀尖劃向空中時，像兎子般一躍而起，撲到主馬手邊來。

下一瞬間，他已在主馬身上表演了一個絕招，趕緊脫離而去，主馬隨其後邊揮劍，却已不見踪影。

狂四郎看到吉五郎從面前疾奔而過，欣然地掛起微笑。

然而，吉五郎的逃跑，只持續了短短距離。

由民家古牆背後，突然跳出兩個執刀的黑影來，將他前後攔截住。

「等一下——」

狂四郎在後面叫着。

原來主馬已預料到自己的敗北，預先埋下伏兵，這是狂四郎的失算。

狂四郎奔向前去，連刀都未見他拔，對面一個應聲而倒，吉五郎則斷膝而哀叫，兩件事幾乎在同時間發生。

狂四郎轉向另一個敵手，這個倒是意外的强敵，架勢非同凡響。

「老兄可是備前飼養的刺客？」

對方無言，無言卽表示肯定。

狂四郎靜靜地將刀尖指在地面。

就在這瞬間——

背後轟然一聲巨響，狂四郎的身體應聲伏地。

正面的敵手，揮出配合計略的一刀。但那一刀，却着實地切入土中，狂四郎已機敏地翻轉了身體，同時從下方舉劍往上一刺，對方手腕卽鮮血如注。

狂四郎握住刀，朝主馬睥睨一眼道：

「虧你是水野越前守的弟弟，卑鄙！無恥！」

主馬惱羞成怒地直殺過來。

在此千鈞一髮間，狂四郎抓住對方手腕，推向路邊。

「我不殺你，是可憐你同爲不幸的身世，快醒醒被痲藥弄呆的腦筋吧。」

主馬的身體，高高地被拋起，再落進濠溝裏，激起高聳的水柱。

狂四郎回過頭，抱起吉五郎，看看他的傷勢，發現回生乏術了。

「……我……我拿到手了。」

吉五郎想把左手握住的印盒袋交給狂四郎，但沒有力氣，舉不起來。

「你幹得好……可是，你太傻了！」

「坦白告訴你，我是受備前之託，打算偷你手上的女偶首……沒有想到……跟着跟着，却服上你了……我就決心跟金八一樣……當你的門徒……請你看看這個印盒袋——」

狂四郎深深地點一下頭。

「我願意，吉五郎。」

「……謝謝。」

第二天，放着鴉片的印盒袋，同一份報告書同時送到武部仙十郎手中，報告書上說，長谷川主馬已中鴉片毒，受敵方所操縱了……

立川談亭唯一的樂趣，便是早晨上澡堂。

當談亭走進去時，聽見裏頭傳出高聲爭吵的聲音，那是附近兩個年輕人和木材行的老人

，另外還有一個背朝這邊的流浪武士。

「噢，談亭先生，這兩個年輕人就是不相信我的話，還是你來教訓教訓他們吧。」

「到底什麼事？天地陰陽，包羅萬象，我知道的事，還不及九牛一毛呢。」

「這位老先生說什麼，日本的澡堂是日蓮上人最先創始的，簡直吹牛！」

「日蓮本來就是吹法螺的，其實在日蓮以前日本就有澡堂了。」

正在爭執之間，對面的武士站起來，走進水池去泡熱水。

——咦？好像在哪裏見過。

談亭橫眼一瞧，想了許久，就是想不出來。

直到洗過澡，穿好衣服走上二樓的時候，總算被他想出來。

當時澡堂的二樓，充作遊樂場，供人下棋、喝茶等。

武士憑着二樓欄干，朝這邊望着。那白晰的面孔，談亭分明在常盤文子家見過的。

「對不起，剛才沒有看清楚。」

談亭走進去打了招呼，狂四郎說：

「剛才聽你們聊天，說女人下腹有個黑十字的話，可是眞的？」

「你也聽見啦，那眞是奇妙的事件。」

前年夏天，仙臺龜久橋下，浮現一具全裸的女屍，女屍下腹以肚臍爲中心，寫個粗體的黑十字，水無法冲洗掉，說明不是墨汁寫的；嘴裏沒有喝水，證明是被殺死後投下去的，後經查出，女屍是入舟町一個賣海產的太太，素有美人的稱號，前天去拜訪龜戶村的親戚途中

遭到殺害。

去年夏天，在小名木川流進大川的萬年橋下，又出現同樣下腹寫有黑十字的全裸女屍，也同樣是個美女，據說是從兩國廣小路到猿江町廣濟寺去掃墓而告失踪的。浮屍萬里橋下已是第四天以後的事。

狂四郎默默地聽着，忽然若有所悟地說：

「兩個人的屍體都是八月十二日被發現的吧。」

「你怎麼這樣清楚？」

談亭訝異地望着狂四郎。

「有人說兩個人的面孔很相像呢。」

「是啊，前面那一個，我只看了一眼，記不太清楚，但是兩人的鼻樑都是挺直的。」

「氣質很不錯的樣子吧。」

「的確，你說我才想起來，眞有點像文子家那個美保代哩，死在萬里橋下那個簡直跟美保代一模一樣。」

瞬間，狂四郎睜大了眼睛。

在狂四郎的腦海裏，黑漆漆的一角，忽然閃現一道光芒，他發現：美保代有點像我的母親哩！

眞奇怪，這一向，爲什麼沒有注意到呢？

想起美保代的姿影，狂四郎不禁心潮澎湃，他只覺得她太美了！然而在這種意識底下，

却隱藏着一種焦躁感，他今天初次發現這點。

胸中的浪濤，促使狂四郎冷靜地面對現實。

「談亭先生，拜託你一件事好嗎？」

「什麼事？」

「請叫一個人把美保代帶來這裏。」

五天後，一個晴朗的下午。

從新高橋沿着小石木川到大島橋的路上，一個少女慢慢地來回走着。

那正是美保代。她受狂四郎的付託，打扮成村姑模樣，從前天開始，每天在這裏來回走，究竟目的何在？她不知道。

五天前，狂四郎曾對美保代說：

「我想借妳的身體。」

美保代低着頭悄悄地答道：

「從離開水野家那天起，我的身體便屬於你的了。」

這話說得並不僵硬，是自自然然流露出來的，眉宇間不覺泛起一片紅霞。

「這是一項冒險的工作，說不定要犧牲生命的。」

「沒有關係。」

美保代抬起臉，直視着他。

狂四郎的瞳仁裏，滋潤着一幅遠景，美保代當然不知道他想從她的眸子裏尋找出母親的影跡，但這孤獨的流浪武士，的確令她由衷疼愛。

——若是爲了他，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美保代腦海中，浮現狂四郎雙眼濕潤的影子，瞬間感到全身將溶解似的。

這種恍惚感，在這五天裏，不斷由她腦中復蘇過來。因此不管走在這路上有多危險，她都絲毫不畏懼。她只一任地描繪着狂四郎在她心中的影像。

依照狂四郎的判斷，那兩個死在橋下的女屍，都是在這條路上被挾走的。

這條河畔小路，人跡稀少，易爲歹徒所埋伏。眼看前面一列轎隊走來，她正想躲到川邊，却已來不及，只見那座轎緊緊逼到她面前。

美保代退却幾步，轎隊前頭的小卒一躍過來，同時上來的侍女，巧妙地將美保代抱住。

精於武術的美保代，不可能那麼輕易就被制服的，但她聽狂四郎的吩咐：受攻擊時，不可抗拒。

美保代知道，此時狂四郎一定在某地方監視着，她也就順從地踏上了坐轎。

轎門關上後，轎被抬了起來。外觀雖甚豪華，內部却密封得任你如何叫喊，聲音也不會傳出來。

一種奇異的感觸，使美保代顫慄起來。

——狂四郎！

叫出名字後，她緊緊地閉上了眼睛。

這時刻，她聞到一種怪味，意識逐漸變得模糊，緊張地伸手一抓，接觸到的，却只有冷冷的鋁板。强烈的恐怖感包圍着她。

——不行！我不能睡着！

她拚命掙扎着，抵抗着，但臭氣却越來越濃烈，不久，她感到身體往空中飄起，同時漸漸陷入昏迷中。

夕陽下山後，秋風在星空中颳過。

狂四郎沿着猿江町的武家土牆慢慢走着。

挾走美保代的乘轎，剛才就是從這道土牆的大門進去的。

建築十分宏偉。庭院廣，樹木多，從牆外無法看見屋頂。但大門緊閉着，雨窗也關得死緊，顯然沒有人居住的樣子。

但奇怪的是，門前洒掃得乾乾淨淨，越牆的樹枝也剪得整整齊齊。

狂四郎只好走到另條街上，打聽打聽。

但回答却是：

「我也不知道那是誰住的房子呀。」

另一種回答是：

「我是這個鎮上長大的，數年前有個監視長叫松平王水正的住過，他搬走以後就不知道誰搬進來了。」

店裏的人向狂四郎這麼說了之後，抬起臉，看到狂四郎可怕的表情，不覺臉色發青。

走出店門，狂四郎覺得心中的鎖未解，視線往空中望去。

監視長松平主水正——也就是自己的外祖父呀！偶然間居然發現母親出生的家，但目前不得不暫時擱下。

現在有四件事實極爲重要，第一、這是松平主水正的住邸；第二、挾持美保代的兇惡集團住在這屋裏；第三、美保代的容貌酷似另外兩女屍；第四、這批人無疑是進行走私的集團。

狂四郎正急於揭露其秘密。

他繞到後門……

美保代的意識漸漸恢復過來，首先映入她視覺的，是高高的天花板，其次是幾個走動的巨大影像，再其次是，完全聽不懂內容的咒文，當她留意到自己的身體時，她已被抬到祭壇上。身旁還擺着香爐和花瓶。

她懷疑自己是否作了惡夢。

她面前站着十個覆面男人，手牽手，不斷繞圈子，只有唸咒文的老人沒有覆面。

唸咒文的聲音越來越高，圓舞也越跳越快。

不久，儀式達到最高潮。老怪人從舉起的金色大杯中，抓出黑色的粒狀東西撒向地板，於是跳舞的男人，個個像餓狗似地匍匐下去爭搶那黑粒。

依照儀式的順序，其次是侮辱壇上的活供品，美保代看到老怪人步步向她逼近，不禁閉起眼睛拚命叫着狂四郎。

那雙長着紅毛而無骨的手，毫不客氣地解開美保代的衣帶，捲起她的衣服。

美保代想喊叫，被痲藥弄痲的舌根和口腔，只能發出嬰兒哭泣一般的聲音。

當老怪人的手伸去脫美保代最後一件內衣時，一種聲音衝破異常的靜寂說：

「停止無聊的祭典！」

所有視線一齊投向門口，狂四郎瘦長的身影出現了。

覆面人立卽散開，拿起架上的長矛。狂四郎兩個箭步衝到美保代跟前，邊保護美保代，邊面向老怪人說：

「我們在哪裏見過面吧。」

不錯，在室矢醇堂邸內的霧人亭地下室，熱烈地傳佈神的恩典的，就是這個老人。

「你這老頭，一面宣傳慈悲，一面進行惡魔的殺人勾當，究竟什麼道理！」

老人雞皮一般的紅面孔，依然沒有任何變化。

狂四郎對四面對準他的槍矛毫無畏懼地，向老怪人說：

「你也是備前飼養的畜生吧？……」

話未完，一根長矛飛了過來，狂四郎躲也沒躲，一手抓住，笑笑說：

「矛尖還擦了毒呢，以前也碰到過兩次了。」

狂四郎緊緊盯住老怪人，繼續道：

「知道了，備前使用的毒藥，都是你們這裏提供的，他們給你的報酬就是這間房子！」

說完，踏前一步。瞬間，另一支長槍猛刺過來，狂四郎舉起右手，白双一閃，第一個攻擊者冒出血霧。

「老頭，你姓什麼叫什麼，讓我來告訴你吧。」

背後突然衝出一個，狂四郎輕快地將他砍倒在地。

「三十年前，有一條英國船佛安培根號來到長崎，裏頭一個荷蘭醫生名叫赫爾南特，這就是你的名字！」

說到這裏，又殺掉一個。

「你公然來到江戶行醫，你住在松平主水正家中，也就是現在這個房子，但是松平主水正却發現你是一個宣傳邪教的，結果你被捕，受到拷問……悲劇從此才開始，你為了報復松平主水正，强暴了他的女兒，生下一個罪惡的私生子！」

說到此，狂四郎使出的圓月劍法，猛然變為積極，如一陣狂風似地，殺進毒槍的行列中。

矛穗突然刺入天花板，發出哀叫聲，鮮血濺開來。刃風吹處，還聽見肉骨割裂的聲音。

當狂四郎的身體停止翻轉時，周圍的敵手一個也不見了。

身上濺滿血跡的狂四郎，再凝視着老怪人說：

「老糊塗，你聽着！你知道站在你面前這個人是誰嗎？就是你强姦那個女人生的孩子！你把我看清楚一點！」

老怪人不覺瞠目結舌。那嘴、肩、手都像得羊癲瘋似地顫抖起來。

這時——

一個夢遊病患似的和尚走了進來，口中唸唸有詞地走近祭壇，伸手去抓那黑衣人像，黑衣無聲息地滑落下來……快要燃盡的蠟燭，漸漸變紅的火燄，不知不覺間，却浮現一尊活生生的人像來。

「噢……噢……」

和尚從肚裏發出激動的低吟，跪在地上。

那張夢寐思念的母親的臉，在眼前重現了，眼神那麼活生生地俯視着仰臥在脚邊的美保代，美保代已經氣絕了。

狂四郎的眼睛好像已燃燒起來，回頭一望，老人已如朽木般倒下，也一樣氣絕了。

當狂四郎走過法恩寺橋時，他才發覺後面有人跟踪。灰壓壓的雲層，顯得十分昏暗，過不多久，已有雨點打在他的深笠上。

今天是中秋節，江戶市民家家戶戶都準備了湯丸、柿子、栗、葡萄、芋頭等等，期待月亮升上來，偏偏碰上陰雨的天氣。

狂四郎是沒有賞月的閒情逸致的，他感到天在下雨，於是脫下笠子，仰視天空。

當他停住脚步後，後面的脚步聲也停了，他的神經已磨練得十分敏銳，隨時隨地都貫注着四面八方的動靜。尤其這半年來，對於伺機襲擊他的人，反應特別機警。

來到街角剛要轉彎時，他故意回頭瞄了一眼，臉被晒成赤銅色，顯然不是流氓，是在海邊受過海潮鍛鍊的。

既不是備前養的刺客，也不是公家派出的密探，難道是瞄準錢包的扒手？狂四郎腋下抱着一包東西，倒顯得沉甸甸的，蠻惹人眼。

狂四郎沿着法恩寺高高的泥牆，忽然轉了彎。那男的急速趕到十字路口，已不見狂四郎的踪影。寬敞的馬路上，只有一個跛僧吹着洞簫慢慢地走着。

呆立的男人，胸中充滿焦躁與憤怒。

右邊是法恩寺的高牆，左邊是一個富商的別墅，但門扉都緊閉着。

除非越牆，否則在短時間內消失是不可能的，何況他腋下又夾着沉重的東西，事實上，狂四郎是攀上探出牆外的松枝越過牆的。

突然間，一個矮和尚走過來說：

「人跳到寺牆裏頭去了。」

矮和尚跛脚，背上一個大瘤。從笠子裏仔細瞧瞧又說：

「你敵不過狂四郎的！」

「什麽？」

「他沒有殺了你，算你萬幸。」

「你是誰？」

和尚泰然地把想說的都說了。

「狂四郎是看到我才逃的，看來他抱着的東西蠻貴重哩，嘿……我們到底是死對頭，不是他完蛋就是我完蛋。」

「你恨他恨得那樣深？」

「我不恨他，只恨他的圓月殺法，那種殺法只有我才能收拾。」

突然降下驟雨，和尚躲到簷下去悄悄地說：

「商量一下吧，狂四郎住的地方，我知道……」

空然正在龍勝寺的本堂打坐。外面的風雨强烈地打在屋頂上。本堂已完全變暗，壇上的輪廓顯得模糊不清。

空然已閉目半刻鐘以上，身體連動也不曾動過，他强健的身體，自遭到喜平太殺傷以後，僅在床上躺了三天，以後又起床照常工作，昨天忽然聽見村裏一個乞丐死去的消息，他就立刻趕去唸了經。

不一會，牆外傳來脚步聲。

「你在坐禪，對不起打擾了。」

聽出是狂四郎的聲音。

走進來的狂四郎，已全身濕透。

「昨天金八來過，他說他會再來。」

「哦。」

狂四郎把抱着的東西放到空然面前。

「替我供養這個東西吧。」

「那是什麼?」

「人頭。」

「……?」

「不——」

狂四郎笑道：

「你打開就知道了。」

空然解開包巾，不禁倒抽一口冷氣。

雨變小了，本堂裏傳進微亮，出現的人頭，閃着可怕的亮光，是個女人的頭，風格高貴，但在這時呈現，委實恐怖。

「像不像眞的?」

「?」

「這是蠟做的人頭。」

「我第一次看到。」

空然想抱抱看，但太重了，皺皺眉說：

「這麼重啊!」

「中間恐怕石頭做的。」

看到狂四郎暗沉沉的臉，空然不想多問，但狂四郎却說：

「這是看我母親的面孔雕塑的，雕塑的人恐怕是我的父親吧，我父親不是日本人，是荷蘭的傳教師……」

「狂四郎……這些話我不想聽，我是個和尚，只懂得唸經，不過你交代這件事，我答應就是。」

「那就謝了。」

狂四郎站起來告辭。

來到門邊，他忽又想及什麼，問道：

「我不在的時候，寺廟周圍可有人來過?」

空然答道：

「沒有注意到，卽使有人來了，我恐怕也不會知道。」

「對不起，爲了我，你還受了傷……」

「是我自己不够小心。」

「請多保重，過些天再來看你。」

「我的事情你不必掛慮，我就是今天死了，也死無遺恨……使我深受感動的倒是你的勇氣，明知道敵人來找你了，你還泰然回來。」

「我對敵人的感覺，就如同文人對季節的敏感一樣，天生就是這付樣子。」

狂四郎說完，悄然走了。

回到房裏，茫然地眺望着窗外的雨中黃昏。竟無意識地拔出長劍來。舉直刀身，靜靜地凝視着，刄色如水晶，依稀如半月狀。據說這是豐臣秀賴心愛的寶刀，隨時光流逝，如何落到瀨戶內海一個孤島上的無名劍客手裏，誰也不知道。

二十歲時，單獨到長崎去，歸途坐船，却遇上暴風雨，船觸礁了，狂四郎游到一個孤島上，遇見了那劍客。

狂四郎的劍法，就由這位年逾七十的老劍客錘鍊而成。在孤島上居住一年，他便全部學通了老劍客的本領。老劍客告訴他，所謂劍道，卽流通圓轉，無始無終，循環無常，以表象天地神意，狂四郎加以發揮，練出前所未有之圓月殺法。

當狂四郎離開孤島時，師傅叮嚀他：

「狂四郎，兵法就是卍字的極意，大可絕方處，細可入微塵，活殺，則在機、在變化、在應時，臨事不動心，名刀若在獨尊之手則成破邪降魔之利劍，如無明之身執用，則成殘虐無道之毒刄，望你以心佩劍，善以用之。」

然而，狂四郎却走上師傅所教示的相反的路。

他不知使用過多少次圓月殺法，濺了多少鮮血。

此刻，狂四郎默默地注視着「無想正宗」寶劍，沒有一點瑕疵，刀身淸澄深碧，刀刄潔白無比。

狂四郎忽然把刀放入鞘內，催促道：

「有事的話，出來吧。」

片刻，出現狂四郎眼前的，竟是美保代。狂四郎看到她的瞬間，竟覺得自己已等了許久似的。

「突然間拜訪，對不起。」

沒有回答。狂四郎想，假如自己能爲她做點什麼，那是任何勞苦都在所不辭的。只有一點，如要求同她一起生活，那是他難以辦到的。以她爲終身伴侶，那是心理上太重的負荷，與其說他愛美保代那無以倫比的美貌，毋寧說他愛的是虛無與孤獨。

當狂四郎站起時，美保代亮着不安的眸子望着他：

「要去哪裏？」

「我去住職那裏拿點酒來。」

聽到這話，美保代安心了，高興地眨着長睫毛說：

「我去拿。」

說着，站了起來。

「不，妳還是替我打掃打掃房間吧。」

美保代滿臉欣喜。好像全身每個細胞都頓時活躍起來。狂四郎似乎有點後悔，想說句冷酷的話，想想又吞回去了。

半刻鐘後，狂四郎從空然那裏提着紅瓶酒回來。坐在角落裏的美保代，不知怎地，垂着頭哭泣着。

狂四郎環視被打掃乾淨的房間，視線停在一個地方，不覺苦笑。

那裏堆着許多靜香留下的化粧用具。拉開抽屜，還放着幾件靜香的衣服，內衣還飄散着靜香的體香。靜香本來毫無去意，是被喜平太强制帶走的。

狂四郎沉默了一下，便開始喝起酒。

美保代口裏不知翻滾了幾次的話，終於迸發而出：

「我來這裏，會不會增加你的麻煩？」

「有一點。」

「……」

美保代突然顯出難以言狀的悲傷，以袖掩臉。

眼淚如決堤的河水迸湧而下，一直支撑住的矜持，也忽然崩潰了。

她伏在榻榻米上，不顧一切地嗚咽起來。那種斷腸般的哭聲和酒一起浸染着狂四郎的肺腑。

忽然間——

「美保代！」

狂四郎初次叫她的名字。

美保代一驚，立刻坐直，拉整弄亂的衣服。

「過來。」

「……」

美保代以爲耳朶聽錯，怯怯地回過頭。

「過來這裏。」

「是——」

狂四郎握住她的雙手，兩個瞳仁像鬼火般可怕地燃燒着。

「我是終生不娶的人，今晚抱妳，未必保證明天會和妳在一起，這樣妳也願意？」

美保代喘息着。

「這樣也願意？」

美保代沒有回答。代替的是，以她的身體投向狂四郎的懷裏。

這瞬間的熱情，那怕將她的身心整個燒盡，她也絕不後悔，狂四郎的手臂越用力抱緊，美保代的喜悅越感到不足。

狂四郎突然將她推開。

空然從門外叫道：

「狂四郎——」

狂四郎慌忙站起來，拉開門。

「什麼事？」

「本堂有刺客潛進來。」

狂四郎腦海中，立刻浮現歸途中跟踪的那個人物。

——還是不放過玩偶的頭，來吧！

外頭的雨停了，流雲甚速，從雲隙間，落下月光。

有些人家就珍惜這麽一點月光，在院裏或涼臺上賞月，更有無數的人，到櫻花樹下，舖上草蓆，或坐或臥，飲酒作樂，載歌載舞。

然而，在這古寺裏，在青白色的月光下，不久，就有一場決鬪要展開。

狂四郎一脚踏在本堂前面的臺階上，手按鞘口，準備拔刀。

庭院裏，悄無人聲，繞過側屋時，分明看見燈光，却又熄滅了，潛進來的人，顯已發覺了狂四郎。

這種敏銳的直覺是不尋常的。

——不是那個男人！

狂四郎瞄一下門扉，全身肌肉爲燃燒着的鬪志而感到疼痛。

本堂裏漆黑一片。

潛入者像幽靈似地絕無聲息。

對方不敢動，就說明他已熟知狂四郎的厲害。

突然，似電光閃過，但狂四郎忍住，避免輕舉妄動。

再經過片刻之久——

對方先失去耐心。

「狂四郎嗎？」

狂四郎無聲地笑笑，倒退幾步。

「出來！」

將木門踢開，但對方沒有馬上出來。

「陰狠毒辣的傢伙——」

聽狂四郎說了這句，打扮成和尚的喜平太才從黑暗中走出簷下，左手抱着蠟人頭。在月光下露出白牙。

「狂四郎，今晚要收拾你！」

「奉陪。」

狂四郎鼻尖輕哼了一聲。

兩人的位置利弊懸殊，喜平太站立處，幾與狂四郎的頭頂同高，對身懷翔空絕技的喜平太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理想的位置了。

狂四郎也十分清楚這點，同時也知道喜平太抱着非常重的蠟人頭。

隔着十數步遠，兩人上下互視着。

「你爲何偷我的蠟人頭？」

喜平太反問道：

「爲何不可以？」

「你從哪裏打聽到蠟人頭的秘密？」

「秘密？……蠟人頭有何秘密？」

「不必裝蒜，難道眞的不知其中秘密？但是偷它總有目的呀！」

「因爲太美了！」

狂四郎忽然悟及，蠟人笨重必然有原因的，非解開這個謎不可。

「你以爲我可以讓你就這樣抱走？」

「你也不必自視太高。」

「可惜你逃不掉。」

「少廢話！」

「蠟人是相當重的。」

「背起一個人像背棉花一樣，何況……」

「那你試試看！」

喜平太斜斜地移動幾步，再向欄干上舉起一隻脚，狂四郎沒有動，僅轉過肩膀而已。喜平太往欄干一蹬，醜陋的傴僂身體，就像夜鳥乘疾風似地在月光下飛翔起來！還沒有看到他拔刀，他却降到狂四郎站立的位置，舉長刀往狂四郎砍去。

喜平太閃出的長刀決不能算不神速，只是狂四郎的動作比他更迅速罷了。隨一聲尖叫而落地的，是一隻胳臂和斷了黑髮的蠟人頭，蠟人頭也從正面被砍成兩半「鏘——」發出金屬的悲鳴。

狂四郎僅移動了一步，把砍斷胳臂和蠟頭的白刄，舉得低低的，靜靜地守望喜平太的下一步動作。

喜平太斷了手臂，搖搖晃晃地，却也再次向狂四郎攻擊，但畢竟已痛苦難堪，幾招過後知難退去。

當喜平太消失在百日紅叢裏後，狂四郎才移到蠟像附近，仔細瞧了瞧。沒有想到，巨大蠟像面孔，被切開後，裏面竟然露出一堆閃閃發亮的銀子！

次晨，狂四郎外出時，看見法恩寺附近圍着許多人，原來昨天跟踪狂四郎的人，知道蠟人頭的秘密，不幸的是，他偷抱出蠟人頭以後，碰上了喜平太，喜平太問出秘密，一刀將他解決了。

然而現在，喜平太已不知去向，斷了一隻胳臂的痛苦，是可以想像的。

天高氣爽的日子。老鷹在高空中翺翔。

這裏是離江戶十五里遠的相模愛甲郡，飯山頂上的觀音堂顯得靜悄悄的。從巨大的針葉樹梢撒下來的陽光，正好照射在本堂和鐘樓上，這座鎌倉時代留傳下來的古刹，益發顯得肅穆。南邊石凳上，坐着一個流浪武士，他不是來拜神的，眼睛直朝山下的谷底眺望。谷底被林木和修竹掩蓋着，山腰間聚集了幾個農家。斜坡上有幾塊梯田，遠看去，像並排着的榻榻米。這些農家，除種些雜糧外，還燒些木炭、生產些蠶桑，生活頗爲清苦。山脚有一道清流，沿着重疊的山巒蜿蜒流去。

從鐘樓後面走出一個賣雜貨的婦人，看看坐着的狂四郎招呼道：

「這裏風景眞不錯啊。」
女人說着，把大包巾包着的木箱放在一塊大石上。
「先生有沒有火？」
「對不起，我沒有抽煙。」
「哦……」
「哪裏來的？」
「從館山來的。」
「一年來好幾次囉？」
「來倒來好幾次，就是生意不大好……」
「那個村裏，」狂四郎指着山下說：「是不是有個大會館？」
「有，叫源氏館，先生要去那裏？」
「嗯。」
女人瞧瞧狂四郎靑癯的側臉，站起來說：
「煙癮來了，偏偏路上掉了火柴，我先走啦。」
正想提起東西，看見旁邊一枚亮花花的銀子掉落地上。
女人趕緊將它撿起。那確實是一塊銀子，但並不屬於任何時代的。
「蠻稀奇的東西麼。」
「大概是武田信玄私鑄的，裏頭總共有兩百枚。」

「兩百枚！」
女人眞的嚇了一跳。
狂四郎走過桑園斜坡到達「源氏館」，夕陽正通紅地掛在西邊的山頂，欲沉未沉，一羣歸鴉從紅霞裏飛過。
長滿靑苔的牆邊，有深壕圍繞着，從溪流引來的清水，帶着枯葉迅速地流走。土牆過去，有一道鐵門深鎖着，左右牆壁上，開着武人的槍眼。
一切都顯得那麼古色蒼然。當飯山觀音堂建造後，不管政權的榮枯盛衰，這個家門顯然受到照顧，但是現在，屋主已經老了，而且得了中風病，由一個年輕的女兒看管着古老的住邸——「源氏館」。這一切，都是路上的老百姓告訴狂四郎的。
度過土橋，推開後門，裏面建築猶如城郭，豪華而森嚴，狂四郎正朝一扇木門走去，突然被尖銳的聲音叫住。
一個六尺多高的男人持着木棍走來，盯住狂四郎。引得狂四郎發生興趣的，倒不是那魁梧的身體，而是那無懈可擊的立姿。
壓抑着全身的劍氣，狂四郎浮現一絲微笑。
「我想看看這家主人。」
「主人病了。」
「據說現在是主人的女兒當主。」

「到底什麼事?」
年輕人睜大眼睛燃起兇火。
「請你告訴她，江戶一個叫狂四郎的人送禮物給她，希望她高興高興，別無他意。」
「我們不能讓素昧平生的人見小姐。」
年輕人顯出頑固的模樣。
狂四郎故意不理會他，想去推那木門。
「不許動!」
年輕人怒吼一聲，看那動作與姿態，活像經過千錘百鍊的。
狂四郎的眉宇間，已佈滿一股殺氣，但想挫掉這年輕人的銳氣，並不是容易的事。
正當這時，木門邊的窗內傳來女人的聲音：
「仙之助，讓他進來!」
不一會，狂四郎被帶進正堂的客廳裏，狂四郎坐下後，環顧四周，盡是古色古香的裝設，只有窗巾是潔白的。
「門警失禮，請原諒。」
端茶來的小姐，沉着地道歉。雖然二十歲剛過，儀態頗爲端莊，面孔不能算很漂亮，但其氣質，儼然大家閨秀。
「我叫小乙女。」
一個充滿古風味的名字。

「這是不是妳們的東西?」
狂四郎攤出來的，是一張塗蠟的褐色古紙，角落裏，有個「相模國華嚴山麓源氏館善波有胤」的紅印。
「是的，這張紙怎麼了?」
「是偶然間發現的……想請問的是，府上是不是保存有織田豐臣以前的銀子?妳該知道吧?」
小乙女吃驚地望着狂四郎，狂四郎從這表情看出，顯然保存着私鑄銀子，對狂四郎抱着警戒心了。
「請放心，我並不是公家派來的偵探，妳只要告訴我有還是沒有就行了。」
「我什麼話也沒有聽說過。」
「能不能問妳父親一下?」
「我父覺已如同嬰兒，知能全廢掉了。」
「那只好算有吧。」
說着，狂四郎打開帶來的小布包。
兩百枚銀子剝啊剝啊地撒在桌上。
小乙女瞠目結舌，倒抽一口氣。
「這些銀子，是用妳們的紙包着的。」
至於出處，狂四郎沒有講。蠟人頭是照狂四郎的母親形像塑成，銀子是從蠟人頭裏取出

的話，他更不可能講。

「我想其他銀子或者不難找，唯獨信玄時代的舊銀子就非甲州舊家才可能保存；所以我想這張古紙上的印，一定是府上的。」

一刀砍破母親的蠟像，內心固然後悔，藏在蠟人頭裏的銀子，他想應該送來歸還物主，所以今天特地長途跋涉而來，不管那批邪教徒們如何奪得這些銀子，目前已沒有必要去知道，也不想去知道。

「請收下來吧。」

意外的是，小乙女堅拒說：

「我不能收下，怎麼能說用這種紙包的，銀子就是我們的呢？」

狂四郎不禁啞然，一片好意，竟招來敵意。

「說的也有理——」

沒有强迫收下的理由。辛辛苦苦從江戶走來，等於徒勞無功，這些銀子送給武部仙十郎，反而大有用處。

「對不起。」

「如果到飯山的話，我們有轎子。」

小乙女送到玄關處，狂四郎一步跨出木門。叫仙之助的那個持木棍的年輕人，沒有再出現。

順着暗暗的小徑走着，他不禁自語。

「多傻的人。」

說着不自覺地苦笑起來。

從源氏館走出部落，有一段不算短的路程。再翻過飯山的坡路實在太累，索性找個老百姓的倉庫借宿一夜也是辦法。

滿天都是眨眼的星羣，月亮像一把瘦細的鐮刀，奇怪的是，雲隙間竟發出白光，就像是破曉前的光景。

走到半路，狂四郎忍不住回頭一望。

燈火在暗夜中搖晃着。

追趕而來的，是小乙女帶着另外一個老僕人。

「剛才太不禮貌，請你原諒，無論如何再同來一下。」

「答應我過夜？」

「嗯。」

「不必了，我隨便荒野都可以過夜。」

「不只這樣，我打算接受你的厚意。」

「妳的意思是，要收下我的銀子？」

「是的。」

狂四郎想藉燈光對她看個仔細，她却低下頭，將表情隱藏了。

忽然轉變念頭，其中必有緣故！

「抱歉，這回輪到我拒絕了。」

「啊？」

少女的臉，顯然掠過恐怖之色。

「我有一個怪癖，一旦被人拒絕，內心受到的屈辱便無法忘記……」

「可是……對你不禮貌的地方，我鄭重向你道歉，無論如何，請再回去一趟……」

狂四郎沉默片刻。

「求求你。」

少女再低頭懇求，狂四郎却說：

「好吧，但我有一個條件……妳的身體來換這些銀子。」

「什麼？」

少女睜大眼睛。好長一段時間才壓抑住她的憤怒。

「我答應。」她低聲，却清楚地回答。

半刻鐘後。

狂四郎坐在客廳裏等候着，由男僕引領他走過暗暗的長廊，長廊由數段連接成，一段比一段高，來到一個房間的門前，男僕說聲「請」便迅速離去了。

狂四郎忽然想起在水野忠邦邸侵犯過美保代的往事。

──我好像生來專給女人帶來不幸的。

邊呢喃着，邊拉開門。

一個二十蓆寬的房間中央，舖好了墊被，少女穿着薄薄的睡衣仰臥在那裏。

兩臂伸直，雙眼微閉，姿態很美。

在燭光搖曳下，臉上的表情，看來清雅高貴，與初見面時候的樣子，判若兩人。一朶待折的鮮花，使他忍不住多看幾眼。

從胸部到脚趾的線條，就像懸崖上馥郁醉人的百合花，華麗而纖細。

狂四郎慢慢走到枕邊，跪下一膝，左手向她的胸脯伸去。

狂四郎的五指，着實地握住那白桃般隆起的乳房，但他的眼光，却漸漸轉移到窗外。

小乙女初次接受異性撫摸，全身爲之發燙，四肢隨之痙攣，他伏下去吻她，但她的兩片嘴唇並沒有張開迎接他，她的唇上下左右地擺動，猶如一隻拒吃的白鳥，但她的拒絕與哼哼之聲，却激發了狂四郎胸中更强烈的慾望。

爲忍耐痛苦，她緊緊地鎖着眉梢。狂四郎默默地看着，暫時抑住火燄。他心生懷疑：她是爲着銀子呢？還是想奪取我的生命？如果乘他佔有她之際，伏兵突然襲擊，他是難以抗拒的。想到此，他站了起來，默默地走出房間。

彷彿一陣微風吹拂在臉上，狂四郎睜開眼睛。

三更半夜，只有紙窗上一片微白，外面是黑漆漆的一片，狂四郎眼前感覺到一種黑色的輪廓在移動。

——來了。

門被打開一尺多寬，狂四郎凝視着移動的影子，繼續裝睡。

正如他所期待的。如果不來，反而意外。

究竟是小乙女的命令?還是其他人的唆使?他猜想必定是仙之助，但絕不是仙之助自己的意思。剛才出現窗外的人物，也必然是仙之助無疑。看來這一切，似乎不是小乙女的計劃，那麼究竟是誰的指使?

狂四郎看見一個拿着木棍，又一個拿着繩索。在黑暗中，狂四郎已輕悄地按開刀鎖。隨着仙之助接近一步，狂四郎的棉被也被掀起一點。

一包銀子，正放在床邊。

仙之助握住木棍，棍尖向床上探索時，狂四郎已掀開被，坐起來了。

棍尖碰及銀子，狂四郎睜大眼睛，凝聚精神，看着棍尖挑起小包。

仙之助退後兩三步。

「停住!」

狂四郎大聲一喝。

仙之助沒有轉身，兩腿直立不動，一如化石。

那根木棍，依然挑着沉重的銀子。

瞬息間，仙之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持棍向狂四郎刺去，仙之助敏捷而熟練的棍棒，狂四郎已領教過，並不覺緊張，而且仙之助的棍上，還吊着一包銀子，多少成了妨害，否則

，狂四郎坐在床上，未必能躲避得了的。

幸好狂四郎早有準備，就在棍尖快刺進頭蓋骨的瞬間，一刀往那棍尖斬去，棍棒裂開兩半，那包銀子也裂成兩半，深夜的館內，響徹銀子碰撞的聲音，兩百枚亮晶晶的銀板撒了一地。

這時狂四郎已站立起來，慢慢接近對方，棍棒已失掉威力，仙之助的一手也被震得痲痺了。狂四郎趁勢往仙之助腰際踢去，再往背脊骨踩上一脚，將其雙手反綁起來。

又是晴好的日子。

飯山頂上，一片悄靜。

狂四郎同昨天一樣，坐在南邊的石塊上。所不同的，他的視線，不再看他度過一夜的村莊，而眺望着另一個下山的方向。

在那下山的路口，又出現了昨天賣雜貨的婦人，偶然?

並不是偶然。

婦人帶着笑臉走過來:

「你怎麼又來這裏?」

狂四郎說:

「我在這裏等妳。妳不是說要到煤谷村去嗎?怎麼突然又改變主意了?」

「……」

「要趕緊回去江戶向備前報功？」

婦人兩眼一亮。

「我離開江戶不久就發覺妳在跟踪了，昨天我是故意露露銀子的……昨天晚上也眞辛苦妳了。」

「……」

「……妳昨天在這裏也看到那假銀子，不錯，那就是二十年前備前還在當小偷時候的東西，他跟源氏公館的主人合作僞造的，後來發覺假銀子沒有用處了，就鑄造在蠟人像裏……那館的小姐，也知道她父親從前僞造過銀子，拒絕收回，妳躲在隔壁房裏偷看得一淸二楚，我走出來，妳就把我的一切告訴她，還嚇唬她，如果我把銀子交給水野越前守就一切都不好啦，因此小姐不惜拿貞操來換銀子……照妳所希望的，銀子都交給小姐了，可是她也付出代價……」

狂四郎站了起來。

幾秒鐘過後。

賣雜貨的挨了一刀，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狂四郎旋卽消失了踪影。

江戶的八幡宮一帶，連日來過節的鼓聲喧天。偏偏奇怪的殺人案件層出不窮。

第一件發生在重陽佳日的早晨，一個年輕武士被殺死在老中水野忠邦大門前。背部自上至下，裂成兩半，慘不忍睹。

武家門口經常設有門警，晝夜警戒，棍棒繩索也一應俱全，一旦發生命案，則守班的須

負全責，但在泰平盛世，這種事甚少發生，特別是在外櫻田一帶，卽使守班的偷偷懶，也很少會受人責備的。

然而這天遭到殺害的武士，仍穿着雪鞋，從那伏倒的姿勢看，顯然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到暗算。更奇怪的是，從死者身上還搜出一張「斬奸書」，上面寫道：

「此人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背悖人性而無悔意，災禍及身而不畏懼，無宿浪人狂四郎，路過見狀氣而斬之。」

數行文字後面，按有忠邦朱印。

「斬奸書」送到仙十郎手中時，仙十郎表情沒有改變。

「貴公對這樁不幸的事，打算如何收拾？」

「掩蓋事實，堵住世間口舌。」

「這樣行嗎？」

江戶家老高木播磨反問道。

「要我切腹，隨時可辦，我不會爲你帶來痲煩的，放心好了……。」

仙十郎離開座席。

第二樁命案，發生在六天之後，地點在西本願寺，正好是水野家的後門。

和前案同樣的，背部被砍殺成兩半伏倒的，是個二十剛出頭的男子，從那死狀看來，顯然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到暗算。

更奇怪的是，連那張斬奸書的內容也完全一樣。當高木播磨接到此項急報時，他還躺在

床上，一時情急，就穿着睡衣，往仙十郎家奔去。

聽播磨說完事情始末後，仙十郎鎮定地：

「那標誌，不是我們的，你可知道叫水野的總共有五十多家……」

「現在還作這種辯解有什麼用？我的意思是說，你爲什麼不請那狂人來……」

「眞的事情發生，他這種人不請也會來。」

「眞是迂腐，你可知道這案子有多嚴重！」

「家老，你對自己所用的人可有絕對的信心？」

「這是什麼意思？」

「我就有這個信心。」

仙十郎知道，狂四郎已出遊，不在江戶。

不到十天工夫，水野家的衞士又第三次遭到暗算。那是淩晨時分，兩棟住屋中面向川面的那棟後門，路面還留着夜雨的積水，屍體就橫陳在濕漉漉的地上。

斬奸書的內容透露外界後，民間一片嘩然。

水野家分上屋、中屋、下屋，配備有强壯的武士看守，警戒是絲毫不敢疏忽的。然而殺人者，似乎那麼輕輕鬆鬆地完成了任務。

第三次，僅報告仙十郎一人，那是仙十郎事前交代的。

經過片刻之後。

一匹奔馬的蹄聲漸漸接近，來到一個衞士面前，從馬上躍下來一個武士。

「我是武部仙十郎的代理人，來驗屍的。」

說着，大大方方地就想走進去。大家面面相覷，對這意外的代理人，深覺意外。

「請教貴姓大名？」

「狂四郎。」

瞬間，十餘人同時吃了一驚。狂四郎却微笑着。他三天前便回來江戶，聽到外面的風聲，立卽造訪仙十郎，在他家過了幾天。

他蹲下來，掀開草蓆，看看屍體上的刀口，然從忽然站起來說：

「誰最先發現這個屍體的？」

一個衞士回答後，狂四郎要他帶去現場看看。來到現場，狂四郎又要他表演當時屍體的死狀。

衞士雖然不情願，皺了皺眉頭後還是表演了。昨夜下了一陣雨，地上仍濕，衞士表演後，衣服已沾了一片汚泥。

狂四郎的視線，從他身上逐漸往後移動，在一個地方停住了。

原來是一雙脚印，是兇手留下的唯一的證據。

狂四郎測量一下被害者與兇手的距離說：

「辛苦了，起來吧。」

回頭的路上，狂四郎問道：

「兇手有沒有帶傘？」
回答說：「沒有帶。」
狂四郎忽然騎上馬，一陣風似地揚長而去。
來到武部仙十郎的客廳，仙十郎浮起微笑說：
「事情怎麼樣？」
「不是用刀子斬的，留下的脚印也不是武士的。」
「你怎麼知道不是？」
「自小用力的武士，左脚總比右脚發達，脚印不會相同，左脚印一定深陷一點，揮刀時，右脚尖深入泥土，脚跟很淺，總之，兩脚的脚跟印一比較，是不是武士，一看便知，幸虧是下雨的天氣留下證據。」
「哦——」
「從距離上判斷，不是使用刀子，那怕再長的刀劍，也無法在那種距離砍着對方。」
「嗯。」
仙十郎兩臂交叉，仰望着天花板思慮着。
「在我看來，這種手法還是不够高明……對了，琴房後門能不能借用一下？」
「可以，作什麼用？」
「我來引誘他，讓他自動找上門來……」
「他不來呢？」

「他不來，只好我自已去。」
「嘿嘿！說不定你想引誘的人，正是我心中猜想的那一個……」
「那是專吸女人血的魔鬼！」
「魔鬼，確實是魔鬼。」
兩天後，附近牆上忽然出現一張侮辱狂四郎的挑戰書。儘管風吹雨打，狂四郎不曾站到前面去看它一眼。
挑戰者，居然是個專演女人角色的名戲子守田久次。人人都爲他的勇氣喝采，竟敢向殺人魔狂四郎挑戰！
華燈初上時刻，一座豪華的乘轎被抬到守田久次門前來，轎裏走出侍女。
「大名的千金想看看久次，希望光臨一下別墅。」
久次被蒙上雙眼，一路受盡轎子的顛簸。來到小姐的別墅，已是將近半夜時分。
下了轎後，久次坐在一間房裏等了許久。
他環視四周，格調倒是高尙的。扇形的屏風、白磁的花瓶、銀盤上擺着香爐，裊裊地冒着青煙……在在顯出一種寧謐雅致的情調。
久次坐在如虛似幻的燈光中，自已似已化作周遭的景物，渾然忘我了。
他稍低着頭，那演慣女人角色的白頸，肩、腰、膝……也都透露着一股迷人的風韻。
在夜色中，那面部的輪廓，被浮彫得格外清楚。

雖然等了許久，久次的面頰上，却不時地浮現着一絲笑意。

不久，紙門被拉開。久次卽刻雙手按地，伏身施禮。

「久次，不用客氣。」

久次怯怯地抬起臉，不禁一驚！

原來坐在面前的，是一個戴綿帽，着禮服的新娘子。

「這……？」

久次回過頭，疑惑地望着侍女。

「小姐要同你結婚哪。」

侍女泰然地說。

「哈哈……我不是狐狸精，放心好了。」

「可是，像我這麼一個卑賤的人，怎麼配得上妳……」

「快別這麼說了，大大方方當新郎就是。」

從屋裏，傳來侍女冷峻的語氣。

這期間，數名侍女抬出一座鶴龜配成的蓬萊仙島，化粧爲男蝶女蝶的來到跟前時，久次不覺向新娘掃了一眼。

新娘只默默地，如同女偶般，連一動也不動。

一場怪異的婚禮很快結束了。

久次被接待到另外的房間，從新郎口中，低低地透出聲音說：

「淫婦就坦白地當個淫婦吧，想跟男人睡覺，又何必裝模作樣……」

但他還是默默地，牽着新娘子的紅小袖走近裏頭的臥房去——

來到床邊，只見侍女靠近久次耳邊私語幾句什麼，新娘子就這樣交給他了。

這是初夜，周圍的裝飾也都配合着初夜的情調。

那鴛鴦的屏風，那大紅的棉被，還有紅絹的枕頭，都在等待着新郎新娘。

久次望着站在屏風前的新娘，忽有所悟似地問道：

「把帽子脫下好不好？」

新娘子輕輕地點了頭。

當久次的手指接觸到那頂綿帽子時，他全身緊張異常。

可是帽子脫下後，還有衣服呀。

久次的態度不再那麼緊張了。

「衣服也脫下吧。」

他說着，伸手去解她的腰帶。

腰帶像蛇一樣落在地面，上衣也脫下，擺在腰帶上面，她就只剩下內衣站立着。但面部仍蒙着，只露出眼睛。

「躺下吧。」

他掀開被子，就像安置容易破的玩具似的扶她躺下來，然後脫去她的內衣。新娘子的肉體，已肉盈盈地呈露在他面前，在久次掌中，顯得格外飽滿充實。

「你也脫光吧。」

新娘靠近他耳畔低聲地說。

那陣肌膚的香氣，確實誘人。久次露出嘲諷的微笑，一把拉住新娘的手塞到自己胸口。

下一瞬間——。

新娘驚叫一聲，睜大雙眼，呈現驚愕之色。

「小姐吃驚了吧，我胸前也有妳一樣的東西。」

小姐尖叫一聲，赤裸着身子就想逃走。

「別跑！」

久次叫道：

「妳全身赤裸裸，只有面孔包紮着，怎麼跑？」

說着，一手迅速地抓了過去，包住面孔的布巾被他抓掉了……

這一瞥，使他深深倒吸一口冷氣。

簡直不能正視的怪物，雙頰、鼻子、嘴唇，都呈暗紫色，像被踩壞的熟爛的無花果！

只剩下那雙眸子還在閃着亮光，久次不自覺地皺起眉梢來。

聽見小姐的驚叫，走廊裏傳來一陣脚步聲。

這時刻，狂四郎正站在星空下的庭院裏。

這裏是淺草入谷。小寺遍佈的閑靜的一廓。這個家是美濃部筑前守的，專供他的女兒和

一批侍女居住。

他的女兒年幼時因火傷，面部變得醜陋不堪，這事情狂四郎曾經聽到過。

當久次被帶進屋時，狂四郎早已潛進庭院來了。

聽見走廊傳來一陣脚步聲，狂四郎踢倒雨窗。走廊的侍女呆住了，看見侍女抱住的短刀，狂四郎不禁一笑。這把短刀，已殺過三個人，每個都用轎子抬到後門，剛走進庭院就從背後揷上一刀。

狂四郎一面看住侍女，一面與久次打個招呼——久次其實就是常盤文子化裝的，然後又對侍女說：

「妳拿短刀，走廊上不好使用，還是出來院裏吧。」

侍女一臉佈滿受侮辱的憤怒。

狂四郎先讓文子逃走，自己慢慢走進院裏。兩脚站穩，並未拔刀。

「來吧。」

侍女從走廊一躍，跳開五、六步遠，側着上身，站在一塊巨石後，刄尖朝着前方。她採取的是攻守兼顧的姿勢。

狂四郎依然兩手下垂。

「我雖然沒有向妳報告的必要，但是總得讓妳記住狂四郎這個叫妳發抖的名字。」

「……」

侍女只默默地注視着對方。

她的雙眼中，已射出兇猛的火燄。

猝不防間，刺出一刀，狂四郎像羽毛似地飄起。並舉起劍，使勁斬去。

第二天清晨，美濃部筑前守門前，有一騎士奔馳而來，來到正門前，將腋下挾着的又白又大的東西摔了下去。原來是一個雙手被綁的裸女。

身上還附着一封信。

「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違悖人性而無悔，災禍及身而不懼。無宿浪人狂四郎，將此殺死三個男人的兇手置於路旁。」

「話說從前中國當陽縣裏，正當暮秋時節寒風刺骨的血戰場，生靈塗炭十餘萬。鬼泣啾啾，雲霞敵陣，仔細一瞧，前頭正站着一騎士，不是別人，正是中山靖王劉勝……另有身高八尺，豹頭環眼，虎體猿臂的年輕武士，名趙雲，字子龍……」

廣小路的說書先生，正拿着一把扇述說着三國誌的故事。

「趙雲子龍守護糜夫人，可惜使命未成，主君劉玄德公一再敗走，偉丈夫趙子龍，腋下挾住幼君阿斗，衝破敵陣重圍，殺開血路，揮出三尖兩刃刀，這可驚人，只見紅光一道，困龍飛躍，征馬奔騰，神威虎將軍一聲吼，敵陣兵慌馬亂……」

「這可厲害。」

聽客紛紛把銅錢丟到老先生面前。

「謝謝你們獎勵我。對了，獎勵跟賄賂可不同，賄賂像懷爐，可以溫暖的，要是不小心

啊，手就要燙出傷來，再不小心，說不定……」

「說不定面孔被燒了，就像美濃部筑前守的女兒……」

說着，大家都笑了起來。弄死三個男人的話，便這樣傳開了。

「把那女子的皮剝下來，就是狂四郎，日本第一把高手，描繪圓月殺法的江戶名武士……」

「說書先生，趙子龍後來怎樣了？」

「哦對了，只聽見景山頂上曹操的一聲喊叫，同時間，左右部下紛說，那就是血風捲趙子龍，正指說間，已被砍倒兩面大旗，奪去三根長槊，曹營名將五十餘人被斬倒在地，後人有詩：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今天就到此。」

說書先生施了一禮，抬起臉時，却看見客席角落裏，狂四郎浮着一臉苦笑。

——你生氣了？狂四郎。

靠說書，是不得溫飽的。

但說起書來，語意之間，可以諷刺那些當官的和有錢的，倒能洩洩恨，博得聽客一場掌聲。

自從命案頻起以來，狂四郎敢於反抗强權，說書的也就有意無意間，借題發揮一番，又博得全場喝彩。

說書的走了之後，五六十個聽客，或喝茶或吃糖果，有的還躺下來睡覺，這中間，狂四

郎的名字也就成了大家的話題。

「狂四郎，多怪的名字！」

「偉大人物，大都不露本名的。」

「他偉大？劍法有多高明？」

談着談着，話題逸到老遠。忽然有人問道：

「咦？你不就是狂四郎嗎？」

場內立即靜寂下來。

好奇與敬畏的視線集中到狂四郎身上，但他却默默地站起，默默地走了出去。

來到一家茶店裏，狂四郎感到一陣茫然。

不知從何時起，狂四郎竟變得如此有名，大家都像狂四郎的代理人一樣，代表他說話了。

老百姓都清楚幕府的壽數。現在不爲威嚴的外觀讚嘆，關心的却是何時大厦將會倒塌。同時期待着一個勇夫出現，一個敢於搖撼那傾牆的勇夫！

別的人，可任意自告奮勇，挺身而出，狂四郎却不願意。

在他想來，町人們都是愛看熱鬧的，櫻花開就醉心於賞花，節目到就一片喧嚷，夏季來臨就放煙火，嚴寒季節便聚集着烤爐火……狂四郎不願同那些櫻花或煙火一樣，當他們消閒取樂的工具。

爲拂去心頭的不快，狂四郎到一家酒屋去，在那裏却遇見了金八。

「狂大哥，你最近的名氣可眞大，無論去洗澡或理髮，都聽到人家在談論你……」

「金八，借個地方，表演我這狂四郎的圓月殺法賺點錢如何？」

「以你的聲望，何不當個鏢客，有人出你一百兩哪。」

「一百兩！」

狂四郎不禁呆住，當時一兩便可買到兩斗米。

「那裏的儒夫？」

「還不是那個討厭的米店老闆，叫駿河屋的。」

「米店老闆！」

瞬間，狂四郎胸中產生直感，開米店那個備前，正是狂四郎的死敵。

——是錢太多，無處發揮！

「駿河屋很有錢？」

「他的錢放在倉庫裏，被老鼠當手球玩。」

「生財有道，想他的錢財不是正經得來的。」

「就是這樣，才會受到懲罰，弄得半身不遂，快到納年貢的時候，忽然接到恐嚇信……」

「外面誰在等，叫他進來。」

「進來吧。」

走進來的，是個蒼白的二十七、八歲的青年。

「我是駿河家領班的，今天特地來，希望你委屈接受我們主人的請求。」

「你這麼年輕就當領班的？」

「不，還有一個大領班，我主要招呼主人身邊的瑣事。」

「恐嚇信怎麼寫？」

「第一次是上個月初寄來的，當時以爲誰在搗蛋，一笑置之，後來每十天總會寄來一份，前天剛來過，說什麼三五天內一定來取，先把銀箱放在主人的房間……」

「主人的房間？這就奇怪了，還指定好地方？」

「我們也覺得奇怪，忽然緊張起來，世界上哪有預告日期的賊，越想越不尋常，不得已把恐嚇信拿去官府，可是官府也無能爲力，只好來求先生了。」

「好吧。」

狂四郎爽直地說。

第二天黃昏，狂四郎出門去。

來到駿河屋旁邊，走進一條巷子，再繞到後門。鑽入厨房去，命侍女把領班的藤七叫來。

狂四郎說：

「屋裏讓我走一圈看看吧。」

「當然可以，我帶路。」

藤七走在前面，一邊介紹。

「這裏從前是吉原的松葉樓，建築物都舊了。」

奇怪的是，小房間特別多，走廊彎彎曲曲，在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現一個廁所。

主人的臥房，就在走廊的連接處，前面一個小庭院，南邊是塗上白漆的一間倉庫。東邊有個書房，西邊與鄰家的土牆相連。從庭院通往正堂去的木門已上了鎖。

「只要守住這道走廊，主人房就絕對安全。」

藤七說着，繼續將狂四郎帶到小庭院去。主人的紙門沒有關，可以看見堆得高高的棉被，主人依靠在被上。

「最近主人變得很怪癖，不喜歡見客人……」

藤七繼續說：

「銀箱就擺在主人後面的床上，只有上面鋪一層銀子，下面全部是石頭。」

狂四郎默默地，透過芭蕉的縫隙，凝視着主人彌八的模樣。隔着紙門看不清楚，但隱約看得見一個女人在爲他揉捏着脚，彌八似乎不甚順意，揮動一隻手，指示女人的動作。狂四郎由此看出，此老人雖然身體情況不佳，但至少腦子還清楚。

「那女的是誰？」

「他的養女，叫八重。」

「能自由進出他的房間的，只有你跟那女的？」

「不錯。」

回到堂屋來，在大班頭以下十數名傭人面前，狂四郎發現沒有一個人在懷疑他的。晚飯時刻，曾瞥見八重一眼，是一個幾年不見陽光的，皮膚蒼白而命運凄涼的妙齡少女。

擺出來的酒和菜餚，都是上好的。

第一夜平安無事。

但狂四郎發現了一樁事。

正是凌晨時刻，八重穿着睡衣，正想熄燈，狂四郎忽然無聲無息地走了進來。

八重想叫喊，嘴被蒙住了，狂四郎逼道：

「看着我的眼睛！」

八重氣質溫馴，對狂四郎的態度，她沒有抗拒的餘地。

八重的雙眸，逐漸失去怯色，換上另一種恍惚的暗霞，狂四郎問道：

「最近有沒有一個奇怪的男人來過？」

八重輕輕地搖一下頭。

「沒有人來過？」

八重點了頭。

「坦白說，有沒有一個武士來過？」

「……來過。」

「？」

「是藤七帶來的，說要請他當保鏢。」

「是流浪武士？」

「是的。」

「被拒絕了？」

「是這邊拒絕了。」

「怎樣的男人？」

「一付貧寒的模樣……叫村井源十郎。」

「村井源十郎？」

似乎在那裏聽過，狂四郎搜索着記憶。

當他回到自已房間時，終於想起來了。那正是聽說書的講故事時，忽然出現的那個武士。據說每天以糊傘維生，最近他妻子花錢花得兇了起來。

村井源十郎當了駿河屋的保鏢，生活固可安定，但被拒絕了，生活怎麼反而浪費呢？

狂四郎沉思片刻，低吟道：

「骰子是需要搖一搖才知道的。」

第二夜。

天氣冷冽異常。突然間傳來一陣異樣的驚叫。狂四郎在數秒鐘後便往長廊奔去。

那屋裏的彌八，已經匐伏在血泊中。燈光仍亮着。雨窗半開着。

狂四郎只瞥見睡衣被切開的模樣，就知道對方不是平庸之輩。

這時——

在堂屋裏，忽然傳出了一聲吼叫：

「刺客啊！」

狂四郎腦裏，忽然閃了一道靈光，嘴角不禁掛起笑意。

「刺客啊！」

「狂四郎，快一點！」

「刺客在這裏！」

狂四郎不顧人家的叫喊，走近彌八，翻過屍體。

領班的藤七，拿起木棍追着覆面武士。

武士腋下夾着銀箱往走廊直跑，追到轉彎處，領班的藤七又叫道：

「狂四郎，快呀！」

武士往外直跑，忽然轉過身向追上來的藤七道：

「你不要命了？」

說着，揮出一刀，藤七往雨窗後一躲，跳到庭院裏。

「狂四郎，刺客快要跑掉啦——」

武士雙脚一蹬，躍到一座石燈頂上。

但狂四郎的影子一直沒有出現。

武士躍過土牆不見了。

當狂四郎出來時，藤七正朝着一羣衞士們怒駡着。

他的憤怒，立卽轉移到狂四郎身上。

「狂四郎，你這樣也算作劍客嗎？主人被殺，刺客逃掉了，爲什麼不抓賊？」

「我想追也沒用了。」

「你趕緊跑過來一定來得及的，你這樣卑鄙，還算是江戶第一等劍士！可恥！」

「對不起！」

狂四郎一臉神妙的表情，來到藤七身邊坐下。

藤七說：

「茂一，趕緊去報告警察。」

狂四郎却說：

「報告警察的事，可以慢一點。」

「你是什麼意思？」

藤七瞄着狂四郎問道。

「不必太久，只要片刻工夫就好了。」

「到底要幹什麼？」

「等一下就知道了。」

果然，在片刻不到的時光。

傳來激烈的敲門聲，門開處，跳進來的是金八。

「被偷走的銀箱，又被村井源十郎給拿回來了。」

金八說着，將銀箱放在藤七面前。

藤七的表情一變。起初是驚愕之色，後來改爲一無表情的沉悒之色。

狂四郎慢慢地站起。

「藤七，風水輪流轉，你也有不太得意的時候……」

藤七全身充滿殺氣，狂四郎又道：

「這個年輕人，是我的老弟，辛苦他兩個晚上守在外面，總算沒有白費，村井源十郎，被你趕出牆去，這男孩繼續追踪，他是專幹扒手生意的，所以銀箱也就很快被他弄回來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

說着，狂四郎往銀箱一踢，銀箱滾到地面，哐朗哐朗，裏頭傳出銀枚撞擊的聲音。

「狂四郎，你什麼時候才知道我的秘密？」

藤七故作鎮定地。周圍的人都面面相覷，詫異不止。

「我一開始就知道了，你化裝得好，能騙過別人，可不能騙過我狂四郎，當時以爲你在備前身邊做事的，昨天晚上，聽八重說你帶了村井源十郎這個糊傘維生的浪人來，我就覺得不對，備前不會請一個瘦浪人的……讓我猜猜吧，你是奉林肥後守潛來的密探——對不對？」

「你倒厲害！」

「你是奉命來接收這筆財產的，你巧妙的住進來，同時完成了謀殺彌八的計劃。你還利

用機會僱用我作保鏢，證明我無法達成當保鏢的任務，給世人恥笑，你這是一石二鳥的陰謀……可惜你暗殺彌八的計劃已被識破了，一個該死的人被殺不算什麼，我也不想追究，你殺了彌八之後，把空銀箱丟到院裏，我聽見那一聲驚叫，是你發出來的，你還把血刀和銀箱交給躲在小屋裏的村井源十郎，假裝追賊，所以你儘管叫，我也不會出來，出來了，你也不會讓我抓住源十郎的。」

「狂四郎，到庭院去！」

「奉陪！」

就在明亮的庭院裏，狂四郎的白刃，經過一段沉默之後，開始緩緩地旋轉起來。

但狂四郎的圓月殺法並沒有旋轉到最後，因爲對方還不是他的對手。

江戶時代流傳着這麼一句話：當橘子和柳丁變黃時，醫生的臉色就變青了。意思是說，到了夏天，感冒或生病的人格外多，忙得醫生都疲於奔命，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夜裏，侍衛醫師室矢醇堂在自己宏偉壯麗的臥室內，被人一刀給斬死了。

既然是近侍醫師，平時也就不爲平民看病，當天晚上，他和愛妾一起入浴後，正陶醉在晚酌中，在配方室裏打着瞌睡的藥局生，聽到一聲慘叫，趕緊跑去臥房，這時兇手已不見，醇堂和愛妾兩人的屍體橫陳在血泊中，兩人的四肢，仍保持着性交時的姿勢，男的俯伏，女的仰臥。

翌晨，趕來的備前看到那凄慘的刀口呢喃着說：

「狂四郎——」

然後慢慢走近床邊，發覺牆壁正中央，出現一個小孔，不覺伸手進去探探，又叫道：

「狂四郎這傢伙！」

押上村的龍勝寺，第二天來了一個武士。

看來還年輕，一付清秀的風貌。美保代出來迎客， 對那付威儀， 不禁產生些許警戒之色。

「狂四郎先生可在家?」

「剛好出去了。」

「今天會回來?」

「不知道。」

狂四郎出遊，已經一個多月。美保代每天焦慮地期待他歸來。年輕武士思忖一會說：

「請問妳是……?」

「是他的妻子。」

聲音有點羞怯。

「不知道狂四郎告訴妳了沒有?」

低着頭的美保代，那尖削的肩膀，顯得益發尖削。

「如果告訴過妳的話，我想請問妳。」

年輕武士從懷裏取出一個紙包，打開來讓美保代看看。

美保代抬起臉一看，不禁叫出聲來。

那是她日夜忘不了的男偶的頭呀。狂四郎逼水野忠邦將那小直衣偶的頭砍落後，美保代一直將那男偶首當寶貝般地收藏着，有天在常盤文子的二樓，突然一個密探潛進來，將男偶首搶走了，自此，美保代一直傷心不已，除非男偶首再回到她身邊，否則她會永遠對狂四郎感到愧歉似地。

女偶的頭在狂四郎的手上，男偶的頭又回到美保代手中，這件神秘的事，無疑與兩人的命運具有密切的關係。在美保代心中，這已變成不可改變的信仰了。

美保代想，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險跑來古寺找他，他竟然不告而別，顯然就是自己手中沒有那男偶首的關係……

「妳嚇了一跳吧……爲什麼會嚇一跳?請告訴我。」

年輕武士催她回答。美保代毫不畏怯地閉上了眼睛。

「我剛才告訴你我是狂四郎的妻子，其實這是我單方面所想的……因爲我深信，只要那個男偶的頭有一天回到我手上，我就毫無疑問是狂四郎的妻子了。」

這些話，都在對年輕武士一無敵意而溫靜的語氣中說出來的，那種眞情，已深深地感動了對方。

過一會，年輕武士開口了：

「請妳告訴狂四郎先生，評定所勘定組頭戶田隼人，將近侍醫師室矢醇堂手中的小直衣

偶首奪回來了——」

殺掉室矢醇堂的，不是狂四郎，而正是這位年輕武士。

「但是我得說清楚，這個男偶首不是平白送回給狂四郎的，我是要換他手上的女偶首——」

美保代臉上的血色盡失。

「我再說清楚一點，我雖然服的公務，可不是奉本丸老中之命行動的，換句話說，我並不是他們政爭的工具，我不過爲了別讓小直衣偶首變成本丸老中和西丸老中之間發生糾紛的火種，才想出這個辦法來。」

「那麽說，送我的男偶首不會成爲老中他們之間的鬪爭火種囉？」

「我倒要問妳，妳一旦成了狂四郎的妻子，可有勇氣打碎偶首？」

「這個……」

美保代不覺一震。

「狂四郎先生，無疑是稀世的劍客，但是在公家的密探中，未必找不出一個敢向他挑戰的人物……妳手上一旦握住偶首，則很可能交給本丸老中……要是我能拿到兩個偶首，我就當場毀掉——」

戶田隼人斬釘截鐵地說，美保代帶着反感的目光，他並不在意。

「我家住在市谷長延寺谷町。狂四郎先生回來，請你一定告訴他，地點在澁谷宮益町附近的樂水樓翁隱宅，只要狂四郎一報時日，必定隨刻奉陪。」

戶田隼人說完離去後，美保代忽地站起，右手却緊握着一把懷劍。

隼人旋又回過頭來，眼光銳利無比，語氣鎭定地：

「以妳的刀法，我不能勝妳。」

樂水樓隱宅位於武藏野的雜木林中。

常綠的闊葉樹，正伸展着茂密的樹枝，陽光從葉隙間透下稀疏的光線來。

戶田隼人走過林間小徑，一隻小鳥站在枝頭一動也不動，當隼人走過後，小鳥開始啄食紫色的樹籽。

這是一條罕見人跡的小徑。

不久後，隼人來到樂水樓與老人對面而坐，他抬起臉，冷峻地說道：

「室矢醇堂密藏的男偶首，果然是越前守切斷的那一個，我拿到狂四郎的住處，試着給他妻子看看。」

「妻子？狂四郎結婚了？」

老人覺得意外，睜大眼睛問。

不僅老人，正端着糖菓進來的靜香也震顫了一下，張大眼睛直瞧着隼人。

「據她說，還不是正式的妻子。」

這句話，像一根針似地刺痛了靜香的心臟。

竟然有人想當他的妻子！

這是她連作夢都沒有想到的，打擊之大，可以想見。

自從遭到喜平太的粗暴，離開了龍勝寺以來，靜香一直對狂四郎念念不忘。

上次她來龍勝寺找狂四郎，表面雖說爲着那偶首，其實連她自己都沒有發覺，那只是一種同情孤獨與寂寞的女性的本能罷了。

當她發覺到這種感情的眞相時，已經被帶回到樂水樓。

——我愛慕他！思念他！

這時刻，她才眞正體會到戀愛的滋味，那種啃噬人心的痛苦滋味。

靜香倒完茶，來到屋外，身體無法動彈似地呆立着，耳畔仍縈迴着剛才隼人所說的話。

男偶首在室矢醇堂手中，而女偶首在狂四郎手裏，爲了這一對偶首，已有幾個密探犧牲掉性命，把這件事告訴祖父松平主水正的，便是靜香。靜香的目的，希望與祖父商量出一個方法，如何使狂四郎失去女偶首而不會喪失掉生命。

老人立刻叫他的部下戶田隼人來，命他判斷出政權鬪爭的禍因來。

靜香萬萬沒有料到，現在却招致意想不到的事態來。

「我想狂四郎是非奪回那顆男偶首不甘休的。」

隼人以鎭定的口氣說。靜香不得不繼續聽下去。

客廳裏保持一陣沉默，靜香正等待着祖父的睿智。但祖父的話使她的期望落空了。祖父說：

「這是不得已的事。」

靜香全身滾燙起來。

——不對！我是希望祖父請狂四郎來，平心靜氣地說服他，祖父一定能辦到的，我不希望他再去殺人奪回那東西！

靜香邊跑向客廳，邊這樣叫着。

「隼人，千萬不能讓狂四郎失敗，他要是失敗，我的整個計劃就要變成泡影了。」

「讓他試試看就知道了。」

「據我看，這個人必定勝過狂四郎的，狂四郎的劍法雖然高明，畢竟是無賴的邪劍，對手跟了平山子龍十年，廢寢忘食地學劍，我就不相信狂四郎能贏。」

平山子龍，名潛，號兵原，爲當代著名學者，也是一個怪劍客。武林中有所謂「十八般武藝」的話，就是此人定下的。晚上就寢，卽使天寒地凍，從不蓋被；三餐也僅吃粟粥而已，靑菜則以路旁雜草代替。無妻室，收藏一千八百餘册漢書爲其平生唯一樂趣。

前年，從矢立嶺砲擊津輕的隊伍震驚天下的下斗米，便是他的高足。

一世奇傑平山行藏就對戶田隼人說：

「下斗米倒下後，就靠你繼承我志了。」

戶田隼人就是這麼一個出類拔萃的俊才。

在紙門外——

——不，以狂四郎的本領，就是碰到戶田隼人也絕對不會失敗的。

靜香有力地說給自己聽。

然而，一旦狂四郎勝利，對靜香卻未必是高興的事，狂四郎勝利，男偶首就將回到等在龍勝寺的女人手中，這對靜香是多麼不能忍受的事啊！

——怎麼辦？

靜香忽然被眼前一片紫色的暈眩所襲，兩手着地，無聲地喘息不已。

四天後的下午，狂四郎終於回到龍勝寺。

這時，美保代正在屋內一角，改縫着衣服。這是前天常盤文子送來給狂四郎穿的，雖然舊了一些，普通市面上却不易買到。

「這件衣服給狂四郎一定合身的，妳給他改一改吧。」

只有女人才能瞭解女人的心，文子的確爲美保代想得周到。

——他會不會高興？會不會除了黑色以外的都不願意穿？

——他要是高興的話；我死也無憾……

縫完最後一針，用白亮的牙齒咬斷線，果然聽見脚步聲！

——他回來了！

她高興地迎上前去，可是自小嚴格的家教使她不自覺身體被某種力量約束着。

狂四郎進了屋，連看都不去看那衣服一眼，往床上一躺，閉上眼睛。

「枕頭在這裏……」

美保代極盡溫柔地：

「我馬上準備晚飯去。」

「不用了……妳還是回到常盤文子那裏去吧。」

狂四郎閉着眼睛說。

美保代臉上，逐漸增添了失望的陰雲。

「我不久就要離開這個寺廟了，我不在的時候，廟裏固然平安，我一旦回來，難免又起波瀾，我不希望再讓空然老先生增加麻煩……」

「您要去哪裏？」

「不知道。」

——這一去，見面可就不容易了！

美保代突然這麼想。

——對了，那隻男偶首！

「四天前，一個叫戶田隼人的武士，把我丟失的男偶首送來了。」

「什麼？」

狂四郎的表情，忽然變得有生氣起來。

「殺掉室矢醇堂的，一定就是他——」

自從室矢醇堂橫死以後，狂四郎一直猜測不已。

當美保代說出戶田隼人這個名字時，狂四郎不覺站了起來。

「妳先回去文子那裏等我！」

說完，狂四郎走出庭院，美保代看着他的背影，內心不禁生起不祥的顫慄。

「狂四郎——」

美保代已不顧一切，強烈的本能奔騰起來，就往狂四郎胸前衝去！

「您要活着回來，只要您活着回來，要我怎樣，我都願意……」

他本想說，什麼男偶首我都不要，我只要能够當您的妻子，可是她的喉嚨哽住，再也說不下去。

狂四郎將快要昏去的美保代抱起來，回到屋內，讓她睡下。

這時他才留意到那件古樸的衣服，拿起來替她蓋上。

奇怪的是，這時他的心境却靜如湖水，美保代閉着眼睡，眼尾留着一道淚痕，他輕輕地替她拭去，用眼睛向她作了告別，輕輕地走出庭院。

他來到空然的房裏，請空然把美保代送去文子家，然後默默地走了。

這天，狂四郎來到市谷的戶田隼人家。交給用人一張條子：

「明晨上刻，樂水樓見。」

然後去找神田岩本町的老朋友。

「戶田隼人這個人，你可知道？」

老朋友點點頭：

「平山子龍的弟子吧。」

「手法怎樣？」

「高明。」

過去，狂四郎也曾對平山行藏的劍法關心過。平山的劍法，屬於一劍穿心的實用派，據說單刀流的金翅鳥王劍也屬此流。據佛家說，金翅鳥王三千年振翅一次，然後隱入地底。儒書中有稱大鵬者，卽指這種不死之鳥。

「你想跟戶田隼人比劍？」

「或許。」

「信心如何？」

「不會輸，也不會贏。」

「爲什麼？」

「在這個世界上，不在乎華靡之風而專心於千刀萬劍的武士，豈不是珍貴的存在？跟我這種無賴漢決鬪，對他來說，是一種浪費，萬一敗在我手裏，那麼他多年的練習等於白費，話雖如此，我不會平白讓他贏的。」

狂四郎眉宇間，佈滿自嘲的色彩。

次晨辰時上刻，樂水樓客廳裏，顯得異常靜寂。

戶田隼人與狂四郎隔着五六步遠坐着。與兩人形成三角點的位置，坐的是松平主水正。
靜香在北邊的角落裏，默默地低着頭。
「你們都把偶首交出來。」
老人說。
隼人取出男偶首。
狂四郎取出女偶首。
老人宣布說，比賽勝的，可取走這一對偶首。說完，視線向兩人掃了一下。兩人的外衣都冷靜無比，鬪志深藏。
——勝敗只有讓天安排了！
老人胸中這麼想着。
「比劍之前，先喝杯茶吧。」
靜香是一直等着這句話的，只見她的姿態是那麼端莊，擧止優雅地開始準備茶。四下都顯得異常寧謐。能聽得見的，只有庭院裏痲雀的叫聲。
第一杯讓老人先喝，其次是隼人，最後才輪到狂四郎。過程完全依照賽劍前的飲茶儀式進行的。
當狂四郎端着茶杯送到唇邊時，靜香突然抬起垂着的臉，眼睛放射出異樣的光芒。直到狂四郎把茶全部喝完，她變得僵硬的身體，忽然鬆了力量似地，陷於虛脫的表情。

「二位請把雜念除淨，專心一比吧。」
老人說完，隼人和狂四郎都左手握劍站了起來。呆然望着的靜香忽然尖叫起來：
「不，不能比賽！」
「妳說什麼？」
老人問。
「不能，不能！狂四郎！狂四郎！我在您的杯裏放下痲醉藥了！」
「眞的？」
狂四郎眉宇間泛起厭惡之色。他的怒氣，不禁使靜香全身爲之震顫。
「爲什麼？」
「……」
靜香急促地喘着。
「想爲妳哥哥報仇？」
「不……我不希望他們比劍。」
靜香兩手合掌，懇求着說：
「求求您，公公，不能讓他們比賽，狂四郎！……」說着，依近狂四郎。
狂四郎一脚將她踢開，跳向庭院。
「戶田隼人，開始吧！」
「狂四郎，還是改天吧。」

老人有點猶豫地說。

「我是生存在今天裏的人，明天對我並不重要，你們不是期望我的敗北嗎？何必假裝憐憫的模樣！」

狂四郎逼視着老人。他自心底恨透老人。

老人就以眼色暗示隼人：開始吧！

將刀尖點落脚前的狂四郎，生涯中從沒有面臨如此的危機。

麻醉藥慢慢地侵蝕到腦髓、臟腑、四肢，狂四郎爲着堅持耐力，臉色漸漸變爲蒼白，眼珠也逐漸膨脹起來。變爲暗紫色的雙唇，時而發生痙攣，牙齒也上下顫抖着。

似乎從那裏傳來師傅的聲音：

——狂四郎，在這生死的刹那間，正存着卍字殺人刀法的極意！

於是——

狂四郎的視野變成一片灰色，採取上段刀法的戶田隼人的架勢，已漸漸變遠、變小，最後消失不見了。

陷於完全黑暗的世界裏，狂四郎的心靈溶解在虛空中，只靜靜地，慢慢地旋轉着他的刀尖。

此刻，他才眞正地描成了那完美的圓月。

瞬間，戶田隼人這位劍豪隨一聲叱喝，往狂四郎頭上砍了過來！

但見一道白光閃爍，那劍豪的長劍從刀鍔兩寸處齊齊斷掉了。

隼人愕然呆立，狂四郎只向他一笑，便折了雙膝，癱在地上，垂頭昏迷過去了。

這裏是櫻馬場，顧名思義，附近的櫻樹一到春季便斑爛璀璨，十分撩人。但現在只見枯禿的樹枝在高聳的柳枝間，迎着寒風抖動着。

狂四郎仰臥在土堤邊的一棵柳樹根上，看去就像一個死人。

時間已經過一刻鐘以上了。與平山子龍的高足戶田隼人比劍的事，也已經過去了半個月。

狂四郎沒有想到喝了靜香的麻醉藥之後，依然戰勝了。但是結果，那對男女偶首却由松平主水正暫時保管。爲這次賽劍的事，狂四郎再也沒有回到美保代的身邊去。

江戶的櫻花，就像一片燎原的野火，燒遍了大街小巷，狂四郎却不分晝夜地迷醉在每個刹那間。

金錢用完了，就跑到武部仙十郎那裏，馬上可以獲得滿足，結果使他的放蕩更顯得無窮無盡。

當他厭倦女人和酒的時刻，他立時爲絕望感所包圍，他不得不再尋找孤獨的場所。

譬如大河邊，或者空蕩蕩的小舟內，以及狂歡節過後的古廟裏，都是他喜歡的去處。

他忽然睜開眼，看見枝頭一隻麻雀跳躍着。

胸中呢喃着說：

——戶田隼人，再來一次吧……

砍斷戶田隼人的劍刄，並不能使狂四郎覺得滿足，他認爲那只是一種偶然，並不是他的眞本領。

——希望再比一次，以我的意志與技術凝結成的圓月殺法打倒對方，那才是我的眞本領。若能如此，卽使死在對方刀下，也死無遺憾。

狂四郎忽然覺得全身充滿力量，於是握住劍站了起來。

「呀——」

隨一聲叫喊，只見他立起一雙膝蓋，收劍入鞘，枝頭的痲雀已被砍着，掉到土堤那邊去。

偶然得很，一個路人正出現在附近，站住了。

模樣看來，約莫十一、二歲吧。

腰際佩一把劍，肩上背着書包。顯然剛從附近聖堂裏出來的。

他睜大眼睛，看看狂四郎，撿起掉落的痲雀。痲雀的兩脚都被砍斷。

狂四郎轉身就走，少年從背後叫道：

「這位叔叔。」

狂四郎回過頭去。

「有件事拜託您。」

「什麼事？」

「您能幫我報仇嗎？」

「報仇？」

狂四郎皺起眉梢。

「爲誰報仇？」

「爲我的父親報仇。」

「求求您好嗎？」

黑色瞳仁閃着亮光。

他剛才看到狂四郎的劍法。

從穿着看來，顯然是貧家子弟。

「你幾歲了？」

「十一歲，但是我素讀通過了。」

武家子弟，到了十二歲就必須到聖堂去讀四書五經，如考試不及格，卽使是長子，也沒有資格繼承家長之職。腦子好的，往往在未滿十二歲之間便考及格，這種孩子，未滿十六歲，也被當作小大人看。

然而眼前這個小孩，却從面孔上便可看出他的聰明來。

「你既然這麼有志氣，我當然答應你，仇敵是誰？」

「我帶您去。」

不久後，少年與狂四郎來到菊坂台町的胸突坂路上，狂四郎詳細問了少年的家世。

少年名叫伊澤鐵之助，父親在江戶城當領班頭，某夜忽被一個叫矢柄繁七郎的人殺了，父親死時，鐵之助還在母親肚子裏，母子兩人，自此相依爲命。

「誰說，你父親是矢柄繁七郎殺的？」

「是我父親的佣人說的，他一直在我家住到我兩歲的時候才離開，後來因爲年紀大，回到小田原的兒子那裏，去年來到江戶時看見我，哭着告訴我，在這以前，我實在什麼也不知道。」

「可是你的母親和伯父答應你報仇嗎？」

「不管他們答不答應，我是一個武士的兒子，絕不能讓爸爸白白死去！」

鐵之助仰視着狂四郎，眼裏已充滿淚水。

「你必須瞭解你父親被殺的理由，同時要知道可以不可以報仇——」

不久——

鐵之助手一指說：

「就是這一家。」

從外觀看，的確是宏偉的建築，至少在三千石以上的身份，一個貧窮人家的小孩，哪裏是對手？

狂四郎的體內，忽然血液沸騰起來。

他看看鐵之助說：

「不小的敵人啊。」

狂四郎一笑，意思是：螳螂不自量力嘛。

然而，明知是宏偉壯大的屋宇的主人，照樣敢於復仇，這種螳螂之志也令人欽佩的。

「走吧！」

狂四郎走了幾步，鐵之助說：

「報仇不是一件壞事吧。」

「嗯。」

狂四郎不禁爲少年的纖弱的志氣暗然起敬。

狂四郎終於拜訪了少年的家。

伊澤家在過了水道橋的路旁。

客廳的牆壁已剝落，四處給人一種燒焦的感覺。但當鐵之助的母親出現時，狂四郎不禁屏住了呼息。

的確是一個貌美的女子，從鐵之助的臉型推測，固然可知其輪廓，却沒有想到是意外的貌美。

「媽，我決定爲爸爸報仇，這位先生答應幫助我。」

鐵之助的母親一陣躊躇狼狽，在狂四郎看來，似乎藏着什麼隱秘。

「我是路過的人，這位小弟向我表明他的勇敢和志氣，使我深受感動，如果辦得到，我

願助他一臂之力。」

母親什麼話也沒說，只低着頭，鐵之助生氣似地：

「媽，爸到底是怎樣被殺的，請您告訴我。」

母親臉色變得蒼白，顯出一種淒艷。

「鐵之助的父親被矢柄繁七郎殺害，該是事實吧，遺兒懷恨而決意復仇也是很自然的，但是總要知道父親被殺的理由啊——」

「媽！」

鐵之助叫道。

母親這才嚴肅地說：

「鐵之助，不能自以爲是！」

聲音和目光都是銳利的。

狂四郎內心想：到這地步，只有自己行動了。

當夜，狂四郎覆面出現在矢柄繁七郎的庭院。

庭院雖不如室矢醇堂的豪華，但設備也算相當高級的。

寒月下，鯉魚在水池裏掠過，掀起一道白銀色的浪紋。

堂屋已關上雨窗，與走廊相連的另外一個屋內，還亮着燈火，庭院裏的山茶花和八重櫻在月色下顯得白花花的。

僅五六步之隔，槍口正對準着狂四郎，但他却毫無懼色，他還把目光一閃，瞥見了備前後面坐在廳裏的人，是個四十歲前後的武士，這個發現，使他大爲驚奇，原來矢柄繁七郎的容貌，這樣子酷似鐵之助！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誰呀？不回答我就開槍了。」

備前威嚇着。狂四郎稍稍後退一步。就那麼一聲槍響的瞬間，狂四郎躍過月光下，在木柴房那邊消失了。

再經片刻工夫。

狂四郎改變主意，朝這間有亮光的屋子瞧瞧。映在紙門上的人影有兩個，似乎主人與客人對座。

狂四郎在山茶花下站住時，傳出客人的笑聲。

「哈哈哈哈，我看你眞是野心越來越大了。」

——是備前！

這聲音，在狂四郎聽起來是很熟悉的。

「備前，你這一來可賺得够多啦。」

「商人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哈……」

室內忽然靜寂。

狂四郎走過山茶花時，客人的影子突然站起，拉開紙門。

「誰？」

備前的右手，正握着一支手槍。

備前的乘轎出了矢柄邸，往湯島方向走去。走不多遠，前面忽然出現一個覆面的黑影，擋住去路說：

「裏頭坐的是備前吧？」

備前推開轎簾，在月光下往上仰視着覆面人。

「果然是狂四郎。」

語氣沉着地。

「好久不見。」

「狂四郎，你雖以不死身自視，到底爲我這個備前感到頭痛吧。」

「不錯，今晚是打算和你訂立休戰協定的。」

「哦？請說下去。」

「有件事出於不得已……如果沒有你，這個戲就唱不下去。」

「到底什麼事？」

備前向着狂四郎繼續說：

「我其實是喜歡你這個武士的，我一向結交的朋友中，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富於吸引力，話雖如此，我可不求你站到我這邊來，既然生爲對敵的人，就等着瞧，看誰先倒下去吧。」

「一個十一歲的小孩，決心爲父親報仇，仇人是矢柄繁七郎，家境貧窮，志氣倒可嘉，我想成全他去完成……」

「哦——」

「希望你安排個時間地點。」

備前沉默片刻，忽然說：

「答應你。」

早晨——

小路上是溫暖的陽光，四處悄靜。

鐵之助的母親正在後院裏繡着花枕，鐵之助大早就到武道場練武去了。從昨天開始，她的臉色就顯得陰沉沉地，從黝黑的眼圈看來，顯然昨夜都沒有睡好。

她嘆了一口氣，忽然覺得身後似有一個人站着，回轉頭，原來是昨夜來的客人。

「吃驚了？」

狂四郎坐下後，認眞地：

「我昨天晚上潛進矢柄的院裏，從門縫仔細看了矢柄的模樣，一直覺得奇怪……這個謎非由妳來解不可。」

她的表情忽然奇怪起來，視線失掉焦點，雙唇顫動，好像要傾訴什麼，但又不像要對狂四郎傾訴的。

「為什麼鐵之助會這樣像他父親的仇人？」

她沒有回答，停了一會，踉踉蹌蹌地站起來，關上了門。

「請別再提了。」

她呢喃地說。

「這是什麼意思？」

狂四郎突然覺得不愉快起來，睨着她。

她却冷冷地道：

「我昨天晚上和我哥哥談過這件事，我一談起你，我哥哥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我是一個惡人所好，好人所惡的無賴漢了？」

「……」

「妳就為了封住無賴漢的口，才獻出女人最珍貴的東西？」

「……」

「拒絕美食，男人之恥，何況像妳這種如花容貌，告訴你，我這種人，附有條件的美食是絕不接受的，妳對我這樣，我越發想成全妳兒子的志願，至於妳隱藏的秘密，也終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

狂四郎站起來，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每逢春天，白魚就從海中游到河裏產卵，到了秋天，產在河裏的白魚又游回海洋。

河面上浮着一條觀賞捕魚的篷船，古時稱為屋形船，此刻忽見一條黑影，如同蝙蝠般躍

入船中，船艙內，矢柄繁七郎正被藝妓們簇擁着，邊喝着酒，黑影跳進時，船身大大地搖晃了一陣。

「誰呀？」

狂四郎對着矢柄繁七郎一笑說：

「我叫狂四郎，前天閣下同備前喝酒正歡在下打擾了，眞是失禮之至。」

「你……」

「但是今晚，却代表十一年前被你殺害的伊澤鐵之進的兒子來找你……按常理講，今天應該由鐵之助親自來找你一決勝負的，他不能來，有個特殊的原因……別急，聽我講，矢柄繁七郎！十一年前，你憑你的權勢，强暴了伊澤鐵之進的妻子，鐵之進知道後，某夜趁你下城途中襲擊你，結果反而死在你刀下，後來鐵之進的妻子生下一個男孩！怎樣，沒有錯吧？」

矢柄繁七郎聽了並沒有激怒，證明一切都已承認了。繁七郎逐漸立起右膝，準備拔刀，狂四郎看在眼裏，繼續說：

「我偶然的認識鐵之助，同時願意幫助他，但他母親却反對了，理由是鐵之助是你的孩子，你也許要怪我多管閒事，你就怪好了，我要你安心的死去，至於你的孩子，已決定交到水野越前守家去。」

瞬間——

狂四郎頭上，一陣双風襲來！

但白刃落處，却是狂四郎原來坐着的毛氈，狂四郎的身體，早已跳到岸上去了。

幾秒鐘後，繁七郎的頸項已被砍斷，頭掉了，項口噴出一股鮮血。

轉眼又是初夏。

街上的行人逐漸稀少，兩側商店都已關上門戶。

據說當時江戶夜半通行，常有四害：一爲武人砍殺，二爲扒手竊財，三爲醉漢鬧事，四爲野犬吠人。

正是野犬亂吠的時刻，靜寂的馬路上，突然出現一個人影。

是個旅裝的武士，明月下，戴頂菅笠，風塵僕僕，顯出疲倦的樣子，一隻大白狗忽前忽後地對他吠了起來。

「噓——」

武士曾兩三次驅逐牠，反而激得白狗吠得更兇。起初只有一隻，後來增加到三、四隻，叫聲使武士心煩起來。

「我藤之進離開一年回來，你們竟這樣子歡迎我？」

武士左手按刀，充滿殺氣，幾隻狗站住，叫得更兇猛。

瞬間，只見白光一閃，一隻狗的頭落到數步遠。

將刀身納入刀鞘後，武士自嘲似地呢喃幾句，向那間亮着燈光的酒店走去。

掀開垂簾角落裏一個櫃台，一個懶洋洋的女人以肘支頭，對他說：

「對不起，打烊了……」

就在短暫的瞬間，他看到女的背後一個流浪武士向女的說：

「冷的也可以……」

「酒桶裏一滴酒都沒有了。」

女的抽回一條腿，張開雙膝，細白的大腿看得清清楚楚。

躺着的男人又說：

「仙子，對客人怎麼可以這樣粗魯啊？」

聽到這句話，藤之進不禁仔細端詳那武士的臉龐。

「咦？這位不是狂四郎嗎？」

「你是誰？」

「我叫小堀藤之進，去年春天，曾經跟踪過閣下。」

「原來是官方的密探，乾一杯如何？」

「狂四郎，你打算把我怎樣？」

仙子叫了起來。

「妳就坐在那裏吧。」

「西瓜、南瓜剖開來都是紅通通的，你這種薄情的人呀，恐怕把你切開來也流不出一滴血……」

這是奇妙的對酌。

半刻鐘過去了，狂四郎與藤之進的交談僅僅兩句話：

「眞安靜。」

「的確。」

如此而已。

仙子躲到裏頭房裏去了。

沉默依然持續着，直到報更的敲了幾聲，拉長聲音報了「九時」之後，藤之進突然打破沉默說：

「狂四郎，你可知道切腹的方法？」

「切腹？」

狂四郎驚奇地望着藤之進峻險的臉色。

「像我們公務人員當然沒有必要，可是身爲一個武士，却有必要懂得方法。」

說話聲低沉地，益發顯出他心中的苦惱。

狂四郎沉思片刻後說：

「好久以前，我曾經讀過一本書，叫『道金流介錯聞書』，裏頭倒介紹了方法……」

狂四郎接着說明：切腹的裝束，無論內衣外衣都必須是白色的，衣帶也是白色的，不佩刀，介錯人（卽替切腹者解除痛苦，砍其頭的）須由切腹人指定。

切腹的地方，須在四角有柱的房間，舖以白砂，白砂上再舖四尺平方的麻紗布。

切腹人就座後，介錯人盛茶水放在茶盤上，然後由僧侶作最後的教化，侍衞將切腹用的短刀放置方盤上，端到切腹人面前，刀尖朝右，白刃向內。

介錯人在切腹人左後方四尺處，作半跪姿勢。

檢使說：

「介錯，可以開始。」

介錯人兩手按地，施沉默的目禮。然後來到切腹人面前，右脚跪地，左膝直立，端起切腹刀。

切腹人取短刀，以兩手握柄，朝腸腹左側猛力揷入。

這時，介錯人立於切腹人左側，右脚尖伸出，對準切腹人的左耳，舉刀作好架勢。

切腹人的左手將腹皮拉往左邊，右手將切腹刀拉至右側腹時，介錯人的長刀就對準切腹人的後頸，在頭髮與皮膚交界處砍下，介錯人必須注意的是，頸項不可一刀砍斷，最後須留一片皮，叫做「氣皮」，留這層氣皮，則切腹的人頭顱可向前垂懸，掩住臉部，以免難看。

如介錯人技術不高，則砍下的頭可能滾到五六尺遠，慘不忍睹。

介錯人砍了頭之後，再拔出短刀，反握刀柄，切斷氣皮，從懷裏取出準備好的二十張白紙，放在右手掌上，以左手抓住頭髮，提起人頭置於白紙上，將死人的面孔，讓檢使察看。

檢使看完後，屍體與頭顱接好，用墊被包好，放下棺內——

當狂四郎敍述完，藤之進表情充滿陰雲。

狂四郎只微皺眉頭，沒說什麼。

藤之進喝完酒，站了起來，輕輕告辭一句，就像影子般消失在黑夜中。

狂四郎付了帳，不禁苦笑道：

「嘿，偶爾也該嘗嘗跟踪人家的滋味。」

遠處，鐘聲敲了幾下，東方微露白色。

河面時而傳來水聲，濃霧已遮住視界。

藤之進輕巧地翻過高牆，跳進院內，繞過池畔來到臥房牆外，撿起小石，丟向雨窗，雨窗打開了，出現一個老下女。

停一會，穿著睡衣的年輕人在簷下出現了。

藤之進慢慢向前移動，抬起臉，突然看見林肥後守的眉宇間充滿陰險之色。

「小堀藤之進冒死回來拜謁。」

「你身負庭番之職，居然遺失秘密文件，你是吃什麼飯的！」

「小職該死，正不眠不休到處搜索。」

「不許你多辯！」

「是——」

爲了偵察備前的一個小藩，曾派出秘密使者潛入，目的在取得一份調查報告，該小藩開拓廣大的鹽田，以富有誇耀於世。幕府正陷於財政困難，想檢舉該小藩利用瀨戶內海一帶的海賊走私食鹽的罪狀，同時進一步想將鹽田收歸公有。

藤之進將那份密件拿到手後，疾奔而歸，回到半途將那密件遺失了，不幸的是，潛進小藩的密使，在交密件給藤之進時已臥病在床，等藤之進出發回江戶不幾天，便與世告辭了。

這份密件沒有副本，半年來，藤之進爲尋找它而苦惱、焦躁、絕望！

「藤之進今天拜謁，目的想請求賜給正式切腹的機會。」

「閉嘴！你竟忘了自己的任務，想自殺就到人家不知道的地方去自殺，爲何不死在山中，或與海藻屑同朽！」

「請開恩，接受我在尊前正式切腹吧。」

「不行，滾開！」

藤之進忽然下了決意道：

「那麼請問尊前，那份密件既然遺失了，上個月憑什麼定了濱田藩的罪狀呢？是否有人撿到我遺失的密件到尊前手上？」

這件疑惑是藤之進百思不解，且急欲求出答案的。

「傻瓜！你以爲你遺失那份報告，我想不出辦法找到？等到你想起來，太遲了——」

雨窗又被關上，藤之進沒有走開，只茫然地坐在那裏。

——我不是貪生怕死的人，我是爲尋找那份遺失的文件才到處奔走的，忽然聽說那份文件已送到評定所，我吃驚之餘，趕回江戶來，連家裏也沒有回去，妻子也沒有見一面！挨責罵都無所謂，我只要求給我正式切腹的機會！爲什麼連這點慈悲都不給我？我小堀家世代爲公精勤敬業三百年，絕不願像乞丐那樣的死法！

——不得已，就在這裏切腹吧！

想到此，藤之進毅然地作好準備。

五個武士，踏着沾滿露水的草坪，悄悄地走到他身邊。

都是藤之進面熟的衛士。

大家默默地，在他面前圍成半圓。

「要殺我？」

「奉君命。」

其中一個低沉地回答。

「不答應！」

藤之進憤然地站起，五個人一起拔刀相向。

就在這時——

有人說道：

「對，你不能被他們殺。」

聲音來自近在附近的五輪塔後面。

隨聲音走出來，慢慢接近的正是狂四郎。

「藤之進，你先走，這裏讓我來對付，你想切腹，等到把眞正的壞蛋打倒才切腹也不遲……明天晚上，就在那家酒屋見面，反正我們已經有共通的話題了。」

藤之進轉身跑走，狂四郎靜止不動，也不讓任何一個去追趕。

「我告訴你們一句，藤之進已成爲那個野心家的犧牲品，你們五個人如果稍不留心，也

可能踏上藤之進的後塵，遭到悲慘的命運，被那種無情無義的奸臣奴役，現在回頭反省，應該不算太遲。」

「你是狂四郎？」

「對我的忠告，覺得可恥的話，就馬上拔刀！」

「你竟敢以邪劍自豪！」

「所以死在這把邪劍之下就更可恥了。」

狂四郎笑笑，以正面敵手的眼睛爲中心點，慢慢地描起他得意的圓月來。

「呀——」

隨一聲叫喊，狂四郎舉在水平的無想正宗劍，已切過對方胴體，正對着下一個敵人採取下段法。

那種快速，委實肉眼所不能看清楚。

一種恐懼的本能，使第二個敵手倒退了兩步，下一瞬間，臥倒地上；狂四郎馬上又舉刀對着第三個，預告他的圓月殺法。

「呀——」

又是一聲叫喊，右邊的敵手像猛獸般一跳躍，無想正宗閃出一道白光，將那猛獸的頸子一刀砍落，即刻冒騰鮮紅的飛沫。

就在這空隙，第四個敵人睜大眼睛和嘴巴，兇狠狠地嘶喊着殺過來，但那眼睛和嘴巴却立刻因痛苦而扭曲了。

就在同時間。

狂四郎採取半蹲姿勢，面向最後一個敵人，放射着燃燒着的視線。

三天後，細雨黃昏。

狂四郎在河畔的茶屋等着金八來。

狂四郎斬殺五名衞士的第二天夜裏，在酒屋見了藤之進，將密件遺失的經過打聽得一清二楚。據說密件遺失的地點在三島，前一夜住在松原時，分明還放在懷裏。從沼津到三島，大約一里半路程，究竟在那一段時刻被人摸去，已記不起來了。

狂四郎第二天叫金八去聯絡江戶的掏摸組黑幫。但該組頭目兩年前就被流放到箱根，於是金八立刻趕到箱根去。

「據說黑幫老大半年前的確向藤之進扒竊過。」

「誰叫他做的？」

「聽說是林肥後守的用人請他動手的。」

「哦。」

狂四郎眼睛一亮，旋又微笑起來。

原來林肥後守自己使人偷了藤之進身上的密件！

江戶城的節目過後，大庭院又恢復了靜寂。

臥室內，掛着淺黃色蚊帳，林肥後守正與愛妾八重子擁抱着。

八重子穿着淺紅色睡衣，脛、膝、大腿，也都洋溢着挑逗性，在林肥後守的愛撫下發出細小的叫聲，有時又間雜着輕輕的笑聲，容貌固然美，皮膚也白如細雪，但那對眼睛與嘴唇，總漂浮着一種淫蕩的色彩，也許正因爲這樣，才使林肥後守感到格外的魅力。

「八重子，妳在嫁給藤之進之前，已經跟幾個男人睡過覺啦？」

「你又說這種話，我不理你了，今天晚上就讓我請個假……」

她的一翻身，伏在床上，林肥後守的五指就往那隆起的臀部摸去。

突然燈光一亮，巨大的黑影投射到帳裏。

「誰？」

肥後守掀起蚊帳，抓住床頭的長刀，黑影已一陣風似地站到他面前。

「藤之進！」

八重子帶着恐怖的聲音叫起來，同時抓住肥後守。

「八重子，妳這個蕩婦！」

藤之進的模樣，活像一個幽靈。

八重子原來是藤之進的妻子，肥後守就爲了奪八重子才派人偷取藤之進的密件的。

藤之進右手握着刀，八重子悲悽求饒。

走廊裏傳來凌亂的脚步聲，但沒有一個人敢走進臥房來。因爲狂四郎已站在走廊，擋住

他們的去路。

「狂四郎協助藤之進懲罰不義之妻，你們誰敢妨害，誰就倒楣！」

狂四郎殺過五個衞士的消息，大家記憶猶新。當八重子一聲慘叫之後，狂四郎才走了進去。

就在妻子的屍體面前，藤之進拔起短刀，往自己左腹一刀刺了下去。

肥後守就緊貼在牆上，陷於虛脫狀態。

「藤之進，何必這樣急！」

「狂四郎，當我的介錯！」

狂四郎拔出無想正宗寶刀來。

「肥後守，讓你瞧瞧武士魂的英雄本色。」

說着，站在藤之進背後，只見刀光一閃，藤之進的頭顱，連着一層頸皮，垂掛在胸前。

薄暮時分，橫在天際的細長白雲，忽然急速地增加厚度，顯然是天候變壞的前兆。

果然，不多久，便傳來隱隱雷聲。

庭院的砂地上，兩個劍客正舉刀凝視着。

其中一個是評定所的班頭戶田隼人，對手是身長六尺的老人。一個是光艷的膚色，一個是蒼蒼白髮，在這風雨欲來的天色下，形成顯明的對照。那老人便是戶田隼人的師傅平山子龍。

這天，子龍爲了觀賞隼人的亡父蒐集的古硯，來到隼人家，趁空與弟子一比木劍。

隼人採取的是上段架勢，子龍採取右半身下段法。

兩人四目凝視，一動也不動，頭頂的陰雲却時刻變化着。

兩人相距五步遠，隼人的木刀約三尺五寸長，子龍的兩尺不到。

子龍命令隼人砍落師傅的木刀。

但砍落對方刀子，未必就勝利，在那頃刻間須同時打倒對方身體。一刀流極意書中寫道：「極陰見落葉，陰中有陽，故隨落葉同時，亦見新芽萌生。」即指此意。

子龍劍法，如猛禽捕物，一念之間，變化之妙，不可言喻。子龍年齡已近六十餘，每日凌晨，必入浴，浴後練劍三百遍。若隼人能巧妙擊落他的刀劍，則已領會子龍劍法。

其劍法，可分飛蝶、龍尾、浦波、虎亂等數種，但起自一刀，可化成萬劍，而萬劍又可歸屬一刀。藉此，心可歸於極點，亦即決死極意。

子龍就要求弟子悟及此意，尤其期望戶田隼人能傳其衣鉢。

但當子龍聽說隼人竟輸給狂四郎的異常邪劍時，子龍不禁慨嘆起來。

趁此偶然的機會，子龍命隼人練習砍落劍法，無疑就是心中對他有所期許。

子龍依然亮着火炬般的目光，凝視着隼人，等待着他的行動。

隼人心中明白，這顯然是一次認可的比賽，所以在這無言之間，他將整個生命投注在下刀的瞬間。

果然，隼人的架勢，使得子龍始終找不出殺入的間隙來……

因此這無限的對峙局面，已不是靠精神面的破綻來決定勝負，而是看體力的消耗逆差來

突破均衡了。

子龍能否抗拒隼人年輕的生命力？恐怕很難，但是就此決定勝負的話，隼人就不能算領會到此劍法，僅是靠他的年輕取勝罷了。

「動手！」

子龍口中，發出淒厲的叱咤。

「呀——」

隼人壓抑已久的體力終於爆發，木刀直向對方砍下！

瞬間，子龍一躍後退。

就對準目標，第二刀，第三刀……如電光般向對方襲擊……子龍照舊跳躍着躲開。

「我不行了。」

隼人往後退了幾步說。

這三下沒有擊中對方，如再進逼，則自己的態勢必然出現虛處，必定遭致敗北。

看到弟子滿身大汗，跪地垂頭，子龍投以靜靜的視線，心中嘆息道：

「還不行啊……」

兩人回到屋裏，再去欣賞那些八卦硯、殘月硯、顏子硯、松蔭硯等等……

就那麼偶然地，佣人手上拿的信，正是狂四郎的挑戰書。

——去年初冬，以小直衣偶首下注比賽，未分勝負，偶首仍存松平主水正處，今願請再戰，地點同前，日期中秋七時上刻。

隼人閱後，表情毫無變化。

「誰的信？」

子龍問。

「狂四郎的。」

隼人遞給老人。

「這字好，學的是王羲之體。」

子龍邊說邊讀下去，然後微笑道：

「請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這通挑戰書交給我。」

「可是……」

「師傅代替弟子應戰，並不意味弟子有所不足，我不會同他使眞劍的，我不過想試試他的劍法，你要同他比，還怕沒有機會……」

當日——

狂四郎照挑戰書上所指時刻，登上了澁谷丘陵。

視野所及，盡被灰煙瀰漫，迅疾的冷風吹倒金黃的稻穗。

這是個陰沉沉的下午。

富士山也在雲層的彼方消失了。

忽然，狂四郎停止脚步，微皺眉頭。

原來丘上的櫨木下，出現一個女人。

走近前去，才發現那是靜香。

靜香聽見脚步聲，瞪大眼，站了起來。

狂四郎在一座墓碑前，想種下帶來的一棵秋海棠。

「我來替你種吧。」

靜香慌忙接過來說。

狂四郎就交給她，自己退了幾步。

秋海棠是他母親最喜歡的花木。

當他母親病重時，曾交代狂四郎說：

「記得在我墓前種一棵秋海棠啊。」

十年後的今天，終於達成對母親的承諾。

這以前，他一直不願來這墓前，一來這裏，他便感覺痛苦，因爲母親的一生太悲慘了，生下他，依然將他培育成一個武士，他實在不願再勾起這段傷心的回憶。

他來到墓前，總得向母親報告一件事，那便是：

「曾經強暴母親的那個異邦叛徒，被我殺死了！」

母親會高興聽到這句話嗎？

狂四郎的表情，就如同今天的天氣一樣。

靜香種完後問道：

「這是誰的墓？」

「妳不知道，還來掃墓幹什麼呢？」

「是我祖父交代的。」

狂四郎低聲地：

「我的母親安眠在這裏。」

「啊？」

「妳母親的姐姐，就是我的母親。」

靜香目瞪口呆，不知說什麼才好，連眨眼都忘記了。

狂四郎嘴角稍稍歪曲，浮起一絲笑意。

「再告訴妳一件事，我的父親就是妳在去年春天以前，一直在霧人亭的地下求教的那個傳教師，妳總不會知道那傢伙其實就是一個叛教徒！……但是現在，一切都成爲過去了，那傢伙也不在這個世界了。」

「這是眞的？」

「是我殺的。」

「……」

這衝擊太大，靜香有點自持不住，困惑之色充塞她全身。

「因果太深了。」

狂四郎伸出手掌，手掌上掉下雨滴。

「走吧！」

他催促着。

兩人走到丘陵中途，天地已一片陰暗，雨水傾盆而下。

斜坡上漸漸變成一股洪水，靜香被狂四郎牽着手，幾次差點跌跤。

走過一叢栗林，出現一間小木屋。

他們走進木屋裏，靜香坐了下來，對岸斜坡上盛開的曼珠花，姹紅的色彩，在他眼眸裏，顯得格外鮮明。

一道閃電襲來，外面的田園、小河、林木，都像白晝一般的光亮，同時間，一聲炸裂的雷鳴，使靜香不由自主地投向狂四郎懷裏。

狂四郎就默默地抱住靜香，從窗戶間眺望野外的豪雨。

像車輪滾滾的雨聲，加上轟然雷鳴，給狂四郎全身帶來强烈的刺激。

一股野性活生生地在他四肢復甦過來，使他確切地感到自己仍活着！

低垂的雲層又閃出一道白光，每當照射的刹那，狂四郎便產生一股想大叫的衝動。

就像閃着一把孤劍，躍入如雲的敵陣中那種壯絕的感覺。

直到靜香呢喃着：「好冷……」時，狂四郎才意識到自己正抱着一個少女的身體。

「冷？很冷？」

「嗯……」

靜香輕輕點頭，上下牙打着顫，縮小着身體。

狂四郎更用力抱緊靜香。

但靜香的顫抖更激烈起來，狂四郎發現他的手腕抱得越緊，她的顫慄也越發激烈。

於是——

狂四郎關上門，迅速地解開靜香的腰帶、外衣、內衣、以及……

拒絕他的力量完全失掉了。

狂四郎自己也脫去衣服，鋪在地面，讓靜香仰臥着，再以自己的身體掩蓋上去。

他一隻手緊抱着她的頸子，一隻手繞過她的胴體，兩隻脚包裹着兩隻脚，肌膚與肌膚磨擦着，希望早一點磨擦出暖意來。

「……啊！」

靜香如在夢境裏，輕吟着。

風雨停止了。

從窗口望出去，野外天際落下幾條光柱，四周就像白天一樣。

還有幾許微風吹拂着，除了屋簷的雨滴聲外，木屋被一片靜寂所包圍。

狂四郎茫然地陷於虛脫狀態中。

靜香的鈕釦雖然扣着，但胸際與膝間敞開，一臉倒藏在狂四郎胸前。

就這樣，兩人不知有多長的時間都沒有動靜。

後悔的潮水，强烈地冲擊着狂四郎的胸臆，一切都因體內的一股野性，招來眼前的結果。

爲使靜香的胴體恢復溫暖，的確需要較長的時間，其結果，却使靜香的四肢，因充滿害羞而不能動彈了。

但是復甦過來的血液，却像一股奔流，使她雪白的肌膚產生微妙的顫慄，同時滲着一股官能的需求。

這種變化，如何能使狂四郎鍛鍊如鋼的五體加以拒絕呢？

——怎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狂四郎在胸中反覆地自問着。

忽然聽見靜香微得不能再輕微地說：

「我的手……」

狂四郎扶起她的上半身問道：

「妳的手怎樣了？」

「不能動了。」

「不能動？」

狂四郎急忙捏緊她細白的雙手，十根手指一如石頭般硬直，既不能彎曲，也不能伸直；或許因爲抱得太緊，精神太緊張，雙手都失血而痲痺了。

一個生來初次受到擁抱衝擊的處女，竟使十指的感覺都喪失了，狂四郎想着，不禁心痛起來。

狂四郎揉了許久，再加上壓力，十指終於再恢復柔軟了。靜香瞧着他低俯的臉，胸中產生不可名狀的熱意，雙眸逐漸濕潤起來。

狂四郎的臉上，有靜香熟悉的虛無色彩，但現在都剝落了，那種認眞的模樣，與鬪劍時充滿殺氣的表情完全不相同，換句話說，這時的表情，充滿着狂四郎青年面目的無心的美。

正當這時，狂四郎却忽然放開靜香，站了起來。

「該走了。」

又恢復原來冷峻的眼光。

狂四郎似乎聽見遠處傳來七響鐘聲，他走出雨水洗過的路面，等靜香出來。

「您要去哪裏？」

「跟老人有約，要到他家去。」

要同戶田隼人再比劍的事，兩天前就已聯絡好，但一直沒有告訴靜香。

靜香訝異地望着狂四郎的側臉，忽然又爲別的意識染紅了雙頰，呢喃着說：

「我眞幸福。」

狂四郎沒有回答，只望着遠方。

靜香增加了勇氣，繼續道：

「自從離開您以後，我才明白，我必須再見到您，因爲我已不只屬於自己，終有一天，

您會瞭解我的，這也就成了我生存下來的意義。」
——今天的事，對我這一生也是意義重大的。
靜香明晰地說給自己聽。
一顆敏感的少女心，爲自己將來的生涯，爲能與狂四郎在一起的幸福，描繪着美麗的夢。
當她發現狂四郎是自己的表兄時，曾一時震驚不止，但現在，似乎無所謂了。
狂四郎一句話也沒說，只顧加快脚步。
不久，下了道玄坡，來到掘川岸邊，他忽然覺得，叫靜香這樣濕着身子回去，未免可憐。
「我叫轎子來，妳在這裏等等。」
靜香却搖頭道：
「我小時候的奶媽就住在這附近的角雲寺後面，我去她家好了，您是不是也去她那裏換件衣服？」
「不用，我沒有關係。」
狂四郎與靜香視線相遇，仍然無表情地跨步而去。
「狂四郎——」
走了四五步遠，忽然聽見靜香凝聚着身心的呼喚。
「我等着您回來！」

狂四郎發現她的面龐上，充滿着香氣般的美。
「把今天的事情忘掉吧，就當作沒有發生過一樣……」
這句冷酷的話，將引起靜香怎樣的反應，他都無暇顧及，只向前邁步而去。
來到樂水樓冠木門，踏過長着薛苔的石塊時，狂四郎放慢了脚步。
忽然間，他感覺到一陣殺氣襲向他，神經爲之緊張起來。
難道戶田隼人埋伏在這裏不成？
身爲一個武士，會做出這樣卑鄙的行爲？
——誰？
他想先發制人，已找好匿身的處所。
但他不願先採取攻勢，這到底與他的個性不合。
直走到玄關處，他才爲自己的神經過敏覺得好笑，原來沒有任何人埋伏他。
狂四郎被一個下女帶進屋，不是帶往客廳，而帶到面向後院的小屋裏。
等了一會，剛才的下女又回來說：
「洗澡水燒好了，要不要先洗個澡？」
狂四郎想，這一定是樂水樓老人爲他設想的。
「我是沒有關係的，如果這個樣子會失禮，洗洗也好。」
「洗好了，請到客廳來。」

狂四郎泡進浴槽，讓身體漸漸暖過來。

那山上小木屋的事，已變成遙遠的記憶了。

後院外面是一片田園，蛙聲蟲聲齊鳴，他反而覺得一片寧靜。

洗過澡，穿好衣服，他發覺長刀短劍都不見了。

他登時產生直感：這是一項陰謀！

但他壓抑着憤怒，開門出來。一步一步地順着纖塵不染的走廊走去。

進入客廳，裏面充塞着森嚴的空氣，一個蓄着白鬚的老人坐在那裏，但不是主水正。

架在鹿角架上的，分明是狂四郎那把無想正宗寶刀。

「你是誰？」

狂四郎壓低聲音問道。

「戶田隼人的師傅平山子龍。」

「什麼？預感到弟子會敗北，由師傅代替？」

「不錯——」

「平山子龍堂堂一個劍客，想殺一介浪人，竟使用卑劣的手段！」

「我不是來同你決勝負的，我不過想拜識一下你的圓月殺法。」

「歡迎。」

「但是不用刀。」

「這就難了。」

「圓月殺法，既然是一展閣下心眼的高術，不用刀何妨？」

「對手呢？」

「必是您合意的對手，出來庭院，人就會出現的。」

狂四郎想起進門時感覺到的那陣殺氣，並不是自己神經過敏。

「好吧。」

狂四郎毫無畏懼下到院裏。

黃昏時刻，四周草木石頭，都覆蓋着一層陰翳。

他游目四方，放慢脚步，突然看見對面土堆後出現一個奇怪的人影。

不是別人，正是短個子喜平太。異樣的肩幅，扁平的容貌，凸在背後的肉瘤，且垂着一隻空袖。

狂四郎三度遇到這個强敵。

「這個男的是我的弟子，知道他和你勢不兩立，特地叫了來。」

邊聽着簷下子龍的聲音，狂四郎感到一盆冰水澆到頭上似的。

上次這個怪物利用笨重的蠟人頭找狂四郎決鬪，這次又不知將使出什麼絕招，看來對方顯然佔了地利的優勢。

對狂四郎來說，這個危險性，並不亞於同戶田隼人對陣。

「狂四郎，看我的！」

喜平太懷着滿身怨恨，殘忍地一笑，同時拔出刀來。

狂四郎右手握刀，舉起與目同高，慢慢描繪圓月，噴着火燄的視線，與喜平太突出的巨眼相接——

刀尖描成完整的圓月的刹那。

「呀——」

像一聲怪鳥的啼叫，喜平太從土堆躍起，四肢縮成一團肉塊，飛向天空。

當閃光落下時，噴出一朵鮮紅的色彩；同時，長刀離開喜平太的手，縱向高空，再落入水池裏。

狂四郎依然站立在原處，左袖被砍裂兩寸多長，手臂淌着鮮血。原來狂四郎的左臂被砍傷，就以右手擊中喜平太的手臂。

「漂亮！」

子龍在簷下讚嘆。

落到地面的喜平太，隨一聲叫喊，拔出另一把刀。

同時間，子龍也將那把無想正宗抛給狂四郎，只見狂四郎一口咬住劍帶，白刄出鞘，像破竹管般將飛躍過來的喜平太斬伏在地。

喧嘩的鬧街上，人潮後浪推着前浪。

茶店裏，繫着圍巾的侍女，從這一桌到那一桌，整天忙個不停。一些師傅帶着徒弟的常客，總喜歡佔住一個角落，對來往的人奚落一番，藝妓與官場的流言閒話，古今都沒有多大

變化。

正當這時，一個年輕客人走了進來。

「幽靈出現了，看見沒有？」

「請千公吹法螺了吧？」

「管他吹不吹，你看，嚇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自從室矢醇堂與愛妾一起被殺死以後，大庭院常常鬧鬼，這天在茶店裏又大談鬧鬼的事，正當談得有聲有色時，大家的視線不約而同地集中到狂四郎身上，大家都認爲室矢醇堂是狂四郎殺的。

在江戶老百姓之間，狂四郎的名氣可眞大，但在狂四郎周圍瀰漫的一股虛無氣息，却是平民們的感覺所不能領會得到的。

特別是今晚狂四郎的模樣，更顯得異樣。

他似乎完全沒有看到這些談笑的人羣，眼眸已失去焦點，拖着蹣跚的步伐走出店門。

渡過一陸橋，彷彿妖氣附身似地，路人都紛紛閃避。

狂四郎病了。

在樂水樓被喜平太砍傷左臂是致病的原因。

雖經平山子龍縫合治療，表面看來已痊癒，但經過十數天，忽然又惡化起來。

是否患了今天所稱的什麼破傷風？

顏面漲大，張口困難，熱度一直不退，四肢却冰冷，從後頸到背脊，時而抽搐得厲害，隨之而生的疼痛，非言語所能形容。

——我難道就此死去？……

痛苦難忍時，腦裏不免掠過一層陰影。

——就此死去也好，這樣適合自己……

即使這樣，他仍勉強支持着身體，在鎭上徜徉……

當他力氣用盡時，也就是死亡的時刻了。

他等於同死神下賭注，一個虛無的男人拿生命向現實抗拒……

忽然間，他留意到自己所站的地方，原來就在常盤文子家附近，在那二樓的房間裏，美保代必定在等待着——

——是否該向美保代求援？

——不行，男子漢不能這樣沒出息！

自己責罵自己，一陣痙攣襲來，骨肉都要裂開般地痛楚。

他忍不住在牆角嗚嗚地呻吟起來，隨之蹲了下去。

路過的小販或町人都圍住他觀望着，破傷風特有的慘相是有點像幽靈的，正好一個挑着擔子想走進木屋的老太婆看見了，吃驚地：

「咦？」

走近兩三步又道：

「不是狂四郎嗎？」

原來正是文子家的老媽子。

「你怎麼啊？生病了？」

狂四郎沒有回應，只揮揮手而已。

「趕緊叫人來……不……還是我自己去比較快……狂四郎，你在這裏等一會，我馬上回來……」

老太婆說完，自己向前跑去。

狂四郎想叫住他，但舌根僵住了。

「美保代……」

老太婆尖叫着。

「救命呀——」

三線琴的聲音戛然而止。

「什麼事呀？」

文子出來問道。

「不得了，狂四郎倒在門邊……」

「狂四郎？狂四郎怎麼啊？」

文子臉色忽地變青。

「好像生病了。」

文子不顧一切，直下樓梯，並叫道：

「美保代！」

聲音剛出口，美保代已一臉發白地站在那裏。聽文子說狂四郎病倒在大門外，不顧裙裾的紊亂，向大門外飛奔而去。

然而，當美保代到達大門外時，狂四郎的影子早已不見了。

美保代一時瘋狂似地四處邊喊邊找，文子與老太婆的尖銳喊叫聲也此起彼落。

「狂四郎——」

美保代已忘掉身份，直呼狂四郎的名字。

三個女人就由中橋、上橋，而永松橋，然後由佐賀町到堀川町，直尋找狂四郎的踪跡。

狂四郎却如一條死猪似地仰臥在上橋底下的一間木屋裏。

當老太婆往那方向跑去時，狂四郎掙扎着最後一絲力氣，離開了小屋。

風雨中進犯靜香的情景，不覺又在他腦中復蘇過來，他竟感到這場重病就是那件罪行的報應。

接受美保代的照顧，無非出於自虐意識；而違背良心的行爲，則一死也難以贖罪。

聽見美保代在橋上叫着自己的名字，那聲音直刺肺腑，但他却連一動也不動。

不知又經過多長的時間，狂四郎喃喃地鼓舞自已站立起來。

河面已不見舟影，路上的脚步聲也聽不見了。

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朝着哪個方向走，只覺得似已越過神田川，來到一條街上。

走在街上的，都是一羣半醉或全醉的下了班的公務人員，忽然間，從陰暗處傳出女人的聲音：

「先生，不想玩玩？」

「嘿嘿，臉蛋讓我瞧瞧，妳的臉蛋……」

一個醉眼惺忪的回答道。

女的掀起裙裾，作挑逗狀，醉眼的說：

「我不看妳的屁股，要看妳的臉蛋呀！」

一羣過去，輪到狂四郎走了過來，女的走近他，藉着月光，看到狂四郎的面孔，趕緊躲開去。

再走幾步，又有一個夜鶯上來道：

「玩一玩吧？先生。」

聽那語調，倒蠻柔和優雅的，狂四郎駐足道：

「妳住哪裏？」

「就在附近……」

一般夜鶯自己有個小窩，夜裏出來營生。

「帶我去。」

走過兩條大街，轉入一條小巷。

「就在這裏，我去開門。」

女的撿起被風吹落的白手絹，繞到邊門去。

狂四郎的痙攣和激痛又發作了，當女的打開門瞧見他痛苦的模樣，不禁叫道：

「你怎麽啦？」

說着，趕緊扶住狂四郎。

狂四郎痛苦得歪曲着臉，顫抖着嘴唇說：

「我叫狂四郎……」

聲音小得只勉強能讓對方聽見。

女的扶他進入屋內，狂四郎從袖袋裏取出一分銀子遞給她。當時夜鶯的價格都在二十四文左右，這個出手可不凡，但她只默默地拉開紙門，將棉被搬出來。

狂四郎抽下長劍揷刀，就往墊被上躺了下去。

閉上眼睛後，色彩鮮艷的煙火在他面前爆炸，一陣暈眩侵襲着他。

「這位先生……」

聲音是那樣的低柔。

「讓我安靜。」

狂四郎本想這樣回答，可是說不出聲音，不一會工夫，也就沉到無底的深淵裏去了。

更夫正拉長聲音報時。

將近破曉時分，廚房的窗子已一片泛白。

女人就默默地坐在隔壁的房裏，腰帶未解，也沒有躺下，從昨夜到天明。

看那模樣，倒是可憐楚楚的，臉蛋白得像雪，衣襟間襯出端莊的性格，年齡似乎徘徊在三十前後。

不料，就在這頃刻間，女的忽然尖銳地叫起來：

「把我害成今天這樣子的，就是你這畜生！」

說着，從桌底下抽出一把匕首來，站起身，拉開紙門，凝視着睡夢中的狂四郎，狂四郎大概痛苦已平息，呼吸頗均勻。

女的顯然瞄準他的心臟，但當她一眼瞧見狂四郎的面龐時，她全身立時失去了力量。那受盡痛苦和疲勞的面容，此刻顯得多麽寧靜而安詳！女的不禁隨一陣齒震而瞠目結舌起來。

——我不能殺他！

女的呆住，臉頰的筋肉都有點發顫，眸子也跟着溫潤起來。

這時刻，一隻蒼蠅嗡嗡嗡地在狂四郎臉上繞了幾圈。

女的趕緊爲他驅走那蒼蠅，但立刻又爲自己的動作覺得可笑，帶着凄然的寂寞，走出房間。

其實狂四郎一直微張着眼睛由細微的眼縫中瞧着她，她都沒有注意到。

不久，天也就亮了。

翌日，狂四郎不曾在她面前醒過，連動也不曾動一下，事實上，或許眞的疲倦了，但她並未向他投以憎惡的眼光，相反地，時而爲他趕走蒼蠅，用手帕沾水替他擦拭顏面、脖子或手臂等。

到了下午，趁女的出去後，狂四郎突然爬起來，到隔壁的房間去瞧瞧那佛壇，淸晨時刻分明聽見她在敲鐘什麼的。

看看靈牌，他明白了，鷹野又之丞，不是備前請的那個流浪武士嗎？狂四郎曾兩次遭到這個武士的侵襲，一次在將監橋，一次在押上村，但殺掉這男的並非狂四郎，而是喜平太。

——原來是鷹野的妻子。

她竟一直懷疑狂四郎殺了她丈夫。

當她從外面回來時，狂四郎又恢復到原來的姿態。

黃昏時刻，巷裏顯得嘈雜起來，女的好像在隔壁房間接待一個客人，額角一道疤痕，眼神十分陰險。

「哦，彌九！」

「怎麼？妳不歡迎我來？」

在女的面前坐下後，又繼續道：

「告訴妳，室矢醇堂的銀子藏在什麼地方，只有鷹野一個人知道……像那樣貪心不足的醫生死後只留下兩百兩銀子，講了誰相信？醇堂存下的銀子，至少不下於一萬兩！醇堂請你丈夫殺掉的那三個人，到底把銀櫃抬到哪裏去了？你丈夫殺死他們之前，一定問過的……

……」

「這件事，的確聽得够多了。」

「所以嘛……」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丈夫的脾氣，像這麼重大的事情，他怎麼會讓我知道呢？你逼我也沒有用。」

「要是別人，也許就此打退堂鼓，但是我可不同啊，我賣命也要拿到這筆銀子，現在要想辦法瞞住備前，一旦被備前知道銀子的藏處，妳我都休想得半個錢，他要是逼問妳，我看妳就假裝說：『我要坦白說出來，然後隨丈夫到另外的世界去。』……但是那箱銀子還得先讓我知道，我們一起逃走……妳聽懂我的話吧？」

「彌九，你也眞傻，我要是知道那些銀子放在那裏，我怎麼會淪落到這般地步？」

「我看妳是在等待機會——」

「別再說了，我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她大聲地嚷着，忽然想到鄰室還有一個病人。

——狂四郎得了重病，正在隔壁睡着哪。

要是這樣說出來，這男人不知道多驚奇。

「反正妳好好再考慮考慮，也是爲的妳好，我會再來。」

彌九出去後，女的坐着，許久不動。

不久，她探頭望了望，狂四郎依然安睡着。

深夜，大約二更已過。

室矢醇堂的庭園，已荒蕪一年多，在下弦月下，充滿深山幽谷般的情趣，喧鬧的蟲聲，反而更加深這份寂寞。

池面上彷彿浮現黑黝黝的東西，看個仔細，是鷹野的妻子。

不錯，那些浪人未死前曾經說過室矢醇堂的銀子都沉到池底，她就獨自深夜來尋找了，時常鬧鬼的話，總算揭開謎底。

弄碎了水面的月影，她游到岩岸來，正伸手去取衣服時，由高麗塔背後，又閃出一道黑影。

「果然是妳，被我猜中了。」

是彌九的聲音。

他輕捷的動作，與白天判若兩人，兩手早已抓住衣服，來到她面前說：

「妳竟敢想獨吞，想得太便宜了。」

說着，拔出腰劍來。

「彌九！」

忽然從背後傳來聲音，彌九轉過頭。

原來是狂四郎如幽靈似地在月光下出現。

她一聲驚叫，與此同時，彌九擧刀砍出，狂四郎影子搖晃一下，彌九挨了刀的身體傾向

水面，隨一聲巨響，沉入池底。

狂四郎收好劍，對畏縮的她說：

「靠一個女人的力量尋寶是不容易的，還是死掉這條心吧。」

說完，轉身便走了。

她萬萬沒有料到病重到如此地步的人，竟然能爬起來，她驚愕得目瞪口呆，當狂四郎的姿影消失後，她雙膝一折，癱了下去。究竟自己的行爲是不是太愚蠢了？狂四郎說的那句話，活像一根生了銹的鐵釘，直打入她的心版上。

眞如佛家說的是一種因緣。

沿着東海道朝西徜徉而去的狂四郎，來到平塚一家茶屋休息時，遇到了那對不同尋常的年輕武士夫婦。

昨夜在江之島的一個賭場裏，狂四郎熬到天亮後，終於在床角躺下來睡着了。

約莫睡了兩刻鐘，他忽然被一陣飲泣聲吵醒，睜開眼，從木板牆的裂縫望過去，看見一對男女坐在那裏，女的雙手掩臉，男的對她凝視着。

向來對世事淡漠的狂四郎，却不由得被那男子的清秀容貌所吸引，那眉宇和嘴角所浮現的，分不清是遲疑還是焦躁的表情，更引起狂四郎的興趣。

「千代，妳昨晚說的話可當眞？」

聲音聽來，與其說是探問，毋寧說是嘆息來得適當些。

女的沒有作答，繼續啜泣。

男的忽又放射出憎恨的目光，恢復到剛才的困惑之色，嘴唇顫抖，眼中充滿淚水，垂着臉。

何以一個堂堂文士，如此脆弱？狂四郎不解，但不輕蔑，對一個會哭的男人，他是很羨慕的。

不久，女的啜聲停了，但雙手仍摀住臉。

狂四郎期待着，好不容易等到她慢慢地放下手，這瞬間，狂四郎不禁怔住了，女的也美貌得驚人！

在江戶城裏，像這樣美貌相稱的男女，恐怕找不出第二對！

女的帶着淚痕的眼珠，正瞧着狂四郎偷看的縫隙，好像凝視着狂四郎似地說：

「我願意。」

「哦……抱歉！」

男的垂下頭。一如演戲。

女的眼眶裏，滾出一顆雨點般大的淚珠，掉到膝蓋上。

「但是有個條件，就是你我從此斷緣。」

女的說。

「不，沒有這回事，一旦成功，妳我再聚一起，我們一定永遠幸福。」

「………」

女的臉上，掠着一層寂寞的陰影。

「千代，請相信我，我決不會拋棄妳，遭到這樣的不幸還拋棄妳，會被老天懲罰，相信我，我不能沒有妳，一定跟妳白頭偕老，不過只要一次，閉着眼睛……對了，就當作受了一次傷就好了……傷是很快就會好的，我一定用我的眞心來治好妳。」

女的依然沉默着。

「千代！」

男的抓住女的擱在膝上的手。

女的却毫無反應。

男的徐徐地將頭埋入她的膝上。

這時，從外面傳來一聲叫喚：

「來，給我一雙草鞋！」

兩人立卽分開來。

狂四郎站起身，目送着兩人的背影。

男的穿着輕便的武士裝，戴頂菅笠，女的支着拐杖，看來是一對富裕的夫妻。

狂四郎第二次遇見這對夫婦，是在國府津的樹林中。

狂四郎正坐在眞樂寺旁邊，向着海面眺望。

海灘上，漁夫在唱着歌謠；右邊是突出岬角，遠處是水天一線，白雲數點。

——我是來看海的？

美保代的事、靜香的事，以及一切發生在江戶的事都從腦中除淨，爲着到箱根來療病，毅然踏上旅途……

看到海洋，不禁想起瀨戶內海孤島上的那位師傅，師傅給他腰際這把無想正宗寶劍時所說的話，又在他耳畔縈迴：

「獨尊之神擁有我，卽是破邪除魔的利劍，無明之輩擁有我，則變爲殘虐無道的毒刄。」

無賴的弟子，竟選擇了後者，有何顏面去見師傅？

——回去回去！狂四郞，你只能在江戶的土地上自生自滅，澄淸的山河，是不能讓你汚濁的身心來冒瀆的。

耳畔充滿着嘲笑。

「回去？」

正當他站起身，却看見不遠處一個人坐在松樹下。

那是在平塚的茶屋看見的那個年輕武士，不住地凝視着眞樂寺的方向。

視線稍微移動一下，又看到他的妻子坐在附近的石塊上。

——究竟在演什麼把戲？

狂四郞又坐了下去。

村子裏，一個人影往眞樂寺走來。狂四郞立卽離得遠些，看個究竟。

人影顯然是找年輕武士的，他的妻子低着頭，似乎還沒有發現。

此人也是個流浪武士，臉色蒼白，充滿殺氣，眸子澄淸，不像惡徒；看那步伐，無懈可擊。

女的聽見脚步聲，站了起來，武士站住，問道：

「只一個人？」

聲音穩重地。

女的張了張嘴，沒有說話。

「新之助呢？」

「不知道。」

「爲什麼？」

「……」

「我以爲新之助叫我來，原來是妳……」

「……」

「……」

「怎麽回事？」

「新之助想不要妳？」

「說不定。」

「這傢伙……」

武士的面孔變得陰森，逐漸泛起紅暈，咳了幾聲。

「新之助放棄跟我決勝負？」

「……」

「千代，到底怎麼回事？」

武士再逼前一步，千代忽地從懷裏抽出短劍來。

「我下決心了！」

武士身體輕輕一轉，抓住千代的手腕。

「妳一個人來對付我？……新之助可眞幸福啊——」

一種對女的憐憫和對男的嫉妒心理，使武士的表情顯得十分奇妙。

短劍從女的手上落地，武士放了手。

「妳告訴新之助，我今天是抱着一比高下的決心來的，但現在，我已無心殺一個如此軟弱的男人，我已病重，將不久於世，新之助也不能殺我了……」

「……」

「千代，妳應該回去故里，忘掉新之助，另外尋找妳的幸福，祝福妳。」

說完，轉身就走。

千代却大聲叫住：

「等一下——」

武士回頭，凝視她。

那銳利的視線不可擋，千代垂下臉，低聲說：

「請帶我走。」

武士疑惑地，然後苦笑道：

「太遲了，剛才說過，我的生命已所剩不多，況且我庄一郎，只是一個賭徒的鏢客，連個過夜的錢都……」

庄一郎正想走，被千代拉住衣袖：

「請帶我去，求求你！」

千代悲痛地說：

「我剛才是準備一死的——」

「爲什麼？」

「我恨這個世界！你帶我去，求求你，不管你怎樣對待我，我都願意！」

「不騙我？」

「不騙你！」

「好。」

庄一郎點頭，意思是：跟來吧！

這兩人所說的話，都被不遠處石塊後面的狂四郎聽見了，狂四郎比常人敏銳的聽力，自然能聽得一淸二楚。

從眞樂寺古刹往右看，不遠處，蜿蜒着一條小河，河面架着一道橋，叫親木橋。

新之助眼看敵人領着自己的妻子渡過這條橋，當他也想踏上橋時，背後傳來叫聲：

「新之助——」

驚奇地回過頭，原來是狂四郎正對着他微笑。

「讓我陪陪你吧，像你這樣的美男子，我平生倒是初見哩……」

「我有急事——」

「不必急，對方走得很慢， 而且從這裏到小田原的江戶口只有一條路， 不會找不到的。」

新之助滿臉愕然，血色盡失。狂四郎繼續道：

「我不是什麼密探，以前也不認識你，只是一介浪人罷了，不過前些天，在平塚的茶室裏看見你在哭泣……」

「……」

新之助顫唇，沒有說話。

「我第一次看見武士哭泣，不過我不是諷刺你，一個武士爲悲憤或不滿而哭泣，這是一種純情的表現，如果你們夫婦需要我幫忙什麼，我願意……」

新之助走着，視線落在地面，受的衝擊過大，思考力已變得薄弱。

接近小田原的江戶口時，狂四郎放下新之助，趕上庄一郎和千代。

經過一道木門，七八名流氓蜂湧而出。

其中一個大聲道：

「咦?你沒事?」

「什麼事?」

庄一郎故意皺眉反問。

這裏正是岔路口，往江戶的人，或上箱根的人，都得在此過夜。

夕陽西下後，街上燈光點點。

新之助隔着一張桌子，悄然低俯着，擺在面前的酒菜，連動也沒有去動一下。

座上持續了長久的沉默。

狂四郎再向新之助問清情況，再約好時間。

新之助準備爲他哥哥報仇。

新之助是稀世的美男子，但學問和武藝都不行，相反的，庄一郎雖然人緣不好，却是文武雙全的青年，千代竟同時愛上這兩個對照性的人物。最後千代選擇了新之助。

訂婚之日，新之助的哥哥周右衞門也到席，周右衞門本來性格溫和，幾杯酒下肚後，却語無倫次，判若兩人。這天酒後來到馬場上嘲弄庄一郎說：

「庄一郎，馬比女人好啊，乖乖地讓人騎。」

交織幾句激烈的話，雙方同時拔刀砍殺，周右衞門被殺倒在地，庄一郎從柵裏牽出馬，揚塵而去。

一個月後，新之助帶着新婚的妻子出門尋仇。

經過三個月的探尋，查出庄一郎已當了小田原某賭徒的鏢客，但新之助却蟄居江戶的淺草，虛度時光，到後來，甚至失掉復仇的信心而裝病，精神上患了恐懼病。

新之助竟想出令人傷心的計策。

命千代犧牲貞操……在庄一郎溺於情慾中時，伺機斬殺，經多方說服的結果，千代同意了。

當狂四郎聽見這段剖白後，並沒有輕蔑新之助，他覺得，以這樣一個怯懦的人，除這樣做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買通了旅店的侍女，狂四郎和新之助住進庄一郎和千代的鄰室。

昏暗的路燈，將兩個人影大大地映貼在牆壁上。

默默地對坐了不知多長時間。

庄一郎與千代都有滿腹的話要說，然而他們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

外面靠海的馬路，已經聽不見人聲。停了片刻，忽然聽見一個人問道：

「幾點了？」

「五點半——」

旅店門前帶班的回答。

庄一郎抓住刀站起來。

「我走了。」

「庄一郎——」

千代狼狽地伸出手。

「請你留下來陪我。」

「我不是要逃走，明天早上再來接你……」

「不，你不要留下我一個人……」

「我只答應送妳到國許。」

「不，你已經答應帶我走。」

「我不能帶妳走——」

「我不再回去了。」

「千代，彼此留着潔白的身心分手不更好嗎？」

千代睜大眼睛望着庄一郎的視線，忽然，瞳仁失去光彩，彷彿變成巫婆的祈禱，以抑揚的語調說：

「庄一郎，我向你坦白……」

「坦白什麼？」

「……我這樣和你約會，要你帶我走，完全是新之助的計策……」

「什麼？」

庄一郎竦然而慄。

「那麼說，新之助當時躲在眞樂寺附近？」

「是的。」
庄一郎的眉宇間，產生一陣強烈的抽搐。
「卑鄙的傢伙！」
雙眼散放出來的光芒，瞬間帶着炙熱的火焰，野獸的狂性在他血液中沸騰。
庄一郎一步步逼近千代，忽地抱緊她。
「千代，成全新之助的心願，我要佔有妳！」
庄一郎充血的雙眼，直往千代面孔上注視着。
這幅難以形容的美貌……閉上的眼皮是那麼細緻，雕塑似的鼻樑，櫻桃般的嘴唇……這一切本來可以屬於自己的，但經過萬般痛苦而讓給新之助。
——好，我要佔有她，新之助有辦法就來吧！
庄一郎在胸中這麼嘶叫着。
這種形相，狂四郎就在隔壁的房間，利用紙門的縫隙默默地窺視着。
突然間，狂四郎心中起了新的變化。
他像影子似地逃出旅店，走進一家小吃館。向新之助笑笑說：
「需再等一會兒。」
「一會兒」終於過去。
狂四郎陪着新之助再次走入旅店。
房間一片靜寂。

「打開來看看。」
狂四郎催促着。
新之助手指伸到紙門間，輕輕地，五分……一寸……兩寸，打開了！
一幅悽慘的景象呈現眼前！
千代雙腿被綑，仰臥床上，庄一郎頸項插着一把刀，手握刀柄，仆伏血泊中。
千代的臉色，灰如蠟人，但十分安詳。
新之助有點站不穩，狂四郎在他背後低聲道：
「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解決辦法了。」
這個結局，在他剛才走出旅店時，已經覺得出來了。
黎明時——
乳色的霧瀰漫街上，狂四郎與新之助默默地走着。新之助背上的包袱裏，放着庄一郎的首級，懷裏放着千代的遺髮。
往箱根走了一段路程，忽然從後面傳來脚步聲：
「等一等！」
狂四郎駐足，向怯怯的新之助說：
「我們就此分手吧！」
「……」

「這回看你的了。」

狂四郎說着，靜靜地改變了方向，他沒有數那些追趕而來的人數，只遙望着天邊的朝霞。

他心裏只想着：今天恐怕又是好天氣！

爲了打禪，狂四郎來到鎌倉的古刹。

數年前，他曾來過一次，除坐禪外，也學了書法，那是他的生涯中心境最平靜的一段時光。

當他行將離去時，七十幾歲的住職曾告訴他：

「你一去，這裏就更寂寞啦。」

這句話，忽又在他耳畔響起來。

在小田原，與那位怯懦的年輕武士分手後，轉眼又過了三天。

陽光正好，海上的波浪輕輕翻滾，砂灘白得有點眩眼，岸上的麥園，迎着陣陣海風，激起綠浪。

遠處水平線上，浮現伊豆大島，像一隻大海螺。

海洋的變化是莫測的，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陰風怒號，濁浪沖天，今天倒是難得的一片海景。

狂四郎不禁想起種種自己的過去，多少發生在海邊的悲劇，從他胸前一幕幕地映現。

正當這時，忽然聽見後面一陣叫喊聲。

幾個人影在砂丘上包圍着黑櫃般的東西，個個都是覆着臉的武士。當黑櫃被抬到水邊時，後面倒下的人紛紛站起來，眼看東西就要被抬上船了。

從砂丘哭叫着追去水邊的，是個女人，但狂四郎並沒有跑向前去，他知道東西已被抬上船，追也沒有用處。

但狂四郎忽然向那方向奔去，原來水邊的一個武士，抽出白刄，朝女的趕來。女的蹲了下去，撿起一塊木棍，對武士架勢道：

「來吧！」

拔刀的武士更逼近她。

這時，船上傳來叫聲，通知了狂四郎的存在。

武士朝那方向看看，再向船上的人說：

「那是狂四郎啊！」

那是乞求助陣的叫聲，但船上的人却急急忙忙抓起櫓槳揷入水中。

拔刀的武士看清冷酷的現實，自己也轉身想逃。但狂四郎右手握刀，如海燕掠浪般，幾步躍到水裏，往那武士背上一刀刺去。

狂四郎看看仆倒的武士，再看看船上，發現船舷處有人正舉槍向他瞄準。

狂四郎依然泰然地。

女的叫道：

「啊，危險——」

轟然一響槍聲，傳過海面，擴向天空。

但狂四郎的步伐還是沒有改變，他的反應只是嘴角的一絲冷笑而已。

武士的臉埋入砂中，一動也不動，狂四郎蹲下身子，看清是一張完全陌生的面孔，不禁憮然站起。

他本想活捉的，沒想到刀尖從背後一刺，竟深達心臟，爲此後悔不已。

對方既然知道狂四郎，想必是本鄉老中的密探，或是備前參養的嘍囉了，果眞如此，則這場勝負，只有移到江戶去完成了。

狂四郎回過頭去看那女的。

看來是個漁村的姑娘，二十歲前後，黑而大的眸子，散放着青春的光輝。個子比狂四郎還高，胸部豐滿，顯然是個健壯的海女。

「那些人搬走的，是什麼東西?」

女的眨眨眼睛說：

「我知道你。」

「知道不知道都無所謂，我問你那是什麼東西?」

「是個鎧櫃。」

「看來就是個櫃子，裏頭放些什麼?」

「鎧櫃當然是放鎧甲呀!」

「從哪裏搬來的?」

「你住的古刹。」

「智念寺!」

過於巧合，使得狂四郎皺起眉頭。

四年前狂四郎居住的智念寺位在梅谷，俗稱綴喜里。

狂四郎的腦海裏，這時又復蘇了對這女孩的記憶。當時天天爲寺裏的和尚買鮪魚啦、黑鯛啦、鰤魚啦等等，那個小女孩，已長成今天這個模樣了。

「和尚答應他們搬走?」

「不知道呀，我從外面回來，看見他們正在搬動，我就叫住他們，想不到其中一個就拔刀砍了過來，我只好邊躲邊追到這裏——」

話未說完，狂四郎轉身就跑，姑娘也隨後追去。

不久，回到寺裏，狂四郎掃視一番，發現黑色的血跡。

血跡直滴到正堂，狂四郎望去，不禁呆住，那位滴血的和尚不是肅然地端坐在壇前嗎?

「和尚!」

和尚沒有動靜。

狂四郎湊前去瞧，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原來閉目端坐的和尚早已死去，狂四郎伸手輕輕碰一下肩部，屍體便倒了下去。

「和尚——」
姑娘慟哭起來，狂四郎從肚裏湧出一股憤怒。
將和尚的屍體安置妥善後，狂四郎知道和尚素來就有寫日記的習慣，於是找到去年的一冊。
『六月二日，晴，强風。下午，海女從海灣中撿起鎧櫃，附滿牡蠣，啓蓋，無海水侵入跡象，鎧狀巧緻，標記明晰，係天正年間小田原明珍十九代久太夫宗家所製，傳至北條末裔，投入海中，經二百五十年未腐蝕，無疑奇蹟。』
狂四郎讀完朝女的說道：
「妳撿回鎧櫃，鄉人怎麼講？」
「我跟和尚都沒有宣揚出去。」
「其他還有誰知道這件事的？」
「我哥哥也知道。」
「妳哥哥同妳住在一起？」
「嗯，不過已經出去江戶，聽說在一家大米店幫忙。」
狂四郎聽到此，一切都明白了，交給女的一些安葬費之後，站起來說：
「還想拜託妳一件事。」
「儘管吩咐。」
這天，當常盤文子練完琴在客廳休息時，忽然聽見樓梯傳來腳步聲，回頭一望，原來是

美保代。
「文子，有件事想拜託妳。」
「什麼事？」
美保代有點害羞地：
「請妳爲我剃掉眉毛、染黑牙齒好嗎？」
「啊？」
文子大爲詫異。
「哦，我明白了，妳是有意讓妳先生大吃一驚，有妳這麼一位年輕太太！」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還說不是這個意思。」
隨着來的老媽子搶着道：
「還不趕緊準備，美保代已經是新娘子啦。」
第二天，美保代便乘上坐轎，被抬到押上村去。
但不知怎地，美保代却預感到自己的生命似已所剩不多。
從初春以來，她時常發熱盜汗，白天上街常爲輕微的暈眩所侵襲，梅雨季裏，甚至喀了兩三次血。
看到血，她並不害怕，她覺得自己的命運，就好比那櫻花一般，雖然短暫的絢麗之後，

隨之凋零，却也留下鮮美的回憶。在此寂寥中，她唯一的願望，便是能够在狂四郎眼前幸福地死去。死前靈敏的預感告訴她，迎接死亡的地點不會在常盤文子的家裏。

她希望在押上村的龍勝寺，靜靜地躺在狂四郎的懷裏死去！

——我還是去那古刹裏等他吧，雖然對空然有點打擾，對我却只有這個選擇……

幼時，從失掉父母以後，美保代便開始過孤獨的日子，因爲長得美貌可人，加上氣品高貴，也就一直受撫養她的人所疼愛。

寬政初年，皇室裏發生了尊號事件。當時的光格天皇，爲閑院一品太宰帥典仁親王之子，卽位之日，尊稱其父典仁親王爲太上天皇，但當卽爲幕府老中首座的松平定信所反對，定信爲一著名朱子學專家，持重名分論，但反對尊號的主張，未被接納，當時任京都所司代太田備中守資愛，夾於贊成及反對之間，處境極爲困難，不得已夫婦相偕自盡，美保代爲這對夫婦留下的獨生女。

定信可憐美保代身世，收爲撫養。

十八歲，入宮服侍家齊將軍，家齊爲其美貌傾倒，命爲身邊女侍，遭到美保代拒絕，後來充當密探住進西丸老中水野忠邦家，竟爲素昧平生的流浪武士狂四郎所佔有，不可思議的是，那次暴力，居然給美保代帶來了愛的萌芽！

現在——

美保代正坐在轎中，搖搖晃晃地，朝狂四郎居住的古刹走去。說不定，這正是美保代今生最後的期望哩。

正當這時候，澁谷宮益町的樂水樓裏，來了一個訪客。

出來開門的靜香，剛一瞥見對方，立時全身都起了惡寒。

這個身穿戰國時代武裝的人物究竟是誰呢？瞧那風貌，便是一臉陰險氣。

「隱居老人可在家，告訴他有個叫左馬右近的人來找了。」

「可有貴事？」

「拜見了，馬上奉告。」

靜香回身，到屋裏告訴老人。

老人皺皺眉頭道：

「臉上可有紅痣？」

「好像有。」

老人思考片刻才說：

「叫他進來。」

左馬右近來到客廳，表情穩靜。

「恐怕你老人家已經忘記，七年前——」

話猶未完，老人卽說：

「我還記得。」

老人與武士之間，顯然存在着一段不愉快的過去。

「來此到底爲着何事?」

「今天特地去兵原草廬，見了我伯父。」

老人以疑惑的眼神，注視左馬右近。

兵原草廬卽平山子龍的私塾。建築壯麗宏偉，爲子龍講述兵學和儒學的兵聖閣及練武場合併起來的建築物。

左馬右近爲子龍外甥，七年前因素行不檢，爲子龍棄絕，據說最近子龍臥病在床，左馬右近想乘此機會懇求子龍饒恕。

「子龍願意見你?」

「七年的光陰，使他釋懷了，你看這個——」

左馬右近取出藏在身後的大刀，那無疑是子龍的佩刀。子龍深爲這把佩刀自豪，據傳曾爲武田信玄的名將馬場美濃守信房所愛用，長三尺五，鞘呈蠟色，其剛壯銳氣，無以倫比。

證據擺在面前，老人的疑色仍未消失，相反的，老人甚而懷疑，是否趁子龍臥病偷來這把劍?

「然後呢?」

「現在兵原草廬的代理人爲戸田隼人，曾在庭院與狂四郎一決勝負，結果敗在狂四郎手中，伯父爲兵原草廬雪恥心切，這次改命在下負起任務……」

「戸田隼人並沒有敗給狂四郎，子龍也承認那是平手。」

「不，伯父並沒有這樣講，一個堂堂兵原草廬代理指導，怎麼可能輸給一個名不上經傳

的流浪漢?」

那語氣，使老人覺得，怎可讓此人與子龍相見?

這時刻，靜香正悄悄地端着茶進來。但她隔着屏風，偷聽了一會他們的談話。

「你想跟狂四郎比勝負，可隨你的便，不必告訴我。」

「不，聽說那對男女偶首仍在您手中，我想打敗狂四郎，取得那對偶首。」

老人不禁在肚裏冷笑。

隼人與狂四郎賽劍的事，子龍並不知道，這樁秘密果眞被外人知道了，那無疑是本丸老中洩漏了秘密。

老人一直沉默着，因此左馬右近再問道：

「請告訴我，狂四郎住在哪裏?」

「不知道!」

「您是眞的不知道?」

瞬間，左馬右近的雙眼放射出光芒。那是充滿殺氣的淒厲的兩道光。

「你懷疑我?」

「豈敢，既然不知道，也沒有辦法，只好動員兵原草廬的七百餘名弟子，讓狂四郎嘗嘗無數白双的滋味了……」

——這小子，莫非已知道狂四郎是我的孫子不成?

老人不覺竦然。

靜香也在屏風外激烈地顫慄起來。左馬右近威脅的話，她已全都聽見了。

奉祖父之命，靜香也曾造訪過兵原草廬，通過子龍的房間時，武道場的眞數目不禁使她吃驚而駐足，那射桶、鐵砲、鎧甲、槍矛、長刀、大鎚、木刀等等，應有盡有。

狂四郎的劍法之妙，是靜香所熟悉的，但集合兵原草廬的弟子們一起殺到，狂四郎那怕再高明，恐怕也難保平安。

——非快點去通報狂四郎不可！

約莫兩刻鐘之後。

薄雲輕飄的天空下，三座轎子往前趕着路。

其中一座坐的是靜香，她緊皺眉頭，埋怨速度不够快，想到那個臉有紅痣的武士以飛快速度追來時，更覺不寒而慄。

曾經幾次，她想掀起垂簾，看看後頭，然而她不敢。

來到一個地方，座轎停住了，她全身打了寒顫。

「小姐，這裏是三岔路口，請問往哪裏走？」

這說話聲，使她舒了一口氣，她回答說：

「到這裏就行了，讓我下來。」

四處景色，至為蕭條，原野的蘆花迎風招展，靜香每走一步路，都有令她難忘的回憶。

——我能從此與狂四郎長相廝守嗎？

——對，我應該告訴他，江戶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勸他帶我到遙遠的地方去！

這番想像，只短暫地慰藉了靜香的胸臆。

當遠處龍勝寺的屋頂露出林梢時，靜香不禁一陣心跳。

走入境內，看到那間小屋的雨窗開着，深秋的陽光，透過黃澄澄的銀杏樹葉，照在那白色的紙門上。

來到門前，靜香輕聲喚道：

「狂四郎——」

她的腦海裏，不難描繪出狂四郎仰臥着的姿態。

傳出有人的動靜。

可是——

靜香不勝喜悅。

紙門慢慢地被拉開之後，靜香的臉上，立時失掉了血色。

出現的，竟是一個艷麗的婦女，剛剃過的眉根顯得靑靑地，微微張開的雙唇，看得見漆黑的牙齒。

但見清澄的雙眸，眨一眨便閉起，冷冷地問道：

「妳是誰呀？」

靜香全身滾熱起來。

——卑鄙！

她想對狂四郎這樣喊叫。她第一次對狂四郎產生這樣的憤怒。

一路上的種種美麗幻想，隨着紙門的打開，全都化爲泡影了。

就在此瞬息之間，一個清純的少女，從驚愕的表情，逐漸變爲陰森恐怖的面貌。

連她自己也不知爲什麼會衝口說出一句冷峻的話：

「我來拿我留在房裏的衣服！」

——原來妳就是叫靜香的女人！

「原來那些衣服是妳的——」

說着，轉身走向衣櫃。

「不要碰！」

靜香這樣叫道，隨之躍向前去。

收好衣服，猛回頭，看見少婦寂寞而憂愁的面容，嘆口氣說：

「我恨那個男人！」

說完便走出庭院，以無淚的眸子望望天空，加快了脚步。

「請等一下——」

美保代的聲音，反而使靜香急於離開此地。

給靜香的衝擊還不止於此，當她穿過竹林，沿着堀川的街道出去時，她突然楞住了。

這個偶然未免太愚弄人了。

原來她所憎恨的狂四郎，正從對面慢慢地走過來。

將接近時，狂四郎爲靜香的表情而眉梢緊蹙，靜香也顫着雙唇想說什麼，却說不出話。

但是，當雙方都想再說出什麼時，靜香却突然從狂四郎的身邊跑走了。

狂四郎看到那背影，不禁笑笑，對他來說，或許這種刺激更能令他快樂些；現在，他連做夢也沒有料到，另一個女人正在不遠處等待着他哩。

夕陽西下時刻，靜香回到了澁谷。

暮靄彷彿撫慰着細竹編成的籬笆似的，連看都看不清楚，只輕盈縹緲地瀰漫着。

忽然間，傳來脚步聲。

出現的是一個武士——左馬右近。

「靜香，我等妳等得好苦啊。」

「……」

「不必掩藏，妳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妳愛妳哥哥的仇人狂四郎的事我也知道——」

「……」

「妳躲在屏風後面偷聽人家說話，然後偷偷離開家，這前後的模樣，我全都清楚，所以耐心等着妳哪。」

對方異樣的相貌，使靜香不知所措。

下一瞬間，靜香被左馬右近猝不及防地逮住了。

左馬右近就那麼輕捷地，將一個少女的身體挾在腋下，走入叢林。

來到一塊蔭蔽的草坪，左馬右近將靜香置於地上，拆去她的裙裾，展露出的是一身雪白

的胴體，就在潮濕的蘚苔上，呈現一幅至美的景象。

不多久，臉上的輪廓已顯得暈眩，左馬右近的身體，就往靜香身上疊了上去。

「告訴我，狂四郎那傢伙住什麼地方？」

被强暴後的靜香，連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對他的質問沒有一絲反應。

左馬就粗暴地抓起她的衣襟道：

「從今天開始，我就是妳的丈夫，我要替妳的哥哥報仇！」

月光就像潮水一般，從庭院徐徐地往簷下浸潤而去，狂四郎默默地凝視着。

背後，美保代靜靜地坐在那裏，那臉龐，在燈光照耀下，浮現着幸福的微笑。

這幕靜謐而愉悅的月夜，在美保代的生涯中是不曾出現過的，剛才狂四郎突然歸來，使她覺得如在夢境，現在，更是陶醉在充實的幸福感中，憑她這段眞實的感受，便可證實它並不是一場夢境，而是眞眞實實的現實。

忽然間。

狂四郎的身體動了。雖然只那麼輕輕一動，對美保代來說，却如獲無盡的幸福，本能地抬起臉。

美保代的預感猜對了。

庭院一角，百日紅樹下，還站着一個人影。

狂四郎的强敵喜平太，也曾經在那地點出現過。此刻站在那裏的，也是個不好對付的敵

手，狂四郎從那黑影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氣，就知道了一切。

「美保代，劍——」

狂四郎對着黑影，低聲命令着。

「要我的命？」

對方沒有回答，趨前幾步。

狂四郎在月光下，露出冷笑。

「無眼唯心派左馬右近代表兵原草廬前來，替平山子龍向狂四郎尋仇。」

「尋仇？」

狂四郎左手握緊無想正宗寶刀，站立起來。

此刻問答是多餘的。

兩人拔刀相向。

架勢之後，狂四郎不禁渾身戰慄。上回與喜平太對峙時也如此。但此刻，却比當時更爲驚險得多。

左馬右近的架勢，只能以「奇怪」兩個字來形容，其滑稽相，猶如衣冠束帶者持笏進朝，臉顏貼近刀身，刀尖朝天，而其身體則躲在刀身後側。

左馬右近顯然忽視了狂四郎的架勢，他無非想用陰刀來破除狂四郎的圓月殺法。

圓月殺法屬於陽刀的變化，因此刀鋒可怖，刀刃並不可怖，陰刀則相反，其刃含威力，而尖鋒功效不高。

左馬右近的無眼唯心派，其實也就是爲了破狂四郎的圓月殺法而編成的，因此狂四郎不得不捨棄圓月殺法而將刀勢從下段移至青眼——爲制服陰刀，唯有以氣根罩其青眼。

他使盡全身銳氣，從刀鍔通過刀身，以達刀鋒，採用超乎技法的石火應變的夙心刀法。

狂四郎爲引誘敵手攻擊而忽左忽右地移動。

狂四郎轉了多大角度，敵手也轉動多大角度，終至兩人的位置完全相反了。

狂四郎利用視野的一隅，映出美保代以袖掩口的姿影。

就在這一秒的幾分之幾的空隙，左馬一聲：

「呀——」

躍出月光下，如流星般飛閃……剎那間，狂四郎的身體，如被大地吸住，然後斜斜地滑走四尺遠，立直一膝，採取防禦姿勢，他的額角，已汩汩地流出鮮血。

對此，左馬右近立卽捨棄陰刀，採取太上段。狂四郎叫道：

「等一下！今天我承認輸了，下次再比——」

「你這樣愛惜生命？」

「什麼？」

「對於我，女人比賽劍重要。」

「一個女的倒在那裏，等着我的保護。」

「廢話！不聽你的遁辭！」

「贏一個心緒紊亂的人，你能滿足嗎？」

眸子與眸子相對，彼此互視數秒。

終於，右近丟下刀，狂四郎立起身體。

「接受我通知的時間地點？」

「當然……」

狂四郎向美保代的方向走去。

抱起美保代，發現那張閉着眼皮的臉，在燈光照射下，顯得異常淒艷，掩着嘴的袖子，被咯血所濡濕。

「美保代，妳不能死！」

狂四郎初次發出內心的悲痛。

美保代只輕輕點一下頭。

常盤文子兩袖疊在胸前，低垂着臉走過一目橋，那震耳欲聾的鼓聲，已離她漸漸遠去。她正從押上村趕上歸途。剛才在龍勝寺看見美保代時，那種白磁般特有的膚色，的確給文子胸中帶來不吉的預感。

狂四郎毫無表情地說：

「昨天吐血了。」

除此以外，就什麼話也沒有說。

——她要是這樣就死去……我就敲壞神壇，丟到雪地裏去！

正在這樣嘀咕時，突然聽見有人叫道：

「小姐——」

回過頭，一個膚色不佳、眼神銳利的男人向她微笑着。「你不是吉五郎嗎？好久不見。」

「的確好久不見，我到上方去了。」

小春吉五郎是江戶掏摸幫的高手之一，曾向水野忠邦的異母弟長谷川主馬挑戰，白刄出鞘不久，便從對手腰際摸走印袋，使得狂四郎都嘖嘖稱奇。

「看妳滿臉愁狀，有什麼不如意？」

「人生總是多憂患啊。」

兩人並肩走過橋，來到一條巷口。

吉五郎遲疑一陣說：

「小姐，從那次以後，狂四郎可好？」

「狂四郎雖是不死之身……」

語尾低沈，吉五郎問道：

「發生什麼事了？」

文子瞥一下吉五郎認眞的表情，想起一件事來。

「記得你曾經說過希望當狂四郎的兒子……」

「嗯，想是想過，像我這樣的人，還是……」

「我有件事情想拜託你。」

文子邀吉五郎走進左邊叫「萬川魚」的店裏。在角落坐定後，文子說：

「狂四郎的太太吐血了，情況相當嚴重。」

「眞的？……狂四郎什麼時候結婚的？」

「事實上也不算結婚。」

「……」

吉五郎以銳利的視線直望着文子。

「現在能救美保代的靈藥，只有那一對偶首。」

吉五郎臉色爲之一變。但還是無言地聽文子說下去：

「記得美保代曾經說過這種話：『我擁有男偶首，他擁有女偶首，有一天兩個偶首放在一起，我們便結爲夫妻，但不幸的是，現在兩個偶首都不在我們手上……所以我的幸福也就很渺茫了……』聽到這話，我眞爲她難過，吉五郎，能不能想個辦法，把那偶首再次讓她握在手裏？……」

「妳的意思我明白了。」

「你一定能辦到的！」

「兩個偶首現在放在什麼地方。」

「在澁谷松平主水正手裏。」

瞬間，驚愕之聲從吉五郎的喉嚨深處傳出，看到吉五郎一付狼狽而自嘲的模樣，文子也

不安地嘆口氣，最後，吉五郎還是歪歪嘴站了起來。
「有沒有把握？」
文子忽然想起他的對手是個不凡的人物。
「一切交給我吧。」
深夜。
吉五郎潛入樂水樓宅內，四處暗如黑漆。幸虧吉五郎熟悉武家住邸構造，知道貴重的物品大致放在什麼地方。
——這裏是客廳吧？
吉五郎腰間繫着一個葫蘆，打開栓蓋，將水倒在廳裏，然後輕輕地點了一根香，有這點火光，便足够找到東西。
視線停在黑攤上，靠近去，打開放在上層架上的箱子，再翻翻下層的小唐櫃，都沒有發現什麼。
吉五郎留意到後面的一個古花瓶，還有其他排列着的裝飾品，裏頭都沒有藏着偶首。
吉五郎佇立在客廳中央，心想客廳既然沒有，只好往主人臥室搜索了，於是走向主人房，伸手拉開紙門，昏暗中，出現濃郁的黑影，兩手似乎拿着槍，對着吉五郎。
「不許動！」
樂水樓老人的聲音，語調如常，帶着威脅地。
「……先讓我瞧瞧你的面孔吧！」

吉五郎移步到燈前。
「你不是吉五郎嗎？」
過去老人曾任侍警要職，吉五郎陪侍十數年，被認為難得的忠僕。
「吉五郎啊，想不到你也變成了鼠輩……」
「……」
「你明知道我的住邸，才潛進來的？」
「……」
「你的目的是要錢？」
吉五郎抬起臉。
「我來此並非為錢，是為狂四郎的偶首……」
「什麼？」
吉五郎直視着老人皺着眉的面容，細述了理由。
老人無言。
經過許久的考慮後，老人把槍放在牆上，慢慢走近桌邊，吉五郎專心地注視着老人翻開桌上的卷軸，展現的是一封細長的信函。
「吉五郎，你恐怕找錯對象了吧。」
第二天午後，小春吉五郎來到六本木一家住邸。
「我是次上家使者，特地送信來。」

用人帶着警戒的眼色道：

「可要回信？」

「不必了。」

用人進去後，吉五郎迅速走出玄關，換裝沿土牆繞道而去。

內院一片荒蕪，草木叢生，過去的假山花石已不見踪影，但雜草裏蟲聲正喧，對吉五郎來說，反而有益。

銳利的目光朝堂屋射去，身體敏捷移動。

從用人手上接過信的，是靜香。

靜香打開信件時，吉五郎已來到簷下一座玉造矮脚鷄的後面。靜香讀完，臉色比紙還白，血色盡失。

用人看出女主人不安的臉色，但不便發問什麼，也就默默地退去。

靜香讀的，是樂水樓老人假造的命令書。

當老人將此命令遞交吉五郎時，曾告訴他，偷取偶首的非他人，正是自己的孫女茅場靜香。偷竊理由，僅爲不願還給狂四郎——一種嫉妒心理，讀此文件後，靜香可能急忙地調換密藏位置，趁此機會奪取就是。

果然，靜香看完文件，立即走近書架，拿起十炷香箱，打開蓋子，取出紙包，再慌張地望望四周，一下翻翻屋角的香爐蓋，一下又看看攤上的茶道具，最後將紙包分成兩半。

——莫非要把男女偶首分開藏？

正當這時，傳來輕微的脚步聲，靜香立時蹲下。

吉五郎已全神貫注在這個人物上，雖只那麼一瞥之間，已看出非等閒人物，面上的紅痣，證明那是左馬右近。左馬看見靜香即說：

「妳在害怕什麼？」

「沒……沒有哇。」

「妳討厭我？」

「……」

不意間，左馬伸出手。

「不行！不行！」

不管靜香掙扎，左馬緊緊將她抱住。

「我已決定娶妳爲妻，妳就乖乖聽我的吧！」

「不行……這樣大白天……」

「既然是夫婦，管它是大白天不是大白天……」

「請你放開我！」

隨靜香的反抗，獸性的血液正在左馬體內奔流，對這個男人來說，殺人的刹那，那種刀砍肉骨的聲音，或蹂躪美麗的女子時，那種纖細肢體的抵抗感，正能滿足他原始的官能。他覺得這樣人生才有意思。

突然間——右近抱起靜香，發出異樣的呻吟，向庭院的草坪奔去。

吉五郎親眼看見在野獸的蹂躪下，一個無助的弱女子露出的紅色內衣，以及白盈盈的四肢和肉體，無可名狀的焦躁在他胸中燃燒，焦躁產生一種力量，使他奔進屋內，抓住那包偶首，便往窗外樹林飛去。

這時，左馬右近已從靜香的纖腰上躍起，撿起挿刀，隨後追踪而來。

兩人形成對峙，右近射出充滿殺氣的眼光，冷笑道：

「我早知道你潛進屋內，才利用草坪進行房事取樂，你這不知趣的貓賊，到底偷了什麼？」

吉五郎未作答，步步後退。

猝不及防地，吉五郎以敏捷的動作抓起器物往右近身上擲過去。

「呀——」

隨一陣閃光，吉五郎抓着偶首的右掌已噴出鮮血，飛沫如虹。

若是平庸之輩，遭此一擊，必挫敗無疑，左馬右近也深信如此。

然而，小春吉五郎却不同。只見他迅速抓起被砍落的右掌，塞入懷中，像陣旋風般消失在樹林裏。

狂四郎坐在太子堂傾倒的門邊，茫然地望着一天天變得枯黃的景色。

雜草中，忽見一株喬木聳立着，綻放的黃色小花，成爲這片蕭條的灰色中唯一的色彩。

正留神間，一個男人繞過那株喬木走過來。

彷彿在那裏見過，但記憶中顯得甚模糊。男的笑笑說：

「好久不見，恐怕你忘了，我是小春吉五郎。」

「哦——」

狂四郎笑着點頭。

「手怎麼啦？」

「受點傷，沒什麼。」

吉五郎說着，取出紙包來。

「我得向你道歉，請你原諒。」

狂四郎不得其解。

「這是……？」

多麼令他吃驚的事，原來是樂水樓老人交托的女偶首！不知何故，從額頭到雙唇，整整齊齊地裂成兩半。

看得出那是利双切開的。髮尖還留着血跡。

狂四郎看看吉五郎說：

「拿着偶首的手被砍傷了？」

「嗯，沒多大關係。」

「對手是個老人？」

「不是。」

狂四郎面無表情，眼色冷冷地：

「辛苦了，剩下的讓我來收拾。」
說完，站了起來。
吉五郎目送他走開去，只輕喚一聲，再也接不下去。他的喉嚨哽塞了。
感情眞是一件奇妙的東西，在寒冬枯景中，佇立眺望的姿勢，對吉五郎的確是莫大的魅力，這是男人對男人的一種仰慕吧。
狂四郎回到屋裏，看見美保代靜靜地閉着眼睡着。直到狂四郎解下佩刀放下時，她才忽然睜開濕潤的眼睛。
「我出去一下。」
「嗯。」
美保代立即爬起來。從懷裏取出爲他縫製的布鞋，狂四郎穿上後，開門走了出去。
一刻鐘後，狂四郎潛入茅場家，繞到後院，但他踏着枯葉，堂堂地走去。
來到一個地點，狂四郎站住，右近出現了，到尾裏取刀出來。
「等不及閣下指定的時日，我先來了。」
狂四郎沉靜地說。
「閣下何以如此迫不及待？」
「並非與你這位稀代劍客鬪劍，藉以悟及劍理之妙，其實目的在別處？」
「到底目的何在？」

「那要等到閣下仆倒後才說，內容與閣下無關。」
「好，那就不問，但閣下可有把握將我打倒？」
「閣下使用的陰刀，總有辦法對付！」
「好吧。」
右近右手拔劍，擲去刀鞘，左手也握住短刀。
同時間，狂四郎也從鞘裏拔出無想正宗寶刀來，採取下段法。
右近聽了剛才狂四郎的話，立刻佔據有利位置，舉起雙刀架勢。
這雙刀架勢，又是奇妙異常。
大小平行，刀尖朝狂四郎顏面，與地面形成三條平行線。
狂四郎瞭解到眼下受睥睨的危機，與喜平太決鬪時，已有過經驗。喜平太還加上翺翔天空的奇怪戰法。
爲破除這項危機，狂四郎必須化地利於無形，更重要的是，必須看穿右近的異常架勢中，寓含着變幻莫測的秘術。
「……」
「……」
一方採取下段法，一方採取二刀水平法，對峙狀態持續着。
狂四郎的刀尖，徐徐地開始描繪圓月。
緊跟着，右近的雙脚忽地趨前。

在此千鈞一髮間，右近的軀幹，如噴火口的溶岩，轟然沖向寒冬的天際，再躍到地面。
這時刻，右近確實感到刀鋒曾砍着什麼，然而當他一躍的刹那，狂四郎已從他面前的空間消失了。

右近刀鋒砍到的，似乎是從那兒飛來的黑石塊。

啊——

雙脚落地後，執雙刀的右近，尋找着狂四郎的身影，眼睛睜得斗大，那顆紅痣已裂開，鮮血迸湧而出。

這時，突然傳來異樣的笑聲，那是發自不遠處靜香的聲音。

「左馬右近，今天女人交給我照顧啦。」

右近忘記血流如注的傷口，默默地望着瘋狂的靜香。

狂四郎走到簷前，撿起苔石上的東西，那是面部裂成兩半的男偶首，是靜香抛出，被右近砍成兩半的。

狂四郎看看放進袋裏，逕自往前走去，靜香發出瘋狂的笑聲，持續不已。

時序進入乾燥的隆冬，一羣善男信女蜎集寺前的下午，狂四郎在寂靜的小徑上徜徉。

對面林子裏，陽光撒下幾道光柱，一間木屋，正浴在陽光下。

從左側的矮牆後面，出現一個三十幾歲的男人。

「請問杜園先生可在家?」

「我就是。」

狂四郎原以爲是個老人，眼前的人使他怔住。

杜園是江戶有名的人偶師，即使江戶城內集權勢於一身的幕閣大名向他訂製，也往往要等個一兩年才能拿到成品，有時興致來，爲鎮內富有人家塑製浮世人偶，則索價百兩以上……也難怪狂四郎腦海裏一直將他描繪成老人。

當狂四郎隨着主人走過庭院時，他才看清對方的舉止，是那麼的高雅閑逸，他的腦海中不禁掠過這樣的詩句：

柴門半掩茅廬閉，中有高人臥不起
叩戶蒼猿獻時菓，守門老鶴夜聽經
囊裏名琴古錦藏，壁間寶劍松文映
廬中先生獨幽雅……

「閣下來此有何貴幹?」

杜園倒了茶，靜靜地凝視着狂四郎。那是清澄的眼神。

狂四郎從懷中取出小紙包道：

「這東西，可是閣下做的?」

瞬間，杜園的表情大變，只牽動雙唇說：「哦，這……」並未說什麼話。

狂四郎擺出來的，是小直衣偶首，兩個偶首都從面部裂成兩半。

杜園以顫抖的雙手捧着，雙眼靠近細瞧。

——名匠愛自己的作品，摯情至此！

「坦白奉告，大膽冒瀆閣下作品的就是本人，事出不得已，還請原諒……」

杜園沒有聽進狂四郎道歉的話，面露寂寞的微笑道：

「東西已變得如此，道歉又有什麼用……」

「不，我不僅來向您謝罪，我還特地來拜託你再做出同樣的東西給我。」

「不可能！」

杜園嚴厲拒絕。

「我深知您的人品、製作都不同凡常，而我，僅是一介流浪武士，既缺乏玩賞復原品的眼力，又沒有供置名品的高貴場所，但我的目的却在別處，我需要完全相同的偶首來救活一個女人。」

狂四郎所指的女人，當然就是美保代，杜園低頭沉思許久後，終於抬起臉說：

「狂四郎，我覺得你的確具有吸引人心的怪異力量，如果別的偶首，我可能明天就做好給你，而不要你的錢……但不巧的是，這付偶首已經不能復原，它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

杜園說到這裏，轉過身，脫去上身衣服。狂四郎不禁倒抽一口冷氣。

那背上，浮現着色彩鮮艷的女偶紋身，臉中央，是秀麗的半月眉，豐腴的大耳，微笑的

雙唇，構圖品位之均勻完整，不得不令觀賞者嘆服，其高雅與幽玄之趣，更如同置於床上的眞女偶；還有那繫着瑤珞的天冠，結有朱線的頭髮，無不栩栩如生，所不同的是，紋身女偶，要比眞實的大數倍罷了。

「狂四郎，那個女偶，就是這樣照着鏡子做成的，至於男偶……請讓我繼續說下去。」

杜園穿好衣服，坐正了姿勢。

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據我記憶，當我十四歲時，我父親就强命我赤裸上身，用細針在我背上刺下女偶，我父親爲一著名紋身師，選上這行職業，是從牢獄中爲囚犯刺背而培養了興趣；父親的技藝確實不凡，不管刺的是清姬、玉取姬、龍夜叉或妲己等也都維妙維肖……父親嗜酒如命，不僅嗜酒，而且「亂酒」，以致家境一貧如洗，對貧困的憎恨，轉而對父親憤怒，在我是不得已的。

十六歲，父親離了家，一年後，生活難撐下去，母親趁我外出時，自盡了。我在內心告訴自己：殺死母親的，並非別人，就是父親。

父親住在一里外的山後，四周是綠色田疇，與外界僅一條白路相接，悶熱的夏天，父親就在那狹窄的木屋裏喘息着。

哦，父親爲什麼離家，我還沒有說哩，父親是用暴力拐跑了吉原「紫屋」一個十三歲小妓的。這小妓固然長得眉清目秀，但到底只是個十三歲小孩子呀，誰都不明白我父親爲什麼

會幹出這種事。

那天我來到海邊，癡癡地想，想父親爲什麼跑到離江戶幾百里外的地方去，原來是他怕小妓被人搶走，跑得越遠越好。

那小妓就出生在對岸的小鎭上，她是在等着我的，我來此地，主要想看看她——究竟是怎樣一個女孩子，他們住在山麓下一間木屋裏，一進屋內，我爲那風雅的設置驚愕住，接待我的是一個年紀六十上下的老婆婆，老婆婆面帶笑容地對我說：

「哦，江戶的——佐兵衞啊！請坐請坐。」

據老婆婆說，隱居主人去年迎接喜壽後就去世了，目前由老婆婆陪着小妓兩人過日子。

忽然間，走廊傳來脚步聲。

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女子，站在那裏注視着我，那眞是美貌得無法形容的女孩，我只能將她聯想起一隻美麗的揚羽蝶，那眼神，具有難以倫比的妖艷，那胸部、胴體、腰肢所形成的曲線，的確是足够使男人銷魂的，不知怎地，我將她的雙手聯想成蝶翅之後，竟直感到隱藏在那翅膀下面的白色肌膚含有蠱惑男人的毒素！

正這麼想着——

「津彌，請坐！」

是老婆婆的聲音，那女的似乎沒聽見，只那麼默默地瞧着我，突然間，她發出一陣怪聲：「啊——啊——啊——啊……」手像一把刀似地指着我，一骨碌轉過身，跑走了。

「是啞巴嗎？」

我疑惑地問老婆婆。

「說起來也蠻可憐，剛生下來就成這個樣子……」

聲音很小，跡近呢喃。

但我記得，在吉原時候的小妓，並不是啞巴呀。她顯然是來此地後才變啞，否則，她不會邊凝視着我，臉上因憎恨而變色。

夜——已將近九點。

我在蚊帳裏靜靜地躺着。

旅途的疲勞，使我四肢沉甸甸地，但眼睛反而沒有睡意。

我拉開雨窗，跳到院裏，直順着坡路奔跑到海邊，脫下睡衣。

沒有月亮的夜裏。對岸的山丘和小島都呈蒼茫一片，只有山頂上落下的天川，像一條白光。我不顧一切，躍入河中，直游到對岸的小島，不敢爬上砂地，只貼伏在小岩間，任它漂浮着。

我看到遠方高崖上，朦朧間出現一個人影！

——原來就是她！

我極想高聲疾呼，但又抑制住。漸漸地，我似乎瞭解父親爲什麼帶她來到這海濱過着悠逸的生活了。

當我再游回岸邊時，崖上的影子已消失了。

再次躺在蚊帳裏，深深地嘆了口氣。

忽然間，隨一陣微風，有個人靜悄悄地走進屋來……不用說，你當然知道是誰過來啦……

我全身僵直，從來不曾受過這樣强烈的刺激。

女性肉體的芳香，侵襲得使我爬不起床，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下一瞬間，她像小鳥振翅般張開雙臂撲向我，原來她瞄準的是我的唇，我轉過臉，以兩手擋住她，不料伸出的雙手却觸及她隆起的胸部，那種柔軟的感觸，一時令我戰慄，令我發出不知所云的聲音。

她的雙腿是富於彈性和重量的，帶着一點汗濕和溫熱的柔肌，還有那粉紅色浴衣的誘惑……對我這個二十歲青年來說，那是很難抗拒的。結果我還是抗拒住了，原因是她的眸子裏閃着恐怖的、憎恨的光芒。

然而，那只是片刻間的事，當我的視線再次移到她白細的大腿上時，我全身血液立卽又沸騰起來。

看到我的變化，女的敏銳的神經竟發出充滿挑逗的怪聲：「啊……啊……啊……」

我實在已無法忍耐，想衝向前抱住她。

就在這瞬間。

我的頭頂像被雷電貫穿般的激痛起來，原來她手上握的是一把紋身用的刀子，她的眼中放射的是復仇的光芒。

她恨我的父親，恨我父親偏狂的貪樂，來這荒鄉僻壤之後，她被我父親感染，也就於淫樂，自我父親死後，她却饑渴那種快樂……

只是當時，我以爲她是爲報仇。

正當她驚叫一聲想逃走時，我抓住她的衣帶，她的身體受到衝擊，旋轉過來，整個浴衣落地了，展露的肉體，一時令我感到窒息……

她那柔軟而豐腴的肉體上，正浮雕着一個男偶！

我也不知道爲甚麼，我竟殘忍地舉刀朝那男偶砍去！

當我清醒過來時，男偶的紋身已被鮮血染紅，女的已伏在床上。男偶的面容裂成兩半，就像面前這個男偶首一樣——

說到此，杜園深深地俯着臉，停了許久才低聲地：

「自此以後，我經常在夢中看見那男偶……連白天也彷彿看見它，那容貌沒有改變，只有那金袍上的龍紋，分明在我腦海中燃燒……因此，我投下一生的懺悔雕下那兩尊小直衣偶，說實在的，那裏面已注入了我的靈魂，男偶的容貌體現了女人身上的紋身，女偶的容貌也原原本本體現了我身上的紋身……我想將它獻給公方先生，可永久保存，沒有想到……」

杜園再次閉上嘴，陷於久久的沉默。

後來還是狂四郎打破了沉默說：

「我全都知道了，我收回我的請求。」

杜園只低着頭，沒有回答。

「再見。」

狂四郎放下男女偶首，悄悄地走了出來。

「狂四郎，讓我試試。」

「還是算了吧。」

狂四郎胸中忽地掠過一陣不吉利的影子。

「不，還是讓我試試看，既然爲了救一個女人，值得一試。」

二十天後的黃昏。

狂四郎再度造訪杜園，來到淸雅的古庵。

但是儘管他站在門前叫喊，裏面就是沒有回應。

這是他們約好的日子，爲什麼會不在呢？

狂四郎突然發現走廊上有泥土的脚印。

順着脚印走去，來到杜園的工作場。

狂四郎的預感靈驗了。

杜園背上挨了一刀，俯伏地上。

「完了。」

狂四郎凄傷地暗叫一聲。

——爲了我的造訪，一個名匠犧牲了！

悔恨像浪潮般在胸中沖擊着。環視四周，那對小直衣偶不見了。

狂四郎瞧一瞧那刀口，就知道不是凡庸之輩幹下的。

——或許是公家密探吧，知道我來設法復原，趁機偷走了。

悔恨之餘，一股憤怒湧上心來。

狂四郎走近屍旁，蹲下來掀開被切破的上衣，背上的女偶紋身，已被縱的切開！

咬咬牙根，狂四郎再凝視片刻，站了起來。

走向叢林路上，胸中一股滾熱，喃喃地：

——杜園絕不能白死！

走出叢林，來到蕭索的田園，暮色從四下圍攏過來，狂四郎肚裏產生了決意，面上又浮現虛無的表情。

孤影不久便隱入夕暮中。

兵原草廬此刻正陷於異樣的靜寂。

講授兵學和儒學的兵聖閣，與武道場之間有一座堂屋，平山子龍在那裏正要結束他七十年熾烈的武士生涯。

奇怪的是，子龍並不躺在床上，而憑依在靠肘，半閉着眼睛。

守着他臨終的，只有一個人，那便是戶田隼人。

子龍與隼人之間，放着一座古屏風，屏風上，是一幅曝晒在蕭索的武藏野上的髑髏畫。

今早，子龍把隼人叫到面前，對他說道：

「看樣子，我的生命到今天就要結束了，你一個人送我走吧。」

回味師傅的話，無異命令弟子說：「你留意着，抓住我斷氣的瞬間啊！」抓到那瞬間，則必須集中心魂，衝過去將他的頭顱給砍下來！

子龍想藉此敎導弟子，悟及忠孝眞貫流的極意！

弟子雖有七百人，眞正想授給極意的，却只有戶田隼人一人。

做爲一個弟子，再沒有比這更使他感激的了。然而想起來，的確也沒有比這更可怖的命令。

睜大雙眼，凝視着髑髏，全身一動也不敢動，全副神經在注意卽將到來的一刻。隼人就同接受劍法的時刻一樣。

如果錯過那一瞬間，則隼人可能斬斷仍在呼吸的師傅的生命，或者是侮辱一個已經斷了氣的屍體。

以子龍的劍法，交給弟子這項考驗，並不算過份苛刻的。

子龍曾在他的著作「劍說」中，劈頭寫道：「劍術乃殺敵之術也。殺伐者須透徹敵心爲最要。」

處在文化爛熟的時世，唯子龍能發揮兵法的眞義，挽狂瀾於既倒。

祖父梅翁，父名勝彎，都爲劍法練達之士。子龍年少時，兵法學自齋藤三太夫，眞貫流

劍法授自山田茂兵衞，另從松下淸九郎習得大島流槍術，從澁川伴五郎學得柔術，從井上貫流左衞門學通武衞流砲術。

這幾位師傅，均是鐵錚錚的高手。如山田茂兵衞者，某次神田佐久間町發生大火，將軍正在船中搖櫓觀火，他卽跑到濠端大聲疾呼：

「以民衆災難自娛，無疑桀紂之暴虐！」

受這些師傅的薰陶感染，子龍集文武於一身，行住坐臥稍息間，無不心置戰場。

嚴寒冬季，僅粗布遮身，足不穿鞋，夜蓋薄被，三餐僅以稀粟糊口，晨五更起，揮劍三百回，舞棒四百回，操行嚴格，除母親外，無人能入其廬中。春節時，白河樂翁（松平定信）贈絹布被一件，子龍取短刀割裂，作成劍袋。直至再贈木綿被，才樂而使用。

這樣雄風一時，風靡一世的奇傑就要離去，臨死前，命令喜愛的弟子斬其頭顱，倒也與其風格相稱。

隼人透過屏風窺望着師傅的容態，時序又有一段推移。

隼人耳中，僅聽見一次輕微的咳痰聲。

紙門敞開着，陰雲的天底下，繁茂的枯草延伸到無盡的邊際。

偶然間，左馬右近來到兵原草廬。

二百多名門弟，像木頭般呆立在這武場內，一切靜寂，在動的，只有正面攤上的裊裊煙柱。

右近來到門口，幾個人抬臉望了一眼，又低下去。

右近抓住其中一個問道：

「師傅臨終啦?」

「快了。」

右近立即走向走廊。

「不能進去!」

被人銳聲叫住的右近回頭道：

「爲什麼?」

「只答應戶田隼人一個人送別。」

「理由何在?」

右近開始爲場內的靜寂空氣感到憮然。

這種空氣，不只帶着師傅將死的悲悽，同時也帶着異樣的壓迫感。仔細一看，果然弟子們的每張面孔，都瀰漫着不滿的雲彩。

右近慢慢走向前，來到上座的松村伊三郎面前，一屁股坐下。

「爲什麼每個人都不能看師傅最後一面?只有戶田隼人一個人可以?」

「師傅打算把忠孝眞貫流的極意傳給戶田隼人，同時決定由他繼承兵原草廬。」

「這是什麼話!你們都能答應?」

「這是師傅的命令，只是……」

松村浮現調諷的微笑繼續說：

「我們不相信戶田隼人能悟及什麼極意，我們之中，相信也沒有人能有這個自信，連閣下在內。」

「戶田接受什麼命令?」

「在師傅斷氣的瞬間，砍去師傅的頭。」

聽完後，右近雙眼忽地噴出火焰。

右近無言地站起，松村想說什麼，但沒有說出口。

包括松村在內，所有的弟子都在內心不滿戶田隼人接受了這個命令。

每個人都希望在師傅臨終的時刻，按照普通習俗，一個一個按秩序爲師傅濡濕那乾涸的嘴唇。大家都希望看守這種臨終的場面。

也因此，大家都不去阻止右近突然的行爲，大家毋寧是希望由右近去阻止戶田隼人的任務。

然而右近的肚裏，却暗藏着與大家願望相違的計劃。

右近走盡長廊，來到端坐着的隼人身邊，放射着刀尖般冷峻的眼光說：

「戶田隼人，你的任務由我來代替!」

隼人只稍微皺了皺眉頭，身體依然一動也不動。

「這個任務對你來說實在太重了，因爲悟及忠孝眞貫流的極意，你沒有資格!」

「滾出去!」

隼人把受到干擾的焦躁，表露在語氣上。

隼人感到不安，師傅的氣會不會就在這瞬間斷絕呢？因爲他的注意力連一秒鐘也不能疏忽啊！

「我不出去！」

右近傲然地回答。

「師傅！」

他大聲地叫道：

「我和狂四郎的決鬪，勝利了！」

說着，從懷裏取出一包東西放在隼人膝前。

「戶田，你看，這是勝了狂四郎的證據！」

打開紙包，赫然滾出的，是一對小直衣偶首！

原來殺死玩偶師杜園，偷走復原男女偶首的，便是左馬右近。

右近將此說成賽勝狂四郎的證據，想說服臨死的子龍，再鬪贏隼人，以便接掌兵原草廬。

「閣下敗給狂四郎，我勝了狂四郎，按理坐主兵原草廬的人，應該是我！」

這時——

屏風背後傳來喘鳴。

隼人立即集中全副精神，右近也屏住呼吸。

「隼、隼人！」

「是！」

「殺右近！」

這話，清楚地敲打在隼人和右近的耳膜上。

刹那間，右近的臉色一變。紅痣中的創痍，忽然就要裂成兩半且噴出濃血般，肌肉扭曲得極爲難看。

「到庭院來！」

右近先叫了起來。

隼人未予理睬。

輕聲喚道：

「師傅！」

「殺右近！」

師傅重複說。

「戶田隼人，到庭院來！」

右近又催，隼人一驚，眉宇間一陣痙攣，左手握緊了刀柄。

這時際，天空撕裂了，傳來尖銳的撞擊聲。

雨後的地上，依然濕漉漉地。

兩個劍士舉刀相對。

大約經過了二十分鐘。

寂然依憑靠肘的子龍，逐漸變成鐵灰的面貌，這時稍微動了一下。

背後的紙窗開着，一個人就從窗口悄悄地進來。那是狂四郎。

他派金八尾隨，總算沒有白費，金八不但跟踪到兵原草廬，而且進到院內聽見右近撒了戰勝狂四郎的謊。

於是飛快奔回澡堂。兵原草廬與澡堂相距甚近。狂四郎繞到子龍面前：

「狂四郎不請自來，請原諒。」

子龍的眼皮微微張開了一下，但沒有說什麼。

狂四郎輕施一禮，衝出屏風外。

看到滾落的兩個偶首，再看到院裏，狂四郎走出長廊。

「比賽暫停，該與左馬右近比的是我！」

說着，狂四郎跳到右近背後。

在此刹那間，右近也迅速跳開。

狂四郎已看出右近與隼人肉體上的變化，思忖道：如此下去，戶田必輸！

隼人蒼白的臉上，已滴下汗珠，右近的臉色，益發淒冷。

狂四郎以冷笑迎接右近毒蛇般的睥睨。

「左馬右近，看你多緊張！」

「狂四郎過來，今天讓我來收拾你！」

「戶田，你去留意師傅，這裏的比賽，你就當作颳一陣風吧。」

「好，交給您。」

隼人施一禮，回到原位。

狂四郎一邊配合右近的速攻，一邊說：

「剛才我在澡堂二樓看到閣下慌慌忙忙的樣子，忽然產生了靈感，心想：殺害杜園的莫非是左馬右近吧。」

「少廢話！狂四郎，我今天代表兵原草廬七百人來教訓你！」

右近爲想讓武道場的弟子們聽見，大聲地咆哮着。

「你這是斷氣前的蟬聲，可是季節不對呀，現在是冬天！」

狂四郎抽回一腿，閃亮手上的無想正宗，採取下段姿勢。

走廊上，忽然圍攏了人羣。

隼人端坐着叱道：

「不要靠近，這是師傅的命令！」

其實不用隼人叱喝，兩道白刄的光線，已够大家眩眼。

「……」

人人就那麼遠遠地，像鐵釘一樣站在那裏望着。

屋內，是戶田凝視着師傅臨死模樣的坐姿。

庭院裏，是左馬右近與狂四郎眞刀的對峙。

內外都是一片靜寂，但都是消耗着生命力的一瞬間一瞬間的連鎖。

右近採取了左半身上段法。

對付圓月殺法，不得不改變另一種姿勢。將身體躲在刀身後側的劍法，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焦慮，等待敵方的攻擊，非有異常的忍耐力不可。

現在，他除了採取餓鷹襲頭的戰術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狂四郎握劍點住地面的姿態，就如同金剛力士般，永遠不會動搖。

——狂四郎，轉動你的圓月殺法吧！

右近臉上不停地痙攣，眼球睜大，殺氣騰天。

怒濤與怒濤相激，力與技的格鬪超乎自身的意念，勝者沒有勝者的意識，敗者也沒有敗北的沮喪。

右近所期盼的，便是這種境界。

狂四郎內心包裹着難以想像的快速的心意，然而外表却呈露湖水般的平靜，這是右近無法消受的。

上兩次比賽，狂四郎無論在眼中、口中、四肢；都充滿着淒絕的殺氣，但這次，雖然架勢相同，他的殺氣却完全收斂了。

眼睛雖然望着右近，但並沒有看到右近。

這是一樁多麼驚人的事！

難以名狀的戰慄，兩次掠過右近的脊樑骨。

「嗯——！」

右近左脚邁出一步。

這時，狂四郎手上的白刄，像被一條線牽着似地輕輕移動。

當右近左脚停住時，狂四郎的刀尖也在空間的位置一下停住。

右近的右脚再邁前一步，無想正宗的刀尖也移到下一個位置。

換句話說，右近是以自己的肉體移動，來帶着狂四郎描繪圓月殺法的。

右近一直線滑向前，狂四郎也迅速在空中勾出大大的白色弧線，最後刀尖停在高於頭頂的位置。

「呀——」

右近一踢濕泥地，五體躍向空中。

就在短暫的瞬間，狂四郎將圓月劍，由右向左砍去。

刀尖處，出現一條血虹，落在枯草中。

右近站立在狂四郎右方地上。

兩眼被橫橫地切開一直線，永遠地閉上了。刀口上又浮出一個個水泡，噴出血柱來。

右近的身體，終於斷折，崩倒下去。

正當這時。

坐在屋裏的戶田隼人，使盡全身力氣，衝越屏風。

弟子們一擁而上。看到的是師傅的首級和屍體已橫陳在戶田隼人的脚邊。

狂四郎俯望着掩臉蹲在屍邊的隼人。

右近呻吟着叫出的聲音，如一根針似地刺向狂四郎的胸板上。

那聲音正是「靜香」兩個字。

黃昏——

一座乘轎來到茅場家門前。

「就在這裏等一等。」

狂四郎命令道。

走進玄關，對着迎出來的佣人說：

「聽說靜香已經好了，我想看看她。」

「我們小姐不見任何人。」

「請她出來一下就可以，你要阻擾，我就自己進去，趁我還客客氣氣地對你……」

狂四郎等了好長一段時間。

出現的靜香，低垂着臉，臉上一無血色。那凄楚的模樣，使狂四郎不忍正視。

「我只來告訴妳，坐在門外轎裏的，是雙眼失明的左馬右近，跟我賽劍受傷的。」

「……」

「殺害妳哥哥的是我，弄瞎妳丈夫的也是我，我是一個惡魔……妳向十字架發誓的信仰

總有個限度，我的謝罪就毫無意義了，我只希望妳早一天從記憶裏把我這個人忘記……我把右近送來給妳，是不是太殘酷了？」

「……」

「妳如果嫌我多事，我可以叫抬轎的回頭，找個地方把右近丟棄……」

狂四郎說完，耐心地等着回答。

靜香終於抬起臉。

「神會繼續幫助我。」

「妳的意思是，決定照顧右近？」

「是的。」

狂四郎回頭，交代抬轎的幾句話後就走了。表情雖與平日沒有兩樣，但胸中却澎湃着痛苦的浪濤。

同樣時刻，金八正哼着歌走進龍勝寺。

「安靜一點！這是什麼地方……」

文子打開門探頭出來說。

「呀，我怎麼能安靜，妳看這是什麼——」

「咦？這是什麼？」

「這對偶首，至少值一百根高麗參。」

「謝謝！金八。」

「嘿，美保代，要恭喜妳了。」

美保代從床上露出美麗的微笑：

「如果是夢的話，希望永遠不要醒！」

「別開玩笑——」

文子抓起兩個偶首，美保代以顫抖的雙手接住。

美保代再次禱告：這次偶首終於回到我的手裏了，希望不是夢呵……

「狂四郎呢？」

文子問道。

金八一急，顯出慌惑之色。

文子敏感地看了美保代一眼。

美保代却把視線留在掌上，靜靜地：

「沒有關係，他不管去到什麼地方，終有一天會回來的。」

春節過後，盛開的梅林間，仍颳着刺骨的寒風。

狂四郎朝東海道，踏上遙遠的旅程。

經過一段平坦的道路，正要走進松林時，忽然一陣尖叫聲隨風飄來。狂四郎本能地朝那方向瞧去。數十步遠，是個茂密的樹林，聲音是從林子後面傳來的。

不多久，從杉木林走出一個人來，緊接着又跳出一個少年來。

「我跟你拚！」

少年嘶叫着。

男的回過頭，從懷中閃出匕首，少年明知不敵，也倉促拔刀應戰。

那架勢雖然有點滑稽，但他專注的瞳仁，却澄清無比，燃着熊熊鬪志。

賭徒模樣的男人，爲少年意外的勇氣感到驚愕。

狂四郎已看出，男的姿勢，已經由威嚇逐漸變爲眞正的殺意，不得不朝那方向加快了脚步。

不懂劍法的人對峙，也如同精於劍法的人鬪劍一樣，需要好長的睥睨時間。

狂四郎卽使慢慢接近，時間也綽綽有餘。

「喂——」

聲音從背後傳來，男的吃了一驚。

少年就利用這瞬間，擧刀向對方亂砍一陣，男的連躱幾招，少年的身體移到狂四郎的面前來。

狂四郎苦笑着抓住他的右手。

但少年似乎忘記睜開眼繼續砍殺，狂四郎問他：

「那男的殺了你的父親嗎？」

「不錯！」

狂四郎直視着少年。

「哦，你這個瘦浪人也知道？」

男的睜眼裂齒地往後退。

「我是爲協助復仇而來的。」

狂四郎笑笑，回頭對少年說：

「這回可照樣閉着眼睛，可是刀子不要亂砍，我叫你一直衝，你就一直衝好了。」

說着，如一陣疾風朝男的躍身而起，並以迅速的動作，逼得對方動彈不得。

「衝過來！」

「好！」

少年這回睜大眼睛，把刀舉成水平，猛然衝去，但當刀尖將要刺到男的時，他的眼睛忽然閉起了。

男的想移動身子，狂四郎扶住。

結果，少年的刀尖直往男的大腿刺了下去。

狂四郎放了手，男的便踉踉蹌蹌倒在地上。

少年雙膝一折跪下，雙手仍緊握刀柄，一身僵直。狂四郎將他十指一一扳開，少年逐漸恢復正常，幾次抖着雙手想再抓住刀柄。

「行了。」

狂四郎說。

「不，這傢伙還活着，我要刺進他的心臟！」

「但是你要知道，他殺害你父親，是奉命行動的呀！」

事實上，狂四郎是不願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去殺人的。

「不錯，是他的頭目河東次命令他殺的。」

少年說着，一躍向前，伸手到昏倒的男的懷裏掏出什麼東西來。

「這個！」

眼睛一亮說，原來是兩個骰子。

夜裏，狂四郎將憑在廣廳黑柱上的屍體移到屋內。

少年舖了被，再用摺起的部份掩蓋住屍體。

「你父親是這裏的神主？」

「嗯。」

「神主爲什麼會跟一個賭徒結怨？」

少年臉上疑惑地，狂四郎逼道：

「你看過聽過的都坦白說出來，沒有什麼可恥的，可恥的是撒謊……」

少年想了一陣才說：

「這是我爸做的。」

狂四郎接過骰子，放在掌上瞧瞧，是普普通通的鹿角骰子，但以手稱稱重量，狂四郎馬上知道怎麼回事了。

少年的父親五味義寬，對於骰子相當有興趣，身負神主的淨職，固然不涉足賭場，但暗

地裏却喜歡製作骰子，年輕時候，偶然在江戶發現骰子專家六趣齋音吉的作品，下定決心製造決不遜色的骰子，大約二十年的光陰，就專心致志地在這上面用盡工夫。

製造成功後，當然想在賭場上一試。

去年秋天，上州的著名莊主同大阪，在鳴海過一夜，義寬趁機和他相識，並告以長年秘密研究的成果，願意提供使用，那位賭場莊主，果然用其骰子試試，一夜之間贏得兩百多兩。

然而這位莊主，竟將這件秘密告訴了他迷上的娼妓，第二天消息便傳進河東次耳中。

河東次是個名震四海的黑幫頭目，東至鯉鮒池，西至東海道，北至宮州、大垣、垂井這條中仙道，無不屬其勢力範圍。

某天，河東次來探訪義寬，一顆沾血的缺角骰子擺在他面前，見他臉色爲之發青。

不用問便可知道，這是河東次的門徒們襲擊上州的賭莊奪來的。

「神職先生，關於這件事我們不願多說，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請你再做一對同樣的。」

出價兩百兩！這使義寬不禁想起六趣齋的風骨來。

給頭目做骰子，怎麼行呢？

但又怎能拒絕？觸怒了河東次，比觸怒神還要恐怖——只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一天，隨時可能災禍臨頭，看他表面裝作大頭目的氣懷，一旦發現對自己有妨害的對象，任何陰險的手段都拿得出來的。這點，義寬清楚得很。

對義寬許久的沉默，河東次並沒有生氣，趁義寬的年輕妻子進來倒茶時，在她面前放下一包銀子，走了出去。

河東次走後，義寬嚴詞地告訴妻子說：這包銀子千萬不可以拿！

但是妻子已受不了神職清貧的生活，何況十兩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被貧窮壓抑多年的虛榮心，不覺突然冒出芽來。

十天後，河東次再度來訪，那包銀子已少了一半。

義寬只好軟弱地說：

「恐怕需要半年時間……」

言外之意，也就是願意接受了。

「什麼？需要半年！我是有耐心等的，怕你忘掉，我可要時常來催一催呀！」

河東次笑笑，又交給義寬的妻子十兩銀子走了。

自此，每個月河東總要來訪兩三次，義寬的表情日益暗淡，而他妻子却日益開朗。村裏的人都覺得這個滿面春光的女人，做一個神主的妻子，多麼不相稱啊！

到元月下旬，骰子終於完成了。

河東次來取貨，藉口新年禮物，從懷裏掏出一百兩往桌上一放說：

「骰子的事，怎麼啦？該好了吧。」

義寬及時拿出兩個做好的骰子。

河東次銳利的目光立卽被吸住。

「可靈吧？」

「放心好了，萬無一失。」

義寬好像無法抑制胸中的悒悶。

「有這個自信？」

「旣然懷疑，何必……又不是我慫恿你的……」

義寬憮然地。

「不，不是懷疑你，到底是用一百兩買來的呀！」

「你最好先試試。」

河東次身邊站着一個門徒，是他帶來的老練的搖壺手。

河東次用眼睛示意一下。

義寬的妻子立刻會意，取出毛氈，上面舖以白布，四角按下鈎子。

當門徒的，將骰子丟進盆中，蓋上蓋子，搖了兩三下。

這時，河東突然叫道：

「神職先生，總有萬一的時候啊，逢到那時候怎麼辦？」

語氣十分銳利。

「一分錢都不要！」

「那當然呀，我也不會付一分錢……但是神職先生，我們來賭一賭如何？」

「用我的生命跟你賭都可以。」

「我不要你的生命，你既然這樣有自信，那就用次於生命的東西下注吧……」

「……」

「用你的太太如何？要是我贏了，我就帶走！」

順口說出，使得義寬倒抽一口冷氣，但下一瞬間，却對侮辱採取了反擊：

「好！跟你賭！」

這時，他的妻子雙眸已被河東次的視線吸引住，對了，少年庄作正好躲在隔房偷看着這一幕。

他直感到：

父親一定會輸！

十三日——是「拂煤」的日子。父親到鳴海的大庄屋去， 皇大神宮御祓和新曆都帶走了。

庄作到鄰村的外婆家去，走出街道，遇見鄰村的男孩，庄作把繼母交代的東西交託別人送去，自己到河岸去玩一陣才回家。

忽然想起客廳的爐裏還埋着甘薯，爲怕繼母看見，從後門鑽了進去。

當他匍匐着進入爐裏時，忽然聽見屋內傳來低低的呻吟，屏住呼吸聽聽，那呻吟依然持續着。

庄作就靠近紙門的縫隙偷瞧，心臟發生強烈的衝擊。

原來在圍爐的那一邊，河東次和繼母正在擁抱着，躺在那裏。
從棉被裏露出的白色大腿，擱在小桌上……那發皺的脚底，醜陋地映入庄作的眼睛裏
……
那天的光景，忽又令庄作回憶起來，他不禁全身顫慄着，他爲什麼不大聲叫喊並衝進去阻止呢？原因是他心中多少期待着父親輸，那麼繼母就會早一天離去了。
「開壺！」
隨着一聲喊叫，搖壺的打開了蓋子。
刹那間，義寬愕然，懷疑着自己的眼睛。
義寬曾試驗幾百次，都萬無一失，這一次是怎麼同事？
「這、這……這不可能！」
義寬不知所措地想去拿那兩個骰子，但被搖壺的迅卽奪走。
「神職先生，果然如我所願，太太我帶走啦。」
庄作從門縫間望着，兩眼射出充滿殺氣的光芒。
這天晚餐時，父子兩人對坐着，庄作打破沉默說：
「爸，我都知道了。」
「知道什麼？」
義寬在悒鬱中，緊張地看着兒子。
「那骰子，被換掉了。」

「你看到了？」
「嗯。」
「不會，我做好就收起來，而且親手交給他。」
「不，爸收起來以後，被媽掉換了！」
庄作的叫喚如一股奔流，而義寬腦中的思考力已停頓。
他忘了眨眼，凝然注視着兒子的臉，低吟道：
「眞的？眞的這樣……河東次這傢伙……連我的妻子也弄走了，我非再造相反的骰子搗亂他的賭場不可。」
「哦，這就是相反的骰子……」
狂四郎指着兩顆骰子說。
「不錯，我父親從過年到今天，覺也沒睡趕做出來的。」
狂四郎撿起骰子，走進義寬屋內。
試試剛做好的骰子，果然都出現相反的。
狂四郎看看庄作說：
「你不會做這種東西吧，不管技術多好，到底不是正業，你不覺得你父親等於得到報應？」
「嗯——」

少年率直地點了頭。

這天晚上。

河東次的賭場，呈現不曾有過的緊張氣氛。

過了五巡半，勝負正酣之際，出現一個陌生的流浪武士，坐下來一刻不到，膝前已堆了小丘一般的銀子。

那付青白的面孔，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座上客，都是無業游民。

迎接第九巡時，賭客的錢包都空了。

「客人——」

河東次終於開口：

「今晚看你運氣不錯，怎樣，跟我來一次勝負如何？」

狂四郎冷笑道：

「好啊。」

其實，他正等着河東次這句話。

河東次坐下後，狂四郎把錢一放說：

「一次決勝負，賭這全部。」

「出手倒不小啊，答應你。」

「不過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不希望錢太多，我需要女人。」

「……？」

河東次詫異的視線，隨着狂四郎的食指，落在火爐邊穿黑領黃格子大衣的女人身上，那是義寬的妻子，稻子。

「就賭那個女人吧。」

聽完這句話，河東次的臉色立刻變得陰暗起來。

「我知道了。」

河東次說着，又命令嘍囉道：

「骰子換掉！」

搖壺的拿了骰子，交給狂四郎說：

「就用這個吧。」

狂四郎接了過去，放在右手掌上。

——就是這個！

心裏這麼想着，將骰子換到左手掌上玩弄一番，輕捏一下，交到搖壺的手上。

任誰看來，這動作是極其自然的，沒有一個人看出其中的破綻，骰子已被掉換了。

搖壺的將骰子放進盆裏，蓋住蓋子。

河東次叫了一聲。

狂四郎依然面無表情。

打開蓋子，結果是很明白的。

河東次一臉茫然，狂四郎沉靜地：

「老大，女人是我的了——」

瞬間四下靜寂，換上一股殺氣。

弄亂這股殺氣的，是狂四郎站起時，稻子的尖銳叫聲。

「不要！不要！我不要跟這種人去。」

稻子的視線充滿着恐怖與憎恨，狂四郎邁前兩步。

一刹那間——

狂四郎腰間，白光一閃，女的哀叫起來。

嘍囉們不約而同地拔劍而起。

「這批小三們，不許動！」

狂四郎的叱喝聲，把對方威勢壓制下去。

「我贏得的女人，你們管我怎樣，對吧，老大——」

稻子的雙耳已被砍落，昏倒在地上。

在朦朧的月色下，狂四郎又踏上東海道往西走去，庄作正牽着父親留下來的好馬，站在路旁。

不久——

從右方河堤後面，出現一個人影，步履泰然地走過來。距他不遠後面，又跟隨了幾個人影。

庄作很快看出，走在最前面的是狂四郎。

狂四郎帶着微笑走近他，將手上提着的東西繫在馬鞍上，對他說：

「你先去。」

「您呢？」

「跟那些人約好了，我不能不留下來。」

當馬蹄聲遠去後，狂四郎才摸摸腰際的無想正宗寶刀，輕輕地邁出步伐。

東海道的旅程有三險，一是箱根八里，二是大井川，三是熱田與伊勢桑名之間的所謂海上七里渡舟。

從熱田到桑名的渡海，風浪稍微大些就要翻船。旅客不得不選擇佐屋路，經岩須賀、石場、冠守而到達佐屋，從此再乘三里川舟，而達桑名。但川舟的容量極有限。即使晴天的日子，逢到一兩隊大官的行列也要渡海時，則只有耐心等待了。

狂四郎坐在土堤上，將視線漠然地投向來來往往的行人。

他意識到背後有人來了，但他假裝不知道，照樣看着前方。

「閣下可是狂四郎？」

聲音沉着地。

狂四郎回過頭。

一個三十五六歲，矮胖的商人模樣。腰間佩一把刀，顯然是趕路的樣子。

「江戶來的？」

「嗯。什麼事？」

狂四郎冷冷地，臉又朝原來的地方看。

次郎吉有點猶豫。

「說實在的，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狂四郎回過頭，却看見街道東邊一個浪人正向這邊走來。

次郎吉說：

「那個人正在找你，讓我聽聽他找你做什麼……」

次郎吉的影子消失後，浪人正好發現狂四郎，高興地說：

「呀，你原來在這裏——」

像個病人，滿臉呈灰色。

狂四郎彷彿在那裏見過，但一時想不起來。

「我叫磯原左內，你見過我的。」

「你可認識我？」

「我雖然不知道閣下的大名，但對閣下的武藝之高强敬仰已久……」

聽到這裏，狂四郎忽然想起來了。

昨夜，到黑頭目河東次的賭場裏大贏一場時，這個浪人就在角落裏，之後狂四郎對付河東次的嘍囉十餘人，轉眼工夫便收拾掉八名……這幕光景，這個浪人看得一淸二楚。

「有件事想拜託閣下。」

磯原左內跪下來，一臉正色地。

「你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我的劍法？」

「不錯，能達成我的願望的，捨閣下別無他人！」

「你要我做什麼？」

「明天是初午日，熱田神宮照往例舉辦勒使饗應規式，在勒使面前舉行射箭儀式後，有一場武術比賽……在下想拜託閣下的是，希朝閣下出場比賽，贏得勝利。」

熱田神宮向爲祭祀日本古傳的寶劍，當年織田信長出陣前來此神宮祭拜，曾有一對白鷺從神殿飛起，直往東方飛去，逢此吉兆，果然戰無不利……自此被稱爲武運神宮。

狂四郎默默地看了磯原左內一陣說：

「要我獲得勝利……那麼你呢？」

「獲得勝利的人，可得神寶青磁花瓶一個，我希望您獲得後讓給我。」

左內的臉上，顯出異樣的執念，但扭曲得十分醜陋。

「那個東西弄到手，有什麼神助？」

「這個請不要問好不好？我會給您五百……不，一千兩代價，決不失約。」
「抱歉，你手上可有千兩銀子？」
「我發誓，一定能付給您。」
「在商言商，先要有一筆訂金啊。」
狂四郎冷淡地，左內有點困惑，但很快又鎮定下來說道：
「這樣好了……先讓我的妻子去陪陪您……」
狂四郎啞然。
「求求你！……我的妻子蠻漂亮的！」
「去你的！」
狂四郎一喝，忽然留意到伏在斜對面的一個人。
沉默片刻後，狂四郎說：
「帶路。」
遠處山頂被夕陽染紅的時刻，狂四郎隨着磯原左內拖着修長的影子，在草原上走着。
林梢忽然傳來尖銳的風聲。
狂四郎看看左內微微駝背的模樣，感到一種自嘲。但已來到這裏，再也不好回頭了，背後不遠處，還有次郎吉以輕捷的步伐跟踪着來呢。
走不多久，看見茂密的竹林裏，隱隱約約出現一間大住邸，看來已是百年以上的古老建

築，四處荒涼一片，只有那屋樑却是不平凡的，讓人想像到至少是代官的公館。
左內來到門前殷勤地：
「請進，請進。」
狂四郎的視線却落在石塊邊冒出的一棵小黃花。
——這是什麼花？
狂四郎腦裏映現早春楚楚的風情。
「請進來！」
左內催促着，但狂四郎沒有理他，依舊瞧着那朵小花。
——對了，叫山茱萸。
他突然想起來了。
第一次看見這種小花，彷彿在水野忠邦的庭院，與美保代一起受人家逼迫的時候。當時接受武部仙十郎的計策，侵犯了美保代，結果觸怒忠邦，大家在庭院裏等待忠邦出現，就在他倆身邊，那小花悄靜地綻開着。
——也許記錯了。
但不管怎樣，在這個地方，這個情景，狂四郎看見早春的小黃花，確實想起了美保代來。
就在這時，對面房屋的窗子打開了，狂四郎忽然產生一個錯覺，以爲美保代將從那個窗口出現！

他皺皺眉頭，出現的女子，姿影竟會如此的像她！

女的走出來，一手提着裙裾，踏在長滿青苔的石板上，狂四郎爲自己的錯覺覺得好笑起來，但他的視線却無法離開她，那種凄艷和柔美，使他難以自制。

「我的太太蠻漂亮呢！」

左內曾這麽說過，現在證明他的話沒有錯。

但是一個粗魯無比的流浪漢，怎麽配得上她？

「歡迎光臨。」

女的輕施一禮。

抬起臉的刹那間，狂四郎却發現那光艷的眸子裏，似乎存在着銳利的荊棘。

——打扮得相當用心。

他心裏這樣想。

「這是我太太，叫利枝。」

到屋內坐定後，左內這樣介紹。奇怪的是，相形之下，左內的態度顯得很不自然，而女的却端莊而沉着。

不久，女的爲客人沏茶，那動作和那衣着，在在顯示出身重視格式的家庭。

當華燈初上時刻，始終沒有說話的她終於站起來走進房內，左內也隨後進去。

左內再出來時，狂四郎仍在原來的位置，以同樣的姿勢端坐着。

左內施禮道：

「妻在房裏恭候。」

黑影慢慢走近臥房。

紙門上映着燈影，但四處靜寂。

村莊的夜，未到深更，却已闃無人聲，偶爾吹響庭樹的風，這時也停歇了。當來訪者的脚踩進房門，燈立卽被吹熄。

瞬息間，內外都變成漆黑的世界。

訪問者站在門內，一動也不動。屋內的人似乎也摒住呼吸的樣子。

向前探出一步，打開紙門，再向黑漆漆的房裏探望，再踏前一步，對方仍是一動也不動，却一任地散放着醉人的芳香，那是從她肌膚上散放出來的體香。

訪問者的眼睛終於習慣了黑暗。

女的果然在床上。

訪問者關好紙門，靠近床邊。

他彎下腰，伸手觸摸棉被，女人的芳香，更强烈地擴散到整個房間。

彼此都睜大眼睛，努力看清楚對方的臉。但是對方的輪廓都是朦朧的，眼睛、鼻子、嘴都無法分辨。

不意間，男的將身體覆蓋到女的身上。

然後，黑暗將這對喘息着的男女包容起來，好長好長的時間過去了，喘息聲沒有了，其

他的聲音也停止了，再停一段時間，女的終於低聲地說：

「求求你，把左內殺掉！」

「……」

「我一直期待着像你這樣的人出現……我不是左內的妻子，我家是賣海產的批發商，在江戶深川和九州平戶都有很大的店，我父親跟華商和荷蘭人都有很大的生意來往，左內當我們家的鏢客……父親因罪被捕入獄，左內就用強制手段挾持我……到今天這個樣子，我衷心恨透他，盼望報仇的機會來臨……所以特別求求你！把左內殺死！」

男人沉默片刻，站起說：

「酬勞呢？」

「明天在熱田神宮的劍術比賽，左內要您殺掉河東次和他的七個徒弟，您是輕而易舉的……那樣的話，你就可以獲得一萬兩銀子。」

「這是什麼意思？」

「獎品是青磁花瓶一個，裏頭放着我父親繪成的寶藏地圖，那地圖只有我看得懂。」

女的話未完，外面忽然有人點火，紙窗映出紅光。

光線充滿了整個房間。

下一瞬間，女的發出驚愕的叫聲，此人不是剛見過的那位武士嗎？

替身的次郎吉浮現諷刺的微笑。

外面點了蠟燭的人，正是狂四郎。狂四郎命次郎吉潛進這房子，並適時將左內帶了進

來。

狂四郎打開紙門，回頭看看表情複雜的左內說：

「聽見沒有？我們猜想的，果然沒錯。」

左內無話可說。

當狂四郎與次郎吉步出竹林時，雲已破，月光落在原野，村落裏的每個家屋，都清楚地浮現出來。

突然間，一陣悲叫從竹林那邊傳來，無疑是兩人剛踏出的那家傳來的。

「次郎吉，那女的何許人？」

「說是海產批發商的女兒，全是騙人的，你可知道萬古燒？」

「萬古燒？沼波五左衞門吧？」

沼波五左衞門是伊勢燒茶器的商人。

「那女的就是沼波五左衞門的孫女兒。」

「哦。」

「沼波五左衞門留下相當的財產，還給子孫留下遺言，說要錢的話，在那花瓶裏去找……」

「五左衞門的子孫只有這個女的？」

「不錯。」

「那麼知道秘密的，只有這對夫婦囉？」

「想是不錯。」

說到此，狂四郎默默地走着。

「怎樣？比賽參加不參加？」

次郎吉問。但沒有回答。

第二天，是個美好的晴天。

在樹齡數百年以上的熱田神宮內，蝟集了數千民衆，種種儀式舉行後，進行五十六組劍術比賽，現在只剩下最後兩名劍士的決賽。

衣冠束帶的勒使坐在正面上座，其他都是尾張藩士和武士的座席，悄靜無比。

審判官打破靜寂高頌道：

「直心影流指導，北條彌九郎——」

南席的武士座裏，走出一個執三尺餘木刀的武士，踏着夕陽下的砂地走來，身高六尺，年約五十。

然後——

「圓月一刀流——狂四郎——」

各處一片呼聲，好一陣浪濤。

兩人保持相當距離，互敬一禮，再向上座敬一禮。

審判官由尾張藩的劍術指導鹿島神道流的芳賀孤心負責。此人已年過七十，白髮白髯，一如神仙。

彌九郎與狂四郎各退一步，下肢成八字，立即握木刀架勢。劍氣充塞幽境。

數隻白鷺振翅起飛，向虛空翱翔而去。

彌九郎採取青眼法。

狂四郎採取下段法。

兩人如同化爲石燈兩座，連動也不動。

雙方距離九尺。

北條彌九郎的劍名，在尾張是無人不知的，他屬直心影流中與達人藤川彌司郎右衞門的高足，也是唯一被認可的繼承人。

直心影流留有下列傳書：

靈劍傳。窮理之卷。目錄。執照。命劍傳。

彌九郎不但承受這批傳書，而且傳用師傅名中一字。

由這位拔羣的劍客出賽，今天的勝利歸誰，大家心中都毫不例外地認爲非他莫屬。

然而——

意外地竟出現這個素昧平生的流浪武士，颯爽地出現在北條彌九郎的面前！

場內的激動與緊張可想而知。

此時兩人的視線焦點，都集中在對方的雙眉之間。眼皮細瞇，黑瞳不動，連眨眼都不輕

易眨一眼。

就這樣，不知流走多長的時間。

彌九郎始終認爲，除師傅彌司郎右衞門之外，這個世界上再沒有能與他匹敵的劍手，可是現在，他的看法發生變化了。

但他心裏想：這不是我的劍已老，而是敵手的劍深藏神秘的魔力！

狂四郎的木刀，就像被看不見的線牽引着似的，慢慢地描起圓月來。

彌九郎的顏面，已變得蒼白。

九尺之間充塞的濛濛殺氣，已使觀看者感到目眩。

狂四郎終於描完圓月。

刹那間，彌九郎的刀尖，像鶺鴒鳥的尾巴，一抖一抖的。

「呀——」

同時間，兩張口裏，都噴出生命的火焰。

下一瞬間，兩者都恢復到原來的姿勢。

兩刀大約持續了十數秒鐘的對峙，然後彌九郎的姿勢徐徐向前。

終於發出沉重的聲音俯伏地面，狂四郎收刀、低頭，行了一禮後轉身走去。

第二天早晨，狂四郎仰臥在東海道庄內川的斜坡上。

坐在旁邊的次郎吉打開一包白布包着的東西，出現的，是一個青磁花瓶，次郎吉伸手進

去叫道。

「有了！有了！」

但抓出的，却是一張紙片。

「這是什麼東西——」

次郎吉把紙片交給狂四郎，上面寫的是：

「散無踪跡煙火哉」

「哈哈哈哈……」

狂四郎不禁發出爆笑。

爆笑聲向青空更高、更遠地擴散而去。

春陽照在琵琶湖上，寒風正緊，激起湖面陣陣波浪，岸邊的蘆葦由西向東傾倒。

一艘小船正從長橋那邊慢慢划過來。

是要往大津去的小船。

船上坐的是狂四郎和次郎吉。

像這樣强風的日子，一般人總是避免坐船，從比叡山吹來的疾風，時常把小船覆沒湖底。

狂四郎兩人，本來也打算徒步的，但來到橋頭，遇見舟子，舟子說：

「二位不坐船去，湖岸風光正好哩。」

兩人也就被說動上了船。

右側是鏡山和八幡山的翠峯，左側是比良高嶺和唐崎古松，一片翠黛映入湖面，鮮明耀人。

不知不覺間，狂四郎却仰臥下去，次郎吉則在舷邊吃起路上買的餅干。

船夫默默地划着。

狂四郎仰望天際的積雲，不禁想起，從前似乎也有過這樣仰望船上看天空雲彩的時光，但枯搜記憶，一時就是想不起來。

這時附近另有小船靠過來。

——對了！

狂四郎的記憶立刻復甦過來，十年前在瀨戶內海的孤島上，接受老劍客磨練劍道的光景便是如此。

那天狂四郎划舟往海上，風平浪靜，仰臥在船上聽師傅傳授一刀流的極意。

師傅說，新影流乃以陽中陽，採用上段法；而一刀流則以陰中陰採用下段法，師傅又命狂四郎利用陰刀法形，把映入水中的圓月，不管遠近，都加以捕捉，若不能捕捉，則任其碎於水中，但隨即描繪其流通圓轉的表象。這種技法與柳生流新秘抄中所說的月陰、山陰架勢亦可相通。

狂四郎仰臥在船上，抱住木刀直視着太陽，當然眼睛很快便暈眩，視力也消失了。

這時際，師傅的船正好靠過來。

狂四郎瞬間如一隻水鳥似地躍起，對準師傅舉刀架勢。

雙眼剛看過太陽，因暈眩而抓不住焦點，雖然看不清師傅的姿影，却能看清周圍的情景。

狂四郎一邊睨視着看不見的師傅，一邊以木刀在師傅周圍描繪大圓。

當圓月完成的刹那——

「呀——」

五體變成怒濤，躍進師傅的船中。師傅也立時舉木刀採取拱門架勢，並叫道：

「你會了！狂四郎。」

圓月殺法便是這樣子產生的。

狂四郎從回憶恢復到現實來，發覺兩艘船以同樣速度靠近來。

敏銳的神經使狂四郎直感到敵人接近了。

「次郎吉，接近的人是個什麼樣子？」

「哈哈哈，您的鼻子也眞靈，兩岸百花盛開，爛漫一片，趕緊起來觀賞吧。」

「我是說都是女人？」

狂四郎皺眉問。

「三個人乘一條船，由北向南巡遊，身邊還有陪侍的……」

「琵琶湖上也隨時會出現怪物。」

狂四郎說着，但依然沒有起來。

——究竟有何意圖？

對方大都是女的，倒有趣，更有趣的是，來的兩艘船夾住狂四郎這艘，並肩前進了。

那些女人連瞧也不往這邊瞧一眼，左邊船上的女人忽然站了起來。視線偶然與狂四郎相遇，浮現微笑。

雖不算美貌，但眸子奇大，放射冷澈的光芒。

女的一隻脚踩在船舷上，露出一截白脛，下一瞬間，脚一踢，身子飛翔而起，那扇面般散開的衣袖，水色的薄絹，露出的鮮紅內裏，都乘虛而去，飛過狂四郎頭上。

當狂四郎吃一驚爬起身時，女的已降落到右邊的船上。

多令人吃驚的事！女人右手拿着一條繩子，繩子一端繫着鈎子，就在飛翔而過時，那鐵鈎就將狂四郎身邊的一包東西給鈎走了。那包東西正是狂四郎在熱田神宮賽贏劍獲得的青磁花瓶！

「哈哈……」

左右船上的人，一起發出狂笑。

右船搖櫓的女人說：

「狂四郎，天女翔空的光景如何？」

看來還不到二十歲模樣。

狂四郎面上已呈現蒼白，冷得血色全無。近年來還不曾受到這樣大的侮辱。

「妳們爲什麼搗這個蛋？」

「沒有理由，你打敗北條彌九郎，我們恨你，特地來搶你的獎品。」

「僅想作弄一下？」

「不錯。」

一問一答之間，船與船已逐漸隔遠。

狂四郎回頭一看：

「怎樣了？」

「剛才看天空上的大腿，槳給流走了。」

不得已，只好叫漁舟給拖上岸。

夕陽西落，湖岸華燈初上。往京都的第一站是大津，街道兩旁多的是大官富豪的住邸。

「次郎吉。」

「是。」

「我們只看外表不够，該到裏面看看。」

次郎吉點頭，立刻消失在黑暗中。

不久工夫，次郎吉已潛入八十幾家看過。

其中一家，發現是家齊將軍的住邸。將軍的掌上明珠高姬，配領年額三千兩百石的「化粧費」，嫁往越後以後，仍享有此項特權。尾張大納言爲高姬的弟弟，高姬這次特地去熱田神宮參觀了熱烈空前的劍擊比賽。

此刻高姬憑坐在靠肘休息，一個村姑怯生生地走了進來。

「哦，妳是肥前家的女兒？」

「是的。」

高姬盯住姑娘，兩眼射出妖冶的光芒。

「靠過來。」

姑娘怯怯地，稍稍挪前幾步。

高姬猛然伸手抓住姑娘，拉到身邊。

「我說過來一點嘛。」

說着緊緊抱住她。

「看妳抖得這樣厲害，害怕什麼？」

「不，不……」

姑娘想逃走，高姬一手拉回，並將自己的唇往姑娘的唇上蓋去。

姑娘的身體已成熟得十分豐滿，高姬的手往她的頸項、肩膀、胸部、腰際摸索……而嘴唇一直不願離開。那種肉體顫動的抵抗對高姬說來，是無上的快樂。

「姬殿下——」

姑娘冷峻地叫一聲，高姬終於放開她。

姑娘却一時呆住，忘記該如何措詞，踉踉蹌蹌站起，碰上客廳的柱子，再艱難地走了出去。

從隔壁房間走進來端坐着的，是湖上翱翔過天空的侍女，膝前擺着從狂四郎身邊奪來的那包東西。

對主人的動作，她裝得毫無表情。

「是不是看看花瓶裏裝的什麼東西？」

「哦，對了。」

高姬瞧瞧那青磁花瓶。

「綱代——」

「是。」

「沼波五左衞門眞的在這個花瓶裏封上遺產地圖的話，該給多少賞金？」

「先看看再說吧。」

「要是藏了十萬兩，總該給個一二千兩啊。」

高姬哈哈哈地大笑起來。

高姬探手到花瓶裏，取出一張紙片來，一看「散無踪跡煙火哉」的字，眉毛一動也不動。

「把花瓶打破！」

「啊？」

「沒有智慧的人讀了這字條或許無動於衷，但我可受不了，五左衞門一定將地圖貼在粘土裏了，能看破這層的人，才有資格得寶。」

綱代緊張地抓起架上的長槍：

「呀——」

叫聲未完，長槍已刺進頭上的天花板，似乎有了回應，靜靜地凝視一會，綱代再往另一角猛刺一槍，却一點聲息也沒有。

「一定是刺客！」

尖叫一聲，四下騷亂起來。

不久後，警衞人員抄路趕來，看見一條黑影掠過庭邊水池。

「那一個？報名！」

高姬來到庭院中央，靜靜地瞧着，對綱代說：

「是狂四郎吧。」

果然，傳來狂四郎的聲音：

「高姬，坦白告訴妳，我不是爲了那花瓶而來，只是事情總得禮尚往來，妳們搶了我的花瓶，我也得——！」

說着，趕來的羣衆中，已有一人在月光下賞了白刄。

下一瞬間，被殺的轟然一聲掉進池裏。

次晨，辰時上刻。

大名的行列，浩浩蕩蕩地從鍋島出發，往石山寺參拜後，再回到京都。

從衣箱的記號及數量判斷，行列主顯然是個女人，每個女侍都爭美鬪艷地顯得婀娜多姿，唯一例外的，今天出現的每張面孔，却都充滿着緊張的神色。

或許大家已得到警告：狂四郎這個妖怪劍客，隨時隨地可能殺出來。從馬場到西莊這段最令人擔心的松林已經過去了，大家內心都認爲那個妖怪劍客可能不會出現。

就在登上橋端的時刻，不知爲什麼，隊伍忽然停止了，綱代與其他女侍面面相覷，分明聽見一陣奇怪的聲音。

驚愕得格外厲害的，便是轎中的高姬。這衝擊委實太大，使她禁不住哀叫一聲。

原來一根長槍從高姬的雙膝之間猛刺上來，槍尖就在她鼻尖停住。

換句話說，槍尖是穿過橋板，再通過高姬的雙膝之間往上冒的。

這是何等令人顫慄的魔技！

高姬上下牙打着抖，一邊取下槍尖上附着的紙條：

『從空中失掉的東西，我從地下要回，如果拒絕的話，將以另一支槍，從臀部直通大腦！

狂四郎』

高姬迅卽打開窗子。

綱代探頭一看，知道了一切。

高姬將膝邊的一包東西交給綱代，綱代提着走到橋邊，一根長槍便由橋板旁邊突上來，刺進小包的打結又縮了回去。

這番動作，全在無聲無息間完成。

不久，行列又照常前進。

從大津到京都，大約一里路程。兩旁山光水色各有異趣。經過大谷、追分、橫木、四宮等小鎮，再走到粟田口，便看見有名的三條大橋。

旅人的奇妙心理是，從江戶經東海道跋涉十餘天，一旦踩到三條大橋，便感到確實到達京都了。

狂四郎到了粟田口，並沒有走過三條大橋，不彎到青蓮院去，不爲別的，只爲摔掉跟蹤的人。

狂四郎慢慢走過青蓮院前面，感到人跡稀少的路上，跟隨的女人竟然如此大膽。

草徑有點陰暗，不是花草深，而是梅雨的緣故，從早晨開始，天氣一直欲雨又止，雲層陰沉沉地，來到知恩院門前，終於大雨傾盆而下。

狂四郎還是沒有加快脚步，爬上石階，走進樓門。不料跟蹤而來的女人，却跑着繞過粗柱，站在狂四郎面前。

雨點打在石階上，飛沫四濺。

「雨好大啊！」

女的兩袖交在胸前，蹲下來愉快地說。停一會又向狂四郎搭訕道：

「看樣子，今年恐怕要沒有春天了。」

狂四郎只默默地望着女的側臉。

狂四郎如此沉默，可能有令人難堪的話說出，女的並未察覺出來。

「這樣忽冷忽熱，花色都要褪掉了。」

女的說完，就輕鬆地哼起歌來：

「春花開，百鳥叫，夜櫻香染東山角……」

「喂……」

不意間，狂四郎打住她的歌聲說：

「要失色的，不只櫻花，說這話的人恐怕也要在雨中頭落地……」

在昏暗中，女的看到狂四郎冷冷的微笑，不禁畏縮着身子。

「站起來如何？這樣子頭落地不雅觀。」

女的怯懦地看着狂四郎，雙膝打顫不止，上半身傾向旁邊的石牆。

「看妳膽子倒不小，就是還不習慣這項任務。」

「……」

「這是指使妳跟蹤我的人的失策……妳還是道出姓名來，初到京都，多認識一個朋友也好。」

狂四郎對膽怯的女人說。

「有緣的話，下回見！」

說着，沿着石階走了下去。

女的叫春子，家住五條大橋左側。據她自白，跟蹤狂四郎是京都所司代指使的。這使狂四郎想起在大津作弄過的高姬來，高姬顯然不放過狂四郎。

狂四郎轉回東大路之際，女的在後面叫道：

「請問一下──」

但狂四郎連頭也沒回地走去。

雨停了。

屋頂的雲層散去，遠處已出現陽光。

來到一個轉彎處，忽見一個背着竹簍的賣花女，看到狂四郎表露出吃驚之色。

「怎麼了？」

少女抬起臉，答道：

「先生要女人嗎？我母親……」

看來只有十歲左右，像個武士家的女兒。

狂四郎沉默片刻後道：

「妳每天這樣叫男人？」

「不，今天第一次。」

少女怯怯地，像要哭泣。

「是妳的意思？」

「是的。」

少女點了點頭。

「妳把我帶回去，妳媽會答應？」

「……」

女人賣身，男人叫女人，到底什麼意思，恐怕這女孩還不明白，狂四郎不禁想起前年夏天在澁谷神社裏，遊戲中的小孩看見他就跑的往事。

當時，在旁的樂水樓老人曾解釋說，這是充滿血腥的劍氣使小孩怕走的。

「爲什麼選到我？」

「怎麼啦？」

少女只默默地指着狂四郎衣服上的家紋。

「同我父親的一樣。」

家紋是龍膽花。

龍膽花紋，世稱清和源氏的代表家紋，其實不然，據寬政重修諸家譜記載，清和源氏的後裔有一千五百三十二家，其中使用龍膽花紋的，僅四十二家而已。到了德川時代，坊間出現的源賴朝和義經的畫像，竟都描上龍膽花紋，那是錯誤的。

以武家來說，那種家紋十分罕見，狂四郎也並非世世擁有那種家紋，他穿的衣服，原是美保代給他做的。

當時美保代曾問他：

「府上的家紋是什麼？」

狂四郎回答說：

「我生下來就沒有什麼家紋，妳家的家紋借我吧。」

狂四郎的衣服因此附有龍膽花的家紋。

剛剛小女孩說他身上的家紋同她父親的一樣，狂四郎腦海裏掠過一陣預感。

「到妳家去看看——」

狂四郎隨着女孩沿如意山麓，經南禪道進入鹿谷的部落，這時天色已暗，先讓女孩吃了晚飯，繼續順廢寺的土牆邊走去，頭頂是巨木掩蓋，周圍竹叢茂密，益顯得陰森恐怖。

「妳每晚都走過這條路？」

「是的。」

女孩回答。狂四郎覺得胸際一陣痛楚。

不幸的孩子，爲生活掙扎痛苦的情狀，激起虛無的男子熱血爲之沸騰。

「到了，就在這裏。」

順女孩的手指望去，透出一線燈光的地方，十分荒涼，但庭院甚大。

——失意公卿的別墅嘛。

狂四郎對女孩說：

「我有話跟妳母親商量，進去吧。」

來的目的不是爲女人，有他另外的目的。

女孩跑進去後，讓狂四郎等了好長時間。

次郎吉因脚受傷，留在古寺等着。

不久，門開了，女孩背着燈光出現，狂四郎走前去。

女孩臉上還留着淚痕。狂四郎說：

「被媽罵了？」

「是——」

女孩點頭。

屋內，與其說是整潔，不如說是一無傢俱，空洞洞的。

「我母親……在那邊……」

狂四郎大步走去，毫不猶豫地拉開紙門。

燈光照耀的地方，已鋪好棉被，女的朝牆壁低頭坐着，那細小的頸項，楚楚可人。

——生病了？

狂四郎暗忖道。

「歡迎。」

女的稍稍移動一下身子，仍低着頭。

狂四郎故意來到女的面前，突然間，他皺起眉。

原來女的戴着面具！面具帶點表情，因賣春羞恥而戴？還是爲生病而戴？

狂四郎從懷裏取出兩個銀子，放在女的面前說：

「這一點錢可以吧？」

女的看到那麼多錢，吃驚地抬起面具，望着狂四郎。
「先睡覺吧。」
「是。」
狂四郎冷眼看着女的站起來，脫了衣服。意外的是，粗陋的外衣下面，還穿着上好的內衣哩。
女的先躺在床上，狂四郎交臂站立着。
「我這一兩銀子不是用來買妳的身體，妳的身體不值得一兩銀子，我想買的是妳的身世。」
面具下面的表情如何，無法揣測。
「我今天剛到京都，就碰見妳的女兒叫住我，其中必有奇緣……妳先生去世了？」
女的想站起來，被狂四郎按住。
「……還活着。」
「住在那裏？」
「被所司代抓去，關在地牢裏。」
「被所司代抓去？妳先生是武士？」
「是的，本來在備前家敎朱子學，三年前京城計劃建學校，就被調到這裏來。」
「原來如此。」
當時幕府，爲斷禍根，公然鎮壓提倡春秋尊王的朱子學者，這女人的丈夫因此遭捕入獄。
「請問妳先生叫什麼大名？」
「這……」
「不方便講，不講也沒有關係，不過據我推想，妳先生可能與所司代太田備中守有點緣故吧？」
所講的太田備中守，卽美保代的父親，寬政中因尊號事件，夾在皇室與幕府之間，不得不以切腹了事。
女的回答道：
「太田備中守是我的父親，我丈夫叫松尾內記。」
「妳是備中守的千金？……但是備中守只有一個女兒呀——」
「我是側室生的。」
狂四郎暗然低吟道：
——那麼這個女人是美保代的異母姐姐了！
一陣沉默後，狂四郎站起來說：
「懷着希望生活下去吧。」
說着，正想轉身離開，女的突然取下面具說：
「請問您也跟太田家有因緣？」
狂四郎本能地移開視線。

「不，我跟他們沒有關係。」

說完，向走廊邁步而去。

——那個武士，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春子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睜大眼睛這樣想着。本來她是不常失眠的，可是今夜，偏偏很不寧靜。

聽所司代的守衛說，只是一個瘦瘦的流浪漢罷了，其實，連守衛也未必清楚。當被他說句：「妳將比花更快凋謝」時，那種顫慄，眞是語言所無法形容。

然而現在，那種顫慄似已變成一種恍惚的感覺，延伸到四肢的每個角落……

——畢竟我也是女人呀。

突然間，隔壁傳來打燧石的聲音。

春子乾呑一下口水，不是恐怖，而是敏銳的預感。

——莫不是那個武士！

紙門開開，站在那裏的，果然是狂四郎。

「到底有緣，想借過一夜。」

春子冷冷的身體，好像灌進熱酒，忽然全身陶醉了。

「我正在想念你呢……」

她說得極自然。

狂四郎笑笑：

「眞巧，我不但要過夜，而且要妳明天幫忙我一件事，可以吧？」

春子聽了，急忙要起來。

狂四郎說：

「不必，只要身旁給我一點位置就行。」

第二天下午。

狂四郎與春子坐在所司代住邸的客廳。

等了許久，走進來一個守衛，四十左右，瘦瘦高高的男人。

「噢，狂四郎，你這名字也眞怪……聽說你還作弄了高姬一番，究竟是怎麼囘事呀？」

「沒有什麼，表演一下技藝罷了。」

「哦？……什麼技藝呀？」

守衛端起侍女送來的茶，一邊好奇地問。

「譬如……」

說着，狂四郎直立一膝。

「呀——」

從他口中發出的聲音，決不是用來擾亂安靜的，在守衛眼裏看來，只見狂四郎的右袖那麼翻了一下。

在這瞬間，狂四郎已抽出刀，又挿進刀鞘，迅速得了無痕跡。

只是，守衞握住茶杯的右手，感到一陣神經的顫慄。這一瞬間過去，他依然握着茶杯，周遭的一切，沒有產生任何變化。

——到底在做什麼？

守衞疑惑地喝一口茶，將茶杯放下時，茶杯突然裂爲兩半，他這才明白是怎麼囘事。說不出一句指責的話，只那麼茫然地、癡呆地，望着狂四郎冷冷的面貌。

「就是這種動作觸怒高姬的。」

狂四郎一笑，接着雙眼放出寒光道：

「今天來不爲別的事，就是要你把地下牢獄裏關的朱子學家松尾內記給我釋放出來。」

守衞生來初次接觸如此可怖的眼光，不覺全身僵硬起來。

雖然還不太晚，四下已開始昏暗。

一座轎子，被抬着往鹿谷的林間小徑上去。在後面走着的，是狂四郎。

走到坡頂，周圍開曠，轎子停在牆前，狂四郎掀開簾子說：

「到了。」

說完伸出手，扶住的，是個走起路來踉踉蹌蹌，頭髮蓬亂，皮膚呈土色的人物。一年的苦難，使他的年齡都變成一個謎了。

進大門，發現雨窗都關着，只是玄關的前門上了鎖。

扶着內記繞到後面厨房，硬推開小木門進去。

尾內暗暗的，沒有一絲人的氣味。

「您這樣好心幫助我，深感沒齒難忘。」

內記道謝說。

但狂四郎面部表情緊張，看看裏頭，默默地向屋內走去。

一陣臭味撲鼻而來，狂四郎已產生不祥的直感。

打開壁橱，狂四郎一驚，果然是屍體！

小女孩仍穿着睡衣，她母親俯伏在枕邊，都已死去多天了。

——來得太遲了。

狂四郎胸中一陣悔恨和絞痛。

搖晃着進來的內記，看到這番光景，不禁雙膝跪地，癱在妻子的屍旁，狂四郎不忍正視。

「……就是不能見面，只要活着也可以呀——！」

內記的一言一語，都像利箭刺進狂四郎的胸膛。

不久——。

內記囘過頭仰着對狂四郎說：

「謝了，請您囘去吧——」

那表情、聲音，都已呈露着相當的決意。

狂四郎輕施一禮，走出去。

——母女不見我，就不會有今天……

換句話說，殺死這對母女的，不是別人，正是狂四郎啊。

他心中感到難言的暗淡與空虛。

來到外面，天正在下雨。

狂四郎就任它淋着，無目的地往前走去。

朦朧的月夜。

將近五更時分。狂四郎沿着東山下一條路走着。他打算來古寺探望治療槍傷的次郎吉，却不巧，次郎吉今晨趕到京都城內找狂四郎去了。

從清閑寺到清水寺，一路松林茂密，月色透過樹隙，瀉到濕濕的路面，除狂四郎穿着雪鞋的脚步聲外，其他什麼聲音也沒有。

——這一帶，叫歌中山吧。

狂四郎忽然想起一個寂寞的故事來。

從前，有一個叫眞燕都的人住在清閑寺裏，一個黃昏，正在門前徜徉，望着來來往往的人羣，忽然間，走過一個妙齡女郎，不禁怦然心動，想和她談話，又沒有理由，只好隨便問道：「請問到清水要往哪裏走？」那女郎却柔和地望他一眼，悠然吟出一首詩歌，然後在春霞中消失了踪影。

據說歌中山的地名，便因此而來。

突然間，從一棵松樹背後跳出一個人影，狂四郎對他笑笑。

狂四郎想：卽使妖精也罷，但願是個年輕女郎，不巧，是個男的……而且是個流浪武士！

眼裏閃着烱烱寒光，左手已按在刀鞘上。

狂四郎依然兩手下垂，無言地站立着。

「拿出錢來！」

對方威脅着。

狂四郎暗想道：

——你這算個武士嗎？

他連架勢都沒架勢，但只要他白刄出鞘，對方腿上必定受傷。

對方進一步逼道：

「武士該互相幫忙，而且這樣晚的山路，只好認了吧，我是不喜歡恐嚇一般老百姓的。」

——怎麼在發抖？

在狂四郎眼裏，却看見對方善良的一面。

狂四郎沒有嘲笑，改變認眞的態度問道：

「你要錢幹啥？」

浪人一時答不出話，沉默一陣才坦白地說：

「家裏妻兒挨餓等着，不能空手回去。」

「你家在哪裏？」

「攝津武庫鄉。」

「來京城找官做？」

「不，我是傾慕賴山陽先生才上京的。」

「哦，原來你見到山陽，發現他的人格與你想像的正好相反，所以你也墮落了？」

狂四郎的話正好刺到浪人的傷處。

對峙片刻後，狂四郎說：

「既然妻兒餓着肚子——」

從懷裏取出錢包來，遞給對方。

浪人接過手，沉甸甸的，有點不相信，至少在十兩之譜。

浪人正想說什麼，狂四郎已轉身走了。

走不多遠，回頭一望，浪人仍站在那裏。

「能請敎尊姓大名嗎？我叫布施和作——」

狂四郎沒有停下來。

狂四郎之所以給浪人錢，主要是腦海中又浮現朱子學者松尾內記和他妻子不幸的遭遇。

夕陽西斜，原野上只剩幾許陽光。布施和作朝着武庫川的河堤走去。

堤上幾株櫻花，已開了七八成滿，一聲牛叫越過廣闊的一片菜花傳來。視野盡處爲一片海洋，已經三年沒有看到這番故鄉的景色了。

一羣小孩聚集院中玩泥沙，吾一是否也在裏面？善良的父親浮着微笑想。

三年前，不管妻子的哭求，任意來京都，妻的失望情狀，一一映現眼前，一陣寒意掠上背脊。

布施和作讀了賴山陽的「日本外史」之後，感動異常，決意追隨賴山陽，尊爲終生老師。

聽說山陽的言行舉動，往往超乎常人。其父爲藝州廣島藩之儒官賴春水，十三歲背誦一詩，受昌平黌敎師柴野栗山之讚賞。十八歲，草成「楠公論」一文，平山子龍讀後爲之涕泣。十九歲，娶該藩「學問所」敎師御園道英之女淳子爲妻，婚禮當夜，忽告失踪，至三更未歸，天將亮，酩酊而回，不看新娘一眼，倒頭睡去。婚後常至新町尋歡，父母勸說無效，妻一怒跑回娘家。後來妻心勞臥病，依然不予眷顧，乘某夜飄然脫藩而去。

其逃亡生活亦甚離譜。於西條夜宿時，見一乞丐，遂與乞丐換穿衣服，一身襤褸趕往福山。追踪的人來到姬路，問路人可見到乞丐打扮的山陽？回答說：「這樣說來，前些天一個乞丐大談兵法，換得一分兩分路銀，辯舌之雄渾，學識之豐富，就好像不是眞的乞丐呀——」到了江戶，終被逮回廣島，立卽送進邸內設置的地牢，山陽利用牢獄的十年光陰研修精練，終於完成「日本外史」躍上文壇。

如此經歷，對矢志步上儒學之途的布施和作，眞是至高無上的魅力。

——我也抛妻離子出廬精修吧！

要不如此，則我大志永難實現，果然隻身上京，在鴨川畔三本木的「水西莊」見到了山陽。

有人形容山陽是「性峻峭，不能包容尋常人」，實際上見到的山陽，確實令和作跌入失望的深淵。

山陽是個罕見的吝嗇漢。既然會寫文章，各處索稿的人紛紛造訪，談到稿費問題，竟比商人還要狡猾精明，買資料、稿紙、筆墨、郵資均需對方負擔。積蓄少許金錢，即送往大阪商人處，藉收高利。

和作印象中，凡學者文人，無不一擲千金，豪放磊落，引口言阿堵物為愧，安貧樂道以耀子孫，以別俗人，和作深信山陽必然為此等人物，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加之對於被稱為賢妻良母的妻室利影子，每逢脾氣爆發，則手拳脚踢，殘忍無比，無異下等職人酗酒舉動，與跟愛人江馬細香相對時的風雅墨客風度，判若兩人，如何不叫和作大感失望？

和作宛似失掉憑藉，精神冷靜不少，這時才發現除自己之外，仍有許多同自己一樣醉心「日本外史」上京來，結果看到山陽眞面目而絕望、而墮落市井的武士。

——簡直是一場惡夢！

回到故鄉，和作才深切感到妻兒對自己是多麼的重要。

不久，看見自己的家，看到荒凉的庭院，和作眼眶滚熱起來，屋內靜悄悄的，他叫喚妻子的名字，但都沒有回應。

停不多久，屋後貨倉裏傳來咳嗽聲，彷彿老人的聲音。

離家時，只有妻和兒子呀！

和作進屋，往後面的貨倉走去。

看個淸楚，是妻子娘家幹了三十年的下婢。

「噢！噢！最近耳朵不行了……？」

說着，急忙想站起來。

「增惠到那裏去了？」

「啊？」

下婢奇怪地：

「太太不是跟先生一起在京都嗎？」

「什麼?!」

和作愕然，頹然坐下。

「增惠到京都去了？什麼時候的事？」

「去年年底。」

當時西陣布行一個帶班的男人，自四國回家途中經過此村，增惠說出丈夫姓名，問他可認識此人？那麼巧，那男的說知道得很。此後經常在祇園的茶屋相見，有時也來家裏造訪，增惠驚喜交加，想託帶一封信給丈夫，帶班的却勸增惠說，何不自己去見個面！

「唉，太傻了！」

和作滿腔的不安和憤怒，連問那男子姓什麼的心情也沒有了。

「增惠這個傻瓜，一定受騙了！」

「可是……太太從京都來了信哪！」

「給我看看。」

接過手，打開來一看，寫的是：已經和丈夫見面一起生活；因丈夫勤奮學習無暇儘早歸鄉，每月必寄錢回家，希望多照顧小孩；丈夫時常出門旅遊，自己每次陪侍前往，如果有信請寄後附地址，尤盼兒子來信云云。

一看那地址，和作全身都冷了半截。

地址是：東石垣紅葉屋。

紅葉屋卽從先斗町順加茂川而下不遠處的一家茶屋。雖名茶屋，其實是和作這個窮書生吃不起的飯館。據「武野燭談」一書中說，石垣茶屋建於崖邊，可下望河原，四壁金襴緞子，地舖天鵝絨，天花板以水晶做成，注水清澄，並養金魚，四周窗戶均可外望，外面則不能看淸屋內，山珍海味應有盡有，且由美婦配膳，不分貴賤，只看金錢……

——妻子被出賣了！

和作手揑信紙，視線模糊。接着跌倒下去，加上衝擊過大，很快便失掉意識。

五十兩，不，至少在一百兩以上的贖身費……換句話說，妻子已永久不會再回到自己的身邊來了。

這時刻，廳裏傳來脚步聲。

「奶奶，肚子好餓！」

聲音蠻有勁的。是七歲的吾一。他的可愛更使和作心如刀割。

五天後，和作背着吾一來到東石垣，雖是上午，河面已傳來絃歌，和作駐足，不敢走向紅葉屋前。

——我需要錢！

他就爲此，才從武庫鄉回到京城的。

「你不是布施和作嗎？」

身旁一個武士走過，回頭一看，却是一個月前相處過的朋友津久田。能力强，胸襟闊，就是惡事做多，白天少公然活動，臉上沒有包巾。

「孩子怎麼了？」

「我的孩子……」

「看樣子肚子餓了，來，叔叔給你一些東西吃。」

津久田說着笑笑，那笑容對和作來說，是非常溫暖的。

一刻鐘後——

和作與津久田和其他三個伙伴在宮川町的一家二樓乾起杯來。吾一旅途疲倦，在隔鄰的房間睡着了。

大家奇妙地沉默下來，四周充滿沉悶的空氣。

津久田突然說：

「大夥兒去『打掃』一陣如何？」

大家沉着臉色，沒有反應。

「你們都不願意？」

津久田以尖銳的語調打破沉默。

「反正大家都不能回家鄉去，不如在京城轟轟烈烈幹一下，總比流浪街頭自生自滅好呀！」

「被抓到，就是送監牢啊。」

「相反的，要是成功的話，可有幾千兩啊，要有自信，目標東小路的橘屋。」

說完，大家倒吞一下口水。

橘屋是大阪堂島與京都七條米市的巨商。雖然是食米批發商，實際上却不賣米，幹的是左右米市場的勾當。山陽也曾受橘屋之託，幹過同樣的工作。

當和作寄宿在山陽家時，曾被使喚到橘屋工作過。客廳桌上，放着一首山陽歌詠米價的詩：

市聲忙覺窮陰日
米價低知列國秋

津久田計劃襲擊的目標便是橘屋。

「怎樣，不做則已，要做就找大阪京都一帶第一流的壟斷者，萬一被捕也是光榮的……

其他批發商我不熟悉，要是橘屋，我連放木炭的倉庫在那裏都弄得清清楚楚，他們的金庫一定垂手可得——」

津久田說到這裏，一羣女人陸續進來。

「爲了預祝成功，叫女人們給大家彈彈三線琴，彈現在江戶最流行的『毬歌』。」

津久田站起來邊拍手，邊配合着琴聲唱了起來……

和作只默默地凝視着榻榻米上的一點，忽然間像想到了什麼，下了決心。

「啊？津久田他們要來搶？」

橘屋的大領班目瞪口呆地。

和作在旁表情緊張，吾一對這座古城般的住邸好奇地觀望着。

「明晚丑時下刻——」

「請問你什麼原因背叛津久田的？」

大領班壓抑驚愕之色，改爲疑惑的表情。

和作受催逼，起初低頭不語猶豫一陣，最後才坦白說出妻子受騙被賣進東石垣紅葉屋的事。

「想拜託你，能不能借筆錢給我，把老婆贖回來？」

大領班表情淡淡地：

「十分感謝你來通風報信的好意，但是像這樣重大的事情，我懷疑他真的會幹得出來——」

「不，津久田這種人，說到做到，我清楚得很！如果閣下還是不能相信我，我就把這個孩子當典質，如果我的話是騙你的，這孩子就一輩子替閣下做長工好了。」

大領班瞧瞧吾一，果然酷似父親。

和作依然努力表示誠意，大領班終於點了頭。

「好吧，你就把這孩子放在這裏，一旦津久田首尾都被捕了，就賞你兩百兩銀子。」

「我眞不知如何感謝您才好。」

和作說完，卑屈地跪地施禮。

次日深夜，以津久田爲首的五個武士，沿着本能寺後面的土牆默默地向前走，和作殿後。

頭頂上是茂密的樹林掩蓋着，以至林下顯得更加陰暗。

——拚殺之後，設法遁走？還是假裝被捕？

和作正在考慮本身安全，竟未留意到身邊有人走過。

身邊走過的人忽然叫道：

「布施和作！」

和作吃了一驚。透過黑暗細瞧一下，臉龐輪廓固然像個武士，但還是模糊。

「你忘記我啦，離開不到十天呢。」

和作忽有所悟：豈不是歌中山裏給了十兩銀子，不報名離去的武士？

「你不是說家裏有妻兒挨着餓？你騙我？」

和作被問，忽覺四肢冰冷。

——不，另有原因的！

他在胸中叫着，舌頭却被綁住似的說不出話來，即使能說話，在這種場合，又怎樣說明？

「什麼事？」

津久田回過身來。

「誰？」

陰險地問和作。

對方低聲笑道：

「這個人好像充滿殺氣，這樣三更半夜不配同行……」

「講什麼夢話——」

津久田僅左肩稍動，對方已看破了虛實。

對殺以拔刀取勝負，刀未出鞘，大勢已定；一旦被對方說：「拔刀！」就已經太遲了。

「呀——」

在靜寂的夜空中，津久田已揮出一刀，往狂四郎頭頂落下。

下一瞬間，津久田與狂四郎剛好調換了站立的位置。

「這傢伙——」

除和作之外，全體一齊拔刀，不料津久田的身體已晃晃然，崩倒在公孫樹根上。

狂四郎的寶劍——無想正宗，就那麼迅雷不及掩耳地斬斷了津久田的胴體。

「你們還不服氣？最强的已經倒下去了，如果有先見之明，還是少用手，多用腿吧！」

把三個人驅散後，狂四郎向和作邁前兩步。

和作立時拔刀，狂四郎却在一道月光下露出白齒。

「如果你是男子漢，你就一刀砍過來，或者還想活下去，那就用你那把刀子落髮……還是要殺過來？這裏是恩將仇報的好地方啊！」

和作被激得進退兩難，津久田已被殺，三個伙伴已逃步，襲擊橘屋的計劃變成泡影了，兩百兩銀子也絕望了。

——希望整個被你這傢伙弄砸了！

和作充滿憎恨與絕望向前猛衝：

「呀——」

狂四郎輕輕一躲，同時賞以一刀。

他連看也不去看一眼砍倒的人是否能爬得起來，刀剛入鞘，向前走出一步時，和作向虛空伸出兩手，嘶啞道：

「請……請等……等一等！」

狂四郎回過頭，以銳利的目光俯視一下，慢慢走近旁邊蹲下去說：

「有什麼遺言，說吧！」

「拜託你——」

黎明時分。狂四郎從三條往四條走去。背上的小孩貼着面頰睡着。

聽完布施和作的遺言，狂四郎回到橘屋去背出吾一。

他無心去動那些無賴，目的在救出吾一，最倔强的敵首被殺死後，向大領班拿出二百兩銀子。

「明天會好天氣吧。」

狂四郎看着被暮色染暗的天際自語。

一天內充滿閃閃光澤的天空，現在已逐漸變成灰色。

狂四郎正坐在望得見八坂塔的五條坡二樓窗邊，五條坡並沒有坡路，而是登上鳥邊山的山麓。

樓下是陶器店，主人是燒清水瓷的名匠，與狂四郎私誼甚深，昨晚狂四郎突然來訪。

這一帶通路，每天都是觀光客的人潮，有的是到鳥邊山賞花，有的是到清水寺祭拜。今天是涅槃會的日子，人羣格外嘈雜。

孤獨的男人，以閒靜的心情，眺望着熙熙攘攘的世界，倒覺得另有一番情趣。

從清水寺飛起的鴿羣，掠過夕空，拍翅的聲音，撲撲作響，在空中描繪一個大弧之後，隱沒在夕靄中。

正在追逐着烏影之際，突然被人叫了一聲。回頭一看，是歌匠春子。

她閃着烏黑的瞳仁，狂四郎問她上次別後去了哪裏，她只說去了一個燒瓷器的家裏，不肯說出地址。

狂四郎浮起微笑：

「好像有人在跟踪我，妳從早就在追踪我，那麼跟踪我的人也必定在跟踪妳，辛苦了。」

狂四郎往春子背後瞧去，果然有個假裝沒事的人走了過去，狂四郎已看出，顯然是個受過劍道鍛鍊的人物。

「請你不要懷疑我，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只是奉了所司代的命令而來，所司代說，妳一定知道狂四郎的住處，把這封信拿去給他！……」

春子說完，從懷裏取出一封信給狂四郎。

「守衞威脅妳沒有？」

「沒有。」

狂四郎打開信，出現的是簡潔的文筆。

「魚不離水，非魚不知其心，鳥渴望樹林，非鳥不知其意。劍士好在白刃下露身，非劍士不解其志。汝果眞爲一劍士，則來萬死之決鬪場，螳螂欲捕蟬，須知身後有麻雀，危機四伏也。」

附記有：

日期：本月十五日酉下刻

地點：阿彌陀峯豐國廟內

狂四郎眉宇未露絲毫變化，春子不安地望着：

「發生什麼事情了？」

「沒有什麼……還是請我吃個飯吧。」

狂四郎站起來，從床頭抓起他的無想正宗寶刀。

走下樓梯，回頭告訴主人道：

「等下也許有個叫次郎吉的男子會來，請你讓他看看這封信吧。」

不久走過五條大橋，口中不禁哼起歌來。

歌聲澀澀的，春子不禁掉下眼淚。

阿彌陀峯——

屬於東山之峯。海拔約四百尺。山頂有座紀念豐臣秀吉的雄壯華麗的神廟。

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秀吉以六十二歲去世，遵照其遺言，暫時未公布其喪。正當征韓戰爭中，遺臣們將其遺骸密葬於阿彌陀峯。翌年二月末，發佈消息，改造墳塋，新築祠廟。嶺西南（即今太閤坦）設本殿、迴廊、拜殿、三門、中門、神饌所、神樂舍、馬舍等，規模之大，全日本無以倫比，元勳近臣在殿旁設坊舍，以便晨昏供花獻燈。然而秀賴僅坐鎭十七年，於元和元年五月，大阪城被攻陷，秀賴自盡。家康回到二條城，與秀忠商量，決定毀掉

祠廟，堵塞參拜路，祭祠之禮因而斷絕。

爾來二百餘年間，宏大莊嚴的社殿樓門坊舍以及石燈等，均遭風雨和盜賊的侵襲破壞，環目四望，已一片荒凉慘狀（目前的豐國廟，爲明治三十一年三月間所修築）。

狂四郎就朝着這個廢址，於指定的酉時下刻，踩着離離雜草前進。

蒼鬱的松林，被朦朧月色覆蓋着，夜色中顯得白花花的山櫻，偶爾在狂四郎身邊凋零幾片花瓣。

預告可能有伏兵的決死場地，就在面前不遠處，狂四郎十分冷靜，他不禁爲自己的冷靜覺得不可思議，也覺得滿意。

——是否我的葬身之地已被選定了？

這種預感也並非完全沒有。但它只在腦海中瞬間掠過而已。

從東麓或西邊的醍醐街道穿過無徑山林給以奇襲？抑或堂堂走過往昔的參拜道路，登上被雜草埋沒的石階？

忽見前面出現低窪的空地，那就是舊址遺跡，從此處再上去，就是正殿原址，此刻，已成月影都滲透不進去的密林，諸大臣種植的風致樹，蔚然地遮住了半邊天。

狂四郎就在空地一端，凝視着一如洞門的參拜道。

從那裏開始，便步步走向死路。任何一根樹枝背後，都可能是敵人的隱身處。

突然間，一陣夜風從那洞門襲來，向走來的荒徑吹去，狂四郎的鬪志彷彿被吹醒了不少。當晃動的樹枝停歇時，也就是凄絕的危機面臨的時刻。因此他無不集中全副精神注意着，

身體也隨之產生微妙的躍動。

對狂四郎來說，躍入充滿殺氣的敵陣，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倒是像現在這樣，瞄着黝黑的密林的經驗，的確生平不曾有過。

——來吧！

他胸中充滿奔騰的血液。

來到密林入口處。

——用這種步伐前進？還是奔跑前進？

他遲疑了一陣。

旋而獨自苦笑一下，決定採取平常緩緩的步伐，走進敵陣中。

前面一片黑暗，狂四郎使盡目力搜索，却不容易辨識喬木的輪廓。

咻——

頭上突然一支弦音飛過，狂四郎應時從腰間拔出無想正宗來擋住銳利的刄風。

箭支在黑暗中斷成兩截，掉落地面。

從此再走一段路，却只有夜風侵襲着他。

狂四郎依然以悠揚的步伐，向幽冥的世界前進。

其次是——

「呀！」

像巨木裂開般的氣勢，閃電的一槍逼近狂四郎。

狂四郎無聲無息的躍起，同時由下至上，向樹下那執槍的敵人一刀閃出。

一陣怪聲，不像人發出的呻吟，斷斷續續地，那執槍人翻倒落地。臉上，從顎到額，不偏不倚地裂成兩半。

其後，狂四郎再無畏地向前走二十幾步。

出現幾道月光，荒凉的廟址出現眼前。

狂四郎覺察到樹上潛伏着第三個敵人。

——在瞄準着我的手臂？

疑惑剛掠過腦際，同時間，樹上傳來轟然槍聲。

狂四郎迅速臥倒。

從密林出口處，兩條黑影浮現了。

距離大約十數步遠。

兩個同時拔出刀，慢慢向狂四郎接近。

狂四郎在黑暗中睜大雙眼，靜聽脚步聲。

兩個黑影來到四五步距離時停住了，只要舉起刀，則刀尖隨時可達狂四郎頭上。

狂四郎就仰臥在草叢中，以兩脚踵蹬地，向兩條黑影之間前進，就像仰游選手，以兩脚踢水一樣。

「嘿——」

兩條黑影隨一聲叫喚，同時揮刀。

然而已太遲，兩者的胴體，已在狂四郎的視野中間，暴露得清清楚楚。

當狂四郎的身體輕捷地躍起時，他的手上，握住雙刀。

同時遭到砍殺的黑影，同時發出哀叫，伏倒下去。

狂四郎展開大小兩刀，如扇狀，飛奔入林。

在那裏，已經有十幾個黑影等待着。

正面的一個故作鎮定地：

「狂四郎如約前來，算你有勇氣！」

「哼！見一斑可知全豹，你們還不是柳生流的一伙！」

狂四郎心有餘裕地背着巨松而立。

由陣勢看來，這是狂四郎從來不曾遭遇過的强大集團。在此時際，狂四郎非特別發揮他包括圓月殺法在內的一刀流妙術不可。

狂四郎曾從師傅那裏傳習到妙劍、絕妙劍、眞劍、金翅鳥王劍、獨妙劍等五點極意，他從這些劍法中另外悟出圓月殺法來。

對於柳生流的一批高手來說，狂四郎的劍法他們是極想較量較量的。

用於亂陣的風揚、亂曲、分身等神技，狂四郎過去曾經運用過，如果今天不用這項神技而能斬倒對方，則對柳生流，不異是重大的秘術。

對付一個狂四郎，竟集合了柳生流這麼一大批鐵錚錚的高手，說明其中必有什麼目的。

「呀！」

正面的敵人，終於使出擊物秘傳來對付狂四郎的大刀。狂四郎躍起，趁對方襲擊的瞬息間，像一條白蛇似地鑽進敵方胸前。

狂四郎連看這結果的餘暇都沒有，立刻轉向其他的敵人。

夜正黑，敵人倒入血泊中的情境誰也無法看清。狂四郎迅卽翻轉身，跳到第三個敵人的背後，一刀砍住喉嚨，首級應聲滾落。

「使出亂虎！」

有人這樣叫道。

幾個黑影立刻使出柳生流獨特的亂虎單手殺法，以狂四郎爲中心，圍起大圓圈，其他人又在圓圈外保持一定間隔，採取上段架勢。

前後左右，任何一方都可能襲來亂虎殺法，但狂四郎毫不畏懼，對着强敵，使出自己的神技，越戰鬭志越昂揚。

忽然間，狂四郎雙脚一蹬，飛往空中，越過敵人的頭頂，站到原來的位置——卽密林出口處。

後來想起，這種驕傲之心，正是給自己帶來慘敗的主因。

「來！」

狂四郎開始採取圓月殺法的下段架勢。

意外的是，敵陣忽然向後退却了。

墳塋舊址過去的高牆上，忽然燒起火光，火光舞向空中，然後向狂四郎直射過來。

那是一盞燈籠，不僅利用火焰，同時運用火藥强烈的閃光。

瞬間，狂四郎目眩了，但他頗機智，爲躲避閃光而更奮勇出戰。

敵陣左方奔出一個黑影，利用空隙，拿着細長的圓筒抵住嘴上，「呼——」地鼓起雙頰吹氣。

「呀——」

狂四郎仰着臉，跳了開去。

——針！

果然，二寸餘長的針，如同游魚般向狂四郎的眼皮、鼻子、面頰、耳朶刺去……

「卑鄙！」

狂四郎說出平時少說過的話，爲警戒下批針羣攻出，一躍跳開。

突然間——

由頭頂上靜靜地撒下了一面巨網。

狂四郎在黑暗中摸索着。

——這是世界與地獄相通的暗道。

這麼想着，他彷彿步步走向地獄。

——我終於死掉了，敗在那些公家的密探手裏。

他自語着，內心感到不勝寂寥。

突然間，從後面傳來强烈的一聲巨響，他毫無防備的餘地，陷落無底的深淵……

當他醒來時，第一個想到的問題是：

「我居然還活着……」

後腦部感到一陣疼痛，可能是巨網撒下時，鐵棒等兇器如雨點般落下，以至昏厥過去。

奇怪的是，雙手雙脚都被綑綁着，穿的衣服却是上好的。

狂四郎移動眼珠，環視四周。

房間甚寬敞，佈設高雅。從映在紙窗上的陽光判斷，大約是中午時刻。

再看看屋內，牆上掛着兩幅山水畫，古唐壺裏，培植着一棵雪柳，開着奇妙的花，柱下一個小香爐，練香正裊裊地冒着青煙。

狂四郎猶豫一陣。一躍而起並非不可能，但想解開手脚的繩索可不太容易，因此索性保持靜默。

大約經過半小時光景。

隔鄰的房間傳來衣服的綷縩聲，紙門被打開。進來的是家齊將軍的女兒高姬。

——果然，高姬不忘向我報仇！

她使喚的一羣嘍囉，沒有殺死我，爲的是活捉來給她的。

站在枕邊的高姬，笑笑說：

「狂四郎——你心境如何？」

「落在妳手裏，宰割隨意！」

「你倔强的嘴巴還是沒有變，可知道上次見面以後，多想再見你一次面哩。」

「是否看上我了？」

高姬泰然地：

「不錯，我是看上你了，你是所有我見過的男人中最靠得住的……用普通手法要你來不那麼容易，所以召集江戶一帶的劍法高手上京來，先用小船在琵琶湖對付你……現在你總算敗在我們手裏啦——」

「一切請便——」

狂四郎冷冷地。

「你的意思是，不管我們怎樣對待你都可以？」

「當我能抵抗的時候，也就是妳不能動彈的時候了。」

「那怕你是三頭六臂，相信你也解不開那繩子。」

「既然是人綁的東西，就能靠人力解開！」

「嚇……你還會硬嘴，我現在就要你乖乖聽我的。」

「我說過，隨意好了！」

高姬高聲地大笑起來，先解去外衣緞子腰帶，再脫去薄紅小杉，和白羽雙重襯衣，最後剩下緋紅內衣，展露着肢體的曲線，和豐滿盈盈的肉體。

毫不遲疑的高姬，就將那妖艷的姿態，躲入棉被裏，同時露出一邊的身體去碰觸狂四郎。

體。柔肌的滑膩與沉重、脂粉和頭髮的芳香，以及朱唇吐出的甘美氣息，不斷地侵染着木石般的狂四郎。

狂四郎並沒有閉起眼睛。

他只用一無愛情却充滿慾情的眼光來凝視着她，但一邊仍在抑制着自己。

高姬並未察覺，一隻手繞向他的身體，一隻脚絆在他的脚上，蜂腰一轉動，鼻樑幾乎與他的鼻樑相觸，粉臉貼近，想利用她那妖媚的瞳仁去吸進男人的魂魄似的……

忽然間——

高姬裂開的雙眼，放射出生氣的寒光，並將自己的朱唇向狂四郎嘴上壓去。

兩個身體就成膠着狀態，持續數秒鐘。

走廊上。

「姬殿下——」

叫聲終於把高姬的臉從狂四郎臉上拉開。

「什麼事？」

「所司代剛從江戶回來，現在在客廳裏恭候。」

高姬鼻子一哼，爬起來。

閉着眼的狂四郎臉上照樣沒有變化，高姬對他媚眼一挑：

「硬心腸！」

高姬穿好衣服出去後，狂四郎瞇着細眼，以銳利的視線望着天花板一角。

他感到那裏似有與他氣息相通的什麼存在……

狂四郎立起半身時，走廊裏有人悄悄走來，忽然拉開門。

那是綱代。琵琶湖上翺翔天空奪走狂四郎的青磁花瓶的那個侍女。

以異樣緊張的表情對狂四郎催促說：

「快逃走！」

狂四郎發現，在她的眼眸裏，充滿着强烈的嫉妒。

「爲什麼放我？」

「請你把我也帶走！」

狂四郎嘴角刻上一絲嘲笑。

「沒想到我還能迷住妳……」

綱代急着爲他解繩，狂四郎却叱道：

「不要解！」

狂四郎繼續道：

「我是不吃女人這一套的，妳看上我，可隨意，但想用恩典來要我帶妳走，休想！」

綱代一臉蒼白。

凌厲地結束凝視的刹那，狂四郎的臉頰挨了一巴掌。

綱代像隻鳥似地飛出去後，狂四郎仰向天花板道：

「次郎吉，下來！」
次郎吉掀開一片天花板，順木柱滑下，抽出短刀恢復了狂四郎的自由。
「女人的粉掌可第一次嚐到吧？」
狂四郎苦笑道：
「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讀了那封挑戰信，就立刻趕到阿彌陀峯去，剛好你要坐上轎子……等一下。」
次郎吉敏捷地潛到鄰房，手捧狂四郎的無想正宗回來。
「沒有這一把，你到那裏都行不通的。」
狂四郎將它繫上腰際。
「那就堂堂從正門出去吧——」
「我正好也這麼想。」
兩人就踏出走廊，悠然地走向大門。
春子靠在長形火爐邊，邊彈琴邊哼着古歌。
歌詞曲調都甚優雅，句句清晰地傳進仰臥在廊邊的狂四郎耳裏。
這是早就消失在江戶的古歌，却是狂四郎樂以聆聽的。
頭上籠中的小鶯，正輕聲啼叫着，給這春宵增添美妙的情趣。
京城是個古老的地方，古老的地方當然有古老的歌，狂四郎來京城，就是爲的探求古老

的東西。
古城的一切，都還保存着古老的美。無論婦女穿的衣裳，或書肆上的文章插畫，還有流水的清澈、古刹的莊嚴……
狂四郎選擇古城洗滌劍氣。雖然無想正宗曾經幾次斷過人命，但那是已經過去的事。不管去老松一山的南禪寺追求幽邃的禪義也好，或到北山銀閣寺賞玩泉石的情趣也好，或去絹笠山麓等持院瞻仰足利將軍歷代遺影也好，總可將暗淡而虛無的心境，寄托山水之間。
——然而，這座美麗的古都，却永無休止地循環着以血洗血的權力鬪爭……
這麼想着，忽然又反省道，如此軟弱的心情，是否因這靜謐的氣氛產生的？——狂四郎一動都不動地聽着三線琴和春子的歌聲。
忽然間，春子的歌聲停了。
狂四郎感覺到春子的視線：
「再繼續唱吧！」
「不要……歌聲一定讓你想起江戶的舊情人——」
春子說。
門被打開，是男人的聲音：
「這裏有沒有一位叫狂四郎的先生？」
春子呈露警戒之色，狂四郎照樣泰然地仰臥着。
「不知不覺，天就暗了，眞快！」

呢喃着走開了。

「誰？」

春子探頭問道，門外又一個年輕人正想踏進來，不意間外面同時傳來馬蹄聲，春子視線往那騎馬的影子一瞥，脊背間忽地掠過一陣寒意。

突然。

「嗚！」

男的一聲呻吟，靠倒在紙窗上，再慢慢地滑落下去。隨着春子一聲驚叫，狂四郎像陣風似地飛奔到外面。

騎馬的影子已逝去數十步遠，狂四郎揮起右手，一把小刀穿過夕暮向前飛去。

騎馬的回頭一顧，只見家屋透出的燈光下白光一閃，那柄小刀便鏗然落地。狂四郎見狀不禁噴然。

引起狂四郎發生興趣的，不是那騎馬的人，倒是他所使用的武器。

順一陣刄風的刹那，春子大叫一聲：

「短劍！」

狂四郎看到俯伏的男人背上已刺進一把兇器。

狂四郎抱起男的：

「振作一點，我是狂四郎……」

男的瞳孔已失焦點，斷斷續續地：

「……高……高……」

「高什麼？」

「高姬……」

「高姬怎樣？……快說！」

但男的已斷氣，一動也不動了。

從死者腰包裏發現一張紙條，上面出現「江戶深川備前屋船，千貳百石積督鄉號」字樣。

狂四郎許久沒有看到宿敵備前的名字了。

「督鄉號」顯然是一條走私貨船。

「剛才那個男人會不會再回來？」

春子憂懼地問道。

「他還沒有來以前，我先去！」

浴室裏，燈光搖曳，板壁上的黑影晃動着，然後不是黑影動，而是黑髮本身在動，接着裸體也出現了。

白氣騰冒中，沾着水滴的細白柔肌，像塊白玉似地展現着，面孔朝這邊，正是高姬的面孔。

她慢慢地跨過槽緣，微醉似地來到床板上，橫臥下來，粉頰貼在靠肘上。

那柔軟的肌膚，像覆蓋着練絹的凝脂般散發着光澤，也散放着芝蘭般的香氣，從手臂、肩膀以至隆起兩顆白桃似的胸部，構成豐富美妙的曲線，宛然被春雪掩埋的丘陵。這樣妖艷的肉體，使得高姬自已爲之得意，不禁雙手向那上面撫摸——

突然間，玻璃窗被推開。

高姬一點也不覺狼狽，五指從下腹往胸部移動。

「綱代嗎？」

「誰呀？」

沒有回答。

視線往門口移動時，高姬不禁坐起來。

出現的，是一個黑衣瘦身的武士。

「狂四郎！」

「妳該知道我不是好色之徒，我來這裏另有目的。」

說着，狂四郎將左手上握的東西伸出，那是一串眞珠結着金質的十字架。

「我是爲這個東西來的。」

「狂四郎，想不到你居然也幹鼠輩的事！」

「不是我要的，是奉物主之託，將此物歸還失主。」

「誰是失主？」

「這我還不太知道。」

高姬慢慢站起，笑道：

「哦，你打算渡海到歐洲去？這十字架眞珠是舶來品呢！」

「我知道，這串眞珠的失主也許不會萬里迢迢的來到我們國度……但是把這串眞珠獻給妳的，是督鄉號船長總不會錯吧？」

高姬的臉色忽然一變，變得更妖艷而嫵媚，連全身細白的肉體也都變得嫵媚。

「這東西，如果你要的話，就送給你吧！」

高姬向前走了一步，伸出雙手，搭在狂四郎肩上。

仰視着的臉，已充滿恍惚與陶醉的表情，翠眉微蹙，半閃雙眼，張開朱唇，展露皓齒，官能的感觸以吐出的熱氣顯露無遺。

當她吐出的熱氣觸及狂四郎時——

高姬的面相又一變！

嫵媚消失，眉宇間呈現痛苦之色，口腔內似在唸唸有詞，原來狂四郎的拳頭已在她臉上落下。

整個裸着的身體倒在狂四郎身上，狂四郎將她扶到床板上躺下。

——感冒了我可不管啊！

話雖如此，還是親切地爲她蓋上華貴的衣裳，關上玻璃門後才悠然出去。

當夜深更，兩名騎馬的人物揚着砂塵向伏見街道奔馳而去。

天快破曉時分，經過淀堤的千兩松，進入大阪城，這時陽光已普照着大地。

兩名騎士來到安治川口能望見海洋的部落人家。這兩人是狂四郎與次郎吉。

等到入夜時刻，月亮剛從東方昇起，兩人便在萬年橋下坐上小船，次郎吉搖櫓，狂四郎指揮。

岸上是起伏的綠色丘陵，丘頂出現高聳的燈台，是個風平浪靜的夜色。

順石崖邊划不久後次郎吉問道。長長的石崖內側是停泊場，隱約看見幾條黑影。

「往哪裏？」

「往最大的那一艘靠。」

狂四郎指着其中一艘舫船說，次郎吉就將小船靠到船腹去。那就是督鄉號走私船。

狂四郎潛進船艙，發現窗口全被黑布遮掩着，但在黑暗中，狂四郎依然看出，堆積的貨物全是外國製品。

再靠近些，竟發覺捆包着的物品上面，寫有槍、鐘錶、鴉片、砂糖、鼈甲、紡織品等等字樣，也發現「廈門」的烙印。

廈門是廣東省香山縣突出南海的一大商港。明嘉慶年間，葡萄牙人來此建築城邑，成一繁盛殷富之商埠，相繼義大利、法蘭西、葡萄牙、荷蘭、天竺、美國等商人亦來此設立宏大商館，日本較有勇氣的商人駛船來此，成爲致富唯一捷徑……

狂四郎的視線忽然集注到角落的籮筐上。他慢慢地走近它時，聽見船艙室內傳來脚步聲，狂四郎立刻躲在貨物背後。

開門進來的，是一個穿長衫的唐人，戴頂圓帽，長辮子垂在背後。

當他的臉朝西邊一望時，側臉上映出一道疤痕，從深陷的眼窩裏射出的目光，顯得異樣的冷徹。

唐人走過去，打開籮筐蓋子，小聲地向籮筐裏說句什麼，然後從長衫的袋裏掏出一個麵包來遞到籮筐裏。

狂四郎屏住呼吸偷窺着，顯然看見一頭波狀的金髮。而浮現的，是一張姣好纖細，却充滿憂鬱的臉蛋。

狂四郎的脈搏忽然迅速跳動起來。

那雙眸，像湖水般清澈湛藍，筆挺的鼻樑，像觀世音那麼崇高不可侵犯，雙唇具有芙蓉花的優美，整個輪廓不停地散放着典雅的芳香，黑色天鵝絨長衣，使那呈臘色的肌膚更爲柔美奪目。

這難道是世界上的人！

狂四郎在心中叫着。腦海中不禁浮現幼年時代母親曾拿給他看的一張聖母畫。那清淨的慈母的容貌，就在眼前重現了。

唐人說了幾句話，金髮女郎表露憎惡之色。她銳利的語氣，將狂四郎又拉回現實。

——狂四郎，不管怎樣的美女，都不是天仙，只是會哭也會笑的血肉之軀罷了。

他這樣告訴自己。

正當男的抱住少女想吻她時，狂四郎冷笑道：

「這裏還有一個人在打擾你呢！」

回過頭來的男人，像魔鬼般可怖。

「狂四郎！你這傢伙，當初殺藤之助的手法倒還高明，可是今天，我可不饒你！」

狂四郎冷淡的態度不變，從袖袋裏摸出金十字架來遞給金髮女郎道：

「這個！」

美女喜不自勝，跪下來致謝。

「藤之助是從那裏昇天的——」

狂四郎指着窗外黃昏的天際說。

美女會意後，悲痛地哭泣起來。

——藤之助是她唯一的伙伴？

但當前沒有證實的餘暇，船長以下大批人馬倉惶趕來了。

「記着，我就是狂四郎！」

先發制人的一喝，使全場鴉雀無聲，這批備前嘍囉的頭頂上，狂四郎的名字像雷鳴般轟了下來。

不久後——

黃昏的天色露出幾道紅光。督鄉號船上進行着眞刀鬪劍。

唐人出現甲板，右手握着西洋劍。可能在廈門向西洋人學會的。

這是狂四郎首次接觸的劍法，那種義大利風格的積極攻勢，如電光般波狀地反覆着。

狂四郎忽左忽右地躲着、閃着。

練習長槍時，曾出現水月的極意，現在既不是移動的月，也不是映在水中的月，而是一片廣闊的水池。他不輕易採取攻勢，他探索着，保持不超越原則的自由自在的守勢。

經過數秒鐘後，發現那種劍法既適合積極攻勢，同時也適合防禦。

白刄的飛沫，閃到他的臉上、咽喉、胸上、腹上……狂四郎像碎掉的月亮盡力補全它的圓形，那麼輕鬆地、迅捷地，最後變成靜止的狀態。

瞬間，他像月沉湖底似地，跪下單膝。

唐人一閃，掠過狂四郎頭上，落在背後空間。滿身雖也充滿銳氣，却無法躲過狂四郎向上舉起的無想正宗，就像雉雞的尾部受襲擊似的，唐人就往夕空中顛落下去。

決鬪已結束，船長以下十餘名船員均肅然而立，沒有出聲，等狂四郎收刀入鞘後，那美貌的異國少女拖曳着長裙過來，高聲地說了些什麼。

從那神秘而湛藍的眸子裏，狂四郎領會到同樣血親的感情，不禁感動而戰慄。

下一瞬間，狂四郎殘忍性地向船長叫道：

「將這少女送上船，同時揚帆入海！」

不久，這個異國少女哭叫着被送上船，滿帆吃風，迅速離去，再不多久，帆船如一斑鳥影，消失在黃昏的海洋上。

狂四郎像幽魂般站在船上，目送着那漸漸變小而消失的小船，其陰慘悽愴的目光，連眨

也不眨一下。

暮春——

這裏是武庫郡甲山麓。

一個少年站在觀音堂旁邊的土堆上，眼底下是片青葱的麥園和金黃色的菜花，街道過去，是汪汪的武庫海。

「睡着啦？」

少年回過頭，問那仰臥在草地上的武士。

「不，我在聞着花香。」

不遠處，有棵高高的木蓮樹，在這悄靜的中午時刻，展着雪白的花瓣，吐着清郁的芬芳。

「甲山是不是埋着鎧甲？」

「不錯，從前神功皇后征伐新羅，凱旋歸國，把三萬八千名士兵的甲冑、弓箭、刀劍、衣服，還有從新羅奪來的金銀珠寶，全都埋葬在這座山裏。」

「現在那些珠寶呢？」

少年好奇地。

「不知道，大概還沒有被人挖走，神功皇后叫了一千名工人在山裏挖洞藏起來了，後來這一千個工人全部被殺掉，等到皇后死後，埋藏的地點就永遠沒有人知道了。」

「眞可惜！神功皇后心地太壞！」

少年庄作說完站起，環視周圍，好像寶藏可能就埋在附近似的。

狂四郎也站起，放眼遠眺，不禁想起那個被他放洋的異國女郎，但他並不爲這種殘虐的行爲後悔，只感到難以名狀的痛苦而已。

「呀，這就是神功皇后……」

庄作忽然發現一座小祠，大聲叫了起來：

「皇后的心地太壞了，所以被造成這個樣子。」

狂四郎也好奇地走過去，對祠裏探望，靜靜地瞧着等身高的木雕立像。狂四郎漸漸地露出可怕的眼光。

除手執弓箭長刀等武器外，還佩掛玉蘊、瓔珞、肩巾等，眉目手足固像如來菩薩，但唇端却流露一種妖氣。難怪少年純粹的瞳仁，感到强烈的厭惡感。

當夜，狂四郎往神社拜訪庄作的伯父，請教神功皇后像的雕塑者是誰？庄作的伯父任宮司，却連神功皇后像的事情也不知道，狂四郎思考片刻說：

「那麼請問，這附近最近發生過美女被殺的事件沒有？」

「有，有，有一件大案子！」

宮司以認眞的表情，連連點頭。

據他說，今年西宮祭神選出三個「神女」——爲奉獻惠比律大明神而準備的清淨無垢的處子三人，卽是：

大國幸子（西宮市人）
福原信子（今津市人）
一福系子（西宮市人）

其中第一個犧牲者便是大國幸子。

天滿家的兒子名叫佐吉，十歲來天滿家工作，被天滿家視如己出，不知從何時起，竟愛上幸子，陷入感情的苦惱，佐吉年三十，依約需出外創業，主人對他說：

「還發什麼呆，不快作準備？」

「先生……」

「還有什麼好猶豫的？」

「這項任務，能不能叫別人代替？」

「什麼？你不想去？」

「嗯，不知道爲什麼，從早晨開始，一直頭痛不止。」

「胡說！早上不是還工作得好好的？佐吉，二十年來我一直把你當自己的孩子看待，想不到你竟這樣不爭氣……」

「我只是……」

「少廢話！」

宗兵衞一氣之下，跳過去一巴掌打在佐吉臉頰上。

佐吉低着臉，一動也不動，那姿態，在宗兵衞看來，是世界上最可恨的模樣。

「給我滾出去！我不願養狗反被狗咬！」

宗兵衞的妻子志賀聽見聲音跑出來，拚命勸慰，但宗兵衞不爲所動。

志賀不得已，勸佐吉暫時到附近的旅店避避，等三兩天丈夫氣消了再回來。

佐吉打好行李走出後門，志賀才進客廳，看見丈夫一臉蒼白，凝視着榻榻米發楞。

她柔和地安慰了好些話，但一無反應。

當夜，爲防萬一，明白情況的志賀就去陪着幸子睡了，黎明時分，醒來一看，鄰床的人已經不見。

大國家立刻上下大亂，當然，最大的嫌疑就是佐吉，甚至有人說，昨晚三更時分，曾看見可疑的影子在門前出現過。

代官所派出人員到四處搜查，從尼崎到西宮一帶的旅店都一一探詢了，直到當天中午，終在鍋屋町的旅店二樓將佐吉逮住，但問起幸子的事，佐吉一問三不知。

但對他不利的是，據旅店店主供稱，這位客人從晚飯後便出去，直到子時下刻回來，經過嚴厲追問結果，佐吉終於承認深愛幸子，半夜曾在大國家四周徘徊過。但關於幸子失踪的事，則表示可向神發誓，絕無拐誘情事。

到了黃昏，幸子的屍體被發現了，地點在神社南邊數里遠，一羣孩子在松林後的砂丘玩耍，突然發現一角紅色睡衣，露在砂堆外面，一個淘氣的小孩伸手一拉，赫然出現一根雪白的脚脛！

幸子左乳下方，被刺一刀。

大家就解釋爲，佐吉邀幸子一起自殺，結果佐吉自殺不成逃回旅店。

第二天夜裏。

寒月的四更。

甲山已被白雪覆蓋，山麓的咒神寺境內，出現一個奇形怪狀的人物。

身穿白衣，頭頂蠟燭，火燄如炬，手握松枝，分明是個女子。

「幸子已被妳收拾了，下一個該輪到福原家的小姐囉？」

「我並沒有害死幸子呀！」

「幸子的死，對妳說來是再高興也沒有的了，信子一死，就只剩下妳的女兒啦。」

「啊？我……」

女的像發瘋似地說：

「我一定聽你的，求求你，放過我吧……」

男的冷冷地：

「嘿嘿嘿……妳要向神祈願，有的是辦法……」

說完，將女的帶進去。

所說的向神祈願，原來是在冰塊般的木板上，進行着一對男女野獸般的交合光景。

結束後，女的慢慢站起，默默地走了出去。突然在門前碰上一個男人，乾涸的聲音問道：

「咦？這麼晚了，你怎麼在這裏？」

男的說：

「我……我也是來祈願的。」

男的名叫平賀唯心，住在山麓的一個獨身漢。

這一天是個晴朗的日子，木蓮花同昨日一樣吐着芬芳。狂四郎坐在神功皇后像的祠前一個石塊上。

如往常，一付冷淡的表情，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寺院一角，那個兎唇的獨身漢，正帶着魚目般混濁的眼神向這邊走過來。

「我叫平賀唯心，閣下有何貴幹？」

狂四郎手上拿着庄作的信，特地約他出來。

「這座神功后像可是閣下雕塑的？」

「不錯——」

「雕塑得不壞呀。」

「就是爲了這句話？」

「不，還有話請教，石像的面上，有一層苦悶的表情，越看越是逼人，請問閣下爲何將它雕塑成這般模樣？」

唯心一笑道：

「我的鑿工能獲得閣下評價，眞無上光榮……五年前，神功皇后被地獄之火燒死，我曾三夜繼續夢見皇后，皇后在這甲山埋藏了寶藏，結果將一千個挖土工人全都殺死，這是對她的一種報應，所以我當時就將她心中的苦悶在雕像上表現出來。」

「你如願以償啦。」

「可以這麼說。」

「你該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我勸你就在這雕像前面切腹自殺，如何？」

「你說什麼？我今後負有守衞雕像之責，豈可輕言切腹？」

「太遲了！」

「什麼？」

狂四郎默默地站起身，刹那間——

未見他拔劍，腰間的無想正宗向祠中一閃。

雕像便成兩斷，倒了下去！

「你！……」

唯心一脚跳開，刀剛出鞘，便採取青眼架勢，一臉憤怒欲狂的表情。

「平賀唯心！你殺害兩個女人，又燒死一對母女，我都知道，但我今天並不是追究你這點，你說夢見神功皇后在地獄被火燒死，我今天要你去地獄看看，究竟神功皇后是否被火燒死？」

長劍未交上一個回合。

平賀唯心已俯伏在地，灰土染上鮮血，當最後一口氣斷絕時，狂四郎已走了好遠。

「……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屛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靑旗，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皀旗，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成朱雀之狀……孔明於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

大阪天滿宮內，一個剛從江戶上京的說書先生，正在敍述三國演義的故事。

本來在外面徜徉的狂四郎，偶然看見茶屋隔壁這家小屋居然出現有人說書的廣告，不禁好奇地走了進來。

客人約莫三、四十人，坐得十分零散；狂四郎的身影，馬上引起說書先生的注意。

說書先生提高了嗓子：

「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周瑜出帳看時，旗脚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烟焰漲天，二十集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

說到這裏，說書先生兩手按桌，正想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狂四郎却先站了起來，向外走出。

說書先生立卽抬頭道：

「請問這位可是狂四郎先生，說書的難得拜見……」

狂四郎帶着苦笑轉身，視野的一角，出現一個藝妓異乎尋常的表情。

「歡迎到後台來……」

「謝了，今天有事。」

「怎麼這樣冷淡呀，我今天來大阪，帶來美保代的消息，難道你不想知道美保代的近況？」

「說吧！」

「美保代病重，恐怕挨不過這個夏天呢……」

「你臉上分明寫着相反的消息。」

「任你去想吧。」

「我明天再來。」

狂四郎邁步離開。

「無情漢一個！」

說書的將手上的摺扇往頭上一敲。

狂四郎回頭一看，笑笑說：

「美保代已經習慣了，我的性格也習慣這樣。」

「可要記住，等的人也總有個限度——」

不久，狂四郎來到曾根崎新地。新地是諸大名聚集處，夜夜弦歌不輟，嫖客往還如織。

狂四郎走進一家名叫「千鳥屋」茶店。

來到櫃台前，告訴侍女說：

「妳告訴平野，說大鹽平八郎的代理人叫狂四郎的要找他。」

不久，一個肥肥胖胖的五十幾歲的商人出現了，狂四郎未予理會，故意問侍女：

「找到沒有？」

「就是這位呀！」

被侍女一指，平野發呆了。

今天早晨，狂四郎特地去天滿橋拜訪大鹽邸。大鹽平八郎是在江戶時相識的宿學人。目前過着講學着述的儒者生活。

見了面，大鹽就對狂四郎說：

「你來得正好，今晚曾根崎新地有三個人邀請我吃飯，平野、鴻池、天王寺，都是非凡的人物哪——」

「什麼山珍海味，我都缺乏品賞的能力。」

「不，比起我的弟子們，還是由你代理去最理想。」

「你的意思是要我拿些禮物回來？」

去年秋天，大鹽從備前手中拿了五千兩回來，全部散發給貧民，這件事早已傳進狂四郎耳中。

「不必太勉强，能大吃大喝一頓回來也就罷了。」

言外之意，能將這批巨商的人品判斷出來，也就不虛此行。

狂四郎立即悟及：大鹽的目的，遲早想收拾掉這批暴發的奸商。

「讓我試試看好了。」

狂四郎說完，走了出來。

當時——

天下財富，主要集中在江戶與大阪商人手中。

大名官僚，則大都已窮乏至極，借債度日者，十有八九，爲補救大名財政的困難，手段不外乎節約、發行紙幣、借錢。前二者只是暫時的，彌縫的方法終歸於借貸。借貸的對象起初是家臣的薪俸，其次是領內的百姓，再其次便是大阪的商人。但時間一久，大名不勝利息負荷，百姓也越來越窮，於是今年秋天，幕吏中有識之士想出非常手段，處分富豪，奪得金銀分配窮民。大鹽平八郎便是其中代表。

因之，這餐晚宴，可眞非同小可。

雖經正式邀請，大鹽平八郎還是不顧一切，叫一個不甚得體的流浪武士代替他去赴約。

老實說，平野、鴻池、天王寺，都是大鹽過去不曾謀面過的，這場宴會，如果大鹽不出，就顯得完全沒有意思了。對他們來說，大阪地方，最害怕的人，也只有大鹽平八郎。他們對平八郎年僅四十就任高位深感不快，他們認爲，平八郎平素調查搜集巨商們的不正行爲，

作成罪狀。一旦年老體衰，則出仕江戶，周旋於幕閣衆臣間，進行對巨商一網打盡的計劃。

這種想法，決不是杞人憂天的，任何一位巨商都不敢否認這個可能性，因此他們對平八郎採取懷柔政策，然而大鹽平八郎却早有心理準備。

今天，代替大鹽平八郎赴會的狂四郎抵達宴席後，不發一語，靜默地坐着，三個作主人的，目不轉睛地凝視着他，瞬間也不敢移開視線，而且那種眼光的銳利，是十分不尋常的。席上，有十餘個藝妓參加，她們也感到氣氛的不尋常，連出聲都不敢出聲，剛想出聲的人，一碰見狂四郎凝然的視線，也就立刻變得怯懦了。

最後，還是平野開口說話：

「狂四郎，很抱歉，這種場面，恐怕不太適合你……」

「那裏，我很喜歡這種場面，我是代理一個人來的。」

「不過參加這個宴席的人，得表演一個得意的節目。」

「可以，把我列入餘興節目裏好了。」

「好吧，等會就請你表演。」

「但是，我表演可要有個對手。」

「這些女人隨你挑選。」

「不過我要的對象是一個劍客，而且要强的——」

「……」

全體倒抽了一口氣。

「眞抱歉，我是一個舞劍的人，除舞劍之外，別無所好，這樣隆重的宴會給我一個餘興節目，我怎能輕易蹧蹋掉，怕是你們之間，選不出一個强手來！」

「有，一定有！」

坐在末座的藝妓說。 那是住在天滿宮內的一個女子， 眼睛和嘴唇附近都塗着鮮紅的脂粉。

當狂四郎看到她時，她不禁嫣然一笑。狂四郎知道她早已在座了。

「帶他來！」

「是。」

半刻鐘後，藝妓果然帶來一個男子，外表毫無特徵，看來像個學者，也像個廟裏的神官，年紀大約剛過三十，眼睛和面部表情頗爲柔和的，這一切，和劍客兩字似乎相距甚遠。

「這位是笈川良範先生。」

笈川規規矩矩地向狂四郎行一禮，一言不發。

「你想當我的餘興對手？」

狂四郎問道。

對方只默默地點了頭。

「武器用木劍可行？」

對方以無言表示同意。

於是，兩把木刀很快就被送來。

狂四郎先讓良範握住一把木刀後，向衆商人說：

「這個餘興節目，有個勝負，你們想出多少錢？」

「你的希望呢？」

平野問。

「一個人出兩千兩，合起來六千兩好吧。」

「可以！」

「輸的人就空着手回去啊。」

這句話是對良範說的，狂四郎於是走下庭院。

庭院顯然模倣京都大德寺的塔頭孤蓬庵做成，呈現一片優雅氣息。

狂四郎站在一棵樹下，良範背一塊大石而立，兩人距離顯然過近。

「呀——」

「……」

兩人同時架勢。

——咦？

狂四郎覺得奇怪。

良範柔和的表情並沒有改變，大凡的人，一旦舉刀相向，表情總要忽然嚴肅起來的，可

是奇怪得很，良範的身體絲毫不帶一點劍氣，簡直靜若湖水。他的青眼架勢，固然沒有懈隙，但也沒有罩上一點氣魄。

那種姿態，只像一棵樹，或一塊巨石，就那麼筆直地站立着。

伊庭是水軒光明編纂的心形刀流，具有風心刀的極意，不管採取怎樣的架勢，或怎樣的出刀，非直傳的內行人就不能知道，後世曾有詩人常靜子歌頌心形刀流劍法的高不可攀。

狂四郎想：原來這就是風心刀啊！雖不中，亦不遠矣。

指良範的架勢是一種拋捨生命的架勢，顯然是謬誤的，然而從那姿勢看來，明白是不在乎生命的樣子，可說完全沒有攻擊敵人的意志，後年心形刀流的直系常靜子曾說，不以打敗敵人爲勝，而以不被敵人打敗爲贏，可能就是指這種意境而言。

對於這麼一個沒有鬪魂的敵手，狂四郎居然也描起圓月殺法來。

幾秒鐘後，他的刀尖，已描到上段，指向青天一角了。

刀身該繼續旋轉？還是出擊？停止的瞬間就到來了。

意外的是，這兩者，狂四郎都沒有選擇，不意間，木刀垂地，身體旋轉起來。

停止了！

這刹那間，良範的雙眸忽然睜裂，射出剃刀一般銳利的寒光。

下一瞬間，狂四郎的身體就像一陣疾風似地：

「呀——」

以火箭般的氣勢，不許任何防禦，採取猛然的襲擊。

鏘！

冷澈的響聲震盪天際，木刀脫離良範的雙手，舞向空中。

此時，良範卽刻一蹬草坪，跳到石塊背後。

狂四郎微笑着回到屋內向巨商們說：

「六千兩限今晚送去大鹽府上，我喝酒去，失陪了！」

狂四郎在四蓆半的房間裏喝着酒，跪坐在桌旁爲他斟酒的，是小吟，不知什麼時候鑽進來的。

「狂先生——」

「……」

「您是不是很討厭女人？」

那眸子美如秋水，狂四郎却冷冷地：

「妳是從江戶來的吧？」

「是呀，所以跑進去聽說書先生說書，稍解鄉愁呢！」

「妳當時爲什麼對我微笑？」

「我說一見傾心，你也許不會相信。」

「聽見我的名字，妳的臉色都變了。」

「是呀，先生武藝這麼高强，叫我怎麼不害怕？」

「怎麼知道的？」

「柳橋的姐姐們告訴我，狂四郎這個武士呀，刀子一天不吸人血就覺都睡不着呢！」

「所以才叫笈川良範來試試我的本領？」

「我們都不認識他，只知道他又啞又聾，比劍可是拿命去賭一樣。」

「原來他是聾啞？」

「到底您比較强。」

「他要是先砍過來，恐怕我的頭蓋骨都要裂成兩半了。」

狂四郎說着站了起來。

「先生要手帕？」

「汗擦過去了，想去洗個澡。」

浴室甚寬，牆上的山水花鳥，均是一流畫家的手筆。

隔壁是女浴室，好像有三、四個人忍着聲音在洗澡，狂四郎兩腕擱在槽沿，哼起歌來。

須臾間，隔壁的水聲停了，女人離開浴槽。

狂四郎忽然停止哼歌，全神貫注動靜。一定有人，而且帶着殺氣。

——又是窺伺我的女人！

心存疑惑，特地來洗澡，以測探小吟的動靜，狂四郎忽然想起從前在浴室襲擊高姬的事，不禁好笑起來，但是他的笑，却在瞬間不得不改變爲戰慄的顏色了。

從流水口出現的，不是小吟，而是笈川良範！

冒出水面的良範，手握白刃。

——我的末日到了！

腦海中浮現的，只有一個絕望感，從頭到脚，已冷如冰塊。

良範與比賽時判若兩人，滿臉充滿凄愴的殺意。

狂四郎站在浴槽中，除絕望之外，還帶點自嘲。

對方如果是一個平凡之輩，奪其刀並非不可能，然而這個對象，却是在同樣條件下都不易克服的强敵，何況……

指他卑鄙？對方聽不見，他是聾子，狂四郎也無權說這個話，剛才的比賽，顯然是狂四郎欺騙了他，雖說制服風心刀，不得不採取非常手段，終歸狂四郎還是欺騙了對方。

敵人的眼神益顯殘忍，其雙手，徐徐地高擧白刃。

隨着敵方白刃的擧高，狂四郎的身體却相反地慢慢下降。

當良範完全採取大上段時，狂四郎已浸到下顎。

咻——

忽然間，一道白光落在狂四郎頭頂。

就在此千鈞一髮間，飛沫噴騰，從浴槽中也閃躍起一道白光，往良範胴體斬去。

「哦……」

咽喉間發出奇怪的聲音，良範隨之倒在濕濕的木板上。

浴池中已染了一片血潮，狂四郎站起身，意外的是，右手上居然握着他的無想正宗。左手擧起刀鞘。

大約一刻半鐘後——

狂四郎走向天滿宮，想去看看說書先生，後面跟着的是小吟。

爲狂四郎解除危機的人是小吟， 浴槽與女浴室隔鄰， 小吟從木板下方把無想正宗塞過來。

「小吟，妳身爲公家密探，特地把笈川良範帶到浴室內，爲什麼最後還要救我一把？」

狂四郎問道。

小吟沒有作答，但狂四郎多少想出一些答案，那就是女人心終究是不可解的。

來到天滿宮前，一個小商人模樣的男人正走進一座轎裏。

天色已暗，窗戶間透出燈光。

「歡迎光臨。」

「請問有位狂四郎先生住在這裏嗎？」

「有有，請進來。」

「我叫次郎吉，想見他一面。」

侍女進去後，次郎吉坐下來，抽出手帕擦臉， 顯然是長途跋涉來的， 眉毛已被塵土染白。

狂四郎正仰臥在寬大的房間裏，這是最平民化的旅店，大都爲虛無僧、耍把戲的、捕鳥

的，或者乞丐所停宿。

次郎吉踏進一步，不禁皺起眉頭：

「好臭！」

時間尚早，客人的影子不多見，這樣汚濁的空氣，顯然是長期住了些窮人的關係。

次郎吉坐在狂四郎身邊說：

「這種氣味我忍受不了。」

狂四郎睜開細眼：

「次郎吉，只要話談得投機，何在乎環境惡劣呢？」

「這樣的臭味到底是忍受不住的。」

正說話間，侍女走了進來，遞給狂四郎一封信。

那是大鹽平八郎寫來的。

打開來，剛讀了幾行，狂四郎的臉色逐漸變青。

昨晚派部下五人到平野、鴻池、天主寺等家各取兩千兩，歸途忽遭一羣刺客襲擊，六千兩銀子全被搶走，部下當場死四人，負傷一人，希望狂四郎趕忙前來云云。

狂四郎沉思片刻說：

「已經來不及了。」

但他腦際忽然掠過靈感：

「次郎吉！」

「是。」
「他們可能運往大阪……」
「對，想挽回並不難。」
「需要老弟幫忙啦。」
「當盡全力。」
當夜，狂四郎潛入眞田山與桃谷之間的人家。這是平野的妾家，次郎吉早已打聽到今晚平野住在這裏。
深夜的庭院，花香靜靜地飄散着。
狂四郎環視着正堂，從二樓左端的雨窗縫隙，透出一線燈光。
無聲息地踩過草坪，穿過松林，挨近窗邊。
用刀柄敲敲雨窗，踏進走廊，樓梯的位置早已察看清楚，而且燈光也照到走廊來。聽到脚步聲，傳來女人的聲音。
「誰？」
狂四郎沒有回答，一把拉開紙門。
紅色絹燈照耀下，屋內的設備豪華無比，無論棉被屏風，都極盡奢侈。
當狂四郎從屏風後面匍匐到枕邊突然出現時，女的驚叫一聲，從床上彈起，細白的胸部和脚脛呈現一付慵懶的睡姿。

——家有千金，便可飼養佳女！
狂四郎瞧瞧那白癡般的美貌和黯然的眸子，不禁憮然。
兩三分鐘後，平屋也醒來了，他居然還有餘裕爲小妾拉拉前襟，蓋住那部位。
這期間，狂四郎只端坐着。
「三更半夜，有什麼企圖？」
「給我的錢半路就被刼走，特地來看看你這商人可有信用？」
「原來是這回事——」
平野泰然笑道：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
斷然否認後，對狂四郎銳利的目光毫不閃避。
「平野！我是揭發騙術有素的，你可要知道。」
「你認爲大阪的商人會這麼吝嗇嗎？一個人出那麼兩千兩在意什麼？何況給的對象是大鹽平八郎，對我們來說，那是小小的禮物。」
「哦，那是我的判斷錯了。」
狂四郎不覺苦笑。思忖片刻，又道：
「平野，雖然不是你們指使的，可是那些錢被刼，你們是預先就知道的，對吧？」
「這……固然不能說完全不知道。」
平野的鎮定，叫人憎恨。

「說說看！」

「狂四郎，這可不能由我奉告啊。」

「爲什麽？」

「所謂商人，是靠利益生存的，我要是把搶錢的人奉告了，事後對我可沒有多大好處，何況那六千兩是我們跟你之間的交易啊，你沒有守好那筆錢，是你的失策，事情到此，只有靠你自己的力量來奪回那些錢了，站在我們的立場，當然不願遭到更多的損失，這就是生意經啊！」

「我知道了。」

不是平野三個人的指使，瞭解這點就够，這趟並沒有白跑。

狂四郎站起身，平野却仰臉說：

「狂四郎，像你這般人物，如果在大阪地區出現兩三個，我們就休想做生意啦……說實在話，我深爲你凛然的態度佩服呢，怎麽樣，我這兩千兩算個人對你一點心意。」

瞬間，狂四郎面上浮起一層殺氣。

「你別看錯人了，平野！」

平野遭到一喝，這才開始顫慄，血色盡失。

「狂四郎卽使無賴，也不會墮入做乞丐！」

「噢，請原諒。」

平野平伏施禮。

狂四郎邁出走廊，平野大聲道：

「狂先生，我只能告訴你，搶那些錢的人，都是你面熟的——」

狂四郎也早就這麽料及。

第二天早晨，狂四郎牽着三匹負荷的馬再訪大鹽邸。

邸前的禮堂正爲葬儀忙碌。被殺害的四人，都是大鹽邸的塾生。

狂四郎從玄關命人將東西搬進屋內，恰好禮堂正完成入殮儀式。

狂四郎站在門口，故意大叫道：

「現在特地爲九泉下的朋友們帶來一定會使他們高興的禮物，請大家看一看！」

在衆目睽睽之下，狂四郎命人將六個金櫃抬到靈前。

大鹽平八郎默默地坐着，細看狂四郎的舉動。

狂四郎向四具棺木默禱一陣後，轉身面向堂內百餘名塾生。

在狂四郎面前的，頭纏白布，面色蒼白，年紀最輕。那就是唯一沒有被殺害的須藤辰馬。

「我首先向各位失掉四名同志表示內心的哀悼，當這幾位同志遭到襲擊時，完全沒有反擊的必要，這樣悲慘的事情發生，責任完全在我聯絡的不周，我的自責痛恨是無法忍受的，平野、鴻池、天王寺三個巨商給我們的六千兩，全部都是僞造的銀子！」

聽到這話，堂內立時一片譁然。須藤辰馬臉上，泛起憤怒的顏色。

狂四郎表情如湖水般平靜，等着喧嚷平息。

「各位也許已經知道，當晚在下正被一個叫笈川良範的劍客襲擊，結果良範被在下斬伏在浴室，笈川良範這個人物，究竟何許人？深爲懷疑，在下秘密聯絡平野利用公用金櫃搬運假銀子，錯就錯在因急事忘了通知大鹽先生，這項嚴重疏忽，深引爲慚愧，現在運來的六個箱子裏，却是確確實實的六千兩，希望多少能告慰四位同志在天之靈。」

說完，狂四郎彎腰打開櫃蓋，果然射出閃閃金光，耀眼不止。

四周每個人，都被閃耀的光輝吸引住，只有大鹽平八郎始終凝視着狂四郎的面容。

偶然回過頭的狂四郎，臉上不禁浮起微笑，大鹽臉上也還以微笑。然而，大鹽平八郎似乎看出這是狂四郎演的獨角戲，那麼六千兩又是從那裏拿來的呢？

原來這些錢是次郎吉從伊勢桑名菩提寺境內挖出的一部分，寺內共挖出一萬兩——打破青瓷花瓶，獲得遺產秘藏圖而發現的。

傳來馬蹄聲，一個騎士順着伏見街道，朝京都奔馳而去。

度過宇治川，前面是茂密的松林和竹叢，葱鬱蔽天，草原上，古來就以鵪鶉多出名，時而傳來啼聲。此刻，在夜風吹襲下，四處蕭然。

來到一個三岔路口，騎士勒緊韁繩，下了馬。從樹林裏，適時地走出一個人影。

「是我。」

次郎吉的聲音。

「辛苦了。」

狂四郎說着，將馬帶到路邊餵草。

「這樣寂寞的深夜，蹲在原野裏，眞不是滋味。」

「古時的公卿，邊眺望月色，邊聽鶉聲，也同你一樣忍受過來呀！」

「我注意的可不是月色，也不是鶉聲，我一直注視着有沒有騎馬的人過去。」

「看到沒有？」

「看到了，一刻鐘前剛過去。」

監視一晝夜，總算沒有白費。

「可能再回頭，這裏讓我來，你去休息一下。」

「還有別的任務嗎？」

「還有，等下再說吧。」

「下次希望更刺激一點的。」

次郎吉說完，影子很快就消失在灌木林裏。

狂四郎就站立在路上，像雕像般一動也不動。

彷彿月亮將要露出，遠處山頂，呈現一片灰白。

過不久，果然一勾下弦月跳離山稜，狂四郎趴在地上，向前方觀望。

果然從竹田街頭的方位角，遠遠地傳來馬蹄聲。

馬首就在月色下，捲着塵煙直衝過來，將要闖過十字路口的瞬間，躲在樹林裏的狂四郎

忽然躍出，平舉雙臂。

覆面騎士猛拉馬繩，停在數步前。騎士發覺不對，正想拉回馬首，但已來不及，轡口被狂四郎一把抓住。

「下來，須藤辰馬。」

凜然一聲。騎士沒有服從，反而一刀砍去。

狂四郎肩膀一扭，讓刄風從身旁流走，相反地，須藤辰馬的一隻脚踝已被抓住，並毫不客氣地由鞍上拖了下來。

狂四郎趨前去，脫下那面罩。

頭上捲的白布，也隨之浮現了。

「你這叛徒！究竟拿官府多少錢？四個朋輩被殺，你難道一無悔意？」

狂四郎說着，將須藤反綁起來。

走出林子的次郎吉也對須藤責駡幾句，並賞以一個巴掌。

狂四郎阻止道：

「次郎吉，不必責之太苛，留下來，或有用途。」

從京都到大阪，古時都乘小舟，經高瀨川南下，至伏見，再換船順淀川抵達八軒屋。習慣上夜五刻出發，次晨破曉可抵大阪。

入夜後，兩個黑影出現碼頭。

「留意，船上至多只有兩個人，不可放過！」

狂四郎交代次郎吉後，登上石階。

次郎吉蹲在船頭，猛抽着煙。

不久後，果然一羣覆面人抬着六個銀櫃來到船邊，只一個人留下，其餘都回到岸上，還有馬匹等在那裏。騎上馬，各人保持適當間隔奔馳而去。部落、原野、河堤、森林都相繼退去，剛才狂四郎制服須藤辰馬的十字路口也過去了。

遠遠地看見淀川上的天守閣聳立在月光下，將近閣下時，後方也有一騎跟隨而來。

大夥回過頭，騎士貼緊馬鞍，風馳電掣般地奔躍過去。

「是誰？」

六人面面相覷。當其中一個驚叫起來時，騎士早已走遠了。不料那騎士很快又回轉頭，來到跟前颯爽地下馬說：「我狂四郎，爲阿彌陀峯的事來還個禮！」

六個騎士一齊丟下馬，將狂四郎團團圍住。

「你們六個傻瓜，居然受騙搶那六千兩銀子，可惜的是，那六千兩銀子全是假的，你們該恨的人是我狂四郎……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六把白刄已在他四周閃閃發光，但他的無想正宗却還沒有出鞘。

「你們錯了，爲何堵去我的退路？孫子兵法不是說過嗎？『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我以必死的決心衝去，你們就要好看了！」

話剛完，對面一個殺了進來，未見狂四郎拔刀，只見刀光一閃。

狂四郎處於逆境，在朦朧月光下，朝其餘五條生命發揮他的高超劍法。

這時際，次郎吉正悠然地沿着淀川划去。

坐在船上的武士不見了，原來被次郎吉乘機推進河中。

夜霧瀰漫着淀川兩岸，一條三十石客船出了大阪的大軒屋，緩緩地被拖往上游。

從離開八軒屋起，狂四郎一直憑在船舷，沒有改變姿勢。

眼睛雖然隨着岸上景物移動，內心却一直沉悒，爲陰暗的虛脫感所掩蓋。他覺得在大鹽平八郎家，總被看不見的羈絆所束縛，因此悄悄地走了出來。

船抵伏見的京橋碼頭，已經是將近三更時分。但是川邊停靠的柴船甚多，成排的旅館或茶店都人影幢幢，燈光倒映在河中，一些拉客的紛紛上船來，大聲地兜着生意，只有狂四郎始終沒人敢靠近，原因是，京洛一帶素來就對武士敬而遠之的。

狂四郎就坐在船頭，往岸上眺望，朦朧中，看見一個面白的少女，像是夜鶯的打扮，但面容上多少覆蓋着寂寞的陰翳。

「先生，你沒地方去嗎？」

「嗯，去妳那裏好不好？」

「來吧，不過沒什麼好酒呀——」

「我不需要好酒。」

兩人並肩走着，脚下橋板吱吱地響。

來到街角，掀開垂簾，是一家頗雅致的酒店。但空蕩蕩地，沒有客人。台上，燭光搖曳着，聽得見嗞嗞的火焰聲。狂四郎泰然地坐下來，酒菜很快就送到他面前。

狂四郎倒了一杯酒，默默地送到嘴邊。

女的坐在他旁邊，支着雙頰，沒有說話，待他喝完又爲他斟滿。

「你在想什麼？」

「沒有想什麼。」

「你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的？」

「從第一次殺人開始。」

女人聽了，仍不解其意。

「殺了壞人？」

「忘了。」

狂四郎將酒杯遞給女的，女的微笑着將酒杯送到唇邊，那眼眸朝狂四郎的面龐盯個不止。

又沉默片刻，女的說：

「先生愛過女人嗎？」

「妳呢？」
「我？我當然愛過。」
「還忘不了他？」
「我就那麼傻。」
「被他遺棄了？」
「還爲他生了孩子呢。」
狂四郎直瞧着她，她伏下臉，手指沾酒在桌上寫了三個字：「修太郎」。
「孩子呢？」
「……死了。」
女的忽然改變聲調說：
「你沒有做事？」
「沒有。」
「那麼……」
她躊躇地：
「做個鏢客如何？」
「當妳家的鏢客？」
「嗯——」
「妳幹什麼壞事？」

「製造像我這樣的女人。」
這時——
暖簾被掀開，一個男人走了進來，眼神頗陰險。向女的點了頭，轉過去向外面招呼道：
「請進來吧！」
那聲音，狂四郎好像在那裏聽過，但一時却想不起來。不知喝了多久，狂四郎說：
「帶我去妳熟悉的旅店吧。」
兩人來到一家古老的旅店，上去二樓。女的起初靜默，然後說：
「我不想回去了……」
未等狂四郎回答，她已脫了衣服，只剩一件內衣，在狂四郎身旁躺下，將她的臉貼在狂四郎胸前，什麼話也不說，一動也不動。
狂四郎覺得她的身體有點熱，沒有拒絕她，也沒有說什麼。一切由她採取了主動。結束後，女的收拾一下，穿好衣服，狂四郎只默默地望着她的動作，沒有說話。
她穿好衣服，面朝過去，以抑揚的聲調說：
「有件事拜託你。」
「什麼事？」
「我說過，希望你當我的保鏢。」
「我要是拒絕呢？」
「不過我改變主意了……剛才不是有一對武士夫婦走進來嗎？其實那位武士……」

「就是讓妳生了孩子的薄情郞？」

「不錯，七年沒有見面了……請你幫幫忙。」

「……」

「女販子給武士一百兩，出了西國街道，就派保鏢追殺，奪回那一百兩銀子，保鏢叫貝塚三十郞，屬東軍新當流，手法高强，自小決心爲父報仇，練就一身武藝，但是由你來對付，一定沒有問題。」

「……」

「我很了解你，你是大名鼎鼎的狂四郞——刀法凌厲的大劍客——」

「……」

「你曾經問我，是不是對過去的他忘不了……坦白說，我是努力想忘記，却又忘不了……」

然後一段長時間的沉默。

女的站了起來。

「……也許强你所難了，對不起。」

說着，如影子似地逝去。狂四郞仍然閉着眼睛。

翌晨，狂四郞下樓洗臉，忽然聽見下女說，河裏被撈起一具武士的屍體，狂四郞覺得不對，立卽執刀踏出店門。

來到河岸，狂四郞從草葉間瞥了一眼，他的預感果然沒錯。

陰雲底下，狂四郞順着泖泖的河邊走着，他哼着歌，讓風勢將他的歌聲送到河岸斜坡，躺在那裏的人站起來了，那是貝塚三十郞，兩人保持距離對峙着。

狂四郞先開了口：

「那個武士，可是你殺的？」

三十郞立時雙眼火紅，盯住狂四郞。

「與你何干？」

「當然有關係，該殺的已被你殺掉，此地就沒有你的事了，倒想問你，昨夜你可以殺我，爲何不來殺我？」

「想讓你多活一天！」

狂四郞一聽，露出爽朗笑容說：

「不錯，對於我，說話完全不必斟酌，我也不想對你斟酌，今天已經是你的末日！」

「哈哈哈，看看誰先下地獄吧。」

三十郞也泰然地。

後方遠遠地有旅人走來，看見兩把劍影相對，不禁呆住，不久，兩個影子合而爲一，下一剎那間，其中一個緩緩地倒向斜坡，剩下的一個，則邊走向這邊，邊哼起歌來，旅人搖了搖頭，懷疑剛才發生的一幕，是否眼睛的錯覺。

五月十五日，被叫做醉竹日。據說這天種的竹子必能長得茂盛。

這天，狂四郎的孤影，來到海邊山頭的閒谷聖堂徜徉，山頭一片紅土，海面的潮風陣陣吹來，狂四郎兩眼不住地眺望着海面浮現的一斑島影。

就在那座孤島上，當年二十歲的狂四郎從一位無名老劍客學得受用終生的圓月殺法。

倘若今天師傅仍矍鑠的話，年齡也在八十以上了，狂四郎深信師傅仍健在無疑，也因此，今天才特地來到這裏……

他望着島影，但無意雇船渡往小島。

這個世界上，如果有什麼能使狂四郎膽寒的話，那就是師傅的眼睛了。八十年間專注於劍法的雙眼，何止是炯炯發光而已，另有一種逼人的東西在，狂四郎目前還沒有勇氣去接受。

劍道的任何流派，都不外乎順水勢，所謂心靜如水，即其妙諦。

只是近年來，狂四郎走的路，與師傅的教義也大相違背，可說已無顏見師傅了。

狂四郎就仰臥在紅土上，閉上眼睛。

當年師傅舞着無想正宗自作自唱的枯淡姿影，不覺又浮現腦際，狂四郎就低聲吟唱起來。

一隻小牛般大的狗，來到跟前，站穩四脚，露出猙獰的面目。

——外國狗吧？這樣偏僻的地方，哪來外國狗？

正當覺得奇怪，想爬起身時，那雙猛犬就瘋狂地撲了過來。

狂四郎的右手就本能地拔出腰間的無想正宗，迅速砍去。

狗頭正巧裂成兩半，狗體倒在地面，流了一大灘血。狂四郎黯然地掏出懷紙擦拭刀身。剛唱完師傅的「名刀讚歌」，刀刃便塗了畜牲的血。

歪一歪自嘲的嘴角，狂四郎踩出脚步，却瞧見了人影，那是一個年輕女郎，褐色的面孔，特大的眼珠。

狂四郎皺了眉頭。那衣裳多怪，而且頭纏絹帶。

「你爲什麼殺我的狗？」

男人一般粗暴的聲音，從朱唇間噴出。

「牠想咬我……」

「我的狗只咬怪物！」

「比較起來，妳比我還怪呢！」

狂四郎笑着說，姑娘一氣，從懷裏抽出飛刀來。

「我宰了你！」

「宰不到的話呢？」

「我一定能刺穿你的心臟！」

「看妳的架勢倒像練習過的，可是熟練的猴子有時也會摔屁股呀！」

「廢話！」

「只怕萬一呀，碰到萬一怎麼辦？是不是把妳的身體給我？」

「……」

姑娘的目光，益顯妖氣。

「我的命也只有一條，說不定會輸給妳呢，但是我須明說，妳的飛刀飛過來，我絕不逃避。」

姑娘盯着狂四郎笑容消失的臉，說道：

「好吧，要是輸你，隨便你怎樣都行！」

姑娘的臉色，在陽光下由紅轉青。

狂四郎雙手自然下垂，看不出在防備飛刀。

姑娘手中握住飛刀，徐徐轉身，正往後轉移的瞬間，一聲：

「呀——」

袖子飛舞起來，同時閉上雙眼。

姑娘聽着，飛刀切風的聲音，和金屬撞擊的聲音，響澈空際。

當姑娘睜開雙眼時，狂四郎依然同剛才一樣站立不動，脚尖不遠處，落下一把飛刀。姑娘瞧着不禁浮現困惑的表情。

狂四郎一笑說：

「妳不想奪取我的命，才瞄準我的脚，這個心思多用了。」

姑娘默默地垂下視線，轉踵而去。山嶺過去是雙峯的斜面，不久，她就消失在斜面的松

林中。

狂四郎無意追去，只信步朝山嶺下走了兩三步，不料姑娘却叫道：

「幹嗎慢吞吞的呀？——」

狂四郎苦笑一下，多少產生一點興趣，也就朝斜坡走去。

那是一片柔軟的青草地。

姑娘解掉衣帶，雙手抱胸，仰臥在草上，雙眼緊閉，朱唇微啓……

狂四郎的脚步聲在她身邊停下，她也不睜開眼，連動也不動。那發育良好的肢體，不待脫去衣服，已足够挑動男人的慾情，其豐滿濃艷是不難想見的。

但是狂四郎却壓抑住慾情，他說：

「可以了，起來！」

狂四郎乾着喉嚨說，姑娘睜開眼，仰起身。

「起來，把衣帶繫好。」

「不！」

她叫着，閃着猫一般的目光。

「你不是跟我約好了嗎？萬一我輸了，就……現在我輸啦，所以我遵守諾言。」

「我可改變主意了。」

「不行！」

姑娘再次叫起來。

忽然間，她的衣服滑落腳邊，均勻而豐滿的裸體，就暴露在陽光下，那是令狂四郎呼吸急促、充滿魅力的肉體。

她繼續解去頭上的絹帶，就像春風中的一枝李花，忘掉一切羞怯似的，狂四郎曾聽過燕瘦趙妃柳的話，也接近過那種風情。

眼前這個裸身，不僅忘却羞怯，反而堂堂地具有性的挑逗，這對狂四郎，可眞是眩眼的刺激，狂四郎的野性，也就隨之沸騰起來。

狂四郎向前邁出一步。

若不是姑娘頸項那串亮閃閃的項鍊，正滑到隆起的乳峯之間的話，狂四郎極可能繼續他的行動，那亮閃閃的光芒壓制了狂四郎的慾火，那是眞珠項鍊串起的金十字架。

半刻鐘後，狂四郎與姑娘來到海邊。

海邊的田園如棋盤，山腰間屋宇點點，格式相似，唯在這片屋宇的正中央，却出現一座數千坪的宏大建築，姑娘指着那建築說，那便是她的家，狂四郎點頭微笑，走下山麓時不禁問道：

「這個海灣，進過大船嗎？」

剛才在山頂，姑娘曾經告訴狂四郎，她頸項掛的金十字架，就是昨天回港那條船的船長給她的。

「我們這地方的港灣最深，千石船也可以順利停泊，你看，前面那座小島和海岬間的海

底，也是深不可測的，船大半繞過岬角駛到河口一帶來拋錨。」

姑娘得意地說明着。

狂四郎被帶進建築物裏，一看便知道這家主人是海賊的頭目，那猛犬、姑娘的衣服，還有那金十字架，在在說明狂四郎的揣測沒有錯。

幾代以來，客廳的裝設，牆上的佈置，都毫不例外地屬於外國製品，還有絨氈、桌子、洋燈等等，都是狂四郎曾在長崎見到過的。

出現的老人，年約七十幾，大大的眼睛，太陽晒焦的皮膚……那特有的光澤，說明他度過的生涯並不是平凡的。

「聽說你叫狂四郎……」

老人含着微笑繼續說：

「我這個孫女兒的飛刀可眞行哩，沒想到被你給打落了，足見你的本事也近乎奇蹟……」

「我能請教尊姓大名嗎？」

狂四郎問道。姑娘倒了兩杯紅色飲料端過來，說是葡萄酒。

「一羣倭寇罷了。」

老人以淡淡的語調說。

「現在還是嗎？」

「不錯，你看，這些東西全是勝利品，哈哈哈……」

倭寇！

中國元世祖遠征日本，在弘安、文永兩役之後，反而引起日本商人遠渡大陸經商的興趣，這批商人後來轉變成掠奪集團，屢代猖獗不衰，史稱倭寇，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海賊，日本海賊身穿花衫短褲，背負一劍，船懸八幡旗，隨風出沒，騷擾大陸沿海及南方諸島，慓悍無比，高麗因此滅亡。元明兩代，均爲國之大患，明朝稱之爲南倭北虜，深爲日夜防禦而苦，加之財政困難，遂造成加速滅亡的主因。

明朝爲防倭寇，特設龐大之海防線，如福建一省，凡海邊居民，均須列入海防軍，兵一萬五千人，築城十六座。當時上海僅爲散佈十數戶漁家之小寒村，爲防止倭寇從黃浦江附近登陸，特建造城郭，不久卽興盛起來。

這已是數百年前的故事，倭寇在今日仍實實在在地出現眼前，畢竟是狂四郎的眼睛難以置信的。

「我的祖先是平戶倭寇的統帥。」

老人一邊勸酒，一邊述說須賀重成的事蹟。

須賀重成幾次擔任朝貢使前往北京，獲得大量永樂錢，於歸途遭到明朝惡商人的欺詐，落得身無分文。

習慣上，朝貢使往北京途中，及駐留當地，無不儘量延長時間，相反地，歸國日程則盡量縮短，加上挑伕缺乏，從北京帶回數百萬文錢確非易事。因此朝貢使便想出一法，將所得銀錢，暫時寄托來自南京或浙江的商人，日後再到南京或浙江時，再往這些商人家領回，然

而須賀重成不幸，寄托了一個奸商，後日相見，佯稱急事須往朝鮮，所托巨款，根本無意歸還，重成憤怒之餘，殺入該商人家宅，平素受商人賄賂的明朝捕吏，竟將朝貢使居住的旅店包圍起來，反指日使爲殺人兇犯，朝貢使不得已，隻身逃回日本，回國後，須賀重成發誓向明朝報仇，投身平戶倭寇，不久卽變爲頭目。

天正二十三年，須賀重或率三千餘部下襲擊大陸，爲倭寇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

重成自製方百二十步巨船一艘，連艦數十，由平戶出發，破昌國衞，犯大倉，拔上海，入揚子江，攻江陰乍浦，襲金山衞，大有疾風捲枯草之勢，其目標指向南京，因詐騙重成的商人這時卽住在南京。

襲擊嘉興，與明總督兵部尚書張繼之軍隊正面衝突，一場激烈戰鬪之後，明兵戰死一千九百人，倭寇喪七百餘人。

這時有人提議撤兵，但不爲重成接納。

重成募集百餘名敢死隊，由杭州西上，達蕪湖，犯南京城，城門破，燒毀商人店，蹂躪市街二晝夜，然後揚長而去，重成離去後，南京十二城門緊閉數月，硬是不開。

「……豐臣之世，追隨平戶，移住此地，如市賈之同惡相求，結合黨徒實力，掠奪以迄於今……」

老人對一個陌生的流浪武士，未抱一片戒心。

老人的兒子——也就是姑娘的父親，早年洗刼呂宋之際，遭當地人槍擊喪生，目前由一名叫鄭九郎的三十歲青年指揮五百石船。

當夜，就在廣廳擧行酒宴，歡迎出航半年歸國的倭寇們。

每個身染海潮味的船手，赤銅色的面上、身上，都留下出生入死的傷痕，其光景，倒也頗爲壯觀。

一旦醉酒，對陪酒的村姑們就粗魯起來，有忽然抓住頭髮，吸其嘴唇者；有抱到膝蓋上，渾身亂舐者；有掀起裙裾打其臀部而狂笑者；有擁抱着在地下打滾者……

儘管如此，在狂四郎看來，那番風景，却一點也不顯得淫猥，壓抑半年的慾情，一擧爆發開來，倒也充滿生之歡喜，表露得爽快、新鮮而壯烈。

相反的，狂四郎倒爲自己被孤獨與陰濕所覆蓋的忸怩覺得憮然。看到身邊的老人微笑着任部下們去瘋狂，倒生出一點羡慕之情。

不久——

有人叫道：

「大家都下來，跳個狂歡舞！」

仔細一看，原來就是手握青龍刀的年輕船長鄭九郎，六尺高的魁梧身體，右眼失明，從右頰到唇邊留一道顯著的刀痕。

嗨喲、喲嗨——

帆漲滿兮八幡船

刀飛舞兮大和男

法螺鳴兮蝴蝶陣

南風吹兮攻朝鮮

…………

一陣粗暴的劍舞之後，鄭九郎蹣跚地走到正面位置坐下，大聲喝道：

「老頭領！」

「怎麼啦？」

「把姑娘嫁給我！」

「……」

「我喜歡姑娘，打心底愛上她了！」

「我老人家可沒意見哪。」

「哦？——」

鄭九郎歡喜地兩掌一拍。

「我不要！」

姑娘大聲地抗議。

「什麼？」

鄭九郎睜大巨眼，姑娘冷冷地：

「我的飛刀輸給這位武士，當時已經約好，要是我輸了，我的身體就給他，所以我的身

體已經屬於這位武士的了。」

「……這個臭武士？……居然敢跟我鄭九郎作對？……好吧，現在就輪到跟我決勝負，起來！」

鄭九郎兩眼充滿血絲，狂四郎一無表情，像彫像般立在那裏。

如果不是老人大喝一聲的話，可能當場他就噴出血柱了。

不知什麼時候，狂四郎的影子已經不見，等到鄭九郎發覺，已是半刻鐘以後的事。

狂四郎來到星空下的海邊漫步，乘人不備，潛進停泊着的海賊船。

走進船艙，狂四郎點了燭台。

「露西亞——」

突然傳來叫聲，他的神經爲之一顫。

接着，毫不躊躇地走向船尾，發現成堆稻草包裹着的貨物。再拉開一扇暗倉門，狂四郎不禁悚然而慄。

躺在那裏的，正是露西亞！狂四郎却費盡許久時間才確認出來。

兩個月前，狂四郎曾殘忍地將一個外國女郎放到小船上，讓它漂流海上，那個曾是那麼神秘、清純、纖細的美貌少女，現在已變得消瘦而衰弱，一如老婦，僅僅黃髮碧眼還能喚起狂四郎的記憶。

露西亞不帶絲毫怨恨，仰頭看着狂四郎，一動也不動。

任其漂流的外國少女，被海賊船營救後，居然又與流放她的人邂逅，這種奇緣，使狂四郎深覺罪過。

露西亞以緩慢的動作站起來。

平素那麼兇暴而充滿殺氣的狂四郎，竟然害怕地倒退了一步。

正當這時，鄭九郎趕到船艙來。當他發覺狂四郎從廣廳消失時，立即衝出外面，從婢女口中知道狂四郎走向海岬而迅速趕來。

「流浪漢！誰准許你跑到船裏來？」

狂四郎回過頭，看見鄭九郎右手握着手槍。

「留下你這傢伙，必定後患無窮……」

——的確，你就開槍吧！

他的姿態，就像白天在山頭對付姑娘的飛刀時一樣，全身泰然。但不同的是，他這時已如坐在刑台上一般的充滿着一種虛脫感。

槍聲響了！

但是狂四郎並沒有倒下。

接受子彈的，是從旁邊突然衝過來的露西亞，當她衝向狂四郎面前時，子彈穿進她的胸膛。

狂四郎立即將露西亞扶到木板上，同時內心禱告：讓這位可憐的少女早日昇天吧！

狂四郎把姑娘給他的金子項鍊，掛在露西亞染紅的胸前，然後對着鄭九郎說：

「對不起，你逼得我非收拾你不可……」

正月過後，市街上恢復往日的平靜。天氣一天比一天溫和，不料忽然間下一場大雪，江戶變成一片銀色的世界。

第二天又是大晴天，走到街上，很快就汗流浹背。

押上村的古刹——龍勝寺，一如往昔。美保代正走下台階，想去院裏剪幾朵花裝飾室內。

從裙裾下擺露出些許緋紅，映着一片白雪，踩着鋪石一步一步走去，年輕主婦的艷冶姿態，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境內初開的梅花，美保代昨天就已發現。走了十幾步遠，忽然看見前面走來一個男人。

男人走近幾步，不禁爲美保代的美貌呆住，看來是個二十上下的年輕人。

「請問是美保代小姐嗎？」

外表雖健壯，一臉焦褐而木訥，美保代疑惑地點一下頭。

「我是從船上來的。」

「從船上來的？」

「嗯，從狂四郎坐的船上來的，我的名字叫政吉。」

聽完這句話，美保代細白的面頰，忽地暈紅起來。

政吉閃着黝黑的大眼，覺得目眩，低下頭去。

「他回江戶來了？」

政吉沒有答覆，只含糊地：

「我送一件東西來。」

政吉被帶往屋裏，就從腰兜裏摸出一封油紙信封來。

表面寫着「美保代啓」，背面寫着「狂四郎」，那筆均整的字體，美保代看了，打心底覺着高興，全身都發顫了。

然而，打開一看，並不是信，竟是一首詩：

狂夫明月下
沉醉不成歡
猛氣依何散
劍鳴孤影寒

美保代直凝視着，不忍放下。

停一會，她微動雙唇朗誦起來：

「狂夫明月下……沉醉不成歡……猛氣依何散……劍鳴孤影寒……」

接着，沉默充塞了整個屋子。

政吉像個受審的嫌犯，低俯着臉。

「請問狂四郎可要坐你們的船回江戶了？」

被美保代一問，政吉狼狽地解釋說：

「不，不是這樣……其實我們那條船，是一條賊船。」

「啊？」

「狂四郎先生坐上我們的船，是有原因的……」政吉就那麼喃喃地述說起來：

在瀨戶內海的一個小灣裏，倭寇的末裔築了一個部落，用五百石船航行南方，幹着掠奪的「行業」，狂四郎偶然到海邊，爲一個老頭領的孫女，跟一個年輕船長鄭九郎決鬪起來，結果將對方打倒了，老頭領承認了這項決鬪，未予半句責備，將他留下了，新船長選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練水手充當，去年夏天，擇個黃道吉日已向南方出航。

海賊船「神通號」，表面上在疏通食米，實際却幹的走私的勾當，經常來到紀州灣附近，便急急地改變航向。

這天，正來到紀州灣又想改變航向的時候，狂四郎突然在船上出現了。

水手們全都瞠目結舌，不知所以， 狂四郎慢慢走近船長佐治兵衛身旁， 面無表情地說道：

「可以讓我也同行？」

佐治兵衛只睜着眼望他，停一會，才開口道：

「你該曉得，這條船大夥兒都對你不抱好感。」

不錯，狂四郎殺死了慓悍無比的年輕船長鄭九郎，大家不可能不對他心存戒懼，當時要不是老頭領一聲喝住，大家恐怕早就撲到狂四郎身上去了。

意外的是，狂四郎平白坐上船，大家竟不說話，是否大家壓抑在胸中的怒火旋即就將爆

發呢？是否狂四郎將成爲投火的夏蛾呢？還是狂四郎故意出現船上，目的在激起大家爲鄭九郎復仇的怒火？

佐治兵衛已預料到，水手之中，總有人會猝不及防地突襲狂四郎的，這點氣氛，狂四郎似已發覺到，但他仍那麼泰然地，朝佐治兵衛說道：

「如果有人想爲鄭九郎報仇，請不必客氣，衝上來，我可能躲一躲，但絕不會還手，怎麼，我開這條件，還滿意吧？」

佐治兵衛聽完，向大家叫道：

「各位，這分明不是向大家挑戰嗎？」

水手們可急了：

「好吧，讓我來砍下他的狗頭！」

「小子不必客氣，儘管還手好了！」

「你不還手，我們就消不掉心頭的恨！」

「他說這種話，明明就在侮辱我們！」

生與死僅一紙之隔，狂四郎與水手之間，就存在着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船就這樣朝不可知的南方航行。

不巧的是，改變航路的當天下午，天氣突然變了，海面颳起强風，加上大雨，形成排天巨浪。

這批水手，原是習慣於這種天候的，他們冷靜而迅速地降帆收舵，任風浪飄流，大夥之

間，充滿着歌聲和笑聲。

然而，這只是須臾間的事。

暴風雨開始對他們的經驗使出魔力，到了未刻時分，風勢突然轉向了，激起瘋狂逆浪，使船體發出陣陣怪聲，且步步後退。

「進水啦！」

先從厨房裏傳出叫聲，聲音是凄絕的。四五個人立即往厨房跑。有人抬來抽水機，有人扛起橫木樁，架好之後，就開始往船外抽水，但逆浪過猛，他們的努力，終歸無效。

佐治兵衞和狂四郎一道，坐在船艙裏，未作任何指揮，直到船身發出可怕的怪聲時，才站了起來。

「看這個樣子，要丟貨（將貨物丟入海中）了！」

佐治兵衞接着叫喊：

「砍倒帆柱！」

强烈的風聲中，佐治兵衞的喊聲顯得微弱，不禁使狂四郎想道：

——我去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起風暴……怪我不得，我也無能爲力呀！

自語一番，忍不住笑了。

狂四郎初次發覺，自己正陷於連寳劍也發揮不了作用的危機中。

海賊們一個也不例外地正與大自然搏鬪，只有狂四郎却像一個局外人，遭遇風暴的事對他不起任何作用。

正當這時，負責炊事的政吉走了進來，緊張兮兮地對狂四郎說：

「……姑娘在……」

只有政吉，是自始至終就敬畏狂四郎的。

狂四郎不禁眉頭微皺：

「你是說老頭領的孫女兒也在船上？」

「是的。」

「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當你第一次出現船上的時候，她就躲在艙裏了，她還要求我保密……」

曾是露西亞藏身過的地方，現在却換成另外一個女子藏匿。

狂四郎想了想說：

「對，暫時保密。」

「可是，姑娘希望見你呀！」

正當這時，佐治兵衞又嚷起來：

「不行！傻瓜，斧頭從那邊砍！再右邊一點！再右邊一點！縱倒非要把船艙壓壞不可！」

砍帆柱，不是一件容易事，從四周下斧，削小，當然會倒，問題是要它倒向什麼方向，依經驗，風高些，就砍得高些，風低些，就砍下截，要倒向那裏，就往那裏舖上棉被，一則

免得船舷受損，另則可避免帆柱反彈，還有一點，當帆柱快倒前，必須看準時間切斷帆柱索，設若砍帆柱索的時機遲了那麼一轉眼，則像佐治兵衛剛才叫嚷的，帆柱就縱的倒，非遭到嚴重損害不可。

狂四郎立了起來。

「政吉，你告訴她，我還有事情。」

說着，往風雨中衝出去。剛好一陣巨浪倒向船上，他四肢綳緊，乘風躍到帆柱附近。兩個倔強的水手，正好揮斧，却被風浪颱倒。

「讓我來！」

狂四郎叫道。

「砍這麼粗的帆柱，可不像吃稀飯呵！」

佐治兵衛怒喝住。

「不，讓我試試看。」

「傻瓜！」

「讓我來！」

狂四郎拔出腰間的無想正宗。

「傢伙，把船艙壓壞，要你的命！」

「瞧着吧！」

浴着怒濤，只見他蓬頭散髮和衣服盡濕，雙脚站穩揮起刀來。

孤星劍 (上)

作者	柴田鍊三郎
譯者	余阿勳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11－787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394－1960
印刷所	海王印刷廠 中和市民有街三十五號

中華民國69年5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140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